
武俠世界
第33年
50
$15.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撰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惡有惡報」在今期刊出。名追捕手蕭原往南寧辦事途中，巧遇一隊迎親隊被匪徒襲擊，眼看迎親隊伍寡不敵衆，蕭原奮不顧身挺身出擊，把劫匪殺退，新郎溫天寶感恩不已，又見蕭原受傷，誠懇邀請他回家養傷，溫天寶之父親溫祖光是鄉中首富，爲人樂善好施，引起富戶許承恩的妒恨，收買歹徒，暗中陷害，要置溫氏父子於死地，幸得蕭原出手相助，力挫歹徒詭計，立下大功……故事內容緊張刺激，險象橫生，萬勿錯過！

*　　*　　*

金戈先生所著短篇故事「遊龍劫」在今期刊出，另有麥長庚先生所著「千里追兇」，也在今期貢獻給大家多篇佳作，精彩感人，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麥長庚先生所撰著的「狠俠復仇記」。另有鐵馬所著「美人如玉刀如虹」，金玉蓮所著「無名刀」等，多篇新作展現在你眼前，包你滿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50期
(總號17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惡有惡報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迎親遇劫

春風得意馬蹄輕。

蕭原騎在一匹馬上，放鬆了韁繩，任由袴下的馬匹放步輕走，他則一派悠然神往的樣子，自個兒在哼着小調。

一路上鳥語花香，確是叫人心情舒暢。

蕭原的心情這麼好，一半是受了春天——那花香鳥語的感染，另一半是發自內心的那份欣悅——回想起與未婚妻張鳳琴相見時歡聚的情景，兩般加起來，心情怎不欣悅舒暢！

原來，他於十日前到石鼓鄉去看望未婚妻張鳳琴，歡聚了九日，昨日才依依道別，上路返回南寧。

跟未婚妻相聚的那幾天，蕭原過得好開心。若不是要趕着回南寧辦點事，他眞想再多住十日，尤其是看到未婚妻在他離去時，那種依依不捨的樣子，如今想起來，心裏仍感不忍。

神鎗退匪

最令他開心的是，他這一次已跟張鳳琴說好了，明年秋天，便不用再兩地相思——結婚。

想到明年秋天能跟張鳳琴長相廝守，蕭原樂得渾身輕飄飄的，本來還殘存着的一點愁緒，今已烟消雲散了。

袴下的那匹馬似乎受了蕭原的感染，一路上歡快地走着，不時發出一聲歡悅的嘶鳴聲。

驀地，前面傳來一陣喜樂聲，蕭原從悠然神往中回過神來，抬頭往前張望。

這一望，他才發覺眼前這條路並不是原先往前走的那條路，大概是袴下那匹馬走錯了路，他又沒有及時發覺，幸好那一陣喜樂聲驚動了他，要是一直走下去，不知會走到什麼地方，再轉回去便費時失事了。

他忙將馬勒停，兩眼仍然望着喜樂喧聲處，一直往他這頭走來的那隊人馬。

那隊人馬少說也有二三十人，走在前頭的那隊喜樂手仍在起勁地吹奏着，接下來是扛着儀仗的八個人，儀仗的後面，是一匹掛紅簪花的馬匹，馬上人年約二十出頭，身穿簇新的長衫馬褂、頭戴一頂簪花呢帽，身上左右披掛着紅布帶，胸前扣了朵大紅花，一臉喜氣洋洋。馬後跟着的是一乘八人抬的大紅花轎，轎旁跟着一個喜娘。花轎後是排成兩行的男女，約有十數人，手捧肩挑着錦包箱籠，押後的是四個漢子。

這種陣勢，一看便知道是一隊迎親的隊伍。

看着那隊迎親的隊伍，蕭原不由生起一番憧憬——他跟張鳳琴成親時的那種幸福、熱鬧、歡樂的景象。



直到那隊迎親隊伍快走到他跟前，蕭原才猛地回過神來，急忙一勒韁繩，避到路旁，好讓那迎親隊伍走過去。

騎在馬上的新郎朝蕭原友善地一笑，蕭原亦報以一笑。

四目交投時，蕭原看到那新郎神彩飛揚，顯然，新郎已迎得媳婦歸。

蕭原不由在心裏祝福新郎夫婦——百年好合，白頭到老，夫妻恩愛，兒孫滿堂。

看着迎親隊伍在眼前經過，蕭原出了一會神才回過神來，想起自己要往回走，忙勒轉馬頭，不遠不近地跟在迎親隊伍後面走着。

如此的迎親陣容，新郎一定是大戶人家。

看那新郎一臉喜氣洋洋、神采飛揚的，新娘一定令他很滿意——是個美人。

鳳琴要是穿上大喜的吉服，塗抹上脂粉，樣子一定很美。

蕭原一路上「胡思亂想」着，直到一聲鎗聲響起，才將他一腦子的「遐思」震散，吃驚地抬頭往前張望。

在前面十多二十丈外的迎親隊伍已亂了套，走在最前面的喜樂手四散奔走，馬上的新郎連人帶馬跌倒下去，八個轎夫抬着轎子倉皇往路外面跑去，轎後的男女尖呼驚叫，扔掉肩上的擔子，拋下手上的錦包漆盒，脚軟的站着發抖，走得動的驚慌奔走，好好的一支迎親隊伍，被那一下鎗聲驚散了。

一聲鎗聲之後，接下來又是幾聲鎗聲。

整個隊伍中，只有押後的四名漢子沒有逃，並搶前去搶救連人帶馬跌倒下去的新郎。

可是，四個漢子還未搶到新郎倒地處，已有兩個人中鎗跌倒下去，剩下的兩個慌忙趴在地上，向鎗彈射來的地方——道路左邊路外的地方——開鎗射擊。

原來，那四個押後的漢子是那隊迎親隊伍的保鏢，身上都帶着鎗。

道路左邊的野地上有幾個漢子邊吆喝，邊開鎗射擊，往道路上衝去。

看着這突如其來，如此大煞風景的變化，蕭原大爲氣惱，忙一挾馬腹，催馬奔前去。

——他決定加以援手。

對於這種事情，他怎能袖手不管！

「砰」一聲，往路上撲來的匪賊中，有人向蕭原開鎗射擊。

蕭原聽到「嗤」的一下掠空聲響起，急忙往馬背上一伏，接向那伙呼嘯吆喝的匪徒開了鎗。

一個匪徒應鎗跌倒。

其他的匪徒立刻停下來，集中向蕭原開鎗。

袴下的座騎突然悲鳴一聲，前蹄一蹌，陡然撲跌。

蕭原被拋離馬鞍，幸好他身手靈活，凌空一翻，卸去大半拋跌之勢，墜落地上時，在地上接連兩個翻滾，接從地上竄起來，但馬上又撲落地上，朝那伙匪徒連開四鎗。

那伙匪徒立時有兩個中鎗倒下。

而蕭原在竄起來的刹那，若不是即時趴下去，準會被射向他的兩道鎗火射中。

驀地，蕭原感到肩膀一陣炙痛，忙咬牙忍着，覷準了，連開三鎗。

一個衝到路邊的漢子大叫一聲，身子歪晃了一下，跌倒下去。

蕭原接連向那些匪徒開鎗射擊，硬是將他們遏阻下來。

趴在地上的兩個漢子料不到突然殺出「救兵」，驚魂稍定，忙亂地向那伙匪徒開鎗射擊。

連人帶馬跌倒下去的新郎，人馬皆沒有動靜，不知是生是死。

「衝呀！」匪徒中有人喝叫一聲，其他的紛紛呼應，霎時間聲勢駭人。那些匪徒分成兩撥，一撥向趴在地上的蕭原及那兩個漢子衝殺過去，另一撥人則向路上撲上去。

趴在地上那兩個漢子頓時臉色驟變，慌亂地開鎗射擊，似有退縮之意。

蕭原却沒有被匪徒的聲勢嚇倒，冷靜地掃視着那些匪徒的情形，覷準了那個發出「衝鋒」令的匪徒，連開兩鎗。

——他認爲那個「發號施令」的匪徒可能是那伙土匪的頭子。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那個傢伙應鎗倒下去。

其他的匪徒立時慌亂起來，有人撲到那個中鎗倒下的傢伙身前，蹲下去察看，其他的匪徒却停止了衝鋒，轉身往回跑，護在那個傢伙的周圍。

蕭原看着，肯定那個中鎗倒下的傢伙是匪首，要不，其他的匪徒不會那樣緊張而停止了衝鋒。

往蕭原及那兩個漢子伏着的地方衝殺過去的那撥匪徒，在停下來的那些匪徒的呼叫下，亦停止了衝鋒，並紛紛往回跑。

至此，蕭原才長長地吁了口氣，抬起的鎗嘴慢慢向下垂。

那兩個漢子看到那些匪徒忽然間往回撤，頓時鬆口氣，一顆心定下來，虛張聲勢地一個勁向那些撤回去的匪徒開鎗射擊。

說那兩個漢子虛張聲勢，一點不假，因爲他倆只是胡亂開鎗，回撤的匪徒沒有一個被射中。

蕭原起先還忍着，後來忍不住呼叫道：「嗨！朋友，別放鎗了，小心射光了子彈，那些匪徒反撲過來，沒了鎗火，怎阻遏啊！」

兩個漢子被蕭原「一言」提醒，忙停止放鎗，但却不敢爬起身來，向躺在地上的新郎撲前去，恐怕中冷鎗。

蕭原却很擔心新郎及幾個躺在地上的人的生死，又向那兩個漢子叫道：「朋友，跑上去看看新郎及其他幾個人怎麼樣了，我掩護你倆！」

那兩個漢子猶豫了一下，看到那些匪徒一直往回撤，並沒有反撲之意，才鼓起勇氣，跳起身，往前跑去。

蕭原趴在原地，一直注視着那些匪徒的動靜。

那些匪徒似乎顯得很慌亂緊張，圍着那個被蕭原一鎗射倒的傢伙在嚷叫着，片刻之後，有兩個匪徒左右架起那個傢伙，另外有四個人護着，急急往後走。

其他的匪徒，有的扶起那些死傷的伙伴，有的叫罵着向路上開鎗，紛紛往後撤退。

蕭原並沒有追擊，慢慢地從地上爬起來，慶幸自己看得準，一鎗擊倒那個傢伙——匪首，總算解了圍。

窮寇莫追。

這個道理他怎會不曉得。憑他一個人，就算如何驍勇，若是追急了，那些匪徒來個反撲，他不可能抵擋得了。

所以，他不敢再逞勇。

* * *

新郎沒有死，只不過暈死過去了。

大概是因爲驚嚇，再加上那一跌，才暈死過去的。

那匹馬倒是死了。

一顆子彈將馬脖頸射穿了，不一命嗚呼才怪。

兩個漢子忙着救醒新郎。

蕭原則察視那幾個倒在地上的喜樂手及挑送嫁粧的男女。

兩個喜樂手死了，其他的男女有的受了傷，有的沒有受傷——嚇暈過去。

點算一下，一共死傷了六個人。

蕭原動手替一個漢子包紮傷口。

他却忘記了，自己左肩膀上的傷痛——被鎗彈擦傷的地方。

新郎終於醒過來了。

四散奔逃的人——喜樂手、轎夫、挑送嫁粧的男女——聽不到鎗聲後，回望那些匪徒紛紛撤走，驚魂稍定，喘息了片刻，紛紛往路上跑回來。

那八個轎夫不知是嚇呆了還是不忍心扔下轎內的新娘子，居然沒有扔下花轎，八個人一直抬着那乘花轎奔逃，現在也往路上走回來，眞還難得。

只不過，花轎內的新娘子早已嚇暈過去。

救死扶傷，擾攘了好一會，總算收拾好，衆人定下神來，才發現多了一個熱心救傷的陌生人。

一個女子指着蕭原左肩膀上的傷口，叫道：「唏，你肩膀上的傷口還不包紮起來？」

蕭原這才驚覺到左肩膀上的傷口一陣陣劇痛，吸口氣，笑笑道：「大姑，麻煩你替我包紮一下。」

那個婦女答應一聲，走前去替他包紮。

一個漢子却叫道：「喂，你是誰？」

這一叫，所有人都望着蕭原。

蕭原含笑道：「我叫蕭原！」

那兩個救醒新郎的漢子見其他的人都狐疑地看着蕭原，其中一人忙叫道：「是這位朋友冒險解救了我們，要不是他不顧生死挺身跟那些土匪駁火，連續射倒幾個匪徒，還射傷了一個像是匪首模樣的匪徒，只怕那些匪徒不會撤走。」

另一個漢子接口道：「這位朋友實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沒有他，只怕少爺跟我和阿漢已經被土匪射殺了！」

衆人頓時對蕭原肅然起敬，致謝道：「這位大哥，咱們都很感激你出手相救。」

那個本來走前去的婦女急忙動手替蕭原包紮傷口。

蕭原對各人的致謝，還禮不迭。「光天化日之下，土匪竟敢攔路截劫，太猖狂了，我既然遇上了，怎能袖手旁觀呢，各位毋須致謝。」

新郎在兩個漢子的撐持下，走到蕭原面前，拱手向蕭原揖拜下去。「這位大哥，相救之恩，不知如何報答！」

蕭原顧不了那個婦女正在替他敷藥包紮，忙抱拳還禮。「這位哥兒，我受不起啊，我出手相助，只因路見不平，怎能看着那些土匪作惡行兇，幹出……大煞風景的事情。如今打跑了那伙土匪，你們雖然死傷了幾個人，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看你們別再逗留了，趕快回去吧，別擔誤了良辰吉時。」

突然間有人叫道：「好了，謝天謝地，新娘子醒過來了。」

衆人聞聲往花轎那邊望去，只見那個喜娘正將新娘子從花轎內扶出來，新娘子頭上的大紅面巾已掀起來，露出面貌。

新娘子果然長得俏麗動人，含羞答答地垂下眼瞼，惹人憐愛。

新郎看着新娘子，笑得好陶醉。

還是那個叫阿漢的漢子提醒新郎：「少爺，這位大哥說得對，這裏不宜逗留，還是趕快回去爲妙。」

新郎這才難捨地收回目光，點了點頭。

那個阿漢馬上高聲說道：「大家馬上收拾一下，趕回去，老爺他們正等着呢。」

衆人呼應一聲，各自收拾好棄在地上的物品，並騰出人手將死傷者抬的抬，扶的扶，喜娘也重新將新娘子扶回轎內，準備起行。

新郎對蕭原道：「這位大哥，你要到那裏去？」

蕭原看一眼經已因流血過多而死的那匹馬，心裏一陣難過：「回南寧。」

新郎說道：「往南寧去可不是走這條路啊，該走出前面那個岔路口，沿着大路往前才對。」

蕭原道：「我只顧欣賞沿途的風景，任由馬兒往前走，直到跟你們相遇的地方，才發覺走錯了路，便轉回頭，跟着你們往回走。」

另一個漢子道：「兄台，若非你走錯路解救了我們，那伙土匪經已得了手，說起來，那是一種緣份吧，要不，怎會陰差陽錯，天教你走錯了路，遇上我們。」

新郎熱情地道：「這位大哥，阿錦說得有道理，既然我們跟你有緣，你又有恩於我們，再加上你受了傷，在情在理，我都應該請你回去，好好地招呼你住幾天，待你肩膀上的傷好了，再送你回南寧。」

蕭原忙道：「新郎哥，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跟你們萍水相逢，怎好打擾，何況，我回南寧還有點事要辦，……」

阿漢道：「這位大哥，你受了傷，不宜趕路，你那匹馬又死了，走路不但辛苦，也要多走一兩天，正所謂相請不如偶遇，請你賞臉，到少爺家裏住幾天，一來可養傷，二來可慶賀少爺的大喜，一舉兩得啊。」

少爺——新郎連聲道：「這位大哥，請賞個臉到我家去喝杯喜酒，也好讓我略盡地主之誼，好嗎？」

蕭原看到新郎跟兩個漢子盛意拳拳，大感爲難，在新郎的連聲央求下，不忍太過不近人情，只好答應到新郎家裏住兩天。

新郎見蕭原答應了，大爲高興，自我介紹道：「這位大哥，我叫溫天寶，你叫我天寶吧。請問大哥貴姓大名？」

蕭原忙報上姓名，「我姓蕭，名原，你叫我的姓名好了。」

後來，蕭原還知道，溫天寶的

家裏很富有，是鄉鎮出了名的有錢人家，其產業、生意、田地，在鄉鎮上佔大半數。

至於那兩個漢子，跟死去的另外兩個漢子都是溫家的護院，那個叫阿錦的名王錦，阿漢姓李，全名李漢興。

蕭原答應溫天寶的所請後，那些人已收拾好，溫天寶便吩咐起程，繼續往前走，返回玉龍鄉。

溫家就是玉龍鄉的首富。

＊　＊　＊

玉龍鄉其實是一個鎮。

鄉鎮那條大街上全是店舖。溫家的生意佔了差不多一半。

鎮上少說也有三四百戶人家。

迎親隊伍還未走到鎮口，便遇上一伙人，老遠看到，那伙人便歡呼連聲，擁奔前去。

迎親隊伍馬上吹奏起喜樂，可是，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臉上沒有半點歡喜之色，不過，全都鬆口氣。

——迎上來的那伙人是鄉裏的人，換言之，快到鎮上了，應該安全了。

兩伙人很快便迎上。

迎上來的那伙人全是鄉鎮上愛熱鬧的青年人，有些還是半大不小的少年，大部份都是溫家的遠親近戚。

迎接到迎親的隊伍，那伙青年人都很高興，手舞足蹈的，笑鬧着往新郎及花轎擁去。

可是，當他們看到新郎等人臉上一點笑意也沒有，跟着又看到後面的死傷者，都怔愕住了，其中一人驚詫地道：「天寶，發生了什麼事？怎會有人死傷了？」

那伙青年人都吃驚地看着溫天寶。

溫天寶沉重地道：「咱們在路上遇上土匪……」

「土匪，光天化日，那些土匪好猖狂啊！」開口問溫天寶的那個年輕人大感震驚。

那個年輕人原來是溫天寶的堂兄，名叫溫家富。

另一個青年驚詫地道：「怎會有土匪出現的？自從兩年前軍隊剿滅了金大頭那股土匪後，這兩年從未聽聞過有土匪在這一帶地方出沒，怎麼忽然間又殺出一伙土匪來？」

沒有人能夠回答，溫天寶當然也答不了。

王錦道：「這件事，回去再說吧，別躭誤了良辰吉時，錯過了拜堂行禮的時候。」

李漢興接口道：「你們快去幫忙抬那些死傷者吧，我們先走一步，死傷的慢一步進鎮，免得跟少爺的喜事相沖。」

蕭原在旁看着，沒有說什麼。

那伙青年馬上分出一半人去幫忙抬送死傷者，另一半在前開路，另有兩個少年拔脚往回跑，通知在鎮口迎接及看熱鬧的鄉人準備好歡迎接親隊伍。

迎親隊伍又繼續往前走。

鎮口在望了，鼓樂手馬上吹奏喜樂。

聚集在鎮口前迎接的人羣頓時起哄笑嚷起來，跟着是「劈嚦啪啦」的鞭炮聲震天動地，小孩子一擁上前。

看來，那兩個趕回去執訊的少年並沒有將迎親隊伍遇上土匪的事情告訴迎接的鄉人，因此，那些鄉人才會如此歡欣熱鬧迎接。

在鼓樂聲、笑鬧聲、鞭炮聲以及人羣的簇擁中，迎親隊伍一直往鎮內溫家大宅走去，並沒有人留意到新郎沒有騎着馬，而是徒步行走。

蕭原被那熱鬧歡樂的氣氛感染，邊走邊想着，若是跟鳳琴結婚那一日，也有如此熱鬧，那該多開心啊！

可是，跟着他又想到被土匪打死打傷的那些人，歡樂的心情頓時大減，心裏暗嘆一口氣，要不是發生了那件叫人難過的事情，那多好。

溫家確是一座大宅，不但樓門高大，門階寬闊，兩旁還有一對大石獅子，大門左邊的門下，還有一列栓馬樁，大門對面則是一塊寬闊的空地，更顯其氣派宏偉。

大門樓上及兩旁均結彩張燈，一片喜氣洋洋，門樓上更掛着一長串鞭炮，迎親隊伍來到大門前的時候，有人點燃了那串鞭炮，發出震耳欲聾的爆響聲。

迎親隊伍停下來，喜樂大奏。

瞧熱鬧的鄉人站在一旁，那塊空地上大半是人，等着鞭炮放完後，新娘子從花轎內被迎了出來。

雖然，誰都知道新娘子以紅巾遮面，看不到她的樣貌，瞧熱鬧的鄉人仍然懷着急切好奇的心情，等着新娘子走出花轎，來個先睹為快。

那時候的鄉間，日常沒有什麼可消遣，遇有人家辦喜慶事，便像瞧社戲那樣，都去湊熱鬧，人家高興，自己也乘機高興一番。就算是辦喪事，亦有人去湊興，瞧看一番。

蕭原站在迎親隊伍中，雖然鞭炮聲震耳欲聾，心裏却很興奮，氣氛實在熱鬧非常，難怪人人都是一張笑臉。

鞭炮聲終於停下來，硝烟滿地中，一個穿了禮服的中年人高聲頌唱着喜慶吉祥的祝詞。那個喜娘在讚頌聲中，走到轎前，將新娘子背起來，往大門走去，另一個婦女手

撑傘子遮着新娘子，在旁邊跟着走。

新郎已搶先一步走在前面，走上門階，走入大門內。

站在大門兩旁的婦女邊喃喃有詞，邊往從身前走過的新娘子撒紅花，直到新娘子被喜娘背入大門內，才停手不撒。

蕭原站在原地看着，眼見迎親的人隨後往大門走去，一時間他不知是進去好，還是不進去好，正在躊躇不決之間，王錦忽然在他身邊說道：「蕭兄台，請跟我進去啊。」

蕭原朝王錦一笑，王錦已拉着他的手臂往大門走去。

新郎與新娘子被迎入擠滿了至親戚友的廳堂內，在進入喜堂——廳堂之前，喜娘已將新娘子放下來，讓新娘子踏着鋪在廳堂前面的紅地毡走進去。

廳堂內掛滿了喜帳，正中靠墻的地方放着一張紫檀木做的長條案，上面供奉了祖先的神位，條案的前面是一張紫檀木八仙桌，左右兩張靠椅上端坐着新翁及新奶奶，也就是溫家的主人溫祖光夫婦。

新娘及新郎進入廳堂後，自然引起了一陣哄動，恭喜讚美之聲不絕於耳，蕭原在王錦的帶領下，亦進入廳堂內，靜靜地站在一旁觀看。

吉時到了。

廳堂內的賓客們馬上靜下來，等着觀禮。

一個穿了一件簇新長衫的中年人擔任唱禮的職責，待新郎新娘雙雙併站在八仙桌前，才高聲唱禮：「一拜祖先！」待新郎新娘被兩個喜娘扶着跪下，才繼續唱下去：「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跪九叩後，跟着是拜天地，拜父母……夫妻交拜，終於禮成。

蕭原站在一旁看着，既高興，也替一對新人感到辛苦，不由又想起了自己有那一日，一樣要依照習俗，做足那些繁文褥節儀式，禁不住在心裏暗叫一聲：苦也！

禮成之後，一雙新人被送入洞房。

王錦招呼蕭原到一個偏廳坐下來，陪他喝茶、聊天。

蕭原一直在心裏納悶，死了人那麼大件事，溫家上下居然不動一點聲息，還照樣舉辦婚禮慶會，因之，他對溫家的印象打了個折扣。

他覺得溫家為富不仁。

他很想離去，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對王錦說出來，未免太過掃興。後來，他忽然想到，這大概是這裏的鄉例，成親的日子訂了，不管發生什麼事，一樣要舉行下去，否則，會大大的不吉利。

跟着，他又想到，說不定溫家已派人處置好那些死傷者，只不過，由於不好張揚，免得驚動了賓客，所以，悄悄派人安置好那些死傷者。

由於這個想法，他才沒有下定決心離去，便留下來。

再加上忙得幾乎分身不暇的新郎溫天寶抽空到偏廳看他，抱歉地連聲說對不起，令他心裏大為感動，打消了去意。

太陽落山的時候，飲宴開始了。

溫家筵開百席，場面煞是熱鬧，但見賓客滿堂、喧聲笑語不斷。

偏廳上筵開十席，那個寬大的廳堂上更是筵開三十多席，其他的酒席就在廳堂的前院及中院內擺放。王錦一直陪着蕭原。

飲宴中，新郎偕同新娘特地到席前向蕭原敬酒，令到蕭原大樂，對溫天寶這個人大生好感。

由於開心，蕭原喝了不少酒，再加上王錦不住向他敬酒，跟他猜枚，到酒席結束時，蕭原差點醉了。

王錦扶他去客房休息。

新郎與新娘仍要接受一衆年輕親友的鬧新房，只怕不到半夜，不得安靜。

＊　＊　＊

翌日，吃過午飯後，溫天寶帶着父親到客房看望蕭原。

溫祖光連聲多謝蕭原救援之恩，並請他務必留下來，養好傷再走，聊盡地主之情。

溫天寶也是那樣說。

蕭原見溫家父子盛意拳拳，不好意思違却溫氏父子的一番好意，打消了明日便辭別的念頭，答應在溫家作客數天。

難得的是，溫家父子確是情殷意誠，並不是虛情假意。

跟着，溫祖光說起那些死傷的人，顯得很難過。「蕭恩人，那些死傷的人我已經派人安置好。由於要辦天寶的喜事，所以，只好將死者暫時停放在鎮西頭那座三清廟內，受傷的，亦安置在一座房屋內，請了醫師替他們治傷，待到喜事過後，我會着人好好地葬了被打死的人，並請道士做一場法事，超渡他們。」

言談間，蕭原發覺溫祖光並不是那種為富不仁的人，對他生出一份好感。

溫天寶道：「阿爸，發生那件事，有人死傷，為何還要繼續辦喜事？不可以改日子的麼？」

溫祖光看了兒子一眼，溫聲道：「天寶，你以為阿爸不想改日子，急着喝那杯媳婦茶？唉，其實，我是為你夫婦好。辦喜事之前，阿爸將你和媳婦的時辰八字拿給盲公陳算過，他算出昨日是最好的日子，那個時辰也是最吉時，並說，今

年之內，只有昨日及那個時辰行禮，你夫妻倆才能白頭到老，開枝散葉，家道更加興旺。所以，才不敢改日子。」

至此，蕭原總算知道溫家沒有改期辦喜事的原因，對於溫祖光的話，他可以接受。

因爲，人死了便一了百了，但活着的人仍要活下去，當然要先替活人打算，無可厚非。

「溫翁，聽說這一帶年來都太平無事，不見有土匪出沒，突然間却出現一伙土匪截劫令郎的接親隊伍，請問你有什麼想法？」

溫祖光皺皺眉頭，惑然道：

「當我聽說天寶他們遭到土匪截劫時，心裏大爲驚愕，想不出因何忽然有土匪出現。事實上，正如恩人你所說，這兩年來，自從金大頭那伙土匪被軍隊剿滅後，便太平無事，不聞有匪踪出現。就因爲這兩年來地方上平安無事，我才只派四個護院跟着天寶去迎親，如知道有土匪截劫，我怎會如此大意呢！我會叫鎮上的自衛隊派人跟着去。」

一頓，又道：「我猜，那伙土匪可能是外地來的，聽聞我家辦喜事，便對天寶一行迎親的人打上主意，蕭恩人，幸好你出現，仗義伸手救援，不然，我不敢想像下去。總之，你的大恩，我跟天寶都會記着。」

蕭原最怕聽別人對他說感恩載德的話，忙道：「溫翁，過去了的事別說了。我還未祝賀你新翁之喜，今日補祝吧。」站起身來，向溫祖光抱拳一拱。「恭賀新翁之喜。」

溫祖光忙站起來，還禮不迭。

溫天寶在旁坐着，只是笑着——幸福的笑。

在溫祖光的連聲「請坐」聲中，蕭原重新坐下來，喝了口茶，才說道：「溫翁，據我的經驗來看，昨日襲擊令郎那伙匪徒，不像是慣匪。一般的慣匪，不能輕易對付，更不會輕易罷休。昨日那伙匪徒才不過受了點挫折，人數仍然比我們多出近十倍，却一下子便退去，那不像是一般土匪的作風，我懷疑他們不是眞正的土匪。」

「不會吧？」溫祖光對於蕭原的話大感詫異。「不是土匪，是什麼人？只有土匪，才會攔路截劫啊！」

溫天寶也道：「蕭大哥，那些人明明是土匪啊……」

蕭原含笑搖頭。「他們是什麼人，我不得而知，憑我這些年來的經驗，我認爲那伙人不大可能是土匪。」

溫祖光呆了一呆，才訝然道：「唉！我倒忘了天寶昨天曾告訴我，蕭恩公你是一個專門緝捕被官府通緝的悍匪巨盜的，那自然長年累月跟那些匪盜打交道，對那些惡人的行事作風知之甚詳，你分析的情況應該可信。」

溫天寶聽得連連點頭。「那麼，那伙匪徒會是什麼人呢？」

蕭原道：「可能是烏合之衆，臨時糾合起來的，所以，遇上反擊，馬上潰退。」

溫祖光道：「蕭恩公，不要再去說那些土匪了，說到天黑，也不能說出一個結果來，恩公，希望你在這裏過得愉快，傷口快快痊癒。若你有什麼需要，只管開口說，不要客氣，若覺得悶，可叫王錦陪你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

蕭原連聲說：「溫翁，太客氣了，在這裏一宿兩餐都有你們照顧，還有什麼需要？倒是我打攪了你們。」

溫祖光忙道：「那裏，那裏。像恩公尊駕，我等請也請不來……」

溫祖光父子又說了一會話，才離去。

蕭原剛想躺下歇歇——大概因爲昨晚的酒意仍未完全消退的關係，頭有點痛，所以，他想睡一會。

才躺下去一會，王錦帶了一個專治跌打刀傷的醫師來醫治蕭原的傷口，他只好起身，讓那個醫師替他治理肩膀上的傷口。

待那個醫師替他敷上藥，包紮好傷口，離去後，蕭原對走回房間來的王錦道：「王錦兄，勞煩你了。」

王錦道：「蕭兄台，別這麼說，是東家老爺吩咐的，每日都要我帶徐醫師來替你醫治傷口，直到你的傷口完全痊癒爲止。」

一頓，又道：「昨天若不是你替我們解圍，我們定逃不過那伙土匪的撲擊。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好應該替你做點事。」

蕭原忽然想出去走走。「王錦兄，我想出去走走，看看這裏的景物。」

「你的傷口……」王錦看着蕭原的傷口，語帶猶豫。

蕭原笑笑道：「王錦兄，這點傷一點也不要緊，你放心吧。」

王錦這才道：「好吧，我陪你去走走。」

蕭原點點頭，跟王錦往外面走去。

＊　＊　＊

玉龍鄉由於地處交通要道之中，加上又是附近一帶最大的一個鄉鎮，因此，很自然便成了附近一帶鄉村的中心點，因此，鎮上那兩條大街特別熱鬧，開滿了店舖，若是在趕墟市那一日，鎮口大街連着墟市那一截大街更加熱鬧，可以用人山人海，水洩不通來形容。

王錦帶着蕭原在大街上走着，指點介紹着那一家店鋪是東家溫祖光開設或是租賃給別人的，蕭原在心裏暗自計算一下，兩條大街上的店鋪，有大半是溫家擁有的，其中又有大半是溫家開設的生意。

單是這一點，已顯示出溫家在這個鄉鎮上的財富。

王錦興緻勃勃地道：「蕭兄台，溫老爺雖然富有，却不是那種持富欺人，爲富不仁的人，對我們一點不刻薄，每年不但捐衣贈藥、開倉派米、賑濟窮苦，還出錢修橋鋪路，辦義莊殮葬孤寡，鎮上的人都稱他做溫善人，鄉人對他都很尊敬。」

「聽你這麼說，溫翁眞是一個善良仁翁。」蕭原讚道：「鎮上出了這個大善人，可說是鎮上人的福氣。」

「鎮上的人都是這樣說。」王錦道：「要不是有溫老爺這種大善人，年前的一次大旱災，只怕不少人已挨不過來。溫老爺不但不要那些佃農交田租，還開倉派米給他們，春初，又派發谷種給佃農，好讓他們有種子發秧，不致誤了插秧的時令。他不但幫助佃農渡過難關，亦幫忙別的農戶渡過年前那場旱災，因之，鎮上的人都對他感恩載德。」

蕭原忽然道：「你渴嗎？去喝杯茶好嗎？」

王錦並不口渴，看到蕭原舔舔嘴唇，便點頭道：「好啊，走了這一會，歇歇也好。來，我帶你到杏花居去，那裏的茶好喝，點心也很好吃。」

蕭原點點頭，王錦帶着蕭原往杏花居走去。

杏花居不算大，地方頗乾淨，枱櫈皆是竹製的，顯得有點古色古香，雖然已是午後二時，仍有不少茶客，蕭原跟王錦在一張空枱坐下來，一個伙計馬上上前招呼。「王錦，跟朋友來啊，照樣飲鐵觀音？」

原來王錦是杏花居的熟客，怪不得伙計認識他。

其實，到杏花居飲茶的，大多是熟客。

王錦問蕭原：「蕭兄台，喝什麼茶？」

蕭原道：「我跟你一樣，喜歡飲鐵觀音。」

王錦吩咐那個伙計泡兩盅鐵觀音來。

伙計答應一聲，馬上去泡茶。

未幾，伙計送上兩盅茶，蕭原揭開盅蓋，一股熱氣升起。蕭原用鼻子嗅一下，一股獨特的茶香直鑽鼻子，禁不住讚一聲：「好茶！」

伙計笑道：「這是極品的鐵觀音，老闆好不容易才從福建來的茶販那裏購得了幾斤。王錦，要不是你，老闆才不會吩咐我特別給兩位泡兩盅品嚐品嚐。」

王錦笑道：「那我眞是有口福了。」

蕭原拿起茶盅倒了一杯茶，喝一口，果然是好茶，不由又讚一聲。

伙計滿意地直笑，問兩人：「吃些什麼點心？」

王錦道：「來一碟芝蔴糕、一碟桂花包。」跟着問蕭原：「蕭兄台，喜歡吃些什麼？」

蕭原道：「你知道這裏的點心那一樣好吃，你叫吧。」

王錦想一下，才對伙計道：「再來一碟鹹肉粽。」

待伙計走開，他才說道：「蕭兄台，那三樣點心是杏花居最出名的，待會你吃過便知道。」

蕭原笑道：「這個時候，還有這樣多的茶客，足以証明這裏是個喝茶的好去處，茶香，點心當然也差不到那裏去。」

兩人邊喝茶，邊閒談，大約喝了兩盅茶左右，伙計送上他倆要的點心，蕭原吃過後，証實王錦沒有說錯，那三樣點心確實很好吃。

吃點心的時候，蕭原聽到不少茶客都在談論溫家昨天娶媳婦的喜事，聽到的都是讚美溫家的話，從而証實，王錦說的話確是眞實的。

杏花居斜對面的一家賣大碗茶的店舖前，這時正有兩個年約三十出頭的漢子在捧着大碗喝茶，其中一人無意中從杏花居臨街的敞窗中，看到在裏面喝茶的蕭原跟王錦，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睜大雙眼認眞看清楚，剛喝入口中的一口茶猛地一吞，咕一聲吞落喉嚨，一口氣緩不過來，嗆得他一口茶直噴出來，連聲嗆咳。

另一個漢子笑罵道：「老馬，你怎麼了？喝茶也嗆喉？像個小娃子那樣，別喝得那樣急啊！又不是去趕着投胎轉世做人。」

老馬用衣袖抹抹嘴巴，壓着聲道：「老鍾，你往斜對面的杏花居看看，坐在敞窗左邊那張枱的兩個人……看到了嗎？」

老鍾連忙依着老馬說的話往斜對面的杏花居望去，果然看到敞窗內的左邊一張枱坐着兩個人，但却認不出那兩個是什麼人，亦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不由奇怪地道：「看到了，那兩個人沒有什麼特別啊……」

老馬着急地低聲道：「老鍾，我認出坐在右邊那個人就是昨天壞了我們好事的那人！要不是那傢伙突然間殺出來，射倒幾個兄弟，最後還將老大也射傷，我們早已得手，怎會急急撤走！那傢伙化了灰我也認得他，我跌倒下去的時候，剛好跟他照個正着！」說時，一臉忿

憤。

「老馬，你沒有認錯人？」老鍾口裏那樣說，一雙眼盯實老馬口裏所說的那個人再看個詳細。

坐在杏花居臨街敞窗左邊那張枱子的兩個人，正是蕭原與王錦。

而坐在枱子右邊的那個人，正是蕭原！

換言之，老馬口中所說的那個人，就是蕭原。

老馬咬着牙道：「老鍾，我一雙眼何時認錯人？我敢以人頭擔保，確是那個傢伙！」

「噓！小聲點。」老鍾噓一口氣，提醒老馬別太過衝動，不覺間說話的聲音大了些。

老馬馬上喝口茶。

老鍾兩道目光飛快地溜轉一匝，並沒有別的人站在附近，壓着聲道：「老馬，昨天我一直在後面，老大受傷後，我又一直在他身邊救護，無機會看到那人的面目，你的目光素來銳利，我相信你沒有認錯人。」

老馬的神色一直很激動和緊張。

「老馬，打算怎樣？」老鍾問，並伸手將茶碗放回枱上。

老馬道：「我想一鎗斃了他！」咬牙切齒的。「但不是在這裏，光天化日之下，只怕很難脫身。」

老鍾道：「走吧，老站在這裏，三碗茶也喝完了，別惹人思疑。」

老馬將手上的茶碗放回枱上，老鍾馬上拿出兩文錢，放在枱上，對裏面的老闆說一聲：「收錢。」跟老馬二人往前走。

兩人走得很慢，走了幾步，老鍾道：「老馬，你有什麼主意？」

老馬咬着牙道：「我想殺了他！但不是現在。他既然在這裏出現，大概不會馬上離開，看他在那裏落脚，然後找個機會下手。」

「嗯，你這個主意不錯。」老鍾點頭。「在附近監視？」

老馬點點頭，兩人在附近的店舖流連，不着痕跡地監視着在杏花居內喝茶的蕭原。

蕭原並沒有發覺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他，與王錦再喝了一會茶，便付賬離開，返回溫家。

* * *

在距溫家大宅不太遠的一座宅子內，老馬跟老鍾正在跟那座宅子的主人說話。

那座宅子的主人名叫許承恩。

在座的，還有許承恩的兒子許大基，妻舅郭啓慶。

在玉龍鎮，溫家是首富，許家排第二，數代以來，一直被溫家「騎在頭上」(許承恩經常對家人那樣說)。事實上，一直以來鎮上的人，都只說溫家，很少提及許家，彷佛將許家遺忘了。

對於這一點，許承恩一直忿憤不平，視溫家爲眼中釘，認爲一日有溫家存在，許家便沒有出頭之日。

妒忌，乃是人的一種天性。

只會嫉妒，不知自省，正是許承恩的最大缺點。

他從來也沒有想到，溫家的名氣爲什麼一直蓋過他家的原因。

事實上是：溫家做的善事一直比許家多，相比起來，有如小巫見大巫。因此，溫家的名氣自然比許家大。

妒忌不但會令人心胸狹窄，而且，還會令人生出仇恨之心。

許承恩待老馬、老鍾放下茶杯，馬上說道：「你們是怎麼搞的！事前拍着胸口擔保萬無一失，一定可以解決溫家那隻小狗及新娘。嘿嘿，怎麼溫家小狗却毫髮無損地接了新娘回來？溫家昨日好風光啊！看得我眼中噴火！你們不是拿吹火筒去動他們吧？」

老馬跟老鍾互相看了一眼，臉上皆有不豫之色。「許爺，先別亂發脾氣！我倆就是爲了這件事，特來見你，向你說個明白。你聽完後，自然不會怪我們。」老馬說話的語氣有點硬。

許承恩父子及妻舅郭啓慶焉會聽不出來，郭啓慶忙笑着道：「馬大哥、鍾大哥，姐夫花了那麼大筆錢，你們却辦不成那件事，心裏當然有點氣忿，說話的語氣自不免重一點，你倆千萬別介意，姐夫決沒有怪責你們之意，事情到底是怎樣的，請說出來。」

許承恩接口道：「兩位，事情怎會辦不成的？」

馬、鍾兩人臉容稍寬。「事情是壞在一個突然殺出來的傢伙身上！」老馬咬着牙道。「我們一出現，便將溫家的接親隊伍擊得潰散奔逃，眼看便衝上路上，擒下溫家那小狗，冷不防那個傢伙殺出來，將我們阻截住，一連射傷擊斃我們幾個兄弟。那傢伙的鎗法確實厲害。本來，憑我們的人數，比他們大佔優勢，單憑那個傢伙及兩個死剩的護院，根本頑抗不了。可是，那傢伙鎗法奇準，一鎗將老大射倒！俗語有謂：蛇無頭不行。老大被射倒，人心頓時大亂，無心再戰，再加上那傢伙跟兩個護院又擊倒了幾個弟兄，咱們只好撤退，事情就是這樣。」

許承恩吁口氣道：「原來如此，不能怪你們。」

許承恩看了兒子一眼，才說道：「你們老大怎樣了？」

老鍾開口道：「還好，死不了，子彈穿過肩胛，傷得頗重。」

「壞了咱們好事的那個人，是

什麼人？」許承恩恨死了那個人。「若落在我手上，我要將他抽筋剝皮！」

「誰知道那傢伙是什麼人，那裏來的！」老馬道：「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傢伙是個外地人。據一個放哨的兄弟說，那傢伙在接親隊伍還未走到咱們伏擊的地點之前，曾見那傢伙騎馬走過。天知道他爲何忽然間會走回頭，不但身上帶着鎗，而且鎗法奇準，驍勇過人。」

「他媽的！」許大基罵一句粗話。「這種多管閒事的人，該死！」

老鍾陰陰一笑。「他大概該死吧，那麼巧，天教我們在鎮上遇上他！」

許氏父子跟郭啓慶同時神色一緊，齊聲脫口道：「眞的？」

老鍾正色道：「當然是眞的。」

老馬接口道：「那傢伙曾與我朝過臉，化了灰我也認得他，不會錯！」

頓一下，又道：「他如今在溫家作客。」

許大基道：「他壞了我們的大事，一定要找他算賬！」

「他射死射傷了我們那麼多個兄弟，當然不會放過他，老大若是知道，怕不馬上負傷趕來，一鎗斃了那傢伙才怪！」老鍾道。

老馬跟着說道：「許爺，可有法子打聽到那傢伙的姓名來歷，咱們好對付他。」

許承恩撫掌道：「那還不容易，明天我便到溫家走一趟，三言兩語不就打聽出來了！」

「許爺，拜托你了。」老馬向許承恩抱拳一拱。

許大基道：「你們收了錢，辦不成大事，你們不會就這樣算了吧？」

「當然不會！」老馬道：「老大這次叫我跟老鍾來見你，就是要我倆對你說，無論如何，咱們也要替你辦成那件事，不再另收分文。」

「爽快！」許承恩豎起大拇指。「咱們沒有找錯人。」

郭啓慶乘機道：「姐夫，我早已對你說過，我辦事，你大可放心。」

「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再動手？」許大基問。

老鍾道：「看情形吧，總之，再動手一定會成功。」

老馬接道：「待老大傷好後，一定動手！不過，先要對付了那個傢伙，要不，怎也吞不下那口氣。」

許承恩道：「記着，千萬別在鎮上動手，免得打草驚蛇。」

「許爺，你放心吧，我們曉得。」老馬道。

接下來，幾人再說了一會話，一個僕婦來請他們去用飯，五人站起來，到內廳吃晚飯。

* * *

許承恩雖然在心裏妒恨溫家騎在許家頭上，表面上却從來沒有表露出來，而且，時有來往，表面還對溫祖光很親熱。

溫祖光可是怎也想不到，許承恩只是表面上對他親熱，心內却包藏禍心。

午前，許承恩到溫家拜訪溫祖光。

溫祖光正坐在內廳跟兒子說話，聽下人說許承恩來訪，忙吩咐下人將許承恩迎到客廳，然後才往客廳走去。

來到客廳，看到下人剛好領着許承恩走進來，忙迎上前去，熱情地笑道：「承恩兄，什麼風把你吹來啊，哈哈，快請坐。」

許承恩拱手笑道：「閒着無事，特來看看你這個新翁心情怎樣。哈哈，看來祖光兄你這個新翁心情很好啊，新媳婦一定賢良淑德，孝敬翁姑了。」

一頓，邊坐下邊又說道：「祖光兄，眞教我羨慕。」

溫祖光開心地道：「承恩兄，你何須羨慕我，大可替大基娶個媳婦，辦了喜事，不就可以一嘗新翁之樂！」

許承恩道：「祖光兄，看到你這麼開心，樂陶陶的樣子，教我心癢癢的，眞想馬上便給大基辦喜事，過過新翁癮。」

「那就請盲公陳替大基及未來媳婦算算八字，擇個吉日吧，下個月一樣有好日子啊！大基早已訂下了親事，要辦，還不容易？」

許承恩搖搖頭。「祖光兄，就算我急着想做新翁，也急不來。我早已替大基擇了大喜的日子，是今年十一月初六，還要等半年多。盲公陳說，那個日子對大基及未來媳婦最是相宜，提早或推遲都不大好，因此，不能改。」

「承恩兄，半年很快就過去，到時，你就可以風風光光地替大基辦喜事，做新翁，飲媳婦茶，甜入心頭。」

「祖光兄，那杯媳婦茶眞的甜入心頭？」許承恩笑問。

溫祖光笑道：「那杯媳婦茶就算是苦茶，喝下去也會變成糖水，每一個做新翁的都有那種感覺。」

許承恩連連點頭，忽然神色凝重地道：「祖光兄，聽說天寶在迎親後返回時，在路上發生了事情，可是眞的？」一副關切的神色。

溫祖光沉吟了一下，才點頭道：「確實發生了事情。」

一頓，才又心情沉重地道：「在路上，天寶他們遭遇到一伙土匪的伏擊，死傷了幾個人，危急關

頭，幸得一個人不避危險，奮勇救援，擊退了那伙土匪，要不，前天的喜事只怕辦不成，還會變成喪事！」

「原來眞有這回事！」許承恩驚震道：「聽着也叫我捏一把冷汗，天寶能夠平安無事回來，眞是福大命大，祖宗有靈，得貴人搭救。」

溫祖光撫掌道：「天寶那日能夠平安回來，確實要謝天謝地，劏豬還神，酬謝祖宗保佑。」

頓一下，又道：「但是，要不是那個恩人救援，天寶他們亦脫不了險，他是我家大恩人。」

「祖光兄，那個人居然能夠憑一人之力，力退土匪，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倒想見識一下這個人物……」許承恩露出敬佩的神色。

溫祖光笑道：「那容易，由於恩人受了點傷，正在我家養傷，待會吃午飯時，我給你介紹。」

頓一下，又道：「相請不如偶遇，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若不嫌飯粗茶薄，就在這裏吃午飯吧。」

許承恩欣然道：「祖光兄太客氣了，倒是我打擾了。」

「那裏，那裏。」溫祖光連聲道：「請也請不到啊。」

許承恩道：「祖光兄，請問那位人物怎樣稱呼？見面時也好稱呼。」

溫祖光道：「姓蕭，單名一個原字。」

「好名字。」許承恩讚道：「此人隨身帶着鎗，一定是當差吃飯的吧？」

「承恩兄，猜錯了。」溫祖光道：「不過，說起來，他幹的行當與官府有點關連？」

「莫非他是當官的？」許承恩睜眼看着溫祖光，心裏暗忖：「若那個蕭原是當官的，可不好惹。」

溫祖光大搖其頭。「不是，據蕭恩公說，他是一個追捕手，專門追捕緝拿那些被官府懸榜通緝的罪犯賊匪，領取賞金爲生。你說，他是不是與官府有關連。」

「原來他是幹緝捕的。」許承恩恍然道：「怪不得他膽量那麼大，就憑一個人，便解救了天寶一行人。」

說到這裏，一個下人來請溫祖光到前廳吃飯。

溫祖光吩咐那個下人。「去灶房說一聲，有客來，弄多幾個菜，在偏廳擺放，叫太太他們在前廳吃飯。還有，去客房請蕭恩公到偏廳用飯。別忘了拿一瓶酒到偏廳放着，記得了嗎？」

那個下人連聲說「記得了」，退出客廳。

待那下人退出廳外，溫祖光才起身道：「承恩兄，請移步。」

許承恩站起來，客氣一句，跟着溫祖光往偏廳走去。

來到偏廳，下人已將枱椅擺放好，酒亦放在枱上，枱上擺放了三碟菜餚，不過，蕭原還未到。

那個下人對祖光道：「老爺，灶房正在趕着弄菜，很快便送上來。」

「嗯，這裏沒你的事了，去吃飯吧。」溫祖光揮揮手。

那個下人答應着退出偏廳。

「承恩兄，坐啊。」溫祖光擺手作勢，請許承恩坐下來。

就在這時，蕭原跟着一個僕婦走進來，溫祖光忙迎前兩步，含笑對蕭原道：「蕭恩公，今天特別請你到這裏吃飯，事前沒有知會你一聲，對不起。」

一頓，馬上又道：「因爲承恩兄極之敬慕你的爲人，欲見識恩公你的尊範，因此，才臨急請你來一起吃飯。」

蕭原忙道：「溫翁你過獎了……」

溫祖光讓開一步，手往許承恩站着的地方一伸，說道：「蕭恩公，這位就是很想跟你見面的承恩兄，姓許，是鄉裏極有頭面的鄉紳。」跟着又對許承恩道：「承恩兄，這位就是我跟你說的蕭恩公。」

蕭原向許承恩含笑說一聲：「許先生，幸會！」

許承恩兩眼打量着蕭原，口裏連聲道：「蕭先生，幸會，久仰！」

溫祖光對兩人道：「見過面了，請坐下來，慢慢說話。」

蕭、許兩人在溫祖光的相請下，各自在溫祖光的上首及下首坐下來。

一個僕婦手捧一個托盤，送上三個熱騰騰、香氣撲鼻的菜餚，擺放在桌面上，然後退出去。

溫祖光拿起酒瓶，拔出瓶塞，先替蕭、許兩人斟了酒，才替自己斟酒。「承恩兄，蕭恩公，別客氣啊，來來，喝酒，邊吃邊談。」

蕭、許兩人笑應一聲，各自拿起酒杯，作勢互碰一下，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在溫祖光的連聲催請下，拿起筷子，挾菜入口。

三個人就在偏廳內邊喝邊吃邊談，那頓飯足足吃了半個時辰多，倒也歡暢。

* * *

老馬跟老鍾從許承恩的口中知道壞了他們大事的那個人名叫蕭原，及其身份來歷後，馬上離開玉龍鄉，趕回去見「老大」。

老大躺在床上，聽老馬跟老鍾說完話後，咬着牙恨恨地道：「管他是追捕手還是大炮手！姓蕭的壞了我們的事，射死射傷了我們幾個兄弟，這筆賬，怎能不算！嘿嘿！他大概陽壽已盡，居然被你倆遇上了。他媽的，若不將他的身體射成蜂窩，咱不姓江！也吞不下這口氣！」

「老大，姓蕭的也是玩鎗的，聽說，鎗法很準，嘿！咱們不是已經領教過了嗎？千萬不要小覷了他，輕敵大意。」老馬提醒一句。

老大的左肩胛被射穿了，紮了布帶，動不得，只右手能夠動。

「吃一塹、長一智。領教過姓蕭的本領後，若還輕敵，那簡直是拿自己弟兄的生命開玩笑！馬坤，老大我可不是白痴！」

馬坤臉上訕訕的，閉上嘴巴。

老鍾道：「老大，打算怎樣對付那姓蕭的？」

江老大眼珠轉了兩轉，溜了馬、鍾兩人一眼，「你倆說呢？」

馬坤不吭聲。

老鍾遲疑道：「老大……還未想到……什麼法子。老大你怎麼說，咱便照着辦。」

「馬坤，你呢？」江老大定眼看着老馬。

老馬不想再碰釘子，淡淡道：「老大，你是咱們的頭兒，當然聽你的！」

江老大雖然看出老馬面有不豫之色，却沒有什麼表示，只是說道：「馬坤、阿鍾，對付那個姓蕭的事，由你兩個負責。本來，我恨不得親手在他的身上穿出五、六個鎗洞來，可惜我的傷還未痊癒，只好交給你兩個去辦。記着，若得到那傢伙後，替我在他身上多射幾鎗，替我出口氣。」

頓一下，吸口氣，又道：「千萬別輕敵大意，你倆也見識過他的鎗法，也別在鎮上動他，待他離去時，就在鎮口外面伏擊他，必須一擊即中，要不，便不易得手，你倆可以挑幾個弟兄幫忙。」說完大大地喘了口氣。

老馬與老鍾連聲答應。「老大，若沒有什麼事，我倆到外面去挑幾個弟兄幫手。」老馬道。

江老大揮揮手。「去吧。」跟着又道：「記着，千萬別讓他溜了。」

馬、鍾兩人又應一聲，往外走。

老鍾忽然止步道：「老大，差點忘了告訴你，許老闆要我與老馬問你，溫家那樁事到底怎麼辦？」

老馬在門口停下來，但却沒有轉身。

江老大道：「告訴許老闆，溫家的事一定替他辦妥。但要先對付了姓蕭的，他一日不離去，有他從中作梗，咱們便不易得手，甚至可能會失敗，叫許老闆忍耐一下吧。」

老鍾「嗯」了一聲，繼續往外走。

老馬已走出門外，江老大忽然叫住他。「馬坤，進來，有話跟你說。」

老馬聞聲停下來，轉身往房內看一眼，看到江老大向他招手，只好走回房內。

老鍾走出屋外，心裏不免嘀咕，老大有什麼話，要跟老馬單獨說？

老馬走到床前，看着老大，心裏有點緊張。

——因他索知老大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江老大翻起眼，看着馬坤，一會，才說道：「馬坤，我剛才說的那句話，別放在心上。」

老馬早已揑了一手心的汗，隨時準備有所動作——自衛，聽聞江老大那麼說，頓時鬆一口氣，忙道：「老大，我早已忘記了。」

江老大吐口氣，道：「都是自家兄弟，別太過計較，知道嗎？」

老馬道：「知道。」

江老大伸手拍拍老馬的手臂：「一直以來，我都將你與老鍾視作左右手，其中又以你最幫得上忙，事實上，你也比老鍾較有主見。這一次的行動雖說由你跟老鍾負責，但是，若遇上什麼意外，還是由你拿主意。」

讚美之詞，人人愛聽，老馬頓時心情大暢，連聲道：「老大，我不會叫你失望，一定替你出口氣。」

「嗯，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江老大拍拍老馬的手臂。「出去跟老鍾一起挑幾個弟兄吧。」

老馬答應一聲，走出房外。

看着老馬走出屋外的身影，江老大嘴角泛起一抹陰冷的笑意。

* * *

溫天寶小夫妻倆新婚燕爾，自然如膠似漆。蕭原在溫家養傷的幾天，只見過他兩次。

不過，溫家倒是對他照顧、招呼週到。每日，那個醫師都會來替他診視傷口，敷藥包紮。

王錦則不時來陪他說話解悶或是陪他到外面走走，對於溫家對他的照顧，他很感激。

他的傷勢本就不重，不過是皮肉之傷，四日後，經已愈合結痂，亦可以舞動那條手臂，於是，他想走了。

這一日，他恰好見到溫天寶，便對他說：「天寶，我打算明天離開，趕回南寧，請你替我告訴令尊一聲，剛才我去找令尊，下人說他出外去了。」

溫天寶大感意外地道：「蕭大哥，你要走了？這麼快便走啊，你肩膀上的傷口好了麼？」

蕭原揮動一下手臂，仍有點痛，他却笑道：「你看，全好了，一點事也沒有了。多謝你家這幾日的照顧及招呼，要不是有點事趕着回

去辦，你家好吃好住，眞不想走了。」最後那句話，他是半帶玩笑說的。

溫天寶有點失望地道：「蕭大哥，我還想待你傷好後，跟你練鎗法，你的鎗法那麼準，眞叫人羨慕！」

蕭原笑笑道：「天寶，只要你學會開鎗後，勤於練射，假以時日，鎗法一定會很準，甚至比我還準。」

「眞的？」溫天寶驚喜地道。

蕭原認眞地點了點頭。「練鎗法就像練武一樣，一定要苦練，不可能速成的。」

溫天寶連連點頭。「我一定照你的話勤練鎗法，蕭大哥，有空請來玩啊，我會記着你的。」

蕭原拍拍溫天寶的肩頭。「一定。希望我下次見到你時，你已做了父親，生個白白胖胖的孩子。」

溫天寶畢竟還年輕，臉還嫩，聽蕭原那麼說，一張臉紅了起來，靦覥地道：「蕭大哥……別笑我啊，將來你成了親，一樣會生孩子的啊。」

蕭原被他一說，不由想起未婚妻張鳳琴，想到明年便會成親，心裏泛起一陣說不出的異樣感覺。

吃晚飯前，溫祖光派人到客房請蕭原去客廳相見。

蕭原來到客廳，只見溫氏父子坐在廳內，另外還有一個人坐着——許承恩。

原來許承恩剛巧到訪，只不過比蕭原早一步到來。

招呼過後，溫祖光請蕭原坐下來，才說道：「蕭恩公，你要走了？怎不多住幾天，也好讓我盡一點地主之誼。不是有什麼地方怠慢了你，或是招待不週吧？」

蕭原忙道：「不是，溫翁，若不是你家照顧週到，我臂膀上的傷口那會好得那麼快，謝謝你這幾日來對我的照顧。」

一頓，又道：「溫翁，我也想在此多留數日，無奈實是有點事趕着要回南寧去辦，因此，明天要走。」

「蕭恩公，既然你有事要趕回去辦理，我也不留你了，日後若有空，請來玩吧，我若有空，一定偕天寶去南寧探望你。」溫祖光道。

「日後若有空，一定來探望你們。」蕭原道：「我打算明日吃過早飯後，便告辭。」

「蕭恩公，這是我一家人的心意，請你笑納。」溫祖光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遞給兒子。「天寶，交給蕭恩公。」

蕭原忙搖手道：「溫翁，快請收回。我在府上已打擾了幾天，實在不好意思，怎能再收下……」

溫祖光道：「蕭恩公，那是我一家上下的一點心意，你若不肯收下，那是……」

蕭原爽快地道：「溫翁，那我收下吧。不過，可否替我辦一件事？」

溫祖光道：「恩公只管說，若力所能及的，一定代辦。」

蕭原道：「我想請溫翁將那些錢救濟貴鄉的窮苦人家，成嗎？」

溫祖光料不到蕭原會將那筆錢——一百個大洋，捐出來救濟窮苦人，大感意外之餘，對蕭原更加敬重。「蕭恩公積德積福，定有善報，我代鄉裏受惠的鄉親多謝你的捐濟，難得恩公你大發善心，我怎能讓恩公你專美，我也捐出一百塊大洋救濟鄉裏的窮苦人，共襄善舉。」說完，他拿眼望向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許承恩。

許承恩在溫、蕭兩人說話時，心裏已大叫不妙，今番不破財不成了，眼見溫祖光轉眼向他望去，知道不能倖免，忍着痛道：「難得祖光兄爲善不甘後人，我湊興捐出五十大洋，望兩位不要見笑。」臉上堆笑，心裏却暗罵兩人害他破財。

溫祖光忙道：「難得承恩兄慷慨解囊，爲善不在出錢多少，在乎爲善之心，承恩兄只要有點善心，捐多捐少，不是問題。」

溫天寶看着，樂得直笑。「蕭大哥，你不但俠義過人，而且樂善好施，眞叫人敬佩。」

蕭原笑道：「天寶，若與你阿爸比起來，我可是慚愧得很啊，及不上你阿爸萬一。」

溫祖光道：「蕭恩公，爲善不在捐錢多少，而是看那一點善心。就如一個每餐皆大魚大肉的人，施捨一塊肉，一碗飯給乞丐吃，那算不了什麼，但是，如果一個乞丐將他乞來的一碗飯，分一半給一個快要餓死的人，相比之下，那個乞丐要比那個每日皆可飽餐的人的善心大多了，你說是不是？」

蕭原跟天寶，許承恩都點頭稱是。不過，許承恩在點頭時，心裏却暗罵：「你娘的，說得好聽，累我破財！」後悔這個時候來找溫祖光。

「天寶，明天你便跟洪興伯到鄉裏看看，有那一戶需要救濟的，酌情救濟他們。」溫祖光對兒子說。

溫天寶答應一聲，一眼看到一個厨婦向客廳走來，忙道：「阿爸，該吃晚飯了。」

溫祖光馬上道：「蕭恩公，我準備了一席酒菜替恩公你餞行，請到偏廳就座。」

跟着轉對許承恩道：「承恩兄，難得你這麼巧來到，請你做個陪客，不介意吧？」

許承恩道：「那裏話，倒是我又叨擾了。」

說着話，那個厨婦已走入客廳，對溫祖光道：「老爺，酒菜已在偏廳擺好了，請老爺幾位到偏廳就座。」

溫祖光說一聲：「曉得了。」那個厨婦退出客廳。

「蕭恩公，承恩兄，請移步。」溫祖光客氣地向蕭、許兩人作了個請的手勢。

蕭、許兩人客氣一句，起身跟着溫氏父子向偏廳走去。

那一頓餞行酒，蕭原吃得很痛快，也喝了不少酒。

他並沒有喝醉。

因他記着，明天便辭別，起程趕回南寧，所以，他不敢喝得太多，免得醉了。

匪徒尋仇　陷害捕手

許承恩將蕭原明早便離去的消息告知馬、鍾兩人。

馬、鍾兩人頓時磨拳擦掌。

「好了，終於等到那傢伙出洞了！嘿嘿，回南寧，到地府才眞！」老馬握拳作勢，彷彿已將蕭原緊揑在掌中。

「老馬，依計而行？」老鍾問。

「當然哪。」老馬眼中閃着光。

「老鍾，快去知會其他幾個弟兄一聲，叫他們今晚別喝酒，早點睡，對付那傢伙，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

「嗯，我這就去。」老鍾說完便走出外面。

老馬待老鍾走出外面，才對許承恩道：「許爺，消息確實？」

許承恩睜眼道：「我跟溫祖光及姓蕭的坐在一起，親耳聽到，還會聽錯？」

老馬牽唇一笑，「許爺，小心點沒有壞處啊。老實說，姓蕭的並不好對付，當然要小心一點啊，是不？」

許承恩連聲道：「說得對，小心爲上，小心爲上。」

「許爺，放心吧，我擔保，這一次姓蕭的就算有三頭六臂，飛天遁地之能，也逃不出咱們佈下的羅網！等着聽好消息吧。」說完，抓抓鼻子，又道：「解決了姓蕭的，跟着便替你解決溫家！」

「噓！」許承恩忙警覺地噓一口氣，示意老馬不要說得那樣大聲，免得被人聽到。同時往廳外溜一眼，看不到有人，才鬆口氣。「老馬，若能夠成功搞垮溫家，你們分到溫家一半財產，只怕下半世敲斷腿骨也不愁餓死了。」

「分到錢，我馬上去上海去見識一下，不枉這一生。」老馬眼中閃着光。

「老馬，先別想日後到上海的事，眼前最要緊是殺了姓蕭的！」許承恩正色道。

「放心吧。」老馬拍拍許承恩的手臂，「我擔保姓蕭的活不過明晚！」

許承恩聽老馬那麼說，不好再說甚麼，靜靜地坐着。

＊　＊　＊

吃過早飯，溫家父子親來相送蕭原。

雖然蕭原連聲說不要他父子相送，但拗不過溫家父子的誠意，只好不再堅持，便由溫家父子送他出去。

走到大門前，跨出門外，溫家父子停下來，笑對蕭原道：「救命之恩，無以爲報，請收下那匹馬作代步之用，請不要推却。」

蕭原見溫家父子誠意拳拳，只好收下。「謝謝。」

溫氏父子見蕭原收下那匹馬（就拴在大門左邊墻下的拴馬樁上），很高興。「蕭恩公，一路順風，保重，不送了。」溫祖光站在大門外，拱手相送。

蕭原抱拳還禮：「兩位請回，告辭了。」

走下門階，向拴着的那匹馬走去。

「恩公，再見。」溫祖光向蕭原揮手。

溫天寶却跟着蕭原走下門階：「蕭大哥，我送你出鎭口。」

蕭原轉身阻止。「天寶，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不用送了，你的心意我很明白。」

溫祖光却道：「蕭恩公，讓天寶他送你一程吧。」

蕭原只好讓天寶送他出鎭口，在拴馬樁上解下轠繩，發覺馬鞍旁邊掛了一袋東西，正欲動問，天寶已道：「那是一包乾糧，是我娘特意叫灶房做的，在路上餓了，可以吃一點塡肚子。」

對於溫家設想之週到，蕭原只能夠用一聲：「謝謝！」來表達他的感謝之意。

溫天寶道：「蕭大哥，你又客氣了，來，我替你牽馬。」伸手去拉轠繩。

蕭原將轠繩交給溫天寶，兩人牽着馬，往鎭口那邊走去，邊走邊說着話。

不知不覺間，兩人走到鎭口，蕭原停下來，對溫天寶道：「天寶，別再送了，回去吧，後會有期。」

溫天寶有點不捨。「蕭大哥，有空可要來看我啊！」

蕭原點頭：「一定，最快今年內，最遲明年秋後。」

「說話算數啊。」溫天寶仍然不脫孩子氣。

事實上，他只有十八歲，加上

生在富貴人家，未經憂患，自然不像窮家孩子那樣成熟。

蕭原笑着拍拍他的手背。「你家好吃好住，照顧週到，我巴不得經常來。」

「你來，我會叫家裏人準備很多好吃的東西給你吃。」溫天寶雀躍不已。「蕭大哥，一路平安。」

蕭原握握溫天寶的手。「回去吧，希望我下次來，你已養了個小子。」說着話，他已翻身上馬。

溫天寶臉上一陣發熱。「蕭大哥，我不會叫你失望的。」不敢抬眼看蕭原。

蕭原聽得笑起來，揚手對溫天寶道：「天寶，再見，保重啊！」

天寶亦揮揮手道：「再見。」看着蕭原人馬遠去，才轉身往回走。

蕭原沒有回頭，一直往前走，走出老遠，才回頭張望一眼，已看不到天寶，舒口氣，輕輕踢一下馬腹，那匹馬脖頸一揚，發出一聲輕嘶，快步往前走。

才走出不到二十丈遠，驀地，路邊一隻野狗竄出來，橫過路上，在馬前竄過，那匹馬受驚之下，馬步一窒，揚起前蹄，跳起來。

一下槍聲就在馬匹躍跳起來的剎那響起，蕭原身子一震，大叫一聲，自馬上摔跌下去。

那匹馬受驚更甚，驚嘶聲中，驚跳着往路旁斜竄出去。

可是，立刻給一陣急驟的槍火射倒。

從馬上摔跌下去的蕭原一動不動，胸前染血，看樣子兇多吉少。

倒在伸手可及的地上的那匹馬卻仍未死，在地上痛苦地哀鳴掙扎，卻掙扎不起來。

前面不到十丈外的兩邊路旁草樹叢後刷啦啦一陣作響，分別竄出六條漢子，每個人的手上皆拿着槍，才衝上路面，便各自將手上的槍往前一伸，向一動不動的蕭原開槍。

六個人，六支快慢機(駁殼槍)，少說也開了二十槍！

地上的蕭原縱使未死，再挨上近二十槍，就算九條命，也活不了，不被射成蜂窩般才怪。

那六個人在開槍射擊時，臉上都現出猙獰的笑意。

能夠殺死蕭原，是他們這一次伏擊的唯一目的。

六人都認定蕭原定被他們的槍火射成蜂窩了。

其中兩人不就是老馬與老鍾！

確是他倆。

兩人可不是「身先士卒」，但也不是跑在最後，而是跑在中間，那不會首當其衝，被蕭原還擊的槍火「找」上。

因爲，兩人都見識過蕭原的槍法，不想成爲蕭原的槍靶。雖然他們看到蕭原經已中槍摔倒下去，但在未確定蕭原眞的喪命之前，他們不想冒那個險。

世間上的事，有時候奇妙、意外得叫人不敢相信，但是，偏偏就發生在你眼前。

那匹一直在哀鳴掙扎的馬匹，神奇地，不遲不早，就在老馬老鍾六人一齊向躺在地上的蕭原開槍射擊的剎那，一下子掙扎着半撐起身來，晃着身子往後顚退了幾步，恰好將射向蕭原身上的槍火全部遮擋了。

換言之，本來射向蕭原身上的槍火，全部射在那匹馬的身上。

那匹馬身上頓時現出密密麻麻，約二十個血孔，慘嘶聲中，重重地摔跌下去，四蹄掙動了一會，才寂然不動。

老馬六人都被那神奇意外得叫人難以置信的情形弄得呆愕住，不相信那匹馬竟然神奇地掙扎起來，顚退幾步，剛好替蕭原將射來的槍火全部遮擋住。

那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一連串突如其來的槍聲，令到老馬六人從驚愕中驚醒過來，但馬上都跌倒草樹叢中。

六個人皆中槍倒下。

那一連串的槍火，是躺在地上的蕭原發射的。

在那瞬間，原本躺在地上的蕭原，經已身子翻側躺着，手上的槍往前伸着，恰好擱在馬身上，直指着老馬六人所在的地方射擊。

原來，蕭原於中槍墮馬落地後，確實昏眩了一陣，後被那一陣槍聲及馬匹倒下時地面的震動聲震醒過來，一眼看到老馬六人窒步驚愕的樣子，他可沒有錯失機會，咬着牙，忍着痛，以最快的動作將身子翻側，同時順勢扳開機頭，食指猛扣，一口氣發射了半匣子彈，將老馬六人全部射倒。

可是，當他將六人射倒後，因爲傷重的關係，無法再支持下去，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

但他擱在馬身上的手——手上握着的那支匣子槍，仍然穩定地指着老馬六人倒下的地方，雙眼也是睜着，沒有闔上。

老馬六人全被射倒，並不是全部一命嗚呼，其中有兩個人並沒有死，只是受了傷。

那兩個人中一個是老馬。

老鍾跟另外三個兄弟都死了。

老馬的腰腹部位中了一槍，倒下去暈了一暈，很快便醒過來，腰腹上的傷口痛得他哼哼哈哈的呻吟出聲，用手摸一下傷處，滿手是血，血還在往外冒，他忍着痛抓起衣腳，捂住傷處，痛得他一口氣幾乎回不過來，差點再暈死過去。

拚命咬着牙，掙扎着站起來，

可是，無法站起來，動一動也痛得他揪心搗肝似的，心裏大急，要是在鎮上的人聞聲(槍聲)趕來之前還不能離開，肯定會落在他們的手上，怎不叫他急得不得了。

大概他命不該絕吧，另一個倖逃過大難的弟兄傷得不算重——左手臂挨了一槍——而且並沒有傷了筋骨，他是在倒下去時，被另一個中槍喪生的弟兄壓着那條受了槍傷的手臂，痛得他暈眩了一會，才回過氣來，定定神，用力推開壓在他傷臂的那個弟兄的屍體，呻吟着爬起身。

老馬發覺還有人未死，而且可以爬起身，驚喜無限，啞聲叫道：「唏，阿陸，快過來扶我起來。」

那站起來的人聽聞叫聲，有點不辨東西地左張右望，終於看到向他擺手的老馬，跌跌撞撞地走過去，定定神，吸了兩口氣，認出是誰，忙彎腰俯下去：「老馬，你還活着……我以爲只剩下我一個沒有死……」

老馬急急道：「快替我包扎一下，扶我走。鎮上的人趕到來，便走不了。」說話時，牽動傷處，痛得他臉上的皮肉不受控制地抽搐着，五官也歪了。

阿陸哼哼道：「我……一條手臂傷了，動不得，怎樣替你包扎？」

老馬急得眞想一巴掌摑過去，但眼下有求於他，只好忍着氣道：「我雙手能夠動，可以幫你呀！」說話大聲一點，痛得他直吸氣。

結果，在阿陸的幫忙下，老馬匆匆包扎好腰腹上的傷口，亦替阿陸草草扎好手臂上的傷口，這時候，兩人心裏只想着盡快溜走，免得走不脫落在趕來的鄉民手上，因此根本不去理會蕭原是生是死。

這個時候，他們若是謹愼些，走過去看一下蕭原是否喪生，那他們一定可以任意「魚肉」蕭原。可是，他們都被老鍾四人被射死的情景嚇破了膽，不敢再動蕭原。

不過，他們在溜走之前，曾經往蕭原躺着的地方張望過，看到蕭原握槍的手擱在馬身上，指着他們這個地方張望着，嚇得那裡還敢再拚，忙不迭連爬帶跌，往路外竄去。

幸好老馬跟阿陸溜走得快，就在兩人落荒而逃後的不久，鎮上的鄉人便趕到了，跑在前頭的，是十幾個自衞隊員，一個個荷槍上彈，手執傢伙的鄉民，其中有一個是溫天寶。

停在屍橫遍地的路面上，自衞隊員跟鄉民都被這驚心動魄的情景弄得駭然呆住。

地上一共躺着五具屍體，一具馬屍，加上路面上斑斑的血漬確實觸目驚心。

溫天寶一眼看到側躺在地上的蕭原一動也不動，似乎死了，驚得大叫一聲：「那是蕭大哥！」他推開站在身前的兩個自衞隊員，撲前去。

地上的蕭原似乎死了，所有人都瞧不出他還有氣息。

溫天寶跪在蕭原身前的地上，一手抓住他的肩頭，叫道：「蕭大哥，你醒醒！張開眼啊！我是天寶。」

蕭原一點反應也沒有。

「天寶，他好像死了，你怎麼叫，他也不會應你的啊！」一個自衞隊員對天寶說。

那個自衞隊員姓林，名山，是自衞隊的隊副。

其他的人都點頭或是低聲附和林山的話，認爲蕭原已經死了。

溫天寶却不相信(確實叫他難以相信的，不久之前，他才送蕭原，活生生的一個人，一下子死了，叫他接受不了)，他搖動蕭原的肩頭，叫道：「他不會死，快救他啊！」

林山蹲下去，勸說溫天寶。「天寶，他確實死了，人死了，怎救得活？」

「我不相信！」溫天寶不肯離開。「他還活着的……」驀地，他驚喜地看着蕭原，大叫：「他眨眼了，你看到嗎？他剛才眨了一下眼，他還活着，快救他！」

林山却看不到蕭原眨眼，所以他不相信。「天寶，你別這樣，他沒有眨眼啊。」

天寶叫道：「他確實眨了一下眼，我看到的。」突然俯下身，將耳朵貼在蕭原的胸膛心臟部位上，傾聽起來。

「林山哥，你快來聽聽，他確實沒有死，心還在跳呀！」他驚喜抬起頭，伸手去拉林山俯耳傾聽。

林山當然不相信，但爲了讓天寶死心，只好俯身將耳朵貼在蕭原的胸膛上傾聽。這一聽，教他驚奇不已，看上去氣息全無的蕭原，心臟果然還在跳動——微弱地跳動着！

蕭原果如溫天寶所說的，並未死！

林山抬起頭，天寶緊張地道：「是不是？」

林山不可置信地點點頭。

天寶立刻大叫：「還不叫人將他抬回鎮上救治！」

林山馬上吩咐兩個隊員將蕭原抬回鎮上救治。

天寶跟着。

林山跟着吩咐其他的自衞隊員在附近搜索一下，大多數鄉民都自告奮勇幫忙搜索，剩下的人跟林山

一起檢查地上的四個死者是否已經死了。

既有蕭原的先例，林山不敢再憑表面去判斷生死，因此小心地逐個查看。

確証四個死者全都死了後，他吩咐那些鄉民將四具屍體抬回鎮上。

之前，他仔細地辨認過四具屍體的樣貌，沒有一個認識的。

那些鄉民看過之後，都搖頭說不認識。

搜索的人陸續回來了，都說沒有甚麼發現，只是發現有一處地方有血漬遺下。

林山判斷一定有人受傷逃走，叫那兩個發現血漬的鄉民帶他往那個方向追下去。

——他希望捉到受傷的人，那就「案情」大白。

因為，蕭原雖然活着，卻不能擔保是否救得活，因此，不能指望能夠從他口中，問出情由。

* *

蕭原被送到溫家。

溫祖光聽說蕭原重傷垂危，立刻吩咐人去請鎮上最有經驗的兩個醫師來救治。

天寶一直在旁看着。

——他一定要救活曾經救過他一命的大恩人。

溫家的救命大恩人遭到幾個來歷不明的人伏擊，重傷垂危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整個鄉鎮。

鎮上的鄉民都在議論紛紛，都在猜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少人更趕去鎮口那棵大樹下的空地上，觀看那四個擺放在那裏的死者。

許承恩父子及妻舅自然聽聞那傳遍鎮上的消息，郭啟慶立刻到許家去見許氏父子。

許氏父子一見郭啟慶到來，許承恩馬上道：「啟慶，老馬他們怎麼搞的？死了四個人，居然殺不死那個蕭原！飯桶廢物！你還說他們手段如何厲害！早知這樣，就不找他們去幹！」

「姐夫……那不能全怪他們的，在未弄清楚事情的經過之前，怎知其中有沒有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許承恩頓足道：「唉，無論怎樣，他們兩次都失了手啊，叫我怎不擔心？他們有四個人死了，屍體抬回鎮口，擺放在大樹下的空地上，他們在鎮上露過面，萬一有人認出他們，曾在我家進出過，那怎麼辦？」

許大基也埋怨郭啟慶。「舅舅，要是事情敗露，我家真被你害死了！」

郭啟慶搓着手道：「姐夫，這個時候最緊要鎮定，千萬別自己嚇自己。老馬他們雖然在鎮上露過面，但他們每一次到你家都很小心，避免被人看到的啊，我猜不會有人見到他們曾在你家出入過，而且，抬回來的四個人全死了，該放心才是。死了的人又怎會洩露秘密，是不是？姐夫，大基，鎮定點，不會有事的。咱們去鎮口看看那四條屍體，看看死的是那幾個。發生這麼驚人的事情，咱們不出去露露面，反會教人疑心。」

許承恩跟兒子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

三人來到鎮口那棵大樹下的空地前，眼見圍滿了人，起碼有三四重人，要擠進去，可不容易，但為了看清楚死去的是那幾個人，父子、郎舅三人仍然用力往前擠，好不容易擠到前面，只見地上一排放着四具屍體，父子、郎舅三人一眼便認出，其中一具屍首肯定是老鍾，其餘三人都是老鍾的弟兄，曾見過一面。

看着那四具屍體，耳聽着周圍的人在議論猜測，許氏父子跟郭啟慶心裏不知是甚麼滋味。

看了一會，三人不想再聽下去——令他們慶幸的是圍觀的人只是在瞎猜，並沒有懷疑到他們的頭上，三人離開時，仍然要用力擠出外面。

走在路上，許氏父子都沒有出聲，一顆心卻比出來之前定了很多。郭啟慶則有話說：「姐夫，現在可以放心了吧？圍觀的人都認不出死鬼老鍾跟那三條屍體是甚麼人，亦沒有說見過他們，換言之，不會懷疑到你的頭上。」

許承恩兩眼往四周溜了一眼，低聲道：「小聲點好嗎？你怕別人聽不到麼？」

郭啟慶馬上壓低聲音。「姐夫，鎮口那四個死鬼不用再理會，你卻要去瞧一下姓蕭的是否有救，希望他救不了，老鍾四人也算死得值得！」

「阿爸，舅舅說得對。」許大基道：「到溫家去看看，有利無害。」

許承恩頷首道：「那你兩個先回家，我去溫家走一趟。」說完，與兒子、郎舅分手，往溫家走去。

來到溫家，自有下人將他帶到客廳去見溫祖光。

原來，溫祖光跟自衛隊隊長在客廳上坐着等消息——傷重垂危的蕭原是否搶救過來。

看到許承恩走進來，溫祖光跟程超——自衛隊長一齊站起來，向許承恩招呼。「承恩兄，請坐，甚麼事啊？」

許承恩邊向溫、程兩人點頭招呼，邊道：「祖光兄，我聽到鎮上人說，蕭先生在鎮外遭人伏擊，打死了四個匪徒，他自己也重傷垂危

，特來看看，是否有這回事？」

溫祖光待許承恩坐下來，才說道：「是啊，蕭恩公傷得很重，左胸斜斜中了一槍，幸運的是，沒有傷及心臟。金仲庭跟蘇國良兩位醫師正在救治，希望蕭恩公能夠大難不死。兩個大國手經已搶救了半個時辰有多，我跟阿超正在等消息，心裏急死了。」

「蕭先生是個好人，正所謂好人有好報，他一定能夠大步跨過這一劫的。」

溫祖光搓着手，站起來又坐下。「但願如此。」

程超沒有說話。

原來，他曾看過蕭原，看到蕭原那有如死人的樣子，對蕭原是否能夠救活過來，所抱的希望不大。

「祖光兄，蕭先生怎會遭人伏擊的？」許承恩欲探聽消息。

溫祖光沉重地搖搖頭。「暫時不清楚。蕭恩公昏迷未醒，伏擊他的四個人都死了，要等他醒過來，向他問個明白才知道。」

許承恩聽溫祖光那麼說，稍為放心，不再說話。

溫祖光也無心情說話，三個人坐在客廳，等待消息。

氣氛頗沉悶。

許承恩本想告辭，但又想知道蕭原是否救治得了，只好悶坐下去。

溫祖光急得不時站起來，往客廳外張望兩眼，輕歎一聲，又坐下來。

程超看着，終於忍不住道：「光叔，生死有命，他若不是該死的，一定救得活，別憂急啊。」

溫祖光吁口氣，道：「不憂急才怪！他有恩於我家，當然要盡心盡力救治他，希望他得救啊！」

才站起來，又坐下去，立刻又站起來，說着「坐在這裏等，急死人了，還是去看看是否救治得了，兩位，失陪一會。」

程超搖搖頭，沒有說話，許承恩卻急急站起來，「祖光兄，我跟你去看看。」跟着溫祖光往外走。

還未走出客廳，客廳外面有幾個人走來，走在前面的正是搶救蕭原的兩個醫師——金仲庭與蘇國良，溫祖光急不及待張口叫道：「金先生，蘇先生，救活了？」

蘇、金兩人走到客廳前，停下來，互相看了一眼，正想說話，溫祖光已急得忍不住又問道：「到底怎樣啊！」

金仲庭微咳一聲，不急不緩地道：「溫翁，我跟蘇兄已盡全力救治傷者，替傷者止血，敷葯，包扎好傷口……傷者仍然昏迷不醒……咳咳，至於能否活下來，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程超已聞聲離座走到客廳前聽着。

「溫翁，我們已盡了人事。唉……他傷得實在太重，流了不少血，幸好傷者體魄強壯，換一個人，早已經……」蘇國良將下面的話咽住，抿抿嘴唇，才說下去。「傷者是否活得了，那要看他了，要是他求生慾强的話，那就可以活過來，換言之，只有傷者才能夠救自己，當然……」

「當然甚麼？」溫祖光急急問。

「若是有外力相助，亦有一定的作用。」蘇國良道。

「蘇先生，可否說得明白點？」溫祖光情急之下，語氣有點粗。

幸好蘇國良並不介意。「我跟金先生都認為，若是有上好的人參煎湯給傷者服下，對於傷者大有助益。」

「那我馬上去吩咐下人在內子處拿人參，煎湯給蕭恩公服下。」溫祖光道：「我年前買了幾支野山人參，據賣者說，是野參王。兩位先生，算不算上品？」

金、蘇兩人同聲道：「野山參王，何止上品，簡直是極品！葯效更大。」

溫祖光道：「兩位先生辛苦了，請坐下歇一歇。我還是親自回房去拿，免得內子拿錯了。」接對程、許、金、蘇四人說一聲「失陪」，急急走出客廳，往裏面走去。

許承恩起先聽金、蘇兩人說，蕭原未必活得下去，心裏暗喜，再聽兩人說仍有醒過來的機會，一顆心又沉了沉，再見溫祖光為了救蕭原，不惜拿出珍藏的野山參王煎湯給蕭原服，忍不住在心裏咒罵溫祖光，待溫祖光走出客廳後，無心再坐下去，找了個借口，向程、蘇、金三人說一聲「失陪。」起身離去。

返到家中，看到郭啟慶跟兒子在內廳坐着，恨恨地說一聲：「氣死我了！」一拳擊在八仙桌面上，重重地坐下來。

大基與郭啟慶看到他那個樣子，便猜到蕭原可能死不了，兩人心頭一緊，大基問道：「阿爸，姓蕭的死不去？」

許承恩重重地呼口氣，睜眼道：「本來姓蕭的是生是死，還說不準，聽蘇國良跟金仲庭的口氣，似乎姓蕭的活的機會不大。可是，他媽的又說，若是給姓蕭的服下上品人參煎的湯，救活的機會大得多，溫祖光那王八比救老子還要緊張，馬上拿出收藏的野山參王，煎湯給姓蕭的飲服，你說可恨不可恨？」

大基頓時指手劃脚，吐出一連串的粗話，大罵溫祖光。

郭啟慶幫腔。

待兒子跟郎舅停口後，許承恩道：「一不做，二不休！嘿嘿，無毒不丈夫！啟慶，你盡快去找老馬

那幫人，告知江老大，我要跟他面談一次！」

「姐夫，吃過晚飯後，我摸黑溜出鎮，去找他們。」郭啟慶爽快地道，一雙眼却直看着許承恩。

許承恩馬上明白妻舅的意思，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拿去買些家裏要用的東西吧，別拿去賭啊，那是個無底洞，三十幾歲人了，不爲自己着想，也替老婆孩子着想啊！」

郭啟慶一手接過那張票子，展開來看一眼，是張三十個大洋的票子，頓時歡天喜得咧嘴笑起來。「姐夫，我已沒有賭了，我這就去街上買些米油菜肉回家，吃過晚飯，好去找江老大那幫人。」說完，急急離去。

許承恩看着妻舅的背影，心裏連聲咒駡，恨不得在他的屁股上踢一腳。

許大基嘆口氣道：「舅舅眞不長進，但願他眞的戒了賭，要不，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

許承恩冷哼一聲。「大基，你曾見過，貓不吃腥！」

許大基無言。

＊　＊　＊

郭啟慶這一次辦事眞夠快，第二天，他便帶了江老大的口訊，回復許承恩。「姐夫，江老大說，後天早上在墟場上見。」頓一下，馬上補充道：「江老大會在猪欄跟你見面。」

「我跟江老大沒有見過面，怎認得他？」許承恩問。

「我會跟你一起去見江老大。」郭啟慶道。

「見到老馬嗎？」許承恩問。

「見到。」郭啟慶道：「老馬可慘了，腰腹那個地方（用手在腰腹那個部位比劃一下）中了一槍，幾乎活不了，要不是還有一個弟兄僥倖沒有死，只受了點傷扶他急溜，準落在自衞隊的手上。那時候，姐夫，你跟我都不得了！」

許承恩臉色微變了一下。「他怎麼說？」

「邪門！」郭啟慶口沫橫飛。「老馬劈頭就說那兩個字。」

「怎樣邪門啊？」

「老馬說，他們第一槍便將姓蕭的射下馬，跟着一輪槍火，將那匹馬也射倒，那匹畜牲在地上哀鳴掙扎，他們眼見中槍墮馬的蕭原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便一窩蜂從匿伏的地方竄出來，衝前去，六槍齊發，少說也發射了二十發槍彈，姓蕭的就算是鐵打的，連中二十多發槍彈，必死無疑……赫！邪門的事情就在那剎間發生了。」郭啟慶臉上表情豐富，活像一個說書的。「老馬說，那匹一直在地上哀叫慘鳴，無法掙扎起來，就在他們六槍齊發的霎間，奇異地，叫人不能相信他一下子掙立起來，不，他說應該是半跪半挺站起來，既不往前顚，也不往左右兩邊踉跌，却往後晃着顚退，更邪門的是，剛好顚退到蕭原倒着的身前，便往橫倒跌下去，剛好將原本射在蕭原身上的二十多發槍彈全部遮擋住，馬身中槍的地方頓時像馬蜂窩一樣！」

說到這裏，郭啟慶停了下來，吐口氣，抓抓脖子，才再說下去：「老馬說，本來，這也沒有甚麼，他們可以繼續向姓蕭的飛射子彈，一樣可以將他射成蜂窩一樣，可是，更邪門的事又發生了，一直沒有動靜，看上去像個死人一樣的蕭原，就在他們被那匹畜牲的怪異行動弄得驚愕了一瞬間的時候，姓蕭的突然醒過來，而且以最快的動作擧槍向他們掃射，結果，他們六個人死了四個，他也受了重傷！」

許承恩聽得訝異驚心不已。

「眞是……邪門……莫非姓蕭的……有神靈保護不成？要不，怎會在該死的時候，接連發生那麼邪異的事情？」

郭啟慶咽口口水，大驚小怪地道：「還有一件怪事差點忘記說。老馬說，他們向蕭原開的第一槍，本來瞄得準準的，那一槍足以送他去西天，可是，剛開槍射擊，一條野狗突如其來地從蕭原的馬前竄過，那匹畜牲受驚揚蹄驚跳，以至那一槍未能射中他的要害，姐夫，你說怪不怪？」

許承恩道：「這麼說來，姓蕭的豈不是一個邪門的人，動他不得？」

「姐夫，照老馬所說，姓蕭的確實邪門。」郭啟慶道：「姐夫，你不是又想動他吧？」

許承恩點點頭。「我叫你約江老大見面，就是想跟江老大商量一下，來個一鍋熟。他媽的無毒不丈夫，乾脆將溫家上下大小及姓蕭的用一把火燒了！那不是可以將溫家連根拔起了麼！更不必怕會被查出跟伏擊迎親隊的事來。可是，如今聽你那麼一說，恐怕姓蕭的眞的有鬼神保祐，若燒他不死，那就留下禍根了。這還不算，最怕因爲有姓蕭的在溫家，連帶溫家上下也燒不死，那就白費一番心血了。所以，我拿不定主意是否依計而行。」

原來，許承恩是個頗迷信的人，尤其相信鬼神之說。

郭啟慶發夢也料不到，姐夫如此心狠手辣，要燒死溫家上下人等！他雖然不知溫家確實的人數，估計也有近二十口人，燒死那麼多人，眼前不由泛現起一具具形狀恐怖的焦屍，禁不住猛地打個冷顫。

許承恩看到妻舅雙眼定定的，身子抖了抖，不出一聲，忍不住問

許承恩兩郎舅走到一個賣猪隻的攤子。

道：「啟慶，怎麼哪？」

郭啟慶猛地回過神來，忙道：「沒甚麼。」跟着道：「姐夫，你將溫家滅門，太毒了吧？」

許承恩聽妻舅那麼說，心裏「突」地跳了一下，隨即冷冷一笑，道：「毒？嘿嘿，無毒不丈夫啊！幹這種事，千萬不能有婦人之仁，要不，最終會害了自己。古語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我若不滅他全家，等如留下禍根。若不將溫家鏟除，我許家永無出頭之日，永世被溫家壓在下面！啟慶。有一日許家出頭露面，你也有光彩啊！」

一頓，接又道：「本來，我不想做得那樣絕的！打算捉了溫天寶跟新娘，逼溫祖光拿巨款贖回他的寶貝兒子跟媳婦，拿了錢後，交還他兩條屍。溫祖光眼見寶貝兒子慘死，夫婦倆的心必定悲慟萬分，心灰意冷，了無生趣，咱則趁機步步進逼，將溫家打垮，咱許家取而代之。想不到，這個如意算盤被姓蕭的瘟神砸破了！再加上這一次又殺不了姓蕭的，我想過了，都是姓蕭的瘟神從中作梗，才會兩番失手，逼我出此下策，是那瘟神逼我這樣做的！要怪，溫家上下該怪那瘟神，是他害死他們的！」

許承恩盡量找出替自己下毒手的理由，並替自己開脫，好讓自己心裏好過一點，減輕自己的罪惡感。

郭啟慶從姐夫的話中，聽出姐夫似乎已拿定了主意，他替自己担心起來——恐怕自己得益不多，却要跟姐夫担上同樣的罪名，那可劃不來。「姐夫，這事非同小可，可要想清楚啊。」

許承恩摸着下巴想了一會，手往下作了一個「斬截」的手勢，沉聲道：「咱們已經騎上了虎背，欲罷不能，若猶豫不決，只怕害人不成反害己！只好孤注一擲！」

一頓，睜眼看着郭啟慶。「你不是想退縮吧？」

郭啟慶被姐夫瞧得心頭一寒，忙道：「姐夫，我們已搭上同一條船，當然一起上岸啊。」

「嗯！」許承恩點一下頭。「事成之後，少不了你的好處。」

郭啟慶猶豫了一下，問道：「姐夫，拿定主意了？」

許承恩雙手一下子拳握起來。「別無選擇，只好孤注一擲。」

郭啟慶有點擔心地道：「姐夫，江老大會答應麼？」

許承恩滿有把握地道：「動之以利，還怕他們不答應？」頓一下，又道：「他們幹的那些勾當，還不是爲了錢？有錢使得鬼推磨。這句話流傳了一千幾百年，有多少人不是爲錢亡的？」

郭啟慶眨眨眼。「姐夫，我是

怕……偷鷄不着，蝕把米。」

「你放心。」許承恩笑道：「我早有主意。」

郭啟慶坐了一會，便告辭返家。

* * *

蕭原終於醒過來。

由於他一直昏迷不醒，所以，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他醒過來的時候，是凌晨時分。

發覺他醒過來的人，是一個僕婦。

溫祖光吩咐兩個僕傭日夜輪流看護着蕭原，若有甚麼變化——變好或是變壞，馬上告訴他。

那個僕婦本來在打着瞌睡，是被蕭原的一聲呻吟聲驚醒的。

抬頭睜眼看到蕭原醒過來，那僕婦驚醒了幾分，馬上走到床前看視，依稀聽到蕭原噏動嘴唇低啞地說着：「水，水……」她急忙去倒了一杯溫水，用湯匙餵蕭原喝。

餵蕭原喝下半杯水，看到蕭原眨動眼皮，慢慢張開眼，禁不住喜極叫道：「醒了，你醒了！」

蕭原似乎受到聲音的刺激，一下子張開眼來，目光茫然地張望一下，跟着又閉上眼睛，放在床邊的手微微動了一下。

那僕婦放下杯子，猶豫了一下，馬上拉開門往房外走去。

——她記起溫祖光曾吩咐過，蕭原若醒來，無論甚麼時候，都要告知他。

不到一個鐘，原本一片沉寂漆黑的溫宅變得燈光火亮，人聲陣陣——全家上下都被蕭原醒過來的消息驚醒過來，幾乎所有人都擁到客房瞧瞧。

對於蕭原的醒來，溫家所有人都驚喜不已，心情興奮。

因為，他們都不想蕭原死。

生比死美妙多了。

溫祖光夫婦及兒子媳婦，都在客房內看視蕭原，其他的人就擠在房外張望，為怕房內擠滿人，影响才醒過來的蕭原，所以，溫祖光不准那麼多人進入房內。

醒過來的時間雖然不長，蕭原已完全清醒過來，看到溫家父子等人站在床前，欣喜地笑看着他，他也牽動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嘴唇噏動，低啞地道：「我睡了……多久？」

溫天寶興奮得握住他的手。「蕭大哥，你終於醒了！太好了！你睡了差不多三日兩夜，擔心死我們了！」

溫祖光接口道：「蕭恩公，你醒過來就好了。看到你醒過來，我們都好高興，也替你高興。」

溫夫人也道：「蕭恩公，我日夜都求神拜佛保祐你大步跨過險關，你終於跨過了，明日我替你拜神上香，酬謝神恩。」

溫夫人是個篤信神佛的善信。這兩日，確實早晚向供奉的觀音菩薩上香，祈求菩薩保祐蕭原醒過來。

蕭原感激地道：「謝謝，謝謝你們對我的救護。」

「蕭恩公，你剛醒過來，身體虛弱，不宜多說話，我叫人馬上去燉鷄湯給你喝。你需要甚麼，只管對李嫂說(李嫂就是那個僕婦)。溫祖光輕輕拍一下蕭原的手臂。

蕭原一時不知說甚麼話才能表達他心裏的感激，只能夠說：「溫翁，我好感激……多謝你們對我的關顧……你們也去睡吧。」

溫祖光不想太過打擾蕭原，他這個時候正需要多些休息。當下點點頭，吩咐妻子媳婦回房休息，再吩咐了那個僕婦幾句話，才走出房間，也叫擠在房外的各人回去睡。

李嫂待衆人離去後，關上房門，走到床前，本想詢問蕭原可有甚麼需要，見蕭原已閉上雙眼，似乎又睡了過去，便不敢驚動他，躡足走開去，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不敢再打瞌睡，以防蕭原有甚麼需要。

蕭原確實很虛弱，只不過說了幾句話，便感到疲累不已，闔上眼，又昏昏沉沉地睡了。

翌日，溫家父子大清早便到客房瞧蕭原，看到蕭原仍未醒來，便向李嫂詢問蕭原夜間的情形怎樣，知道蕭原並沒有甚麼，睡得很沉，才放心地離開客房。

吃過早飯後，知道蕭原已醒來，馬上命人將燉了一夜的鷄湯拿去客房，讓李嫂餵蕭原飲下。再派人去請兩個大國手——金仲庭跟蘇國艮來診視。

金、蘇兩人來後，溫家父子陪着兩人到客房看視蕭原。

金、蘇兩人在聽聞蕭原已醒過來的時候，都顯得有點意外，告訴溫祖光父子，他兩人一直對蕭原能否醒過來，並不抱太大的希望，蕭原能夠活過來，他兩人多少有點意外。

金、蘇兩人診視蕭原後，都驚異於蕭原體魄之強壯，復原之快。兩人都認為，蕭原不會有甚麼危險，亦不會有甚麼反復，只要好好地料理他的傷口，不要讓傷口發炎，便會逐漸好起來。

聽完金、蘇兩人的話後，溫祖光父子亦感寬心許多。

金、蘇兩人檢查過蕭原的傷口後，替他換了葯，便告辭離去。臨走前，兩人叮囑溫祖光父子，一定要讓蕭原多些休息，不要跟他多說話，待他稍為復原後，才能夠讓他坐起來。

送走金、蘇兩人後，溫祖光父子沒有再去打擾蕭原，並吩咐黃嬸(接替李嫂在日間照顧蕭原的僕婦)，不許讓人打擾蕭原。然後，父子兩人一起去溫家開設的店舖走走，照看生意。

蕭原一個人躺在床上，雖然閉上眼，却無法睡得着——這幾日睡得太多了——差點便一睡不起，雖然仍然感到很虛弱，但頭腦已完全清醒。

睡不着，當然會胡思亂想。

他很慶幸自己能夠醒過來，活下來。想到自己差一點便再也見不到未婚妻張鳳琴，一顆心直跳，頭腦也一陣暈眩，忙用力吸幾口氣，讓自己平復下來。

他盡量不讓自己想太多，但是不能夠，腦筋繼續在轉動着。

他想起遇襲的事。

不過，他只能夠記起中槍墮馬及震醒後，出於習慣與本能，拔槍向襲擊者掃射的情形，其他的，他一無所知。

因為，他在中槍墮馬，直到被馬匹倒地震醒，其間只不過醒來不到抽一口烟的時間，其他的時間皆處暈死狀態中，一點知覺也沒有。

雖然只記起一些情形，但他却幾乎可以肯定，伏擊他的人是有預謀的，而且，極可能跟伏擊迎親隊伍的那伙土匪是同一伙人。

這個可能性極大。

他深知一般土匪的行事作風：誰跟他們過不去，必會想盡方法對付那個人。

雖然差一點便喪命，他並沒有後悔伸手解救了溫天寶一行人。

——見死不救，他做不到。

對於溫家竭盡全力救活他，他心裏很感激。

想了好一會，不知不覺間，他又睡了過去。

* * *

郭啟慶吃過晚飯後，想起袋中還有十多個大洋，不由心癢起來，又想去賭幾手。

乘妻子在灶間洗碗筷的時候，他馬上溜出家門，往鎮北頭高老三開設的賭窟走去。

高老三並不老，不過三十出頭左右，確實姓高，人也長得比一般人高，是鄉鎮內一伙無賴光棍的頭兒，在鎮北頭外面近樹林子的一間破舊的大屋內，開設了一個賭窟，每逢晚飯過後約半個時辰左右，那裏便熱鬧得很，呼五喝六之聲不絕於耳。

到那裏賭的人，大都是鄉鎮內不務正業的人，但也有種田做生意的人，亦有外村人。總之，想賭，便到那裏去賭幾手。

郭啟慶是那裏的常客。

這一晚，他的手氣很差，賭骰寶，買大開小，買小開大，一下子便輸了他七個大洋，手上只剩下五個大洋。跟着去賭番攤，又輸了三個大洋，看看手上剩下的兩個大洋，咬咬牙，走回骰寶枱前，看了一會，認為看準了，將兩個大洋孤注一擲，押在「圍骰」上。

結果，開出來是雙三一六，十二點，只差一粒骰沒有開出是三，當然又輸了。

輸光了，沒錢下注，明智之舉是馬上回家，可是，郭啟慶不是那種明智的人，他不忿那樣快便輸光了，更不想那麼快回家去，聽妻子的咒罵，這麼早，他也睡不着，因此，他想再賭。

——希望可以贏回輸掉的錢。

於是，他向高老三借。

高老三借錢給人，有一個規矩：借十塊，當日還，連本帶利還十二塊，三日之內還，連本帶利還十四塊，十天之內還，嘿嘿，連本帶利要還十六塊！

這種息口，仍然有人向他借。

——那些輸光了又想翻本的人就會向他借。

郭啟慶不知向高老三借過多少次錢，每次，高老三都沒有說甚麼便借給他。可是，這一次高老三却有話說了。「啟慶，聽說你欠下朱八戒五個大洋還未還給他啊，你連朱八戒的五個大洋都未還，如今要我借錢給你？我看……免開尊口。」

郭啟慶哀求道：「高老三，我借朱八戒的五個大洋，黃昏前已還給他，要不，我那有錢來賭。我以前曾向你借過多次錢啊，那一次沒有還清給你，這一次居然不信我？」

高老三仍然不為所動。「你叫我怎信你？五個大洋也還不了，我再借錢給你，豈不是傻瓜！回家去早點上床跟你老婆睡吧，嘻嘻，一樣其樂無窮啊。」

郭啟慶仍不死心，「高老三，你信我吧，借十五個大洋給我，無論輸贏，明天一定有錢還你。」

高老三看着郭啟慶，瞇着眼陰陰笑。「說得那麼肯定，淘了口古井？」

郭啟慶發急道：「別管我明天怎會有錢，總之，一定還給你。」

「當眞？」高老三一雙眼瞇得更細，將臉湊到郭啟慶的鼻尖前，盯視着他。

郭啟慶掉頭氣道：「不借拉倒！」轉身便走。

高老三哈哈一笑。「啟慶，不想翻本了？」

郭啟慶一聽，頓時停下來，轉身喜道：「肯借給我？」

高老三點點頭。「你是這裏的常客，又是鄉親，怎會不借給

你！」說着話，從身上拿出一大疊大洋，在手中抖動着，發出清脆的碰撞聲，煞是誘人。

郭啟慶眼中發光，看着高老三手上那疊大洋。

高老三將手上那疊大洋逐個掉落郭啟慶的手上，口裏數着，數到十五，便不再掉。

郭啟慶用雙手接着，接下第十五個大洋，放入袋中也嫌遲，馬上便向賭桌那邊走去。

他今晚的手氣實在差，他滿心指望可以翻本，結果却叫他大失所望——借來的十五個大洋又輸光了。

他前後一共輸了二十八個大洋。

他不信邪，仍想再賭——翻本，只好厚着臉皮又向高老三伸手借。

高老三一口拒絕。

郭啟慶苦苦哀求，結果，高老三抵受不了郭啟慶的苦纏，再借給他十個大洋。

拿着那十個大洋，郭啟慶戰戰兢兢，賭得很小心，可是，一個人霉運的時候，無論怎樣小心，無法改變運氣，結果，他又輸光了第二次借來的十個大洋。

算一算，先後一共輸了三十八個大洋。

他仍不想罷手，還想翻本，但不敢再向高老三借，便四處張望，看看有那個賭友可以借錢給他。

結果，讓他找到一個大有可能借錢給他的賭友。

他向那個剛贏了錢的「目標」走去。

「盲牛，今晚手風好啊！看你紅光滿面的，一定贏了很多吧？」郭啟慶含笑對那個正在下注的賭友說。

盲牛扭頭看到是他，開心地咧嘴一笑。「啟慶，是你！今晚手風確是很順，贏多輸少，你呢？輸還是贏？」說話間，他將手上一疊八個大洋放在「大」上。

盲牛賭的是骰寶。

看到盲牛下注那樣大(在這種賭窟中，規定下注不得超過十個大洋，所以，一注下八個大洋，下的注算大了)心裏既妒又羨。眼見快揭盅了，為免觸霉頭，將到口的話吞回去，靜觀盲牛這一注是輸是贏。

他希望盲牛贏。

盲牛贏了，他才有機會向他借到錢。

一個人在高興的時候，總是特別疏爽的。

揭盅後，開出來的果然是「大」！

盲牛禁不住向他歡呼一聲。

郭啟慶也替他喝彩。

盲牛連本帶贏，將十六塊大洋拿在手中，興奮得臉泛紅光，咧嘴直笑。「你怎麼不下注？」

郭啟慶心裏暗道：「有錢我早就跟你下注了，還用你說！」口裏乘機道：「盲牛，是朋友的，借十個大洋給我翻本。」

盲牛道：「這麼快輸光了？」

啟慶苦笑一聲。「要不，怎會開口向你借錢？」

盲牛雙眼一瞇。「我看到你跟高老三借了兩次錢，再跟我借……」

下面的話盲牛雖然沒有說出來，郭啟慶焉會猜不到，急急道：「盲牛，你放心吧，沒有那樣大的頭，不會戴那樣大的帽子。我向你擔保，十天內，必定還給你，若翻了本，今晚就還給你。」

盲牛沉吟不語，只是看着郭啟慶。

郭啟慶急得心裏冒火。「盲牛，你信我一次吧，十天之內，不要說借你十個大洋，就是借了你五十個大洋，也有錢還給你！」

盲牛看到郭啟慶那種情急意眞的樣子，相信了他。「好吧，借給你。」

郭啟慶大喜，連聲說：「謝謝，謝謝。盲牛，你眞是夠朋友，今晚一定會大贏特贏！」

盲牛將手上那疊大洋數了十個給郭啟慶。

郭啟慶拿着那十個大洋，既緊張又興奮——因他指望手上那十個大洋翻本。

盲牛問他：「下注嗎？」拿着手上剩下的六個大洋，放在「小」上。

郭啟慶連聲說：「下、下。」猶豫了一下，將五個大洋跟着盲牛放在「小」上。

快揭盅的時候，他咬咬牙，將剩下的五塊大洋疊放在剛才放下去的五個大洋上。

孤注一擲。

他緊張得雙眼眨也不眨一下，一顆心直揪到嗓子眼，看着骰盅，心裏一個勁在叫「小」！

終於揭盅了。

是「小」。

「是小呀！」郭啟慶大叫一聲，跳起來，興奮得手舞足蹈。

贏了第一注，要不是規定最多只可以下注十個大洋，郭啟慶眞想將手上的二十個大洋再下注，來個翻一翻，若是一翻再翻，那不但翻了本，還有一倍錢贏。

第二注，他跟着盲牛又下了十個大洋在「小」上。

結果，這一次又買中了。

連本帶利，手上已有三十個大洋。

只要再買中二次，那就可以翻本了。

第三注又買中。

他興奮得手心出汗。

可是，接下來的四次，他都買不中。

換言之，他將手上的四十個大洋皆輸光了。

站在骰寶枱前，郭啟慶呆了，手心直冒冷汗，後悔沒有在連中三元後，跟盲牛一起離去。

他不敢再賭下去了。事實上，他也找不到那一個可以借錢給他了。

發了一會呆，垂頭喪氣地離開賭窟，返家睡覺。

這一日是墟日。

大清早，鎮口的墟場上，已人頭湧湧，鷄鳴豬叫，人聲嘈雜，好不熱鬧。

在買賣豬隻的那一角，買賣的人在走動，挑選，討價還價，豬糞豬尿味在空氣中瀰漫。

一角的空地上，圍成一個個小圈格，賣主的豬隻在圈格內走動着，買主則在各個圈格之間走動瞧着，看中了，便站在圈格前，跟賣主談價錢。

許承恩跟郭啟慶在最熱鬧的時候，來到墟場買賣豬隻的一角，在各個圈格間走了一匝，自不免碰上認識的人，打個招呼，交談幾句，最後，來到一個裏面躺了幾口大肥豬的圈格前，向賣主表示要買一口豬。

賣主有兩個，年紀都在三十許，樣貌普通，沒有特別的地方，是兩個道地的鄉農。

「老鄉，那口豬甚麼價錢？」郭啟慶指着圈內其中一口肥豬向兩個賣主高聲問。

一個下巴刮得青青的，左鼻翼上有一顆白豆般大的黑痣的漢子，上前對兩人咧嘴笑道：「兩位老闆，那一口豬足百二斤有多……」跟着向許、郭兩人說了個價錢。

在那個賣主說話時，郭啟慶低聲對姐夫說：「這位就是江老大。」

許承恩不着跡地向那賣主點點頭。

那人原來就是江老大！

不知他從那裏弄來幾口肥豬，裝模作樣地在這裏售賣，大概是搶劫回來的。

江老大也向許承恩眨眨眼，表示知道他是誰。

郭啟慶在江老大說完話後，馬上提高聲音道：「老鄉，那個價錢不大公道吧？減少些吧。」

在江老大跟郭、許兩人說話時，另一個賣主則在留意着是否有人走近來，以防被人聽到甚麼。

江老大大聲道：「那個價錢咱並沒有多要，老闆，咱養大一頭豬要不少工夫和本錢的啊，就那個價錢吧。」

在江老大大聲說話時，許承恩在低聲說：「江老大，你們兩次失手的事我不想說了。如今我有一個主意，事成之後，給你們五百大洋。」

江老大睜大雙眼，在郭啟慶大聲說話時，急促地低聲道：「許老闆，咱們死傷了那麼多兄弟，你只給了我們二百大洋。收到贖金後，對半分的。本來說好了，不成功，你多少也要給一點錢，撫恤咱死傷的弟兄啊！」

許承恩呆了一呆。「咱們說好了，擄人是你們的事，我這方面只負責通風報訊，及出錢買槍火，如今你死了人却要我賠償，那說不過去吧？」

江老大豎眉道：「咱們打生打死，你却坐享其成，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多少你也要賠償些給咱死傷的弟兄！要不，哼……」

那一聲「哼」，只要不是白痴，也聽得出帶有威脅的意味。

郭啟慶怕鬧僵了，忙道：「姐夫，他們死傷了近十個人，醫傷殮葬，也要錢的啊，你多少賠償一點給他們吧，鬧僵了，對大家沒有好處。」

許承恩想想也是，忍痛道：「好吧，江老大，我再給你們一百五十個大洋。」

江老大想說話，那個在看着的另一個賣主突然大聲說道：「老闆，想買豬啊？不好意思，那兩個老闆已全買下了。下一墟咱怕還會趕豬來賣，到時若有意思光顧，請早一點來。」

江老大跟許、郭聞聲看去，原來有一個中年人往他們站着的圈格走來，似乎想看看圈格內的幾頭豬，聽聞江老大的同伴那麼說，轉身往別的豬圈走去。

郭啟慶立刻大聲道：「老鄉，就照你說的那個價錢，我們全買下了。」

江老大亦大聲道：「兩位老闆，多謝。」

許承恩道：「煩勞兩位老鄉將豬趕到我的店子去，順便付錢給你。」

「好啊。」江老大答應一聲，招呼那個同伴趕豬，跟許、郭兩人往鎮口那條大街走去。

原來，許承恩在鎮口那條大街上，開了一家肉店，前面是店舖，後面是屠場兼豬圈，每一次墟期，他都派僱工到墟場去買豬，甚少親自去買，這一次是特殊的一次。

路上，許承恩沒有跟江老大說話，跟郭啟慶在前面走着，不時跟在路上遇到的熟人打招呼。

走入一條橫巷，往店舖的後門走去的時候，許承恩看到橫巷內沒有人，才跟江老大說話。「江老大

，你知道嗎，我這一次可是偸鷄不着，蝕把米……」

「許老闆，別說了，你不過拿出三百五十個大洋，咱們却賠上六條人命，還有五個人受了傷，比起來，你那點錢算甚麼？」

一頓，又道：「這一次，出五百大洋要咱們幹些甚麼？」

許承恩回頭看一眼，後面沒有人，才道：「放火，放一把火，將溫家連屋帶人，燒個乾乾淨淨。」

江老大猶豫道：「這個……風險很大啊，鎭上有自衞隊，溫家又有護院的，一個不小心，被發現，很難逃脫的啊！」

許承恩咬牙切齒道：「所以，我才會給你們五百大洋，我要將溫家連根拔起，要溫家死絕！江老大，難道你不想替死去的弟兄報仇？那個令你們死傷了那麼多弟兄的傢伙——那個蕭原就在溫家養傷。要不是溫家盡力搶救醫治，姓蕭的經已活不了。一把火燒了溫家，不但甚麼仇也報了，還能得到一筆錢，一舉兩得，這麼便宜的事，不會不幹吧？」

江老大沉吟不語，快走到轉角處，才搖搖頭道：「許老闆，我是不想幹……你想清楚了麼？別火遮眼，只求一洩心頭之恨，那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啊。而我們得到的好處，也不及原先那個辦法的一半，要冒那麼大的險，所得又不多，咱們才不會那麼笨，依照你的主意去做！」

許承恩料不到江老大會反對他提出的主意，呆了一呆，才沒好氣地道：「不想幹？」

江老大忽然大大地打了個呵欠，再打了個噴嚏，抹抹鼻子，大聲道：「老闆，可不可以一半給票子，一半給大洋？」

許承恩立刻醒覺地答道：「可以，可以。」說話時往前看去，只見兩個老漢已從前面走來，是從轉角處斜對面的一個後門內走出來的，走在前面趕着猪隻的郭啟慶跟江老大那個同伴，因爲已經走過那個後門口，所以，看不到那兩個老漢走出來。

那兩個老漢跟許承恩是相識的，向他點頭打個招呼。「許老闆，買猪啊。」

許承恩揑了一把汗，忙向兩個老漢笑着回應道：「是呀，去飲茶啊！」

江老大不想跟兩個老漢朝面，在兩個老漢走過時，用手揉着鼻子，將臉面遮去大半。

扭頭看到兩個老漢走出老遠，許承恩剛想轉回頭說話，看到前面的郭啟慶跟江老大的那個同伴已走到自己那家內店的後門前，恐防店內的伙計聽到猪叫聲走出來，只好閉上嘴巴繼續往前走。

果然有兩個伙計從店內走出來，看到郭啟慶兩人站在門前管束着那些猪，其中一人急忙將半開着的後門全打開來，好讓郭啟慶跟那個「賣主」將猪趕進去，另一個則向郭啟慶跟走來的許承恩道：「慶哥，老闆，買了猪回來啊。」伸手拍打一下身前的一隻猪。「老闆，這批猪好肥壯啊。」

郭啟慶道：「阿生，快幫忙將猪趕進去。」

那個伙計答應了一聲，口裏發出呼喝聲，雙手揚動，幫忙將猪趕進去。

在郭啟慶三人趕猪進去時，許承恩乘機低聲跟江老大說：「江老大，你到底幹不幹？」

江老大摸摸下巴。「怎會不幹，咱們死傷了十多個弟兄，所得的有多少？這口氣怎吞得下，說甚麼也要撈回個夠本還有賺！」

許承恩不耐煩地道：「你到底想怎樣？」

江老大忽然一拍許承恩臂膀。「進去再說吧。」

原來，郭啟慶三人經已將猪全部趕進去，江、許兩人若再站着說話，未免礙眼，所以，江老大才那樣說。

許承恩心裏極想知道江老大有甚麼打算，只好忍耐着，往店裏走去。

在二樓的賬房內，江老大還未坐下來，許承恩已心急地道：「江老大，說說你的主意。」

江老大的屁股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呼口氣，才道：「我沒有別的主意，還是你想出來的第一個主意：擄人勒贖金！」

許承恩睜大眼。「上一次溫天寶去迎親，所以有機會，如今他又不外出，那有機會向他下手？」

江老大成竹在胸地道：「姓溫的小子在鎭內，一樣可以將他擄走！」

許承恩道：「很危險的呀，未必可以成功。」

江老大道：「只要你們在鎭內接應我們，擔保不會失手。」

「萬一失手，我豈不是脫不了身？」許承恩道：「我不幹。」

江老大嘿嘿一笑。「許老闆，你跟我經已騎上虎背，同坐一條船，你怎能不幹？再說，你不是想搞垮溫家麼？你將他全家燒死，雖然可以將溫家連根拔起，但別忘了，溫家還有其他的親屬可以接掌溫家的財產，換句話說，搞垮了這個溫，便宜了那個溫，姓溫的始終有人繼承。可是，咱們却一點好處也得不到，枉作小人！若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就不同了，若能夠將溫天寶或溫祖光綁架，要溫家付出大筆

贖金，那不但咱們得到好處，溫家也元氣大傷，那時候，咱們才將溫家連根拔起，嘿嘿，縱使溫家的親屬得以繼承溫家的一切，已經大不如前，那時候你就有本領趁勢而上，壓在溫家頭上。」

一頓，歇口氣，才接道：「你想一下吧，我說的話是否有道理？」

許承恩早已在心裏認同江老大的說法，但仍然沉吟了一會，才道：「江老大，是我一時火遮眼，一心只想搞垮溫家，才沒有想到那麼多。」

「你同意我說的話了？」江老大咧嘴笑看着許承恩。

許承恩在心裏罵一聲：「別得意，說到動腦筋，你騎馬也追不上我！」口裡却說道：「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停一下，神色凝重地道：「江老大，別忘了那個姓蕭的傢伙，有他在，我怕不能成事，反而……」

江老大擺一下手，截斷許承恩的話。「許老闆，關於那個姓蕭的，我早已想好一個連消帶打的辦法，將他一併解決！」伸掌往下作了一個斬的手勢。

「別賣關子了，說出來聽聽。」許承恩又在心裏罵江老大一句粗話。

江老大可神氣了。「許老闆，咱們若是成功地將溫天寶或溫祖光擄走，到時，指定要姓蕭的送贖金，收了贖金之後，便將姓蕭的及溫天寶或溫祖光，這個主意妙不妙？」

許承恩聽着，在心裏暗罵自己一句：這麼容易想到的事情，我怎麼想不到，竟讓這粗人在我面前神氣！口裏說道：「妙！妙絕了，一舉兩得，太好了！」

「許老闆，既然你贊成，那就依計而行了！」江老大說道：「至於如何行事，咱們再詳細商議一下。」

許承恩點點頭。「事不宜遲，最好盡快進行。」

江老大道：「那就要看你的了，你要時刻派人監視溫家父子的行動，一有下手的消息，馬上通知我們。」

許承恩道：「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將買豬的錢算給我，幹甚麼便要像甚麼啊，是不是？」

許承恩連連點頭，心裏却罵道：「說得好聽，那點錢也要收！」拉開抽屜，拿出一疊大洋，依照說好的價錢，付給江老大。

江老大拿了錢，在手上輕輕拋動着，發出一陣悅耳的嘩郞聲，起身往賬房外走去。「許老闆，多謝啊。」

許承恩起身相送。「老鄉，下個墟期若趕豬來賣，記着趕來我這裏，多少全買下！」

兩人說話的聲音很大，故意讓下面的伙計聽到，以免引人懷疑。

兩人走下樓，江老大招呼那個同伴離去，許承恩跟郭啟慶將兩人一直送出後門，看着江老大兩人走出後巷，才走回店內。

「啟慶，跟我來。」許承恩邊向樓上走去，邊對妻舅說。

郭啟慶跟着許承恩走上樓上賬房內，立刻急急問：「姐夫，談妥了？」

許承恩點點頭。「啟慶，從明日開始，看着溫天寶，看他平日多數往那些地方走動。」

「姐夫，到底你跟江老大打的是甚麼主意？」郭啟慶問。「不是變了卦吧？」

許承恩點點頭。「不要問那麼多，照我的話去做，事成之後，少不了你的好處。」

郭啟慶咧嘴一笑。「姐夫，我現在就想得點好處。俗語有話：朝廷不養餓兵。盲公算命，也是相金先付，格外留神啊！」

許承恩一張臉頓時沉下來。「啟慶，兩三日前，我才給了你三十個大洋，這麼快又向我要錢？」

郭啟慶涎着臉道：「姐夫，我也不想的啊，誰叫我手風不順啊！給點錢救救急吧。」

許承恩「哼」了一聲，心裏惱火得很，眞想賞他兩個大巴掌，但想到正在用人之際，鬧翻了，終是對己不利，只好按下心中怒火，氣咻咻地道：「啟慶，你不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了，三十多歲的人，老婆孩子也有了，還不好好做人！本不想數說你的，實在忍不住，若還死性不改，遲早會害死你自己。」說畢，拿出十五個大洋用力放在妻舅的手心上。「拿回去，省點用，別再賭了。要不，我不會再給你錢。」

郭啟慶揑着那十五個大洋，囁嚅道：「姐夫，我還敢再賭？欠下高老三的錢還未給他……姐夫，不是我……再給我十五個大洋好麼？我一共欠了高老三二十五個大洋，其實三十個大洋還不夠，三日之內，連本帶利，我要還他三十五個大洋……」

「別說了。」許承恩聽得眼中冒火，恨不得一脚將妻舅踢落樓下。「你以爲我是甚麼？開銀樓錢莊的？要多少給多少，就算是你老子，也未必有求必應！」

「姐夫，再幫我這一次吧。」郭啟慶苦着臉道：「我倒霉，你也不會好過的啊！」

最後那句話，任是誰也聽得出，隱含威脅。

許承恩因爲憤怒，全身抖顫了

一下，半晌，才用力吸口氣，壓抑着不讓自己發作。「好，我給你，記着，下不為例。」

郭啟慶喜不自勝，連聲道：「多謝姐夫，多謝姐夫幫忙，我一輩子都會記着你。」

許承恩邊從抽屜內拿出大洋，邊在心裏恨恨地道：「我可不想一輩子跟你這種人做親戚！時不時伸手向我要錢，就算有金山銀山，也填不滿你這個無底洞。」

——他對妻舅已動了殺機。

郭啟慶自然看不透姐夫心裏想甚麼。此刻，他眼中只有錢——許承恩從抽屜內拿出來的大洋。看着姐夫再從抽屜內拿出二十五個大洋，馬上伸手去拿。

許承恩伸手按住妻舅的手。「拿了錢，別去賭，記着辦正經事！要不，別怪我不念郎舅之情！」

郭啟慶看到姐夫的眼中兇光閃射，心裏一寒，慌忙道：「姐夫，我還了錢給高老三，今後一定不賭，辦正經事。」

許承恩這才放開手。「拿了錢快走！見到你我便有氣。」

郭啟慶急忙三抓兩把，將桌上的大洋放入衣袋。「姐夫，我走了。」

許承恩哼了一聲，算是回應。

郭啟慶眨眨眼，立刻走出賬房，下樓離去。

待妻舅走下樓後，許承恩重重地一拳擊在桌面上。

善長遭擄　一石二鳥

江老大跟四個弟兄在郭啟慶的帶領下，摸黑溜入許家。

許大基早已在後門等着，馬上帶江老大五人到一間堆放雜物的房子內。

郭啟慶並沒有進去，將江老大五人交給外甥後，便溜回家睡覺。

許大基安置好江老大五人後，亦返回房中——不是睡覺，而是跟早已在房中等着的父親見面。

坐在兒子房中等着的許承恩一見兒子進來，馬上問：「來了？」

許大基點了點頭，關上房門。

「沒有被人看見？」許承恩不放心地問。

許大基搖搖頭。「平安無事。」

許承恩站起來。「我回房去，你睡吧。」

許大基嗯了一聲，拉開房門，待父親走出去後，將房門關上，上床睡覺。

翌日天未亮，江老大五人便在許大基的帶領下，走出後門與剛到的郭啟慶會合。

許大基對江老大五人說一聲：「祝大家順利。」揚揚手，溜回家。

郭啟慶帶着江老大五人，往溫家摸去。

來到溫家後門，郭啟慶悄悄對江老大說了幾句話，便急急離去。

江老大五人在後門前傾聽了一會，其中一人從身上摸出一把尖刀，插入門縫中，手法熟練地撬門。

江老大在看着，其他三人則留意着兩邊的情形——是否有人出現。

很快，後門的木栓便被撬開來，江老大輕輕將後門推開一綫，往內張望。

裏面靜悄悄的，黑暗中只能夠依稀見到一些物象，江老大再將門推開一點，探頭往內看，這一次看得比較清楚了，門內是一個後院，種了不少花樹，也放置了一些雜物。

後院內一個人也沒有，江老大立刻閃身進去，其餘四人跟着閃進去、最後的一個順手將門掩上。

三個人在後院內飛快地察看了一遍，確實沒有人，馬上向裏面的院門竄去。

通往裏面的通道口並沒有裝上門，江老大五人在通道口張望了一會，一點聲息也沒有。這一次江老大不用帶頭往裏竄去，向一個弟兄揮揮手，待那個弟兄竄入去後，他才跟着。

五人依照許承恩的介紹（許承恩曾對江老大五人詳細解說溫家大宅內的房屋佈局。因他曾在溫家走動過很多次，每一個地方他都看過，因此，對溫家的情形可說瞭如指掌）摸到毗隣後院的一處居處前，立刻分散開來，隱匿在黑暗中。

這個時候，天色將亮，仍很黑暗。

大約過了一柱香光景，沉寂的房屋內終於有了响動。未幾，有一個人自其中一個房內走出來。

伏在暗處的江老大及其弟兄頓時緊張地睜大眼，盯着那個自房內走出來的人。

從那個人的身形及走路的姿態看來，那人的年紀該是個四五十歲的人。

那人走到房屋前面的天井中，站住，擺出一副吐納的架式，垂下眼瞼，但頭却是向上仰起，開始呼吸吐納起來。

江老大五人在黑暗中看着，待那人呼吸吐納了一會，漸入忘我之境界，才悄沒聲地自隱身處竄出來，向那個人掩過去。

那個在練氣功的人似乎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對於江老大五人的行動，毫無察覺。

江老大跟兩個弟兄躡足掩到那人的背後，立刻直起身，江老大手起掌落，劈在那人的後頸側上，同時間，另一人已一手掩住那人的嘴

巴，第三人一手抱住那人的身子。

三個人的動作配合得恰到好處，江老大於那人身子一軟的刹那，再在那人的天靈上擊了一掌。

掩着那人嘴巴的，與抱着那人身子的，兩個人立刻一頭一尾，將那個經已被擊昏過去的人抬起來，飛快地向守在屋角後把風的兩個同伴跑去。

江老大押後，身上的槍已抽出來，只要房屋內有人走出來——發現他們，他便毫不猶豫地開槍射擊。

抬着那人的兩個人跑到牆角後，放下那人，江老大定眼往那人臉上一瞧，點點頭，另一個早已從身上取出一個痲包袋，立刻張開袋子，那兩個原先抬着那人的弟兄馬上將那人抬起，拿着痲包袋的往那人的頭上一套，三個人將那人裝入袋子內，跟着，兩個人抬起那個袋子，放在第五個——也是身形最粗壯的那個弟兄的肩上，江老大一揮手，當先向來路奔去。

其他三人護着肩上扛着那個袋子的弟兄，跟在江老大身後。

五人無驚無險地奔竄回後院那個後門前，江老大將門拉開，赫然見到一個人站在門外，大驚之下，手起槍落，砸在那人的頭上，那人悶哼一聲，跌倒下去。

江老大定定神，鼻端忽地嗅到臭味，張望一下，看到左旁門墻下放着一擔糞桶，怪不得嗅到臭味。

糞桶，還有那個被擊昏過去的人，江老大頓時明白，被擊倒的人是一個倒糞的——每天都到溫家倒糞的人。

這麼說，溫家在這個時候必會有人來開門讓倒糞的人進去。一念及此，江老大忙疾聲道：「快走！」搶出門外，一把抓起那個倒糞的，扛在肩上，急步向左邊跑去。

後面的四個弟兄跟着搶出門口，一個弟兄搶上去，幫着江老大扛着那個倒糞的，好讓江老大跑得快一點。

五個人扛着兩個人才轉入溫家後牆轉角後，江老大立刻將倒糞的推在地上，罵了一句粗話，一輛板車已從斜對面的一個巷口內推出來，江老大一揮手，當先向那輛板車走去。

推板車的是兩個人。立即迎上，扛着袋子的弟兄在另一個弟兄的幫忙下，將袋子卸下來，放在板車上，其他的人急忙將原本放在車上的幾個裝滿了不知甚麼東西的袋子，堆在那個袋子上面，然後推着車往前快走。

仍然是那兩個人推車。

江老大五人分散開來，在後面跟着。

當車子轉入一條橫街後，溫家有人走到後門，欲打開後門，看看倒糞的人是否來了。

那個下人每天都負責起來開門讓倒糞的進去倒糞。

那個下人看到後門虛掩着，心頭一跳，急忙拉開後門，探頭往外張望一眼，看到一擔糞桶擺放在左邊牆下，一顆心才定下來，嘴裏嘀咕一句：「原來有人比我早起來，開門讓阿田（倒糞的）進來。嚇死我了！我以為有賊撬門進去偷竊！」打個呵欠，那下人縮回身子，將門掩上，往裏走去——去找倒糞的阿田。

他當然找不到阿田。

待到有路過的人發現阿田倒在轉角處的牆下，溫家的人才知道，阿田出了事。

跟着，溫家的人亦發覺，溫祖光失了踪。

溫家上下人等全都着了慌，四下找尋溫祖光。

可是，找遍了全座宅子的每一個角落，也找不到溫祖光。

溫天寶還存着萬一的希望——父親可能去了松竹居飲早茶，便親自去松竹居找父親。

——每天早上，溫祖光都會去松竹居飲早茶，與飲了幾十年茶的老鄉親談天說地，那是一種樂趣。只不過，平日，溫祖光不會那麼早去飲茶。不過，甚麼事情總會有例外的。

溫天寶趕到松竹居，找不到父親——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急急趕回家，聽了倒糞阿田的話後，一顆心直往下沉，心知父親必定出了事。

阿田將被擊倒前看到的事情說出來。

——門打開，他以為是每天早上開門讓他進去倒糞的阿祿，怎知道出現在門內的人一下子將他砸暈過去，在被砸中之前的刹那，他看到門內站着幾個人，其中一人的肩上扛着一個袋子，之後，他甚麼也不知道了。

溫妻早已聽阿田說過，再聽兒子說在松竹居找不到溫祖光，心知不妙，驚叫道：「天寶，你阿爸一定被賊人擄走了，怎麼辦？怎麼辦啊？」

溫天寶一時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護院頭兒賴榮道：「太太，少爺，我帶人去鎮上各處搜尋，快派一個人到隊上去告急，要隊上派人趕去鎮外各個路口守着，嚴查出鎮的人，並派人在鎮上各處搜尋老爺的下落。」

說完，他馬上帶着四個護院自後門走出去，循着倒糞阿田被發現的那個地方——後牆轉角處——搜尋下去。

溫天寶亦吩咐一個人趕去隊上報告。

溫家上下全都驚動了，蕭原自然不可能沒有被驚動，不過，他是最遲被驚動的一個。

因爲，照顧他的那個僕婦奉了溫天寶之命，不要將事情的眞相告知蕭原。故此，起初他自僕婦的口中聽聞倒糞的阿田被人擊暈，並沒有怎樣放在心上，後來看到僕婦李嫂的臉色有異，憑他的經驗，猜到事情並不如李嫂所說的那樣簡單，於是一再詢問李嫂發生了甚麼事，李嫂忍不住將實情說出來。

聽說溫祖光失了踪，蕭原頓感事態嚴重，那裏躺得住，顧不得傷口，不聽李嫂的勸阻，下床往房外走，去找溫天寶。

——經過幾日的休養，加上溫家的悉心照顧，蕭原胸上的傷口雖然未痊癒，經已能夠起來走動，但不能太過劇烈，要不，那就會牽動傷口。

見到溫天寶母子，蕭原急急問：「天寶兄弟，令尊失了踪？」

溫天寶一見蕭原，如遇救星，一手握住簫原，如遇救星，急聲道：「蕭大哥，我阿爸不見了，蕭大哥，請你幫我找回阿爸！」情急之下，他忘了蕭原身上帶傷，不宜行動。

溫妻也哭道：「蕭恩公，請你無論如何，幫忙找尋老爺！」

蕭原雖然心裏震驚，表面上却沒有流露出一絲半點。「天寶兄弟、溫太太，鎭定點，別驚慌失措，天寶兄弟，將你阿爸失踪的經過，說一次給我聽。」

天寶吸口氣，定了定心神，綜合各人所說的——主要是阿田所說的，一五一十說給蕭原聽。

蕭原聽完天寶的話後，沉思了一會，才說道：「天寶兄弟、溫太太，溫翁確是給人擄走了。不過，你們不用太過驚慌擔心，溫翁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擄走溫翁的人，不外要錢，若是隊上的人找不到溫翁的下落，相信很快便會有他的消息。」

頓一下，接口道：「我這就出外去走走，找尋一下。」起身往外走。

溫天寶陡地想起蕭原身上的傷勢未痊癒，急忙一手拉住蕭原。「蕭大哥，你身上的傷還未痊癒，蘇醫師說，你還不宜勞動。」

蕭原道：「天寶兄弟，別聽蘇醫生那樣說，我好了很多了，在床上躺得多，連骨頭也發軟，正好鬆動一下筋骨，別替我擔心，不會有事的。」

溫妻插口道：「蕭恩公，我跟天寶一點主意也沒有，聽老爺跟天寶說：「你對付土匪最拿手，你還是不要出去找尋了，留在這裏幫我母子拿主意。何況，你的傷還未好，萬一傷口再弄傷，那就麻煩了。」

蕭原聽溫太太母子那麼說，再看看他母子兩人一副惶恐不安的樣子，便不再堅持，留下來等待事情有何發展再作決定。

溫太太母子於等待中，極之焦急不安，不時站起去，又坐下來。溫太太更是口中喃喃自語，大概在祈求神佛庇佑丈夫平安無事歸來。

蕭原心裏也很焦急，盼望只是虛驚一場，溫祖光並不是眞的被人擄走。

坐了一會，還未有人回來告知是否找尋到溫祖光的消息，蕭原坐不下去了，決定到溫祖光夫婦的居處去看一下，看看有什麼發現。

溫天寶不敢走開，叫那個發覺倒糞的阿田失了踪的下人阿祿帶蕭原到父母親的居處去瞧瞧。

蕭原在溫祖光夫婦的居處內看了一遍，便有所發現。

在天井的花樹下及牆角下，他發現了一些脚印。

從那些脚印的大小分析，蕭原猜測擄走溫祖光的人數在三人以上。而且，溫祖光是在天井內被擄走的。

對於匪賊居然能夠潛入溫家，摸到溫祖光夫婦的居處外，並沒有驚動任何人——連在寢室內的溫太也沒有被驚動，蕭原暗暗心驚——那伙匪賊眞夠膽大包天，行事的手法亦異常小心謹愼。他認爲那伙匪徒並不是一般的匪徒，恐怕不易對付。

他更加心驚的是：從匪徒能夠很順利摸入溫家，並知道溫祖光在那個時候——天將亮之前——在房外的天井中練氣功，向他下手將他擄走，顯然這些人對溫家的情形及溫祖光的起居習慣很熟悉，因此，他懷疑那伙匪徒有內應。

——莫非溫家內有人參與不成？

他將這個疑問藏在心底，沒有馬上告訴溫太太母子，只將他的猜測——有三個以上的匪徒，是從天井中將溫祖光擄走的發現，告訴溫太太母子。

溫太太母子聽了蕭原的話後，震驚不已，想到那伙匪徒若是存心一併將她擄走，豈不是亦不能倖免？不禁直冒冷汗。

溫天寶抹抹手心的汗水，驚道：「蕭大哥，賊人如此猖狂，我家豈不是很不安全？」

蕭原安慰天寶。「天寶兄弟，話不是這麼說，你家在沒有防備之下，而賊人又有心摸入你家，那當然防不勝防了。只要從今後起小心門戶，加强防備，那賊人就不會那

麼容易摸進來了。」

「賊人居然摸入天井擄走老爺，眞是膽大包天，目中無人，想想也叫人心驚。」溫太太心有餘悸道。「蕭恩公，賊人竟然知道我夫婦睡在那裏……會不會……家裏有人跟賊人……內外勾結？賊人若沒有人指引，怎會知道我夫婦睡在那裏？」

蕭原料不到溫太太雖然是一個見識不多的婦人，思想却這麼靈敏，大出他意料之外。既然溫太太已想到這一點，他想不說也不成。「溫太太，妳懷疑得有道理，我剛才在妳夫婦居處前的天井中有所發現後，亦是那麼想。」

溫天寶雖然結了婚，畢竟還是個大孩子，沒有多少經驗，聽母親跟蕭原那麼說，吃驚道：「阿媽，妳說家裏可能有人串通賊人？」

溫太太點點頭。「天寶，賊人若不是有人指引，怎會這麼清楚知道我跟你阿爸睡在那裏，那裏也不摸去，竟趁你阿爸在練功時，將你阿爸擄走了，一定要叫隊上好好查一查。」

溫天寶憤怒地道：「阿媽，古語說人心肉造的，我們家對待所有的人都那麼好，居然還有人昧着良心出賣我們家，眞叫人不敢相信。」

溫太太道：「在我們家做工的人，最長的足足做了二十多年，最短的也有四、五年，看不出那一個不老實，我們對他們又那麼好，我不相信有那一會個昧着良心出賣我們家的。」

蕭原聽着溫太太母子的說話，恐防母子兩人越說越認眞，插口說道：「溫太太、天寶兄弟，那不過是猜測之言，作不得實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只可在心裏存疑，切忌宣之於口。一來，那會自亂陣脚，令到人心不安；二來，若是眞的，會打草驚蛇。因此，這件事還是暫且放在心裏，若暗中查出一些蛛絲馬跡，再切實追查也不遲。」

溫太太首先贊成。「蕭恩公所言有理。天寶，暫時不要說出去，知道嗎？」

溫太太雖是個婦道人家，原來幼時曾讀過五六年私塾，甚有知識，是個明理的人。

溫天寶也覺得蕭原所言甚是，答應一聲：「阿媽，我知道。」

午前，終於有人回報。

回報的人是護院王錦。「太太、少爺，咱們找遍了老爺常去的地方，都找不到老爺，查問了不少人，都說沒有見過老爺在什麼地方出現過。他們仍然在鎭上到處找尋，爲怕你們擔心焦急，叫我先回來告知你們。」

溫太太與天寶乍見王錦回來，以爲有什麼好消息，聽王錦那麼說，不禁大失所望。「王錦，隊上的人也在找嗎？」溫太太問。

王錦吐口氣，說道：「隊上的人全出動了，不但派人守住所有出鎭的通路，還派人四處搜尋老爺的下落，如今鎭上的人全知道老爺失了踪。」

王錦並沒有誇大，整個鄉鎭的人都知道溫祖光失踪這回事，溫家一下子來了很多人。

那些人都是來証實聽到的消息，並安慰溫太太母子的。

來人中，有溫家的至親族人，也有鄉鎭上的父老及頭面人物，亦少不了鄉鎭長與自衞隊長程超。

那位鄉鎭長是溫祖光的族兄，名叫溫潤元。

溫家的客廳一下子坐滿了人。

蕭原眼見那麼多人，自己是個外人，不好再坐下去，便走出客廳，欲到後院去走走，那知才走出客廳，便看到許承恩匆匆向客廳走來，只好跟許承恩打個招呼。

許承恩也看到蕭原，急不及待問：「蕭先生，祖光兄眞的失了踪？」

蕭原發夢也想不到，眼前的許承恩，就是與溫祖光失踪之事有關連的主要人物，眼見他如此關心溫祖光，忙說道：「許先生，溫翁確實失了踪，初步所知，溫翁是在家裏被賊人擄走的。」

許承恩心裏暗喜不已——蕭原的話足証江老大五人已得手，臉上却裝出驚急惶恐的樣子。「太叫人吃驚了！賊人好猖狂啊！居然膽大包天，入屋擄走祖光兄，難道沒有一個人發覺？」

蕭原道：「要是有人發覺，溫翁也不會被賊人擄走了。」

許承恩用力拍一下額頭。「看我驚慌失措得糊塗了，這麼簡單的……道理也想不到。賊人能夠從屋內神不知鬼不覺地擄走祖光兄，想想，也叫人心寒自危，怎知道什麼時候那些賊人也會向我下手？太可怕了！」

「許先生，那你又不用那麼擔心害怕，發生了這件事，鬧得鎭上滿城風雨，隊上的人還不加强巡邏！我猜，那些賊人不敢再向別的人下手的了。」

「蕭先生，你這麼說，我安心了一點。」許承恩忽然道：「你的傷好了嗎？」

蕭原忙道：「謝謝許先生的關心，我身上的傷快好了。」

許承恩打聽到蕭原的傷勢情形後，無心再跟蕭原說下去。「蕭先生，我急着想見見祖光嫂跟天寶，不跟你說了，失陪。」向蕭原擺一下手，往客廳走去。

來看望溫太太母子的至親、父

老、親朋戚友一衆人等，知道溫祖光確確實實失了踪，被賊人擄走後，莫不大驚失色，起了一陣騷動，隨後紛紛安慰溫太太母子兩人。

對於親戚朋友等人的安慰，溫太太母子連聲多謝。之後，衆人議論紛紛，作出各種推測。

許承恩也熱烈起勁地議論猜測，聽着別人議論紛紛，心裏暗笑不已。

＊　＊　＊

隊上的人跟護院賴榮他們找遍了整個鄉鎮，也找不到溫祖光。

不過，隊上的人仍然把守在鄉鎮的各個出入口，嚴防有人將溫祖光運出鎮外。

至此，所有的人都認爲，溫祖光是被賊人擄走了。

溫太太母子接連聽到回報，沒有一個是好消息，都說找不到溫祖光，本來心裏還存着的一絲希望——冀望搜尋的人找到溫祖光——至此希望也破滅了。

溫太太擔心得哭起來。

溫天寶擔心之餘，一點主意也沒有。

蕭原看到溫太太母子兩人那種擔心悲傷的樣子，替他倆感到難過。「溫太太、天寶兄弟，別太擔心，溫翁不會有事的。賊人將他擄走，目的是錢，所以，不會對他怎樣，溫翁一定會活着回來的。」

溫天寶聽了蕭原的話，心裏定了些，對母親說道：「媽，別哭啦，阿爸經已出了事，若你再因擔憂傷心而病倒，家裏怎麼辦？」

溫太太拭淚道：「天寶，你已經成家立室，表示你已經長大成人了，你阿爸不在，你是溫家的長子，也是唯一的男丁，有什麼事，你也應該幫着拿主意啊！」

三伯公（溫祖光的堂伯，也是溫姓一族的長老）也道：「天寶，你阿媽說得對，你是個男人，就要有男人氣概，遇事要有主見，知道嗎？」

天寶對三伯公恭敬地道：「三伯公，天寶知道。」

三伯公畢竟是個活了幾十年的人，見識廣，拿得起放得下。「五嫂，妳也不用太過擔憂，正如蕭先生所說的，賊人擄走祖光，不過爲了錢，祖光不會有危險的。如今，我們還是靜觀其變，相信不出兩日，便會有賊人的消息。」

＊　＊　＊

三伯公的話果然應驗。

兩日後，江老大派人偷偷送了一封信給溫家。

溫家接到賊人的信後，馬上將三伯公、蕭原、程超、溫啓泰等人請來，將賊人送來的信交給他們看。

其實，那封信上面只寫了幾行字，可說一目瞭然。

三伯公第一個看那封信，看完後，禁不住失聲叫道：「赫！要一萬大洋贖金才肯放回祖光？獅子開大口！」

鄉鎮長溫啓泰吃驚道：「三伯公，你沒有看錯吧？一萬大洋？」

三伯公將手上的信遞給溫啓泰。「我雖老，但一雙眼還未花，你看吧。」

溫啓泰接過信紙，看了一遍，咋舌道：「一萬大洋！那裏來的這麼多錢？」將手上的信遞給程超。

溫太太含淚道：「只要祖光平安回來，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

溫天寶也道：「一定要救回阿爸。」

溫啓泰道：「可是，單憑這封信，怎知五哥是生是死？若有人假冒那些綁匪勒索，豈不是既救不了五哥回來，又損失了一大筆錢？」

蕭原道：「溫先生，這一點你大可放心，若看不到溫翁，大可不交贖金啊。」

程超看完那封信，向蕭原說道：「蕭先生，信上指明要你交贖金。」將信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信，看了一遍，上面果然寫着要他帶贖金去贖回溫祖光，不許其他人代替。

看完那封信，蕭原已猜到那伙綁匪極可能是截劫迎親隊伍不遂，後又伏擊他的那伙匪徒。「既然綁匪指定要我去贖回溫翁，在情在理，我也應該去。」

溫天寶道：「蕭大哥，你身上的傷……不適宜走動，改派另一個人去吧。」

蕭原道：「信上指明要我去，若改派別人去，只怕綁匪不跟我們交易。」

「但是，你的傷……」溫天寶不放心地道。

蕭原道：「綁匪在信上說，三日後才去贖人，有三日時間休養，我的傷相信到時已痊癒得七七八八，不礙事的，不用替我擔心。」

溫太太道：「那些綁匪爲何一定要蕭先生帶贖金去贖回祖光？他們怎會知道蕭先生在我家？還知道他的姓名？」

程超道：「五嬸（認識她的人都那樣稱呼她——輩份比她低的人），若我沒有猜錯，綁了祖光叔的人應該是伏擊蕭先生的那伙匪徒，也就是天寶去迎親回來的路上截劫他們的匪徒，所以，他們不但知道蕭先生住在妳家，也知道他的姓名。」

頓一下，又道：「我猜，鎮上一定有那伙匪徒的眼線，要不，不會對鎮上的情形，特別是你家，知道得那樣清楚。」

蕭原聽了程超的話，不但認同

他的說法，也佩服他的分析判斷。

溫太太驚道：「那豈不是我們的一舉一動，也落在他們的眼內了？」

程超道：「五嬸，那還用說。不過，不用大驚小怪，讓他們知道我們一切都依照他們的話去做，他們知道就快拿到錢，一定不會難爲祖光叔的。」

溫天寶天眞地道：「只要查出那伙土匪在鎮上的眼線，將他們抓起來，不就可以查出那伙綁匪藏在那裏？一舉將他們抓起來，救回父親。」

溫啓泰開口道：「天寶，他們安排在鎮上的眼線那麼容易被查出來的話，你阿爸就不會那樣容易被他們擄走，再說，萬一打草驚蛇，人找不到，他們一怒之下，對你阿爸不客氣，那時……」下面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要說甚麼。

溫天寶馬上閉上嘴巴。

溫太太道：「天寶，這個時候，最緊要先救回你阿爸，其他的，待你阿爸平安回來後再說，千萬不要節外生枝。」

程超道：「五嬸，我也是這麼想。」頓一下，接又道：「蕭先生，綁匪指定你帶贖金去贖回祖光叔，只怕那伙匪徒會對你不利。」

蕭原正想說話，三伯公已說道：「阿超說的大有可能……」

溫太太道：「若祖光被贖回來，蕭先生却……有甚麼三長兩短，那眞是罪過……我們可不可以請求那伙綁匪另換一個人？」

蕭原道：「溫太太，別替我擔心，我會保護自己的！他們既然指定要我去，怎會答應換人？就這樣決定吧。」

話聲剛落，一個下人帶着許承恩走進來，溫太太跟在座各人與許承恩招呼過後，許承恩道：「五嫂，我來，是想問一下，可有祖光兄的消息？」

一頓，接又道：「自從祖光兄失了踪，我一直很擔心祖光兄的安危，所以，忍不住來看看。」

溫太太道：「綁匪已送了一封信來，要我家拿一萬大洋贖回祖光……」

許承恩脫口失聲道：「一萬大洋？那伙綁匪好大的胃口！你家雖然拿得出，但一時之間……」

溫太太道：「就算傾家蕩產，也要贖回祖光。」

接又道：「恩叔，我家雖然付得出那筆錢，但一時之間，恐怕很難籌到那麼多錢……可否幫忙……」

許承恩心裏樂得哈哈大笑，口裏說道：「五嫂，我來，也是想問妳，有甚麼可以幫忙的，妳放心，只要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忙。」

「謝謝。」溫太太感激地向許承恩起身致謝。

許承恩慨然道：「鄉里鄉親的，俗語有說：人不親土親。祖光兄有事，我應該幫忙的。五嫂，別客氣啊。」

天寶道：「恩叔，我家仍然很感激你的幫忙。」

三伯公道：「三天不是很長的時間，五嫂，你跟天寶要抓緊時間籌借贖金啊。」

溫太太道：「三伯公，姪媳曉得了。」

溫啓泰道：「五嫂，妳不說，我也會幫忙籌借。」

許承恩道：「派誰帶贖金去贖回祖光兄？」

天寶道：「綁匪在信上指定，要蕭大哥送贖金。」

許承恩看着蕭原。「蕭先生身上的傷……」

蕭原道：「多謝許先生關心，不會礙事的。」

許承恩讚道：「有蕭先生帶贖金去贖回祖光兄，以蕭先生的本領，一定勝任有餘。」

程超道：「恩叔，綁匪指定要蕭先生去，擺明了要對付他！他身上的傷還未好，你還說勝任有餘？我們都替他擔心呢。」

許承恩吃驚道：「我怎麼想不到這一點！既然綁匪擺明了要對付蕭先生，那可以改派別人去啊？」

天寶無奈地道：「綁匪既然指定要蕭大哥去，若改派別人，只怕綁匪不放人，唉！眞是左右爲難。」

蕭原道：「既然知道綁匪要對付我，我自會小心，放心吧，我應付得了的。」

許承恩在心裏冷笑，好自負，這一次管教你有去無回，口裏說道：「可以派人陪蕭先生一起去，保護蕭先生。」

程超道：「信上指明只准他一個人去，派人跟着去，綁匪一定會不交易的，那不是白費工夫？」

蕭原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說下去，「各位放心吧，我保證會帶溫翁回來。」

許承恩道：「蕭先生太危險了，阿超，可否暗中派人保護蕭先生？」

蕭原道：「千萬別派人暗中保護我，萬一被綁匪發現，反而不妙，綁匪於惱怒之下，不但取消交易，說不定，還會爲難溫翁！」

一頓，又道：「就這麼說定了，我有點累，先回房休息一下，幾位，失陪了。」起身向各人點點頭，走出客廳，返回房間。

＊　＊　＊

三日的時間確實很快便過去。

這一日，是綁匪指定要蕭原帶贖金去贖回溫祖光的日子。

在三日之內，要籌借一萬大洋，確實不容易，雖然溫家的財產超過那個數目，但大部份都是不動產——房屋田地，因此，只好以房屋田地的契據作抵押，向鎮上有能力借貸的人借押。

其中，溫家以一批房屋及田地契據，向許承恩押借了一千五百大洋。

那批契據的價值却在一千五百大洋之上，起碼值二千大洋。

許承恩笑在心裏，表面上却裝出慷慨大方的樣子，一再說不要溫家抵押，溫太太對許承恩的慷慨，大表感激，却婉拒他的好意。

許承恩拿着溫家作爲抵押的那批契據，樂得心花怒放，笑不攏嘴。

溫太太除了用房地產作抵押向人借了六千多大洋外，餘數以一部份金飾珠寶及現金作數，那已經是溫家拿得出的財物金錢，總算湊足了一萬大洋。

一萬大洋大約要用幾個痲袋才能裝起來，蕭原一個人也帶不了，所以，除了金飾珠寶之外，其餘的都兌換成大洋票子，方便蕭原攜帶。

吃過早飯後，蕭原便準備起行。

溫家內擠滿了來送行的人。能夠坐在客廳內的，當然是鎮上的頭面人物及溫家的至親近戚，他們一方面來送行，另方面等待溫祖光回來。

許承恩也是座上客之一。

看到蕭原經已帶備贖金準備去贖回溫祖光，許承恩心裏樂得心花怒放。

溫太太跟兒子天寶還有三伯公、溫啓泰、程超等人跟蕭原殷殷話別——不外是請他凡事小心，在意提防之類的話，衆人直送蕭原出門外，再由天寶跟賴榮、王錦，還有程超的相陪下，往鎮口外面走去。

來到鎮口，天寶忍不住緊緊握住蕭原的雙手，激動地道：「蕭大哥，我不知怎樣感激你……我不知說甚麼才能表白我心裏的感激。蕭大哥，你不但要贖回我阿爸，你也要活着回來，跟我阿爸一起回來。我們等着你跟阿爸一起回來。」

蕭原亦握住天寶的手。「天寶，你放心，我一定會跟你阿爸一起回來的！」

程超跟賴榮、王錦逐一對蕭原說一聲：「小心。」握握蕭原的手。

蕭原向天寶四人揮揮手。「請回吧，別擔心，溫翁一定會平安回來。」轉身大步走出鎮外，沒有回頭。

天寶站立一直到看不見蕭原的影子，仍不肯回去，程超跟賴榮王錦一再勸說之下，他方肯返回家。

轉身回走之前，他由衷地道：「蕭大哥眞是個俠義的人，他跟我家一點關連也沒有，明知有危險，仍然冒險去贖回我阿爸……我家不知怎樣才能夠報答他。」

賴榮佩服地道：「像蕭先生這種人，才稱得上是英雄好漢，一身是膽，滿腔俠義。」

程超道：「跟他一比，我很慚愧。」

＊　＊　＊

午前，許承恩抓個空，溜回家裏盡情大笑。

——在溫家，他憋得太厲害了，幾乎要爆炸。

將心裏的狂喜瀉了出來後，他感到渾身舒暢，想到將會分到手的五千大洋，溫家從此一蹶不振，他將取代溫家的地位，樂得他手舞足蹈。

看到兒子跟妻舅一起回來，他笑容滿面地道：「大基，啓慶，去那裏回來啊？」

大基忿憤地道：「阿爸，我跟舅父去鎮上走走，聽聽鎮上的人怎麼說，他媽的，鎮上大多數的人都保佑溫祖光平安回來，眞氣人！」

「大基，幹麼生那些閒氣，嘿嘿，多少人保佑姓溫的，他也不能活着回來，哈哈……從今以後，我們許家才是鎮上的第一家，可以將溫家壓在下面，吐氣揚眉了。」許承恩說到開心處，忍不住笑起來。「以後，人們只會記得我們許家，沒有人再去理會溫家。」

「姐夫，聽說溫家爲了籌借贖金，將十之七八的房地田產抵押給別人，可是眞的？」郭啓慶問。

許承恩點頭道：「千眞萬確，溫家單是抵押給我的房產地，便值二千大洋左右，而我只需借給溫家千五大洋，單是這一筆，便賺了五百大洋，想想，也叫人心花怒放。」忍不住又大笑。

郭啓慶吞口口水，「姐夫，還有那筆贖金，跟江老大他們對分，二一添作五，五千大洋，就算用痲袋裝，也要幾個痲袋啊！」仿彿五千大洋就已堆放在他跟前，眼裏發出光來。

看到妻舅那貪婪興奮的樣子，許承恩後悔自己得意忘形，在妻舅面前說了實話，將來，只怕……妻舅會向自己不斷需索，那可是個無底洞，也是一條禍根，他忽然後悔讓妻舅參與這件事。

他却不去想想，若沒有妻舅的穿針引綫，他根本搭不上江老大那伙人。

「阿爸，這一次我們可說一舉三得。既佔了溫家的便宜又發了一

大筆橫財，還將溫祖光幹掉，將溫家搞垮！亦將姓蕭的幹掉。嘿！嘿！應該說是一舉四得，太妙了！」

許承恩聽兒子那麼說，暫時將心裏的煩惱抛開，哈哈笑道：「可笑姓蕭的還不知死期已到，以爲自己是打不死的，竟帶了那筆款去送死！看到他那個慷慨赴死的樣子，我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

郭啟慶跟着笑了一會，忽然涎臉道：「姐夫，我家裏又沒錢買米了，可否預先分一點給我？」

許承恩的笑容立時收斂，換上不豫之色。「錢還未分到手，你却要我先分一點給你？啟慶，那有這樣的道理？」

郭啟慶撇撇嘴，道：「姐夫，我又不是向你白要，是向你先預分一點。那筆錢你遲早都會得到的，先墊一點出來也不成？算我向你借吧，分到錢，你可以在我那一份錢扣除啊！」

許承恩生氣地道：「啟慶，不到十日之內，你已先後向我要了七十個大洋。哼！你以爲我是金山銀礦？要多少便掘多少？老實對你說，我已將所有的錢借給溫家，三五個大洋還可以拿出來，再多，拿不出！」一張臉很難看。

郭啟慶呆了一呆——想不到姐夫會在這個時候一口拒絕他，隨即氣往上衝。「姐夫，我不過向你借，預先分一點，並不是向你要，何必一口拒絕？」

許承恩也來了氣。「啟慶，你每次向我伸手，有那一次不給你的？現在我確實沒有多少現錢呀！」

郭啟慶冷笑道：「爛船也有三斤釘，不借就不借，何需那樣說！」

一頓，氣憤憤地道：「你不借，我不信找不到人借給我！」一甩手，轉身往外走。

許大基忙追出去，一把拉住郭啟慶。「舅父，大家自己人，何必鬧得不歡而散。我阿爸沒有騙你，確實沒有多少現錢在手。當然，並不是說連十個八個大洋也拿不出。你也知道，做生意要現錢週轉的啊。阿爸手上的錢確實很緊，他才會不借給你。既然你借錢是要買柴米油鹽，就算手頭多緊，多少也借給你，吃飯要緊啊。」

許大基雖然年紀不大，只不過二十出頭，但却很懂人情世故，而且善於心計、看風駛舵，是一個笑面虎。

「阿爸，舅父家既然沒錢買米，咱們總不能看着他一家餓肚子啊，多少借點錢給舅父吧。」許大基拉着舅舅，轉頭對父親說。

在兒子跟妻舅說話時，許承恩已後悔不該跟妻舅弄得那樣僵，說到底，對自己沒有好處，當下吞下那口氣，從衣袋內拿出一張大洋票子，遞給兒子。「我身上剛好有一張昨天才收回來的大洋票子，十八個大洋，叫他先拿去救急吧。」

許大基接過票子，放入舅舅的衣袋中。「舅父，快回去買油鹽柴米吧。」

郭啟慶本來想借五十個大洋的，雖然到手的跟心中想要的少了一大截，眼見不可能弄到多一點，只好見好就收。「大基，還是你有人情味，顧念我這個舅父。」說完，頭也不回，走出許家。

看着妻舅走出廳外，許承恩咬牙怒道：「要不是念在郎舅之親份上，我會讓你予求予取！人心不足蛇吞象！大基，你這個舅父眞不是東西！日後他仍然會經常向我們伸手，就算我家有金山銀山，也塡不滿他那個無底洞啊！」

許大基眨眨眼：「阿爸，到時看情形再作打算吧。」

許承恩心裏已生出一絲殺機，點點頭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這個人沒得救的了。」

跟着又氣恨恨地道：「今日本來一腔高興的，被你舅舅那麼一鬧，甚麼心情也沒有了。」

許大基道：「阿爸，別將舅父那件事放在心上，吃過午飯後，再到溫家去瞧瞧。」

許承恩吐口氣，道：「嗯，希望午飯後到溫家聽到好消息。」

＊　＊　＊

蕭原帶着贖金，依照綁匪信上的指示，來到玉龍鎮東北面約十七八里外的漁翁山下。

漁翁山是因其形狀像一個在垂釣的老翁而得名。

漁翁山雖然不很高，但山勢連綿，前面亦是一片山丘，山上林木葱鬱，是一個躲匿出沒的好地方。

綁匪選擇這個地方交易，對他們極之有利。

蕭原是騎馬來的。

那是溫家因他傷勢未癒，若步行，恐他支持不來，所以，讓他騎馬代步。

其實，蕭原經過三天的療養後，傷勢已痊癒得七七八八，加上溫家的悉心照顧，體力亦復元得七七八八，而他一向身體强壯，走十來二十里路，在他來說，應該支持得來。

在一棵老松樹下停下來，蕭原翻身下馬，往前面那片草樹叢生的丘地望去，等待綁匪的出現。

足足等了有一頓飯工夫，綁匪仍未出現。

蕭原開始有點不耐煩了，張望了一會，張口大聲叫道：「出來啊，再不出來，我馬上回去。」叫聲在曠野特別傳揚得闊遠。

蕭原這一招果然湊效，叫聲未過，在左前方約三十多丈外的一片樹叢中，冒出一個人來。「你就是蕭原了？」

蕭原往那人現身之處看去，大聲道：「是呀！我帶了贖金來！讓我見見溫先生！」

「拿出來讓咱們看看。」那人大聲叫。

蕭原從身上拿出一大疊大洋票子，再從馬上取下那袋金飾珠寶，高舉起來。「金飾珠寶加上七千大洋票子，合共一萬大洋有多！」

「口說無憑，我怎知夠不夠數！」那人叫。「咱們要點算過後，才放人。」

蕭原將雙手放下。「我已讓你看過贖金，該讓我看看人了吧？」

「好！讓你看看。」那人手一揮，在距那人約二十多丈的一叢草後，冒起三個人來。

蕭原一眼便看到，被挾在當中的那一個，就是溫祖光！

溫祖光自然也看到蕭原，可惜他嘴巴被布團塞着，叫不出聲來，只能睜大眼望着蕭原。

「溫先生，我來贖你回去。」蕭原向溫祖光大聲叫。

溫祖光只能夠用力點點頭，作爲回應。

溫祖光看上去憔悴多了，頭髮蓬亂，長衫又髒又皺，一向刮得光光滑滑的下巴長滿了成寸長的鬍茬子，蕭原看在眼內，心裏替他感到難過。

「人看過了，可以交贖金了吧？」最先現身的那個人叫道。

那個人原來就是江老大。

「怎麼個交法？」蕭原問。

「將贖金放在樹下，咱們收了錢，點算過數目，便放他走。」

蕭原不同意。「這不公平！萬一你們收了錢，不放人，我奈何不了你們！」

一頓，馬上又道：「你們放人，我將錢放下。我去接人，你們來拿錢，這樣才公平。」

「不行！」江老大一口拒絕。

「一定要依照我們的辦法去做！」

「那拉倒好了！」蕭原道：「待你們想清楚，接受我提出的辦法，再通知溫家進行交易吧！」蕭原說完便去拉馬，作狀往回走。

江老大望着蕭原拉馬要往回路走去，閉着嘴巴不作聲，直到蕭原欲上馬，才張口大叫道：「好吧，就依照你的辦法交易！」

蕭原踏在馬鐙上的一隻脚應聲放下來，轉身走回樹下。「你們派一個人將溫先生帶出來，在距我這裏大約跟你們與我的距離相等的地方站住。帶溫先生走出來的人不準帶武器，然後，咱們數三下，你們的人走回去，同時派一個人來拿錢，我則去接溫先生。雙方不准跑，只准步行！怎麼樣？」

江老大嘴裏咒罵一聲，答道：「好吧！就依你的主意去辦！」

蕭原在樹下站着，等待江老大那面的人將溫祖光帶出來。

江老大扭頭向挾着溫祖光的兩個人叫道：「張泉，趙雲！你兩個一個帶溫祖光走出去，一個准備去拿錢！」

那兩個傢伙居然一個叫張泉，另一個叫趙雲，蕭原猜測必是假名，免得被他知道他們的眞正姓名。

那兩個傢伙——張泉趙雲答應一聲，其中一人將手上的槍交給另一個，然後高舉雙手，以示手上沒有槍，再放下雙手掀起衣服，好讓蕭原看到他身上沒有帶着武器，跟着再抬起雙脚，捲起褲管，表示腿上也沒有藏着武器。

蕭原待那人(也不知那一個是張泉那一個是趙雲)先後放下雙脚後，高聲向江老大道：「請帶溫先生出來。」

江老大向那個讓蕭原看過身上沒有帶武器的弟兄揮揮手，那個人馬上推着雙手被反綁的溫祖光往左前方走出去。

蕭原這一刻可說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全神留意着附近的動靜。

那人推着溫祖光走出來，在跟自己那方面的人約相等距離的地方站下來，舉手向江老大揮揮手。

江老大馬上道：「開始數數。」

蕭原舉起手，跟着向下一揮，口裏高叫：「開始！」同時跟江老大數數。

「一——二——三！」

「三」字出口，蕭原立刻牽馬向溫祖光走去。

站在溫祖光身後的那個人亦往回走。

那個留在原地的人則同時向那棵松樹快步走去。

江老大緊抿着嘴唇，雙眼眨也不眨地看着。

蕭原也很緊張——他知道對方肯定還有花樣對付他，要不，他們也不會指定要他來。

在走向溫祖光的時候，蕭原經已將右手摸在槍把上，隨時準備拔槍應變。

他順利地走到溫祖光站着的地方。

那個走到樹下的人比他快一步走到樹下，拿起地上的珠寶金飾及壓在下面的那疊大洋票子。

蕭原才走到溫祖光身前，立刻伸手拔出他口裏的布團。跟着二話不說，將溫祖光抱上馬背，自己亦向馬鞍跳上，可是，他却跳不上馬鞍，因爲，就在那霎間，槍聲驀然響起！

那匹馬應槍慘嘶一聲，跳動一

下，跌倒下去。

另一道槍火貼着蕭原的身旁射過，差點便被射中。

蕭原於槍聲乍響，馬匹倒下的利那，立刻撲向溫祖光，於倒下的馬匹正壓在溫祖光的雙腿的霎間，一把將他拉離馬背，倒在地上，接一翻身，將溫祖光壓在自己身下。

就在他將溫祖光拉離馬背的利那，徒覺左肩一陣灼痛，他知道被槍火擦傷了皮肉，忍着痛，沒有哼出聲來。飛快地將身上匣子槍拔出來，向着左邊响起槍聲的地方連開三槍。

那邊的槍聲立刻沉下來。

可是，另外兩面的槍聲却連珠响起，聽槍聲，蕭原估計那兩面起碼有六個人向他射擊。

眼下的情勢對他極之不利。因爲，除了來路那面之外，其余三面——左中右——都有對方的人匿伏着向他開槍射擊，呈半月形將他跟溫祖光圍堵起來。他與溫祖光只能靠地上約不到一尺高的草叢作遮掩，除此之外，全無掩護。

溫祖光於跌落地上之後，嚇得幾乎暈過去，活了大半輩子，幾曾經歷過如此兇險的場面，聽着那砰砰的槍聲，還有攝人心魄的槍彈掠空激射發出的銳嘯聲，他只會趴在地上索索發抖，不敢動一下。

蕭原手上的槍向那兩面作扇形的掃射，匣子彈壓得那兩面的匪徒槍聲稍遏，他馬上飛快地用尖刀挑開溫祖光手上的繩索，同時疾聲道：「溫翁，快爬到馬頭下躲着，不要露出身子，我掩護你！」話說剛完，他向左中右三面一口氣掃光剩下的半匣子彈。

溫祖光全身發軟，使不出氣力往馬頭那邊爬去，身子動了一動，爬出不到半尺，機會便稍縱即逝，被槍火一下子壓下去的匪徒馬上又猛烈地向蕭、溫兩人射擊。

溫祖光眼見失去一個機會，悔恨得在心裏痛罵自己沒用。

蕭原却沒有怪溫祖光膽怯脫力，邊換上一匣子彈，邊安慰他：「溫翁，別心慌，鎭定點，你試試用力吸氣，不要想那麼多，你就不會驚怕的了。」

溫祖光依照蕭原的話用力吸氣，果然有效，連吸十多口氣後，心裏覺得踏實了很多，沒有像先前那樣驚怕心虛了，氣力也恢復過來。

就這片刻之間，三面的匪徒邊猛烈地開槍射擊，邊往蕭、溫兩人趴着的地方掩逼前來，橫飛擊射的槍火壓得蕭、溫兩人幾乎抬不起頭來。

看來，匪徒誓要置兩人於死地！

蕭原趴在地上用心窺視着，他發覺三面一共有九個匪徒向他兩人射擊，而且越逼越近。

以一敵九，就算蕭原槍法再厲害，也應付不了。蕭原心裏很焦急，若是只有他一人，說不定還可以突圍逃脫，多了一個被槍聲嚇得膽破心驚、手脚發軟的溫祖光，又不能扔下他——他決不會那樣做，那就沒有甚麼希望能夠脫險了。

趴伏在地上，蕭原一直隱忍着不開槍還擊，他要讓那些匪徒貪功急進，只要他們稍一現身，他便有機可乘。

果然不出他所料，左面及後面有兩個匪徒眼見蕭原被壓得抬不起頭來，不由貪功急進，從地上竄起身來往前竄，蕭原眼明手快，覷得眞切，飛快地向那兩個匪徒開槍射擊。

兩個匪徒應槍慘叫倒下。

三面的匪徒掩近之勢頓時窒停下來。

蕭原呼口氣，靜觀其變。

匪徒只是窒一窒，馬上便向蕭原趴着的地方又再猛烈射擊。這一次匪徒改變了策略，三面各有一人在同伴猛烈的槍火掩護下，貼地往前疾爬，交織的槍火貼着蕭原的頭上射過，有幾顆槍彈就射在他身前不到半尺的兩旁地上，卜卜作响。

蕭原被壓得連頭也抬不起，只好聽聲開槍射擊，那自然沒有甚麼準頭，當然無法遏阻匪徒的進逼。

情勢越來越危急。

溫祖光趴在蕭原身後地上，也發覺情勢險惡，向蕭原急促地說道：「蕭恩公，你跑得了快跑，你不必理我，我不想你因爲我，陪我死在這裏！」

蕭原道：「溫翁，別擔心，我們不會死在這裏的，你別輕舉莽動！」

溫祖光發急道：「我不能要你陪我死呀！」

蕭原冷靜地道：「溫翁，我就算想撇下你，也不能夠逃脫，你也看到，跑得了嗎？他們存心不讓我們活着回去！」

溫祖光呆了一呆，突然扯着嗓門叫嚷：「你們爲何不守信用？收了錢，不讓我們活着回去！」

溫祖光這一叫，江老大那伙匪徒居然暫停射擊。「溫祖光，我們本來就沒有打算讓你活着回去！」答話的是江老大。「所以，你要死，至於那個姓蕭的，他太多管閒事了！他不但壞了咱們的事，還打死打傷了咱們近十個弟兄，就連老子也挨了他一槍，這個仇怎能不報？上次殺不死他，今次，他非死不可！」

聽江老大那麼說，蕭原終於証實了自己的猜測——伏擊自己及綁走溫祖光的人，果然是同一伙匪徒。

「收錢放人，那是……一向以來的規例。」溫祖光想打動匪徒，放他跟蕭原離開。「你們這樣做，不但壞了規矩……只怕以後沒有人再相信你們……不再跟你們交易……就是你們那同……行的，也會反對你們的所爲……」

「住口！」江老大大叫一聲。「咱們既然幹得出，天打雷劈也不怕！」

「你們這樣做，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蕭原於匪徒答話時暗中叫溫祖光爬向馬頸後面。

江老大沒有答應，似是默認了蕭原的猜測。

蕭原忽然間發覺對方也在偷偷向前爬，其中一人距離他趴着的地方僅幾丈遠。

他立刻向那個匪徒開槍射擊。可是，射不中，却換來了匪徒猛烈的槍火。

那三個一直偷偷向前爬的匪徒乘機快速地向前爬竄。

蕭原由於被槍火壓制，所以未能抬頭覷準了才開槍射擊，雖然能夠阻遏一下匪徒的進逼，但未能完全阻遏。因此，他跟溫祖光的處境越來越危急。

這樣下去，他跟溫祖光遲早會死在匪徒的槍下或是落在對方的手上。

蕭原眼見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須要來個破斧沉舟。轉頭看到溫祖光還未爬到馬頸後，他不能夠再等了，是生是死，他也要冒險一搏。

他掃出一輪槍火後，暫時壓下對方的槍火，即時從地上竄起來，口裏大叫：「溫翁，我替你擋着那些匪徒，你快跑！」不顧一切地邊開槍射擊，邊向前撲去。

可是，他才竄起來往前撲去，便已身中三槍，慘叫一聲，重重地跌下去。

才跳起身的溫祖光看到蕭原中槍倒下，一動不動，不由呆了呆，隨即大叫一聲：「蕭先生……」返身撲向地上的蕭原。

「砰」一聲，一顆槍彈射在溫祖光的腿上，溫祖光頓時痛苦地大叫一聲，跌倒下去。

槍聲也在那時完全停下來。

江老大與手下弟兄先後從地上慢慢爬起身，小心翼翼地向蕭、溫兩人倒下的地方一步步走去。

他們手上的槍全指在地上的蕭原。

他們雖然看到蕭原身中三槍——射中胸腹要害上，仍然不敢大意。因爲，他們都教領過蕭原的厲害。

其實，一個人不要說身上要害處連中三槍，就是中一槍，也必死無疑。江老大他們未免太過小心了。

快要走到蕭原趴臥之處時，江老大清楚地看到蕭原扭歪的半邊臉上，一雙眼睛翻起，眼球突凝，絲毫動靜也沒有。那情形，分明是死了，江老大鬆口氣，他們不自覺將手上的槍垂下來。

對於腿上中一槍，邊痛苦呻吟，邊往前爬——向蕭原處爬去的溫祖光，江老大他們一點也不放在眼內——將他看作一個死人。

「老大，咱們終於解決了姓蕭的！」一個匪徒高興地向江老大說。

另一個匪徒接口道：「一箭三鵰，老大，你的主意果然好絕！」

江老大被讚得哈哈笑起來。

笑聲中，狀若死人的蕭原忽然間活動起來，握槍的手一抬，向距離不到一丈遠的匪徒掃出一輪槍火，跟着左手猛地扔出一物，在那物件擲落那伙匪徒中的刹那，一槍中的，那物事即時發出爆炸聲。

原來，那是蕭原自製的炸彈。

那伙匪徒於冷不防之下，紛紛中槍倒下或是被炸倒，只有三個人倖免，但都受了傷。

那三個人是落後於前面五個匪徒的江老大跟另外兩個匪徒，他們都被炸傷。

這一刹那的變化，看得溫祖光目瞪口呆，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

——一個中槍死去的人，居然忽然間活過來，簡直匪夷所思。

而蕭原居然身中三槍之下，並沒有死去，太不可思議了，莫非他是打不死的？

這個問題，只怕要由蕭原加以說明，才能明白箇中的玄虛了。

蕭原不但活過來，還能夠竄起來撲向受傷倒下的江老大三人。

可是，他才竄起來，馬上中了一記冷槍——腰側中了一槍，悶叫一聲，歪跌下去。

溫祖光看着，驚得大叫一聲：「蕭先生！」撲前去，却無能爲力，因他腿上中了一槍，根本站不起身。

歪跌下去的蕭原在地上滾了一滾，上身一抬，手上的槍連響兩下。

站在遠處(原先現身處)的一個匪徒頓時中槍慘叫倒下。

剛才，就是那傢伙開槍將蕭原射倒的。

而那個傢伙就是到松樹下拿取贖金的匪徒。

他站在原地不動，是因爲江老大吩咐他看守着那筆贖金，所以沒有隨着江老大他們一起向蕭原所在的地方掩逼前來，當他見到蕭原死而復生，眨眼間將江老大等人射倒炸翻，嚇得大驚失色，忙向蕭原開槍射擊，他大概槍法不很準，雖然射中蕭原，却要不了蕭原的命，反被蕭原射中兩槍，一命嗚呼！

被炸傷在地的江老大與兩個弟兄很快便定下神來，立刻向蕭原開槍射擊。

雙方的距離不到二丈。

蕭原一下子斜竄出去，「卜卜」連聲中，他剛才趴着的地上土濺塵飛，起碼有三四顆槍彈射入地上，他若不是及時斜竄開去，肯定會中槍。

身子才撲落地上，蕭原一眼瞥到一個匪徒上身冒起，急忙向那匪徒開了一槍。

那個匪徒慘叫一聲，跌倒下去。

江老大跟另一個匪徒慌忙咬着牙一口氣向蕭原開了五六槍，蕭原被槍逼壓得緊緊趴貼在地上，不敢抬頭，嘯嘯的激響聲從頭上掠過，令人頭皮發痲。

江老大連開數槍後，立刻負痛自地上竄起來，往後急竄。

另外那個匪徒趴在原地，不停向蕭原開槍射擊，掩護江老大。

江老大竄出五六丈後，立刻撲落地上，向蕭原開槍射擊，掩護那個弟兄後撤。

如是者兩人輪流掩護後撤。蕭原雖則覓隙向江老大兩人射擊，但却阻止不了兩人的後撤，轉眼間，江老大兩人已後撤了二十多丈。

江老大兩人退入草樹叢中，向蕭原射擊了七八槍，才藉着草樹的掩蔽，往山上鼠竄而去。

蕭原沒有追，因他受的傷不輕。而且，他自知無法追得上，所以，不如省口氣，何況，他也不能扔下溫祖光，他沒有忘了溫祖光的腿上中了一槍，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還在繼續流着，必須要盡快替他包紮傷口。

看着江老大兩人竄沒於茂密的草樹叢中，蕭原馬上撐起身——痛得他哼了一聲，手脚併用，他急急向溫祖光爬去，爬到他跟前，看到他腿上的傷口流了一灘血，忙問道：「溫翁，你要支持住，我馬上替你敷葯包紮！」邊說，邊從身上拿出隨身帶備的刀傷葯，倒在溫祖光腿上的傷口上，接撕下衣布，將傷口包紮起來。

溫祖光躺在地上，臉青唇白，呻吟連聲。幸好還挺得住，沒有暈過去。「蕭恩公……眞難爲你了……不知該……怎樣感激……你……才是……」

蕭原忍着痛：「溫翁，你躺着歇一歇，不要說話……」

溫祖光吐口大氣，說道：「蕭恩公，快看看你受了多少處傷。你分明中了幾槍，怎會……像沒事一樣？」

蕭原牽唇笑笑。「溫翁，我身上綁了一件自製的防彈衣，是用牛皮，壓實的棉花，還有鐵皮造成的，護住胸腹及背心要害。所以，我身上雖然中了三槍，但却死不了，剛才的情形實在很危急，所以，我只好冒險一試，故意讓他們射中胸前及肚腹要害，總算置諸死地而復生。」

蕭原邊說，邊解開衣衫，讓溫祖光看到他身上細綁的那件——其實是前後兩塊——防彈衣。

溫祖光看到，蕭原身上細綁着的防彈衣上，胸前要害處一共有兩個彈孔，肚腹上則有一個，但都看不到槍彈嵌在其中，他不由擔心地問：「都射……入你身上？」

蕭原咬着牙吸口氣，道：「幸好不是被那伙匪徒在近距離射中，要不，這種自製的防彈衣沒有多大作用。不過有鐵皮、棉衣、牛皮擋一擋，總好過沒有，我身上中的三槍，那三顆子彈有一大半射入我身內，若沒有防彈衣，我早已經死了。」

「蕭恩公，你腰上也受了傷，仍然流血，快讓我替你敷葯包紮止血。」溫祖光用力撐起身讓自己坐起來。

蕭原當然知道自己的腰上中了一鎗——那裏恰好沒有自製的防彈衣遮擋着，幸好子彈只是射入腰側的皮肉內，沒有傷及內臟，傷得不算太重。

溫祖光費了一番功夫，才替蕭原將腰上的傷口，還有肩側的傷口包紮好。

本來，他還想要蕭原將那件自製的防彈衣脫下來，替蕭原看看胸腹上中鎗的情形，蕭原不想在這個地方逗留下去，最主要的是，不解下比解下好，免得傷口流血。所以，他對溫祖光說：「溫翁，我胸腹上中鎗的地方，暫時不礙事。我們還是先返回鎭上，你的傷口要好好治療一下，來，我扶你起來，不，待我去取回那袋贖金，再離開。」

說完話，蕭原便站起來，往那個站在原地，被他擊倒的那個匪徒處走去。

那個匪徒身中兩鎗，經已一命嗚呼，手上仍緊緊地拿着那個袋子，蕭原要扳開他的手，才能夠拿出袋子，打開看看金飾珠寶跟大洋票子全在裏面，將袋口綁起來，蕭原並沒有馬上走，回望溫祖光那裏，向那些倒在地上的匪徒走去，逐個查看，是否有人活着。

他希望找到一個活着的匪徒，那就可以從其口中，查問出他想知道的事情。

可惜，結果令他大失望——倒在地上的匪徒，全都是死人。

蕭原不由苦笑一下，責怪自己的鎗法爲何那樣準。

走回溫祖光坐着的地方，將那

袋贖金交給溫祖光，動手用刀子斬了一根臂粗的枝椏，讓溫祖光拿着當拐杖，蕭原再在另一邊扶着他，兩人慢慢往來路走去。

兩人都走得很艱難痛苦，極之盼望遇上甚麼人，好幫忙一下他們。

走走停停，溫祖光快要支撐不下去了，幸好遇上一個放牛的小童，蕭原給了那小童一個大洋，讓溫祖光騎在牛背上，先返回那小童所在的村子，再央村裡的人找輛馬車，送他們回玉龍鄉。

智鬥詭計　惡人落網

蕭原跟溫祖光活着回來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整個鄉鎮。溫家的門前及宅子內，擠滿了來探問及看熱鬧的鄉民。

能夠進入溫家的，當然是跟溫家有關係——至親好友，以及有頭面的人。

不過，能夠看到蕭原跟溫祖光的人，只有幾個。

那幾個人是溫太太、溫天寶，三伯公、溫啟泰跟自衛隊長程超，還有正在替兩人療傷的蘇國艮醫師。

看到溫祖光雖然受了傷，但却能夠活着回來，溫太太與兒子溫天寶當然好開心。

對於蕭原能夠活着回來，逃過匪徒的毒手，在內廳看着的幾個人都驚喜不已，他們看到蘇國艮醫師替蕭原解下那件自製的防彈衣，蕭原胸腹要害上的皮肉嵌着三顆鎗彈，還有肩側及腰側的傷，他們都看得目瞪口呆，手心冒汗，都替蕭原慶幸不已。

原來，嵌入蕭原胸腹要害皮肉內的鎗彈，其中有兩顆幾乎完全陷進去，若是開鎗的人距離近一點，那兩顆鎗彈肯定會完全射入他體內，肯定活不了。

蕭原那件自製的防彈衣，救了他一命。

那件防彈衣從蕭原的身上解下來的時候，程超他們都看到了，防彈衣的最外層是一塊用痲袋布包着的鐵皮，中間那一層是壓實了的棉衣，最裏——也是貼衣那一層，是牛皮，就是用這三種材料自製成的防彈衣，救了蕭原一命，也救了溫祖光一命。

他們從蕭原身上的傷勢，不難想像當時情形之兇險危急，亦深深佩服蕭原的膽量及身手，佩服他竟想出自製防彈衣這個救命的主意來。

看着蘇國艮醫師用鑷子及刀子替蕭原從皮肉內取出那三顆鎗彈，溫太太他們看得心驚膽顫，頭皮發麻。

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血淋淋的療傷手術。

溫祖光於治理了腿上的傷口後，便昏睡過去。

眾人本來想向溫祖光詢問脫險的經過，看他昏睡過去，只好作罷。等待蘇國艮替蕭原治理過傷口後，再問他，可是，蘇國艮醫師却說，蕭原也需要好好休息，因為他的舊傷未愈，又受多了處新傷，身體極疲弱，休息對他很重要。

溫太太三伯公等人只好退出內廳，讓兩人好好休息。

本來，溫太太想留下來照顧丈夫的，蘇國艮醫師說不必，因為溫祖光的傷勢已穩定下來，不會有甚麼事，就算溫太太留在內廳，只是坐着，倒不如到外面去，讓溫祖光靜靜地休息一會。

三伯公等人走出客廳，等在客廳的親友紛紛向他們詢問蕭、溫兩人的情形。

在客廳等着的人當中，有一個是許承恩。

許承恩自知道蕭、溫兩人活着回來，整個人有如掉落冰窟那樣，手足冰冷，一顆心直往下沉，但他很快又自己安慰自己：雖然殺不死蕭、溫兩人，只要江老大他們拿到那筆贖金，仍然有機會搞垮溫家，亦可以分到一大筆錢。一顆心又活起來，本來，他想馬上趕回家的——他已沒有心情等待聽蕭、溫兩人療傷後的情形，又怕被其他人說他閒話及惹人注意，因此，他只好硬着頭皮留下來。

聽了溫太太及三伯公等人說了蕭、溫兩人並無大礙後，許承恩循例向溫太太母子安慰了幾句，再留了一會，才離開溫家。

回到家裏，見到兒子跟妻舅在等着他回來，許承恩二話不說，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重重地哼了一聲。

「阿爸，溫祖光跟姓蕭的是死是活？」許大基心急地問。

郭啟慶看着姐夫，等他說話。

許承恩一拳搥在桌面上，咬牙切齒地道：「他媽的！溫祖光跟姓蕭的居然死不了，活着回來，眞氣人！江老大他們不知怎麼搞的，十多個人對付一個蕭原，竟然殺不死他們，我眞懷疑他們是否懂得開鎗殺人！」話落，重重地又拍了一下桌面。

許大基頓足道：「那樣也殺不死溫祖光跟姓蕭的，江老大他們眞叫人失望。阿爸，姓蕭的又沒有三頭六臂，就算再勇猛過人，憑他單槍匹馬，如何應付得了江老大他們？莫非江老大他們手軟？」

許承恩吁口氣：「聽說，姓蕭的自製了一件防彈衣，就因為身上

綁了那件防彈衣，胸腹要害上中了三鎗，仍然死不了，還救了溫祖光脫險。姓蕭的這麼多花樣，看來不容易對付！」

「姐夫，姓蕭的沒有搶回那筆贖金吧？」郭啟慶最關心的是那筆錢，因他昨晚輸了不少錢，總共欠高老三及另外幾個人九十三個大洋，他一定要分到錢還債。

許承恩瞪了郭啟慶一眼，說道：「你心裏只有錢！我不知道姓蕭的是否搶回那筆贖金，你那麼想錢，今晚你趕去問問江老大，若錢在他手上，馬上分錢，叫他們到外地去避一避，你將我們那份錢帶回來，知道嗎？」

郭啟慶想到快有錢到手，一疊聲答應。

許大基道：「但願江老大他們沒有被姓蕭的搶回那筆贖金。」

郭啟慶忙道：「不會的，江老大他們有十多人，錢到了他們手上，又怎會讓姓蕭的搶回去，不會，肯定不會！」

許承恩父子相對看一眼，沒有說話。

＊　＊　＊

溫祖光蕭原於晚飯過後，才先後醒過來。

溫太太母子立刻吩咐下人將燉好多時的人參鷄湯端出來，讓丈夫跟蕭原先喝下，再吃飯。

溫祖光睡了一覺後，精神好了很多，喝過參湯後，臉上漸漸恢復了些血色，胃口也很好，吃了兩碗飯。

蕭原雖然全身上下受了多處傷，幸好舊傷已快痊癒，新的傷傷勢不重，加上身體壯，所以，精神比溫祖光還要好，他吃三碗飯。

吃過飯後，一杯茶還未喝完，自衛隊長跟溫啟泰聯袂來到，探望兩人是否醒過來，看到兩人精神很好，程超兩人都替溫、蕭兩人高興。

溫太太問兩人吃過晚飯沒有，程超兩人都說吃過了，溫太太又吩咐下人給兩人倒了一杯茶，請兩人喝茶。

程超兩人不是來喝茶的，他們只想知道蕭原如何贖回溫祖光及遭遇的經過。喝過一口茶後，程超馬上問道：「祖光叔，蕭先生傷口還痛不痛？好多了嗎？」

溫祖光不由自主伸手摸摸腿上包紮的地方，說道：「不大痛了，比回來時好多了。蕭恩公身上受了那麼多傷，眞難為他挺得住……」

蕭原笑笑道：「溫翁，你不用替我擔心。受傷，在我來說是家常便飯，因此，算不了一回事，身上那幾處傷，還不能叫我死！」

「祖光，蕭先生，看到你兩個精神不錯，沒有甚麼事，眞替你兩個高興。」溫啟泰的神態輕鬆起來。

蕭原道：「這一次我跟溫翁能夠有命回來，都是多得神佛保佑，也多謝大家的關心。」

溫天寶敬佩地道：「蕭大哥，我阿爸醒過來對我跟阿媽說的第一句話是，這次若不是得蕭大哥你捨命相救，我阿爸不可能活着回來……」

溫祖光滿懷感激地看着蕭原。「蕭恩公，你先後救了我父子一命，眞是我溫家的大恩人！」

蕭原正想說話，程超已忍不住說道：「祖光叔，蕭先生，可否說說當時經過的情形？」

溫祖光馬上說道：「阿超，說起來眞是驚險危急萬分，我活了大半輩子，頭一次遭遇到如此驚心動魄的場面，畢生難忘！」越說，溫祖光越加興奮。「單是那些鎗聲，經已嚇死人，我當時嚇得雙腿發軟，全身一點氣力也沒有，趴在地上，怎麼樣也爬不動一分一寸，要不是蕭恩公捨命相救，撲起來讓匪徒射中身體，詐死倒下……」將當時的情形繪形繪聲，描述了一遍，說到蕭原忽然「活」過來，突然發難，將那些匪徒一下子射殺炸翻，更是興奮得眉飛色舞，描述得活靈活現，聽得程超溫啟泰及溫太太母子魄為之奪，心為之顫，有如身歷其境那樣。

蕭原料不到溫祖光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溫祖光語聲一停，他馬上說道：「你們別聽溫翁將我說得那麼神勇厲害……」

溫祖光忙道：「蕭恩公，別太自謙了，我說的全是實情，一點也沒有誇大。」

程超四人都相信溫祖光沒有誇大，溫天寶充滿欽敬地道：「蕭大哥，你捨命冒險救了我阿爸，我不知有多感激！要不是你，我阿爸不可能活着回來，你是我家的大恩人！」

蕭原搖頭道：「其實，我當時那樣做，有一半是為了救我自己，若不是那樣做我自己也會活不了，匪徒不但想殺死溫翁，也想殺死我，所以，為己為人，我必需冒險，孤注一擲！」

程超動容道：「蕭先生，我眞佩服你的膽量，試想一下，你當時雖然身上綑綁着那件自製的防彈衣，却不擔保那些匪徒一定只向你身上開鎗，萬一他們向你的腦袋開鎗，那豈不是……想想當時的情形，眞替你揑一把汗。」

蕭原笑道：「程隊長，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但為了救回溫翁，只好博一博。」

郭啟泰道：「蕭先生，也幸虧你想出這個別人想不到的死裏求生

辦法，才能夠活着救回祖光。你過人的膽量及俠義所為，眞叫人欽佩得五體投地。」

一頓，溫啟泰又道：「因為，你根本可以不答應冒險去贖回祖光的啊，事關你明知匪徒會對付你，你還是去了，那並不是很多人都有那份膽量與俠義之心的。」

程超豎起大拇指，讚道：「蕭先生，了不起，就憑你一個人，不但救回祖光叔，還解決了那伙土匪，跟你相比，我跟隊上的弟兄都及不上你萬分之一。」

蕭原忙道：「程隊長，你過獎我了，我被你讚得臉上發燒了。今次能夠救回溫翁，全賴溫翁平日行善積福，暗中得神靈保佑，我跟溫翁才能夠平安回來，這一次雖然殺了大部份的匪徒，可惜仍有兩個匪徒逃脫，相信其中一人是匪首，一定要將那兩人緝拿法辦！」

程超道：「蕭先生，你放心，這件事包在我們身上！」

溫啟泰道：「阿超，匪徒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一點綫索也沒有，只怕不容易查出匪徒是些甚麼人，躲在那裏……」

蕭原道：「可以從那些死了的匪徒身上去查。」

程超道：「我正是這樣想。」

溫祖光忽然道：「從匪徒的說話中，我懷疑匪徒之要殺死我，是有人不想我活着回來，極可能有人指使匪徒那樣做的！」

蕭原連連點頭。「不是可能，我認為肯定有人要匪徒那樣做，至於是甚麼人，我懷疑是鎮上某一個人。」

溫啓泰吃驚地道：「蕭先生，鎮上的人誰會希望祖光死？祖光在鄉鎮上做事不遺餘力，德澤鄉梓，誰不對他敬愛有加，我敢說他沒有一個仇家，像祖光這樣的大善人，我不相信有人要……殺他。」

蕭原道：「溫先生，那是事實，並不是我危言聳聽，可惜那些中槍的匪徒全死了，要不，準能夠從這些人的口裏，查問出是誰想溫翁不能活着回去。」

程超頷首道：「泰叔，我相信祖光叔跟蕭先生說的話。你想想，土匪綁票，從來是收錢放人，除了撕票例外，幾曾見過土匪在收了贖金後，還要殺死肉參的？正所謂行有行規，土匪也有他們的規矩，要不，那還有人拿錢去贖回肉參？土匪也不會無緣無故壞了自己的規矩，是不是？所以，我認為祖光叔跟蕭先生所說的，極有可能。」

「老爺，你從沒有開罪過人，亦沒有跟人結怨，甚麼人要置你於死地？」溫太太又驚又怕地道。

溫祖光苦笑一聲：「我要是知道，早已叫阿超去捉人了。」

溫天寶道：「阿爸，從今以後，你在外面要小心啊，害你的人眼見一計不成，必會再施毒計的。」

溫啓泰道：「想來想去，我也想不出有甚麼人要害你啊，祖光。」

溫太太擔心地道：「泰叔，俗語有云，知人口面不知心。笑裏藏刀的人最可怕啊！」

蕭原道：「程隊長，請你暗中派人在鎮上查一查，看看最近這段日子，有甚麼人的行徑值得懷疑的，然後加以留意，說不定能查出是那一個欲置溫翁於死地。」

程超點點頭。「我明天馬上派人暗中查一查。」頓一下，又道：「我還會派人去將那些匪徒的屍體抬回來，後日便是墟期，四鄉八村的人都會來趕墟，看看可有甚麼人認識那些死了的匪徒。說不定，有人認出那些匪徒的身份，那就可以查出他們的來歷。」

蕭原道：「程隊長，這個主意不錯。」

又談了一會，程超跟溫啓泰見時候已不早，便告辭離去，好讓溫祖光跟蕭原早點休息。

＊　＊　＊

晚飯前，郭啓慶急匆匆地來到許家，氣急敗壞地對許承恩父子說：「找不到江老大，連老馬以及幾個養傷的都不在那個地方，姐夫，江老大他們會不會眼見情勢不妙，拿了一萬大洋，遠走高飛，快活逍遙去？」

想到自己本來可以分到一千大洋的，如今却見財化水，再想到欠下別人上百大洋的賭債，郭啓慶又急又恨，要是江老大就在跟前，他準會一把揪起江老大，要他將所有的錢都拿出來。

許大基吃驚道：「舅舅，找不到他們，不是開玩笑吧？你不是說他們很可靠的嗎？怎會這樣做？」

許承恩揑着拳頭道：「大基，未弄清楚之前，不要胡猜亂想，啓慶，除了那個地方外，江老大他們還有其他藏身的地方嗎？」

郭啓慶搖頭道：「不大清楚，只知道那個地方可以找到他們！」

一頓，恨恨地道：「若江老大他們挾款遠颺，就算追到天脚底，也要找到他們！取回我們那一份錢。」

許大基擔心地道：「阿爸，若江老大他們挾款潛逃，我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偷雞不到反蝕把米？」

許承恩來回踱了一會，才能按捺下如麻的心緒。「要知道江老大他們是否挾款潛逃，相信不出兩日，便知分曉。若這兩日之內，溫家不來贖回抵押的地房產契據，那就表示江老大們挾款潛逃了，反之，當然不是了。」

「姐夫，要是……江老大他們沒有挾款潛逃，那……我還能夠分到應得的那份錢嗎？」郭啓慶猶豫了一會，才囁嚅地說。

許承恩頓時睜大雙眼，厲視着妻舅，「啓慶，贖金沒有到手，那來的錢可分？你不是想錢想瘋了吧？」

郭啓慶低下頭，口裏喃喃自語，聲音低得只有他自己才聽得到。

許大基也道：「舅舅，你也知道，我阿爸先後拿出三百五十大洋給江老大他們，我們都想分到錢，要不，那筆錢便白花了，你不是想我阿爸再拿錢出來給你吧？」

郭啓慶咬着嘴唇，一會，才抬起頭道：「大基，我沒有那樣想過……贖金沒到手……當然沒得分……」

許承恩恨得牙癢癢地道：「都是那個姓蕭的，不是他，我們的妙計早已得逞，他媽的，恨不得在他身上刺他十五六刀！」

郭啓慶忽然道：「姐夫，大基，我回家去……」

許大基道：「吃了晚飯再回家吧，快吃晚飯了。」

郭啓慶想到了欠下別人的賭債，那有心情留下來吃晚飯，搖頭道：「不吃了，我有點事要回家去看看。」

許承恩沒有留他，冷漠地道：「你既然有事，不留你了，快回家去吧。」

姐夫下了逐客令，郭啓慶只好咬牙切齒(暗中)地離開許家，往家裏走去。

走到半路，突然有兩個人攔在他面前，吃驚地抬頭一看，原來是豬朋狗友大蛇炳與長腰四。

看到兩人攔住去路，郭啓慶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

——兩人是來討債的。

「大蛇炳，長腰四，這麼巧啊，可是贏了錢，請我吃晚飯？」郭啓慶詐傻扮懵。

大蛇炳跟長腰四互相看一眼，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啓慶，我們要是贏了錢，還會在這裏等你回來，早已去飲酒作樂了。嘿嘿，人窮思舊債，我跟長腰四輸個乾乾淨淨，今晚那頓飯還未有着落，所以找你還錢。」大蛇炳瞪大雙眼看着郭啓慶。

郭啓慶苦笑道：「大蛇炳，我身上沒有錢，過兩日有錢，一定還給你。」

長腰四冷冷道：「啓慶，你這麼說，不夠朋友啊！你輸光了，我們借錢給你翻本，如今我們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你多少也要還我一點，一口便說沒錢，太沒義氣了吧？」

郭啓慶被說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幸好在夜色中，不易被看出來。而他身上確實有錢——六個大洋，他想用那六個大洋，待會吃過晚飯後，再去高老三那裏博他一博，想不到遇上大蛇炳兩人，眞倒霉。「長腰四，我不是不夠朋友……我身上確實無錢呀，叫我怎樣還給你？」陪着笑臉，裝出一副可憐相。

「眞的連幾個大洋也沒有？」大蛇炳兩道目光好銳利，在他身上溜掃着，彷彿要看透他的衣服內是否裝着錢。

郭啓慶昧着良心道：「眞的沒有呀，你們也看到，昨晚我輸得乾乾淨淨的，今日想盡辦法，也弄不到錢……」

長腰四突然道：「讓我們搜搜，要是沒有，算我們沒有找過你。」

郭啓慶聽說要搜身，不由一縮身子，着慌地道：「長腰四，不是信不過我吧？要搜我身？未免太過份了……」

長腰四冷笑一聲。「一點也不過份，欠債還錢，天公地道。我們為了弄清楚你是否眞的沒有錢，搜一搜是最好的辦法。」

郭啓慶正想說話，長腰四已向大蛇炳打個眼色，大蛇炳立刻撲前去，一把抱住郭啓慶——亦箍住他的雙手，令他無法閃避，好讓長腰四搜身。

長腰四立刻動手搜身，結果，在郭啓慶的身上搜出六個大洋。在手上抛動一下，發出一陣悅耳的响聲，咧嘴笑道：「啓慶，這不是錢麼？哈哈，身上明明有錢，却說沒錢，太不夠朋友了！」

郭啓慶被大蛇炳箍住身子，掙扎不得，急得口裏嚷道：「那些錢不是我的，是我老婆……」

長腰四笑道：「你老婆的不就是你的？你不夠朋友，我跟大蛇炳不會那樣絕情，將你的錢全部拿走，先還五個大洋，留一個給你回家交差。」將一個大洋放入郭啓慶一個衣袋內，手上的五個放入自己的衣袋中，向大蛇炳一擺頭，向前走去。

大蛇炳立時放開手，一手推開郭啓慶，急走幾步，追上長腰四，嘻笑着往前走。

郭啓慶被推出數步，差點跌倒下去，待他站穩身子，大蛇炳兩人已走遠了，就算追上去，也要不回錢，但又不甘心，站在那裏向大蛇炳兩人的背影破口大罵，以洩心頭之氣。

＊　＊　＊

這日，溫天寶親自到許家，請許承恩帶備日前他家抵押給他的房地產契據到溫家一趟，他父親有話

對他說。

許承恩聽溫天寶那麼說，馬上猜到蕭原可能搶回贖金，不由心頭一沉，心裏雖然老大不願意到溫家去，但又不能不去，只好帶了那些房地產契據，隨天寶一起去溫家。

來到溫家，只見客廳上坐着的，都是當日有份以抵押的方式借錢給溫家的人——都是鎮上有家財的頭面人物，溫祖光帶傷坐在當中，正跟那些人在說話。

在座的人中，有溫啓泰跟三伯公，他倆是當日雙方借押的見証人。

看到許承恩走進來，溫祖光含笑向他打個招呼，其他人亦紛紛跟他招呼。

許承恩只好裝出一張笑臉，跟衆人打招呼，然後在溫天寶的招呼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欠身向溫祖光道：「祖光兄，腿上的傷好點了麼？看到你這麼精神，眞替你高興。」

溫祖光含笑道：「承恩兄，謝謝你的關心。」

祖光看着當日借押的人來齊了，於是咳一聲，待衆人靜下來後，才說道：「各位，祖光當日得各位慷慨借款，祖光才得能籌足贖款……祖光對各位的幫忙，衷心感謝，祖光得已脫險歸來，全賴各位之大力幫忙……今日祖光請各位來，除了多謝各位之外，亦想贖回當日抵押給各位的房地產契據……爲了表示我對各位的謝意，我在贖回契據時，會適當地付利息給各位。」

衆人聽完溫祖光那番話後，紛紛說不用計利息，溫祖光含笑連連搖手道：「各位的好意，祖光感謝萬分……可是，利息一定要計，請各位不要推却。」跟着吩咐早已站在後面的管帳先生逐一贖回抵押出去的房地田產契據。

三伯公與溫啓泰做公証。

許承恩連本帶息拿回那筆借給溫家的錢後，心裏滿不是滋味，勉强坐了一會，假稱有事要辦，告辭離去。

天寶親送他出門。

許承恩回到家裏，兒子大基開口道：「阿爸，溫家請你去有甚麼事？」

許承恩氣忿忿地一屁股坐下來。「還有甚麼事！要我帶了他家抵押給我的契據去他家，贖回那些契據！」一頓，一掌拍在桌面上，咬牙道：「眞氣死人！」

大基道：「阿爸，他們全部贖回了？」

許承恩用力點點頭，「還計算利息，看到他那個高興大方的樣子，恨不得一拳砸爛他那張臉！」

「阿爸，這麼說，他們確是得回那筆贖金了。」

許承恩吁口氣。「擺明了的呀！要不，他那有錢贖回全部抵押出去的房產田地契據！」

一頓，恨恨地道：「眼看到手的那些房地產，一下子從手上溜走了，眞不甘心！」

大基也不甘心地道：「阿爸，咱們這一次可說枉作小人了。一點好處也得不到，還賠了一大筆錢，做了一次蝕本生意。」

許承恩惱恨地道：「別說了，越說，心裏越不是味道！」

「阿爸，如今到這個田地，你還有甚麼打算？」

許承恩沉吟不語。

大基看着父親，正想說話，一眼看到舅舅進來，忙道：「舅舅，有江老大的消息嗎？」

郭啓慶垂頭喪氣地搖搖頭。「聽說溫家搶回那筆贖金，正在贖回抵押出去的房地契據，所以來問問姐夫。姐夫，他們沒有叫你去贖回抵押給你的契據？」

許承恩沒有理睬妻舅。

大基只好道：「舅舅，阿爸剛從溫家回來，溫祖光已贖回那些契據。」

郭啓慶頓時精神一振，猶豫一會，鼓起勇氣道：「姐夫，你要……救救我……高老三說，我若不在今天晚上還錢給他……便到我家拿走所有可以賣錢的東西……」

「又想向我伸手要錢？」許承恩霍地站起來，衝到郭啟慶身前，一副要將他吞下去的樣子。「你他媽的！我不知倒了那輩子的運，跟你做了親戚！你自己說吧，你有那一次不向我要錢的？不怕對你說，看到你，我便頭痛！你可不可以有一次在我面前不說一個錢字的？我前世欠了你麼？今世被你像討債鬼一樣天天伸手要錢！」

郭啟慶被姐夫罵得縮着身子垂下頭，臉上陣紅陣白，只覺面目無光，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心底裏生起一股自尊受損的怒意。

許大基看着父親罵得舅父狗血淋頭，心裏有點不忍，勸道：「阿爸，算了吧，舅父雖然不爭氣，說到底也是自己人。」

那知道許承恩思前想後，越想越氣惱，根本不聽兒子的勸說，怒不可遏地道：「自己人，親戚！我沒有這樣的親戚！滾！我以後不想見到你！」噴出來的唾沫是一直射在郭啟慶的頭頂上。

郭啟慶就算是個泥人，也被罵出性子來，猛地抬起頭怒道：「好哇，你既然是這麼絕情，我今後不會再沾你的光，我橫豎是死，咱們就抱着一齊死吧！」霍地轉身往外走。

許大基着了慌，急忙搶前兩步，一把拉住舅父。「舅舅，阿爸不過一時氣怒攻心，才會口不擇言，別生氣啊！有話慢慢說，我家有甚麼事，你做舅舅的忍心嗎？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呀！」

郭啟慶正在氣頭上，不聽外甥的勸說，甩手道：「放開手，我這個舅舅高攀不起！你既無情，別怪我無義！」

許大基死命拉住舅父，不讓他走，連連向父親使眼色。

許承恩當然聽出妻舅話中的意思，恍如兜頭淋了一盆冷水，心裏的怒火一下子全消散了，隨之而來是一陣後悔——不該向妻舅發那麼大的脾氣，若是鬧翻了，對他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當下吐口大氣，按捺着性子道：「啟慶，我剛才在氣頭上，才會口不擇言，其實，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你知道嗎，剛才我從溫家回來，眼見到手的那批田地房屋拱手交還給溫祖光，贖金又被他搶回去，甚麼好處也得不到，你說，怎不有氣……你就當我剛才亂說一通吧，不要放在心上。」說話時，他心裏已有一個主意。

聽到姐夫向自己認錯，郭啟慶心裏的怒氣消散了一大半，說眞的，若是跟姐夫鬧翻了，對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心意一轉，悻悻然道：「姐夫，我雖然沒出息，也是人啊，也要臉皮啊，有頭髮那個想做禿子！」

許大基好歹勸說得舅父坐下來，然後對父親說道：「阿爸，舅舅既然有急用開口了，就幫幫他吧。」

許承恩這時已心平氣靜下來，看了臉上仍有不豫之色的妻舅一眼，放緩語氣道：「啟慶，你想要多少錢？」

郭啟慶囁嚅着道：「我……欠了……別人很多錢……姐夫，我也是……不得已……才向你開口……」

許承恩心裏已有一個主意，雖然知道郭啟慶要的數目不會是十元八塊，仍然耐着性子道：「說出數目來，若能夠幫忙，我一定幫忙。」

郭啟慶遲疑了一下，鼓起勇氣道：「大約……一百大洋左右。」

許承恩吸口氣，在心裏罵了一句粗語，口裏說道：「一百大洋……無問題。不過，我越想越氣憤！花了那麼多錢及心思，居然搞不垮溫家！算起來，全是那個姓蕭的從中作梗！要不是他，不但已搞垮溫家！那筆贖金亦已到手，你也可以分到一千大洋！」

說到一千大洋的時候，他故意加重語氣，並且停下來，不再說下去，看看郭啟慶有何反應。

郭啟慶馬上有反應，只見他眼露貪婪之光，握着拳頭道：「姓蕭的眞該死！害我沒有了一千大洋！」一付不甘心的樣子。

許承恩看在眼內，心裏暗喜，嘴裏恨恨地道：「啟慶，一千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還了債後，還有幾百大洋，可以買幾十畝田，租給人家耕種，你一家不用幹活，收田租也夠過活了。」

許大基聽着，漸漸猜到了父親的用意。

「姐夫，我恨死了那個蕭的！」郭啟慶恨恨地道。

許承恩裝出痛恨的樣子，說道：「我恨不得剝下他的皮，烹他的肉！」

「姐夫，恨有甚麼用，連江老大他們也奈何不了他，我們能夠拿他怎樣？」郭啟慶洩氣地道。

許承恩偷偷溜了妻舅一眼，咬着牙道：「啟慶，我們雖然沒有槍，只要動動腦筋，仍然有辦法整治他！」

「姐夫，你又想到甚麼辦法？」郭啟慶沒有多大的信心。

許承恩道：「在鎮上不能明着動刀動槍對付姓蕭的，可以使暗手啊！趁他的傷還未好，偷偷放把火燒了溫家，將姓蕭的連同溫家一把火燒成灰燼，那不但出了一口氣，也將溫家連根拔去！」

郭啟慶睜大雙眼，看着姐夫，半晌，才道：「姐夫，你不是要我下手吧？」

許承恩用力點一點頭。「啟慶，你是個夜貓子，此事非你莫屬！我花了那麼多錢，費了多少心機，若不能搞掉溫家，我吞不下那口氣！啟慶，若除去溫家，你姐夫我出頭之後，少不了你的好處……」

「姐夫，這種事我……從未幹過……」郭啟慶連連搖手。「我不敢做。」

許承恩看定了妻舅。「啟慶，你的膽量本來很大，我不會要你白幹的，我答應你，先給你一百五十大洋救急，動手後，再給你三百五十大洋，合共五百大洋，怎麼樣？」

郭啟慶一雙眼睜得老大。「五百大洋？姐夫，你答應給我五百大洋？是眞的？」

許承恩認眞地點點頭。「只要能夠搞掉溫家，五百大洋值得。不搞掉溫家，我不甘心！」

「姐夫，你既然肯拿五百大洋出來，我要是不幹，怎對得起你？」郭啟慶雙眼發光。「就算賠上一條命，我也幹。」

許承恩笑了。「啟慶，你不會有事的，我會叫大基去替你把風，接應你。」

許大基料不到父親要他去冒險

，吃驚地道：「阿爸……」

許承恩不讓兒子說下去。「大基，阿爸叫你跟舅父去幹，當然不會讓你有危險，你放心跟啓慶去吧。」

大基還想說話，許承恩瞪了兒子一眼，同時做了一個不要他說的手勢，然後轉對妻舅道：「啓慶，我先給你一百五十個大洋，讓你拿去還錢，記着今晚便要動手，別去賭，吃過晚飯後，偷偷來我這裏，不要讓別人看到，知道嗎？」

郭啓慶連連點頭：「姐夫，放心吧，今晚，我會將溫家燒成灰燼！」

許承恩嘉許地點點頭，從身上拿出一疊大洋票子，拿了五張票子給妻舅。「你看看，五張票子一共百五大洋。」

郭啓慶接過，逐張看了一遍，總數確是一百五十大洋，馬上摺好，放入褲袋內。「姐夫，將你心裏那個火燒溫家的法子說出來聽聽。」

許承恩點點頭，對兒子說道：「大基，你也過來聽着，免得到時出了岔子！」

大基抿着嘴唇走過去聽父親說。

聽完姐夫的話後，郭啓慶道：「姐夫，今晚你等着看好戲吧！」然後又與許承恩說了一會話，便離開許家，返回家裏。

待舅舅走後，大基立刻對父親說：「阿爸，那種事，你怎麼要我跟舅舅去幹？萬一被人發現，怎辦？」

許承恩嘆口氣。「大基，你以爲阿爸想你去冒險麼？其實，阿爸比你還擔心，但是，除了這個辦法之外，阿爸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本來，阿爸想自己去的，但阿爸年紀這麼大，行動遲緩，恐怕壞了大事，所以，才要你去。若你不願意，阿爸不勉强你，阿爸拚了這條老命，代替你去！」

「阿爸……」大基心裏一陣激動。

許承恩截住兒子的話。「大基，阿爸幹甚麼，還不是爲了你，將來我雙脚一伸，所有的東西都由你繼承，阿爸帶不下去的啊！」

「阿爸，我知道。」許大基激動得鼻子發酸，「我跟舅舅去好了！」

許承恩忽然壓下聲音道：「大基，我叫你去接應你舅舅，並不是眞正的目的！其實，我要你……」下面的話他沒說出來，却做了一個叫兒子大吃一驚的手勢。

「阿爸，你要我……」許大基睜大雙眼，不可置信地看着父親。「他是我舅舅，叫我怎向他下手啊！」

許承恩咬牙切齒道：「大基，不是阿爸心狠手辣，我叫你那樣做，是爲了我們許家，也是爲了你。你也知道你舅舅是個怎樣的人，貪得無厭，他拿住了我們的把柄，將來以此威脅我們，我們敢不給錢他麼？終有一日，我們家裏的錢財會被他搾乾！我老了，沒有多少年命，我不想你將來變成一個窮光蛋，過苦日子，只有這個辦法，才能除去心腹之患，而且，一箭雙鵰。」

許大基默然半晌，才沉重地點點頭。「阿爸，我聽你的話。」

許承恩高興地拍拍兒子的肩頭。「大基，你果然是我的好兒子！」

許大基擔心地道：「阿爸，他們發現舅舅的屍體後，會不會思疑到我們身上？」

許承恩搖搖頭。「放心吧，他雖然是我們的親戚，但他是個怎樣的人，鎮上大多數的人都清楚。何況，一人做事一人當。無論思疑甚麼人，也要講証據的啊！他死了，甚麼也不會說出來，我們矢口否認，他們無法入我們的罪！」

一頓，直視着兒子，沉狠地道：「大基，爲了許家，也爲了你自己，一定不能手軟！要不，許家一定會毁在你舅舅手上！」

許大基咬着嘴唇，半晌，點點頭。

* * *

夜深人靜。

溫家突然間起火。

火頭不止一個，起碼有四五個，而且，才起火，火勢便很猛。

溫家雖然有護院的巡更，不可能同時間發現所有的火頭，被他們發現的，立刻全力撲救，並敲鑼示警，溫家上下頓時全被驚動。待到發現其他幾個地方亦起火燃燒的時候，火勢已很猛烈。

溫家的下人長工慌忙全力撲救。

溫祖光夫婦跟兒子媳婦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聽聞宅中失火，慌忙收拾細軟走避，幸好有兩個一直服侍溫祖光夫婦的僕婦幫忙扶持腿上受傷還未痊癒的溫祖光，要不，溫太太不知如何是好。

蕭原自睡夢中驚醒過來，穿衣走出外面，望到溫宅內火光處處，他並沒有慌亂，首先想到的是，會不會是逃了的兩個匪徒放火報復，乘機對溫家的人下毒手？一念及此，他急忙向內宅跑去。

才跑到客廳前，見到溫家大小驚惶失措地奔跑出來，他忙迎上去，看到溫家大小均無恙，一顆心才放下來。「溫翁，大門前起了火，不能從那裏走出去。」蕭原邊說邊搶上去，幫忙扶持溫祖光。

原來，他從客房那邊跑來客廳這邊的路上，望到大門那裏火光熊

熊，因而斷定大門已起火燃燒起來。

溫祖光並沒有太着重大門亦火燒那回事，上下看了蕭原一眼，說道：「蕭恩公，看到你，總算放下心來。眞擔心你走不出來，我叫天寶去找你的啊，你見不到天寶？」

蕭原搖搖頭。「火一起，我已驚醒過來，馬上跑出房，就往這邊跑，看不到天寶。」

「祖光，天寶跑回來了。」溫太太一直擔心兒子，一直往客房那邊張望，寶妻也是，一眼看到天寶跑回來，頓時鬆口氣。

「阿爸，找不到蕭大哥啊！」天寶語氣焦急地向站在客廳前的家人叫道。

看到兒子平安回來，溫祖光放下心來，向兒子叫道：「天寶，蕭恩公在這裏。」

天寶跑到家人面前，一眼看到蕭原扶持着自己父親，興奮地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蕭大哥，在客房找不到你，擔心死我了！」

蕭原道：「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大家都沒事就好了，快找個出口離開屋子，火勢越來越猛了。」

火勢確是越來越猛，溫家那些護院、下人、長工都忙着救火，不少僕婦亦加入，只有幾個年紀較大或年少的僕婦婢女跟着主人一家大小走避。

而鎮上的人亦被鑼聲及呼叫聲驚醒，看到溫家起火，紛紛趕來救人，住在溫家附近的人家已有男子趕到，奮力救火。

「大門已燒起來，後門那邊亦燒得很厲害，前後門皆被封着，怎辦？」溫祖光看着一家大小，不禁心慌意亂。

天寶也沒有了主意。

蕭原左瞧右看，馬上有了主意，當機立斷道：「破牆出去！快！往大門左邊牆下出去！」他已扶着溫祖光往左邊的圍牆走去。

天寶忙上前扶着父親的另一邊。

溫太太及一衆家眷在後跟着。

* * *

這一晚，許承恩沒有睡，一直坐在內廳等候兒子回來。

許大基終於回來了。

許承恩才坐下，見兒子回來，霍然站起來，疾聲問：「怎麼樣？」

許大基猶有餘驚地抹一把臉面，喘口大氣，才說道：「辦妥了。」連連喘氣，「阿爸……我好驚。」

許承恩將桌上一杯茶拿給兒子。「喝口茶，用力吸幾口氣，會好一點。」

許大基接過茶杯，一口氣喝乾那杯茶，透透大氣，放下茶杯，連連吸幾口氣，果然定下心神來。

許承恩看到兒子的臉色好多了，才問道：「我把風，舅舅……負責放火……一共在溫家放了四個火頭……我在……舅舅放最後一個火頭時……將他擊暈……急忙跑回來，在路上聽到溫家內有人呼叫起火……我不敢停下來張望，一溜烟跑回來。」

許承恩拍拍兒子的肩頭。「大基，幹得好，不愧是我的兒子。」一頓，接又問：「路上有遇到什麼人嗎？」

「沒有。」許大基自己動手去倒茶喝。

許承恩揑着拳頭，咬牙道：「溫祖光，就算燒不死你全家，也將你的家宅燒得七零八落，洩我心頭之恨！」

看到兒子放下茶杯，馬上對兒子道：「大基，跟我出去看看，露露面，要不，發生了這麼大火災，咱父子若不出去露面，會惹人思疑的。」

許大基點了點頭，跟父親走出去。

* * *

溫家失火，鎮上的人全被驚動了，不論遠近的人，都趕去幫忙救火，連三伯公、溫啓泰等人也趕去溫家前面瞧瞧，程超更指揮衆人救火。

看到有那麼多人幫忙救火，溫家上下都很感動，溫祖光更是感動得顫着聲道：「鄉親們這麼幫忙救火，不知怎樣才能報答鄉親們的熱心幫忙……」

三伯公道：「祖光，種善因，得善果，這叫善有善報啊！」

溫啓泰道：「祖光，看到你一家大小平安無事，我就放心了。」

剛好趕到來的許氏父子眼見衆人紛紛慰問溫家，許承恩不免也湊興說幾句。

溫祖光謝謝各人的好意後，喃喃說道：「只要所有的人都沒有事，就算這場火救不熄，也不要緊，屋子燒了，可以再建，人死了便不能再活啊。」

蕭原站在溫祖光身旁，一直留意附近的動靜，不敢大意。

幸好，沒有什麼事發生。

經過鄉人的奮力撲救，在天亮前，終於將火勢完全撲滅。

溫家有大半房屋燒毀了。

幸好，沒有什麼人傷亡，只有兩個長工在救火時，受了一點傷。

聽說沒有什麼人傷亡，溫祖光透口大氣，連聲說：「萬幸，萬幸！」

溫太太連聲唸佛。

溫祖光拱手對來看望的人說道：「三伯公，各位鄉親，祖光很多謝各位的關心。如今火已救熄，沒什麼事了，驚擾了各位一夜，實在於心不安，辛苦了大家半夜，祖光

在此向各位致歉，請各位回去歇歇吧。」

眾人確實又睏又累，眼見溫家已沒有什麼事，留下來也幫不上什麼忙，紛紛告辭返家。

溫祖光帶着家人走回宅內，察看被火燒的情形。

溫祖光不便走動，溫太太及媳婦等人陪着他在沒有燒毀的客廳上坐着歇歇，蕭原跟天寶到各處瞧瞧。

看到大好家園被火毀了一大半，面目全非，天寶一陣難過。

蕭原也替溫家遭火燒感到可惜。

「天寶兄弟，對這場火，你有什麼想法？」

天寶怔了一下，一無所覺地道：「蕭大哥，房屋被燒毀，心裏當然難過。我不知道怎會失火的，沒有什麼想法。」

蕭原道：「你不覺得這場火有可疑？」

天寶惘然道：「蕭大哥，大概有人不小心遺下火種，引起這場大火……」

「你沒有想過，有人故意放火的嗎？」蕭原直截說出他的所疑。

天寶不大相信地睜大雙眼看着蕭原。「蕭大哥，你懷疑有人放火燒我家？我家跟人無仇無怨，有誰會這樣惡毒對付我家？」

蕭原道：「天寶，放火的人可能是那兩個逃掉的匪徒，又或是主使匪徒欲殺死你阿爸及我的人！難道你沒有發覺，起火的地方不止一處，而是幾處嗎？要是有人遺下火種，只會一處起火，斷不會幾處起火的，分明是有人放火！」

「蕭大哥，你比我見識多，你這麼說，一定是有人放火，待會見到超哥，我會告訴他。」

頓一下，又道：「若如蕭大哥你所說，是那些土匪放火的，那他們眞是太惡毒了！他們爲什麼不肯放過我們？非要置我們於死地不可？」

蕭原拍拍天寶的肩頭。「報復！他們幾次皆不得手，又死了那麼多人，含恨在心，不肯放過我們。不過那些匪徒這麼苦纏爛打，大出我意料之外。」

忽然，兩人看到在一間燒得毀爛不堪的屋前，圍着一堆人，忙走前去瞧瞧發生了什麼事。

圍着的人看到天寶走來，七嘴八舌地向他說道：「少爺，有一個人在這裏被燒死。」

「好難看啊，燒得焦了，像黑炭一樣。」

聽說有人被燒死，天寶立時緊張起來。「燒死的是什麼人？」邊說邊跟蕭原走入人羣中。

「少爺，那人燒得頭面不分，根本辨認不出他的面目，那裏認得出是什麼人？」一個漢子道。

「天寶、蕭先生，快來看看這個被燒死的人。」一個人就站在焦屍的前面從地上站起來，對蕭原與天寶說。

「超哥。」天寶向那人叫一聲。「呀！好可怕呀！」他一眼看到那具燒得焦黑變形的屍體，驚嚇得叫出聲來，急忙別轉頭，不敢再看。

蕭原跟程超打個招呼，仔細地看了那具焦屍一遍，摸摸下巴，對程超道：「程隊長，你認爲這條屍是什麼人？」

「很難說。」程超道：「有可能是天寶家裏的人，亦有可能是放火的人。」

蕭原抿抿嘴，說道：「要想確認這死屍是什麼人，有一個辦法，只要將溫家的人集中在一起，點算一下可有少了什麼人，便知道死者是不是溫家的人。」

程超點一下頭。「蕭先生，就照你說的辦法去做。」接着扭頭對身邊的幾個自衛隊員道：「快去將溫家的人召集到客廳前面，看看可有少了什麼人。」

幾個自衛隊成員立刻分頭去通知在宅中各處，屬於溫家的人。

溫家上下人等很快便集中到客廳前面那塊小空地上，就連溫祖光的妻兒媳婦，亦站在那裏。

點算的結果，溫家上下並沒有少一個人，全都在。

換言之，燒死的人並不是溫家的人。

那就極有可能是放火的人。

其實，蕭原已肯定死者就是放火的人。至於是否三番兩次跟溫家過不去的那伙匪徒的其中一個，蕭原不敢肯定，因那燒焦了的屍體很難辨認。

知道死者並不是溫家的人，溫祖光鬆口大氣，眼見眾人勞累了大半夜，吩咐那些下人、長工及護院找個地方歇一會，也請程超跟隊上的人回去，他一家大小就在客廳上歇一會，待明天再收拾殘局。

蕭原本想回客房躺一會的——客房那邊並沒有被波及，又恐有人乘機對溫家不利，他便搬了張椅子在客廳外面坐着休息。

＊　＊　＊

許家父子恐怕惹人思疑，不敢在火場前逗留太久，眼見救火的鄉人陸續離去，父子兩人雖然很心急想知道郭啓慶的死活，但還是返回家中，待天亮後再打聽。

回到家中，許大基擔心地對父親說：「阿爸，我很擔心……若是舅舅沒有……他準不會放過我跟阿爸的。」

許承恩一顆心也是七上八落，但卻安慰兒子。「大基，別擔心，

你既擊暈了他，他斷不會逃過那場火的，他要是還活着，早已來找我跟你了。」

大基覺得父親說的也有道理，一顆心頓時放下來。「阿爸，那場火雖然燒了溫家大半房屋，但卻也燒不死溫家的任何一個人，眞不甘心！」

許承恩揑着拳頭說：「一次不成，還有下次、三次！我不信搞不垮溫家。」

「阿爸，上得山多終遇虎啊。」許大基心怯了，不想父親再搞事。

許承恩却咬牙道：「大基，你怕了？眞沒出息，怕什麼啊？天塌下來有你阿爸頂着，不搞垮溫家，我決不罷手！」

一頓，磨着牙道：「大基，這時放手，你甘心嗎？花了的錢，冒的險，豈不是白費了？」

許大基看到父親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不敢再說什麼。

＊　＊　＊

溫家大宅雖然被大火燒了大半房屋，但在鎭上還有許多房屋，溫家上下大小於天亮後，搬到一座空置的房屋去暫住。

天寶則與那個管賬先生及一眾長工下人在燒毀的大宅內料理善後事。

蕭原陪着天寶，請賴榮、王錦幾個護院小心保護溫祖光與內眷。

溫家的親朋戚友，及頭面人物，還有很多受過溫家恩惠的人，紛紛到「新居」去慰問溫祖光夫婦。

那具燒焦了的屍體，放在溫家被燒毀的大門右邊不遠的牆下地上，看過那具焦屍的人，都認不出那是誰。

許承恩父子看過那具焦屍後，一顆心才完全放下來。

對於溫家的離奇失火，鎭上的人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爲是那些匪徒爲了洩憤，放火燒溫家的。

程超的看法跟那些鄉人一樣，也跟蕭原的看法相同。

大清早，程超便帶了十多個自衛隊員來到溫家大宅，幫忙清理火場，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

蕭原看到程超，猛地想起一件事，向他問道：「程隊長，前些日抬回來的那些(匪徒)屍體，在墟期，四鄉八村來趕墟的人中，有人認得那些屍體是什麼地方的人嗎？」

程超道：「看過那些屍體的人，沒有一個能認出那些屍體的來歷。我怕屍體會發臭，在墟期的第二日，已叫仵工將他們埋了。」

蕭原皺了皺眉頭。「程隊長，希望你從今日開始，派人在鎭口留意進出鎭上的人，同時派人在鎭上巡查。若燒死的人是那些匪徒的其中一個，我怕他們一計不成，又施二計，一個人並不是永遠都會幸運的。」

程超連連點頭。「蕭先生，我會照你的話去做。」

程超立刻趕回隊部，分派人在鎭口留意進出的人及在鎭上各處巡查。

可憐郭啓慶的家人，仍懵然不知他已燒死——變成一具焦屍！

其實，郭妻也有去看過那具焦屍，她同樣認不出是丈夫，對於丈夫昨晚沒有回家，她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因郭啓慶經常三兩日不回家，突然又回來，所以，郭妻對丈夫的失踪，司空見慣，見慣不怪。

＊　＊　＊

許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老馬。

看到老馬找上門來，許氏父子又驚又喜，急忙問他有沒有被人看到，老馬說沒有，父子兩人才放下心來。

許承恩立刻埋怨老馬。「老馬，你們是怎麼搞的！一個姓蕭的，加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都對付不了，連到手的贖金也被搶回，太叫我失望了，我眞後悔當初跟你們合作。」

老馬冷冷的看了許承恩一眼，「許爺，我的傷到現在還未痊癒，那日我跟幾個受傷未癒的弟兄留在窩內沒有去，詳細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只聽老大負傷回來說，姓蕭的早有預防，在身上做了手脚，連中三槍，居然不死，使許掃倒咱們七個弟兄，老大跟一個弟兄僥倖，只是受了傷，脫險回去。」

「那爲甚麼啓慶於翌日去找你們，一個也找不到？」許承恩沒好氣地道。

「老大回來後，爲怕姓蕭的找到活口，問出咱們的窩在那裏，所以要我們立刻離開，啓慶當然找不到我們。」

「事情已經弄砸了，你們還來幹甚麼？」許承恩看着老馬。

老馬一手摸着腰間凸起的地方，冷笑一聲，陰沉的道：「許爺，我是來要安家費的！咱們死傷了那麼多弟兄，贖金又得不到，在情在理，你也該拿點錢出來，作爲撫恤！」

許承恩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老馬，事情辦不成，還好意思來問我要錢？我已經給了你們不少錢啊！」

老馬兇厲地道：「那一點錢，分開來夠買棺材，不夠買山地，嘿嘿，咱們死傷了那麼多弟兄，卻全是爲你辦事，弄到如今七零八落，你自己說吧，一條人命值多少錢！百五(十)個大洋，便想收買十二條人命？咱們豈不是連狗也不如！」

越說，眼中的兇光越盛！

許大基心裏一慌，忙道：「馬兄，自己人，甚麼事也好商量。」

老馬兇神惡煞地道：「許爺，你兒子也說咱們是自己人，你不會只要我們辦事，不給錢我們吧？」

許承恩知道不給不成，要不，翻了臉，父子兩人總也鬥不過他們這伙亡命之徒，正所謂給又不甘心，不給又不成，心念轉動間，有了一個主意。「老馬，要多少？」

「一千大洋。」老馬道。

許大基張口想叫，被父親一擺手阻止了。「一千大洋，我給你們。可是，你們要替我做一件事，事成，我多給你們一千大洋。」許承恩豎起兩個指頭，往老馬眼前一伸。「總共二千大洋！」

老馬兩眼一亮。「許爺，你仍不死心，還要我們對付溫家？」

許承恩點點頭。「無論你們用甚麼手段殺了溫家父子，若能夠殺了溫祖光全家，最好不過。不過，我提醒你，姓蕭的仍在溫家養傷，這個人不好對付。」

老馬聽許承恩說起蕭原，頓時勾起一腔恨怒，咬牙道：「我正要找姓蕭的算賬，他射了我兩槍，我要在他身上開四個血洞，他既然還在溫家，正好一起收拾他！」

「老馬，你答應了？」許承恩心裏暗喜。

老馬用力點一下頭，「幹！」

「你答應，江老大未必答應啊！」許承恩道。

「我答應了，等如江老大答應。」老馬拍拍胸口。

「打算甚麼時候動手？」

老馬眨眨眼，「由你作主，你認為甚麼時候有機會下手，通知我們一聲，我們馬上下手。」

許承恩在心裏罵一句：「是狗改不了吃屎！又佔便宜了！」口裏說道：「好吧，我打探到甚麼時候適宜下手，馬上通知你們。」雙眼在老馬臉上一定，問道：「到那裏去通知你們？」

「待會我去見過老大後，會回來你家等待，一有消息，我馬上去知會老大他們動手！」

許承恩又在心裏又罵了一句粗話，口裏却說道：「好吧，就這樣決定。我先給你三百大洋帶回去給江老大，我身上只有三百大洋，其餘的一千七百大洋，待你們動手後，我會在鎮外西南約三里外的白花溝等你們來拿。」

老馬看了許承恩一眼，點頭道：「好！一言爲定！」跟着又道：「我這就回去告訴老大。」

許承恩爽快地拿出三百大洋票子，交給老馬。

老馬接過，收藏在身上，馬上離去。

待老馬走後，許大基道：「阿爸，你不是眞的要給他們二千大洋吧？」

許承恩陰陰一笑，拍拍兒子的肩頭。「大基，不愧是我的兒子，阿爸心裏想甚麼，你都猜到。」

重重頓了一下，才又道：「二千大洋，傻瓜才會給他！他們一日不死，始終是條禍根，無毒不丈夫！做大事，又何妨用非常手段！他們若是成功殺了溫家父子及姓蕭的，最好不過，退而求其次，他們若是一個也殺不了，我們亦除去一條禍根。萬一他們既殺了溫家父子及姓蕭的，又能活着到白花溝向我拿錢。哼哼，我們父子兩人來個出奇不意，向他們下手，哈哈，這是最好的結局，也是我盼望的結果！」

「阿爸，你要我幫你……」許大基怯怯道。

許承恩雙眼一睜，「大基，你不是連這個膽量都沒有吧，那怎能幹大事？你有膽量勇氣擊倒舅舅，沒有膽量勇氣對付老馬他們？」一雙眼逼視着兒子。

許大基低下頭，不敢與父親的目光接觸。

許承恩按着兒子的肩頭，嘆口氣道：「大基，是他們逼我們那樣做的！我何曾殺過人，連雞也沒有殺過一隻，但爲了許家，只好狠下心腸！」

許大基咬着嘴唇，半晌，才抬起頭道：「阿爸，我是你兒子，你要我幹甚麼，我都幹。」

許承恩欣賞地看着兒子。「大基，不愧是我的兒子。」

* * *

溫祖光一家大小前往鎮南面約里許外的觀音廟上香還神。

陪同溫家往觀音廟的，除了賴榮跟王錦兩個護院外，還有蕭原！

他們是吃過午飯後才去的，打算在觀音廟內上香參拜後，黃昏時吃頓素菜，再返回家。

觀音廟內只有幾個女尼，住持靜蓮師太聽說溫家來上香，親自出來接待。

原來，這座觀音廟是溫家出錢捐建的。

一家子向觀音大士上香參拜過後，女眷被住持靜蓮師太請到內室喝茶，男人則被招呼到外室用茶。

喝過茶後，溫家父子在蕭原及兩個護院的陪同下，在廟內各處隨意觀賞。

溫太太跟媳婦，兩個女兒，還有最小的兒子——約十歲左右，在內室跟靜蓮師太喝茶說話。

內室門外的那條甬道上，突然有兩個漢子自甬道向後院那頭竄進來，躡足向內室竄去。

經過兩個房間，兩個漢子都停下來往裏面窺視一下，看看裏面是

否有人，才繼續往前摸去。

看那個漢子的樣子，像是在找尋甚麼。

快走到內室前的時候，兩個漢子聽到說話聲，頓時臉現喜色，互相看了一眼，再打個手勢，各自伸手往腰間摸去，才繼續往前走去。

兩個漢子走到內室門前，一眼看到裏面坐着溫家內眷，摸在腰上的手一動，拔出槍來，向室內衝進去，口裏厲喝：「別動！誰動誰死！」

「放下槍，舉起手，往後退！」幾乎是在同時，室內與室外同時有人喝叫。

兩個漢子身子震動一下，呆住。

原來，在室外——兩個漢子的背後，不知從那裏閃出四個人來，四支槍指着他兩人。室內，亦有兩個人從門邊閃出，左右用槍指着他們！

溫家的女眷及住持靜蓮師太都驚得不知所措，慌作一團，尖聲大叫。

兩個漢子眼見情勢對己極之不利，只好慢慢舉起雙手，但却沒有放下槍。

「將槍放下！」站在室內左面門邊的一個自衛隊員喝叫。

兩個漢子互相看了一眼，手一鬆，握着的槍脫手下墜。

六個用槍指着兩個漢子的自衛員的目光不由移落下墜的槍上。

兩個漢子就在那剎那驀地身形一矮，以迅速的手法，一把按住地上的短槍，身子往地上翻倒下去的同時，扣動扳機，分別向六個自衛隊員開槍射擊。

六個自衛隊員於吃驚之下，亦開槍向那兩個漢子射擊。

剎那間，槍聲像爆豆般，劈劈啪啪響起。

站在室內左右兩邊的兩個自衛隊員中槍倒下，外面的四個自衛隊員，亦有三個中槍倒下，只有一個僥倖沒有中槍。

那兩個漢子亦身中多槍，其中一人當場喪生，另一個居然死不了，疾滾入室內，欲挾持溫家女眷。

事實上，兩個漢子本來的意圖就是要挾持溫家女眷，以之來威脅溫氏父子及蕭原等人，然後在蕭原等人沒有反抗力之下，殺死溫家父子及蕭原與賴榮王錦等人。

這個受了傷的匪徒滾入室內，欲挾持溫家女眷以自保，並反敗爲勝。

可是，溫家的女眷忽然不見了！

原來，溫家女眷在那兩個漢子舉手的時候，已在靜蓮師太的帶領下，急急走避入裏室。

那個匪徒瞥到室內空無一人，口裏發出一聲暴吼：「出來！給我滾出來！」開槍朝室內亂槍掃射！

僥倖沒有中槍的那個自衛員貼着牆閃撲到門邊，一眼瞥到那個匪徒躺在地上狂亂地開槍射擊，立刻向他連開三槍。

那匪徒連中三槍，發出一聲厲吼，猛地揚手向門外開了一槍，才咽了氣。

那個自衛隊員仍不敢貿然撲入室內，再向那匪徒開了兩槍，眼見那匪徒毫無動靜，才敢放膽走入室內。

這時候，外面槍聲大作。

原來，蕭原他們走到後院前的時候，乍聞裏面有槍聲響起，同時吃一驚，急忙拔槍護住溫家父子，往後院內衝去。

就在這剎那，他們遭遇到襲擊。

襲擊來自後院牆頭上。

蕭原他們立刻閃撲到樹下石後躲匿，跟賴榮、王錦向牆頭趴着的五個匪徒開鎗射擊。

他們雖然突然遇襲，幸好都沒有受傷。

蕭原一眼認出，趴在牆頭上的其中一人，正是那日在漁翁山下逃脫的兩個匪徒中之一的匪首。

那個匪首當然是江老大。

蕭原向江老大連開兩鎗，可惜，都沒射中——江老大往下一縮，避過了。

忽然間，江老大身邊的一個匪徒——老馬伸手向蕭原他們躲匿的地方扔出一個手榴彈！

蕭原吃一驚，若是讓手榴彈擲落地上，爆炸開來，他們很難倖免不死傷，當下不加思索，閃電般向擲來的手榴彈連開兩鎗。

賴榮與王錦早已嚇呆了，但也開了眼界，見識到蕭原的鎗法！

蕭原那兩鎗均射中那顆手榴彈，令它在空中爆炸！

就在爆炸聲中，牆外響起一陣猛烈的爆聲，趴在牆頭上的五個匪徒一子消失不見了。

原來，江老大跟老馬四個匪徒突然遭到一伙持鎗衝來的自衛隊員的射擊！其中兩個弟兄當場中鎗自牆上摔下去，江老大與老馬及另一個匪徒亡魂畢冒，慌忙自牆上跳下去，邊開鎗還擊，邊竄逃！

江老大咬牙切齒，在心裏用粗話咒罵許承恩。

眼前的情形，只要不是傻子，也知道匪徒們跌落蕭原他們佈下的圈套中。

帶領自衛隊員向江老大他們衝的，是程超。

程超一面在心裏暗讚蕭原出的主意——引蛇出洞——好絕，一面帶領自衛隊員向竄跳的江老大三人窮追猛打。

蕭原於牆外鎗聲大作剎那，便知道程超那支伏兵已殺到，立刻吩咐賴榮王錦保護溫祖光父子，跟着飛撲到牆下，躍攀上牆頭，翻跳落牆外地上，跟程超他們一起追擊江老大他們。

這一次，他們下了決心，只要江老大這伙匪徒露面，便決不放過，非要將他們盡殲才罷休！

江老大與老馬，還有另一個匪徒膽落魂飛，有如喪家之狗，落荒鼠竄。

程超蕭原他們窮追不捨。

驀地，江老大三人像發了瘋般，返身向蕭原他們射擊。

有兩個自衛隊員中鎗受傷。

蕭原與程超等人猛烈還擊，結果，將一個匪徒射倒。

江老大與老馬慌忙又返身竄逃。

追逐出不知多遠，忽然間失去了江老大與老馬的踪影。

蕭原跟程超大感奇怪，除非江老大兩人有飛天遁地的本領，否則，不可能失了踪影的，程超下令散開來搜查。

他跟蕭原一起搜索。

結果，他倆在一處山脚下，發現一條暗溝，並發現溝邊的野草有踐踏過的痕跡。

蕭原察看了一下，斷定江老大跟老馬自暗溝內逃逸，兩人撥開齊膝高的野草荊棘，滑落暗溝下面。

暗溝足有一丈高下，上窄——不到一尺闊——下闊——約有丈許寬闊，幸好水不深，最深處只及膝頭，溝水清澈見底。

滑下溝後，程超不知該往那一頭追下去才是，蕭原放眼往溝底仔細看了一會，斷定匪徒往上游那頭逃去。程超問他憑甚麼判斷，蕭原指一下數尺外的溝底，說道：「看到沒有，有兩塊石頭翻了起來，那一定是有人涉水走過時，踏翻或是踢起來的，除此之外，不可能會有別的東西將石頭弄翻，所以，我斷定匪徒往上流頭逃去。」

程超順着蕭原的手指處望去，果然看到有兩塊鵝卵石翻起來，露出蒼黑的底部，跟附近又滑又白的石子果然不同，有些特別，不由對蕭原的觀察力大是佩服。

兩人於是急急往上流水頭追下去。

追下去約一里左右，兩人發現有一個人歪靠在溝壁上，胸口流血，令到溝水泛起絲絲血紅。其實，兩人早已發現流下來的溝水有血絲，已加了小心，看到那人一動不動，兩人仍然小心地停下來，慢慢向那人走去。

走到那人身前，兩人已斷定那人死了。

那人確是死了，不但心胸要害上有一個深深的傷口，背上也有一個，任何人只要在那兩個要害的地方被刺上一刀，都活不了。

查看了那具屍體一遍，蕭原道：「這人是被人用尖刀刺死的！」

「會不會是另一個匪徒？」程超問。

蕭原道：「極有可能！繼續追下去。」

兩人急急追下去。

＊　＊　＊

蕭原程超發現的那個死人，是老馬。

他確是被人殺死的。

被江老大所殺——冷不防用尖刀在他背心上插了一刀，同時一手奪過老馬的鎗，再在他心胸要害上狠狠地刺一刀，老馬就那樣莫名其妙地死了。

江老大所以會對老馬下毒手，全因爲貪念，他要一個人獨吞許承恩給他們的二千大洋，遠走高飛，他知道再不能在這個地方混下去了，一個人獨吞總比兩個人均分要多些。

他却不知道，許家父子也是爲了錢，要殺他。

來到白花溝，很快便發現許承恩。

定定神，向許承恩站着的地方走去。

許承恩等他走到身前，便問道：「江老大，辦成了？」

江老大點點頭：「辦妥了，溫家父子都死在我們鎗下！那個蕭原也被我們射倒，不死也重傷……」

不等江老大說完，許承恩已開口道：「江老大，你的人呢？」

江老大愕了一下，隨即牽唇笑笑，說道：「他們在後面不遠的地方等我，有兩個弟兄死了，兩個受了傷，老馬與另外兩個弟兄在照顧受傷的弟兄。」

許承恩定定地看着江老大。

「江老大，你說的不是實話吧！」

江老大臉色一變，惡狠狠地道：「對！我說的不是實話，我們這一次又失敗了，我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個！你知道嗎？他們佈下圈套讓我們鑽進去！你却看不出來！是你害了我的弟兄！快拿二千大洋出來！要不，我一鎗斃了你，再去找你兒子，要你許家斷子絕孫！」手上的鎗指着許承恩的胸口。

許承恩嚇得退縮了，滿臉驚恐之色，慌急地道：「我……給，我給你……錢，不要亂來。」抖索着從身上拿出一疊大洋票，遞給江老大。「二千大洋，一個不少，你點點吧！」

江老大冷笑一聲，伸手接過大洋票子，目光很自然便落在手上那疊大洋票子上。

許承恩立時身形一閃。

一下鎗聲就在江老大的左後側響起，緊接又是一下。

江老大瞥到許承恩閃開去，心知不妙，張口欲喝，頭上已中了一鎗，緊接着臉上又中一鎗！頓時一命嗚呼，身子一軟，跌倒下去。

兩丈外的一叢雜草，冒起一個手持駁殼鎗的人，正是許大基。

許承恩定下神來，看了倒在地的江老大一眼，跟着豎起拇指向走出來的兒子道：「大基，好鎗法！」又走到江老大身前，用力踢他一脚，罵道：「好大的胃口！要我二千大洋！要呀，怎麼不要，嘿！這麼貪錢，該死！」說畢彎下腰，從江老大的手中拿回那疊大洋票子。

「阿爸，總算除去了心頭之患，咱們走吧。」許大基對父親說。

許承恩點點頭，笑道：「雖然殺不了溫家父子，但却除去了江老大這個最後的禍根！從今以後，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對付溫家的主謀，可以高枕無憂了。」

「許先生，還有我們知道啊！」隨聲人現，自一棵樹下的一塊大石後，走出兩個人來。

許承恩父子一眼看到那人，頓時大驚失色，臉色大變：「是你……兩個！」

那兩個人赫然是蕭原跟程超。

他兩人是因爲追踪到這裏，潛到石後，恰好聽到及看到許承恩跟江老大的一切，也見到許大基開鎗射死江老大。

「永恩叔，原來是你勾結土匪，所有的事都是你父子搞出來的！」程超冷冷地道：「你父子跟那個江老大說的話，我們都聽到了，也親眼看到你殺人，你父子還有甚麼話說？」

許承恩父子站在那裏，只是發抖，驀地，許承恩大叫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個人的主意，大基一直不知情！直到今日，他才知道一切，是我迫他來殺江老大的！一切由我承擔！跟大基無關。」

程超冷冷道：「永恩叔，就憑你那一番話，便可替你兒子開脫？沒有這麼容易！」

許承恩發瘋般狂叫：「確實不關大基的事啊！你們要殺要剮，只管將我法辦！大基確實無辜的啊！」

蕭原道：「在這裏說甚麼也沒有用，將你父子押回去，自會查個清楚明白！」

「是我幹的！全是我一個人幹的！」許承恩嘶叫着，突然一把奪過兒子手上的鎗，抵着自己的腦袋。「大基，死無對証，我一鎗打死自己，你矢口不認，他們便甚麼也查不出來。」跟着一勾食指……

許大基大叫一聲：「阿爸！」撲過去。

鎗聲響起，不是一下鎗聲，是兩下，相差不過一剎那。

原來，一鎗是蕭原開的！先那麼一剎那射中許承恩的手腕！

許承恩雖然向自己開鎗，可是，由於在一扣板機的剎那，手腕已中鎗，被鎗彈的撞擊力將他的手撞開去，所以，鎗彈並沒有射入他的腦袋內，而是自他腰後射過，手上的鎗亦脫手跌落地上。

對於蕭原快而準的鎗法，程超佩服不已。

許大基被鎗聲震住。

蕭原冷冷喝道：「想一死了之，那有這麼便宜！」

程超已持鎗衝過去，一脚踢飛地上的鎗，厲聲道：「恩叔，你想死？不是這個時候！你罪有應得，定罪後，一定會判你死刑！」

許承恩狂叫一聲，暈倒下去。

程超對許大基喝道：「大基，快替你父親把手上的傷包紮起來，背他回去！」

跟着對走到身旁的蕭原道：「蕭先生，這件案總算完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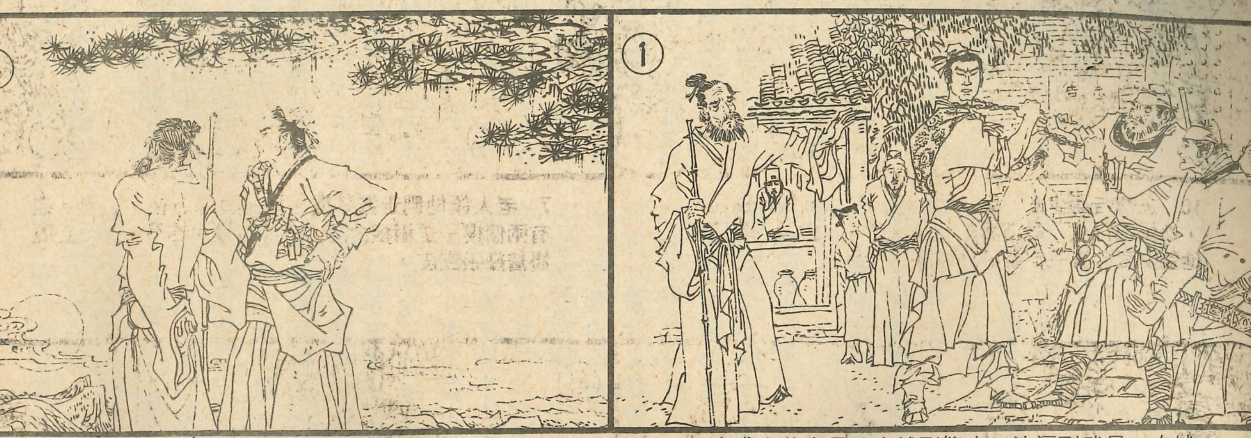
蕭原吐口氣，點頭道：「是的，不但完結，也水落石出了！」

（全文完）

再生緣之二

映雪代嫁（上）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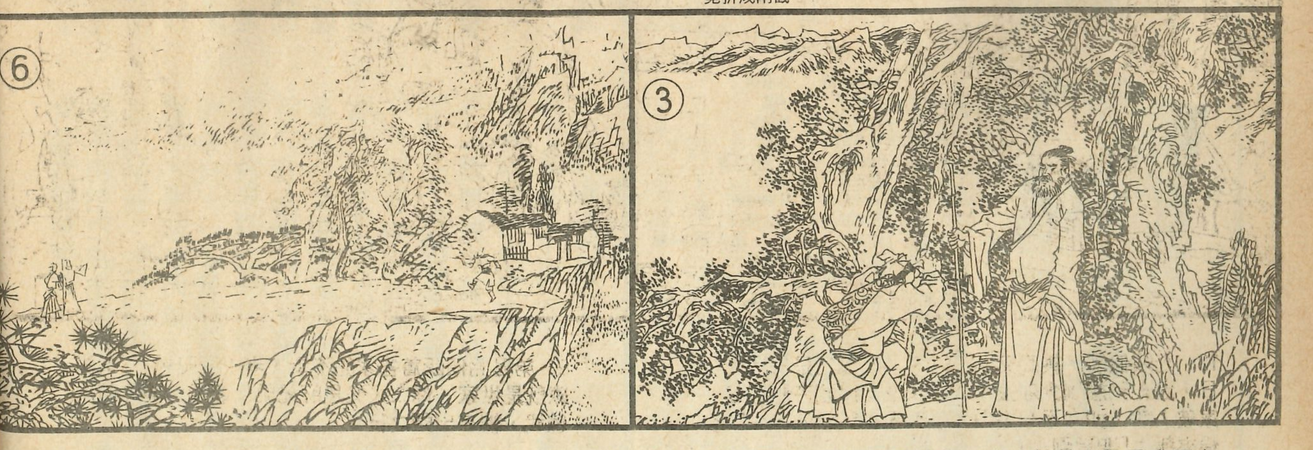
1　皇甫少華在長沙未找到熊家，流浪到武昌，在城門口看到通緝自己的畫像，慌忙想走，却被差人識破，抖出鐵鏈就向少華頭上套去。這時，人羣中閃出一個白髮老人，衝着少華叫「外甥」。

4　老人拉起少華說：「我知道你是忠良之後，才來冒險相救，但願你爲國效力，爲父伸冤。」



2　老人拉着少華說：「我早就跟你說過，少貪熱鬧，你不聽，你看這不被人欺侮了？還不快跟我回家！」少華一聽，忙叫「舅舅」，跟着就跑。差人一看急了，掄起棍子就打，只聽卡察一聲，打在老人腿上的棍子竟折成兩截。

5　少華聽老人這麼一說，又想起剛才木棍折斷一事，斷定老人武藝高強，是個江湖奇俠，便再次叩頭，拜老人爲師，老人默默應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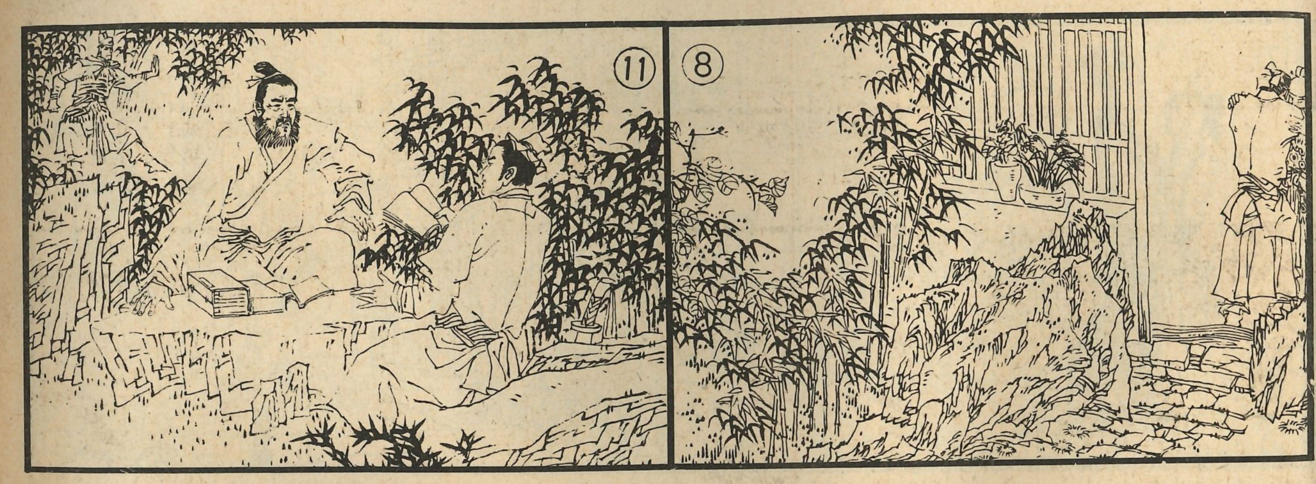
3　就在差人目瞪口呆之際，老人拉着少華飛奔而去，一口氣跑出二十多里路，來到深山密林中站定。少華趕緊雙膝跪下，拜謝救命之恩。

6　隨後，老人帶少華來到一處懸崖絕壁，只見絕壁上寬大平坦，景色優美。不遠處有一座茅草棚，一個少年喊着：「師父回來了！」從棚中迎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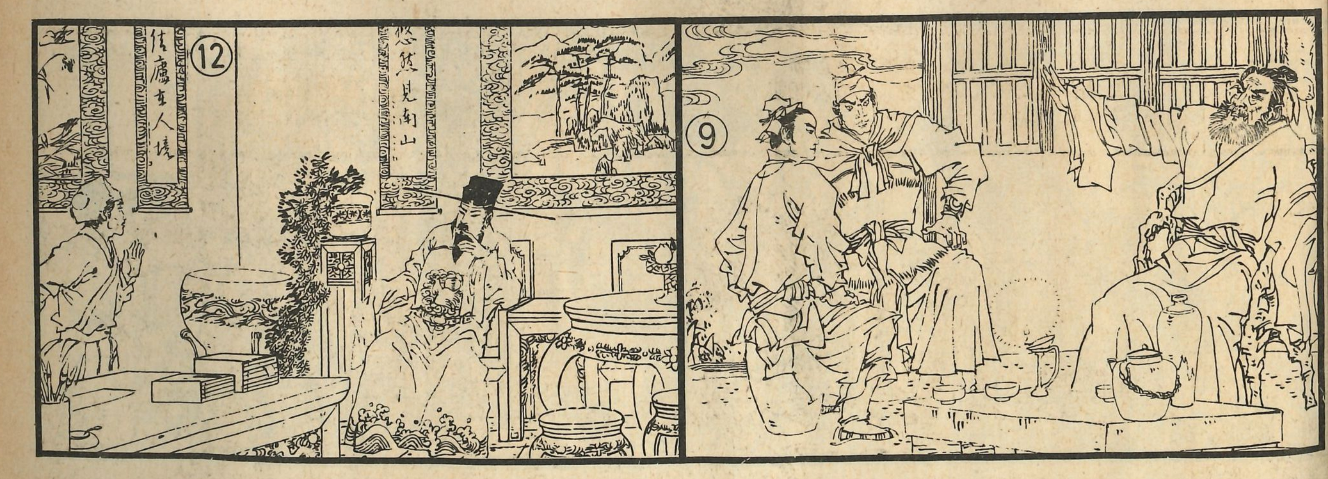
7　老人領他們走進茅棚。祇見這兒石枱、石櫈，還有兩個櫈子是樹根做的，旁邊刀槍武器不少，壁上還掛着幾張獸皮。

10　友鶴告訴少華，師父姓張名三峯，別號黃鶴仙人，他仗義行俠、劫富濟貧、除暴安良、施恩不圖報，他勸少華今後一定要好好跟師父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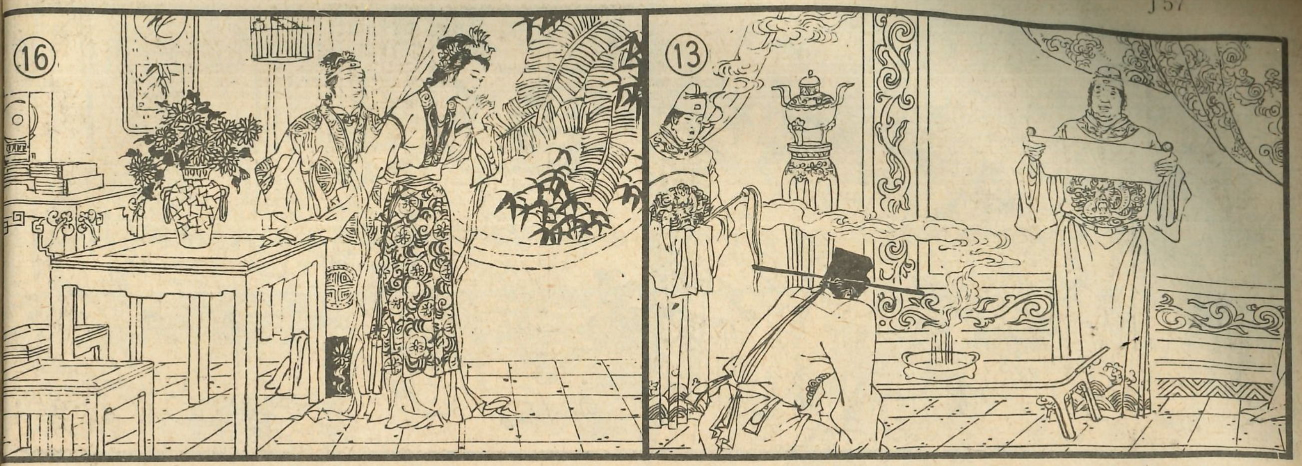
8　老人告訴少華這少年便是他的師兄熊友鶴，並對友鶴說：「這是你新來的師弟皇甫少華。」原來友鶴正是少華去長沙尋找的世伯熊上達的兒子，兩人相見，抱頭痛哭。

11　從此，弟兄二人專心向師父學藝，除了十八般武器及各種功夫外，還勤看兵書戰策，六韜三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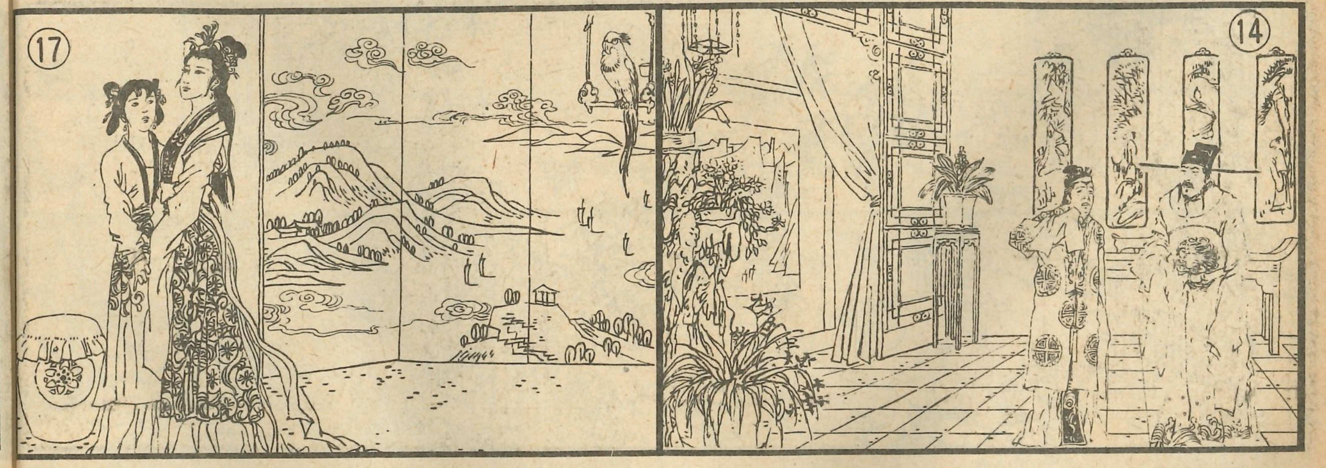
9　弟兄倆傾訴着各家的不幸，老人勸慰說：「你們兩家既是世家，你二人又是師兄弟，今後只要你們用心練武，總有出頭之日。」

12　光陰似箭，轉眼又過了一年。這天已是三月十五日，孟士元想到少華去年比箭奪婚，遭劉奎璧陷害，家破人散，如今不知去向。正獨坐書房發愁，突然家僕來報：「聖旨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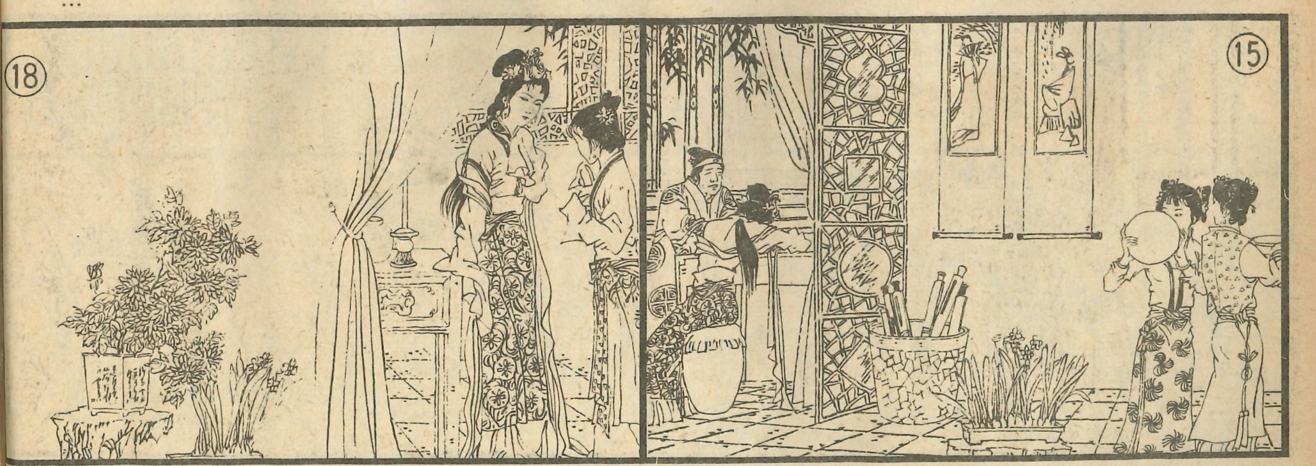
13　孟士元忙迎進欽差，跪下接旨。欽差大聲宣讀：「皇甫敬犯下叛國之罪，孟士元難納不忠之婿。現朕爲媒，將孟麗君賜婚劉奎璧。」頓時，孟士元目瞪口呆。

16　麗君看出這是劉家使的毒計，越想越恨，至死不從。老夫人哭着說：「逆旨欺君有殺頭之罪，全家性命難保，還是我先死了吧。」麗君一見此情，只得含淚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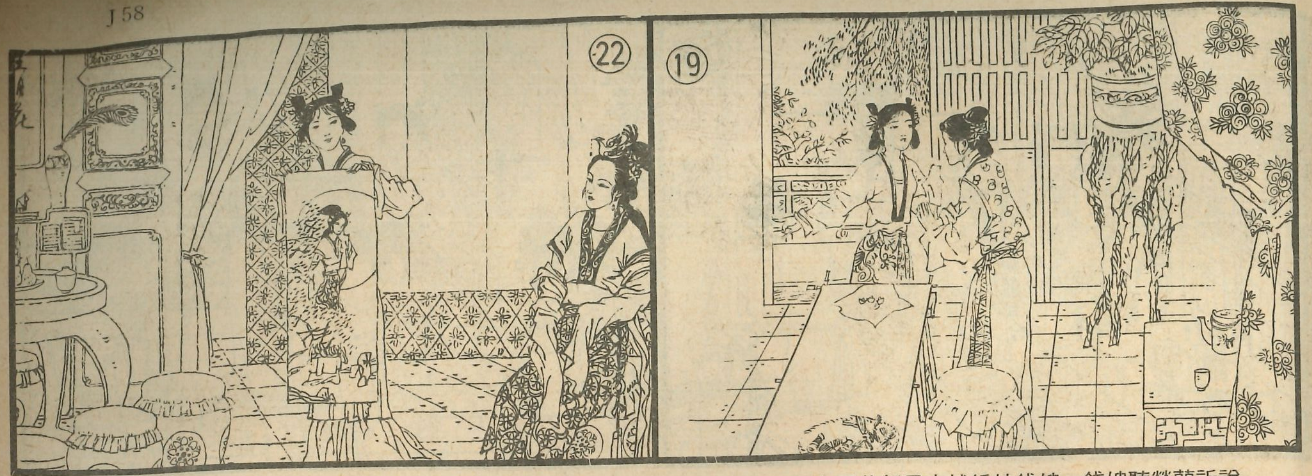
14　孟士元送走欽差，立刻回房，將賜婚之事告訴夫人。夫妻二人着急萬分，夫人說：「這事麗君肯定不會答應，弄不好要出事。」說罷，便去閨樓勸女兒。

17　老夫人走後，孟麗君又失聲痛哭。她決定一旦完婚就懸樑自盡。這可急壞了丫環榮蘭，她一面勸解，一面出主意：「死了不值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麗君一聽動了心，但女流之輩出門不便，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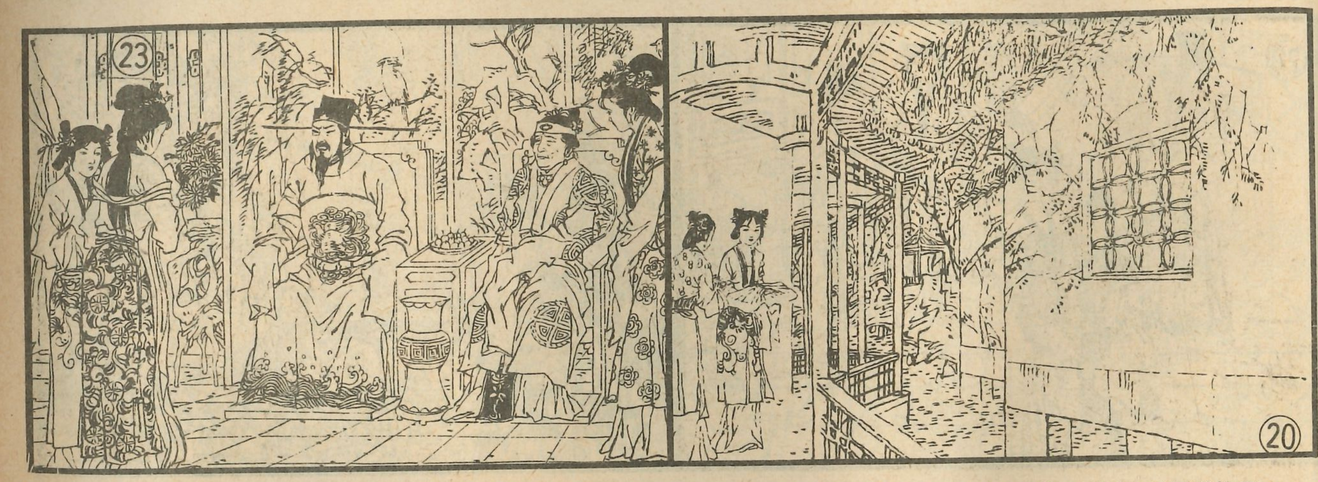
15　夫人來到閨房，將皇甫家被定爲叛逆之罪，滿門抄斬，公子在逃，聖上將麗君賜婚劉奎璧一事細說一遍，麗君聽了放聲痛哭。

18　二人商量一陣，決定當晚動身，女扮男裝，進京赴考，若能奪取功名，定要除掉奸臣，報仇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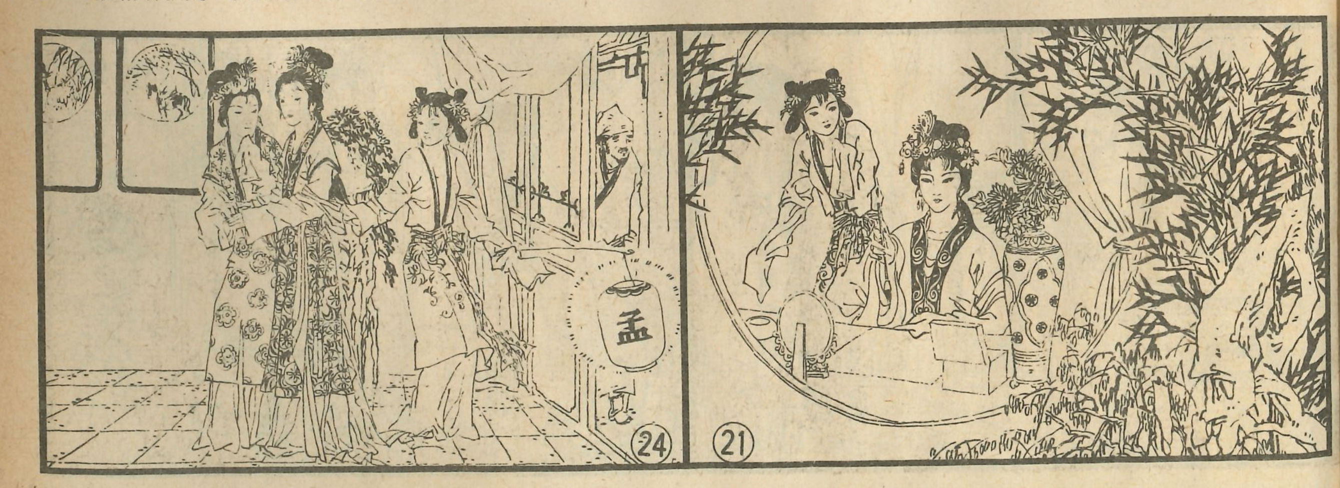
19　榮蘭拿了些銀子來找綉娘錢嫂。錢嫂聽榮蘭訴說前情，知道這是抗旨之事，哪裡敢替她們去買男裝。但她經不起榮蘭再三央求，心想與其讓小姐死，不如放她走，只好答應了。

22　只見畫上的孟麗君，一隻手放在桂花樹的枝椏上，以月洞門爲背景，暗示出「蟾宮折桂」的典故。意即在月宮折桂，就要登科狀元。麗君準備在畫旁題詩一首：今日出走留片影，他年蝶髻換烏紗。



20　次日，錢嫂拿來了兩套男裝，並再三叮囑榮蘭不得透露是她給買的衣服，榮蘭一口答應，拿着衣服急急去見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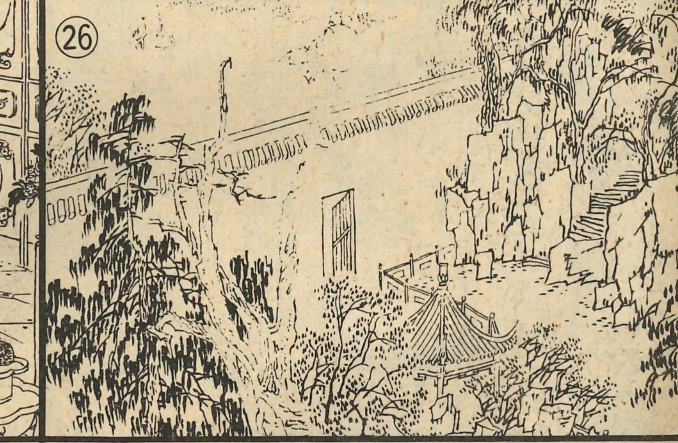
23　吃過晚飯，麗君强忍離別之痛，來拜見父母。老夫人以爲女兒就快出嫁，丟不下父母，便安慰她：「劉家就在本地，相見容易；還有映雪姑娘陪伴，也能稍解寂寞，我兒放心吧！」



21　麗君將買來的衣服擱在一邊，又吩咐榮蘭預備下畫具，對着鏡子爲自己畫了一張立像。爲的是父母養育十七年，如今生離死別，留下眞容，聊表寸心。

24　麗君一聽，忙對映雪行禮重托：「我走之後，二老寂寞，全仗映姐周全。」榮蘭見時間不早，拉了麗君兩下衣袖，小姐會意，才與爹娘告別。

25 二人回到房中，麗君將畫像放在桌上，匆匆換上男裝。她踱着方步，模仿着公子的姿態，並將名改爲酈君玉，榮蘭穿上僮裝，改名叫榮發，二人在房中各自演習着主僕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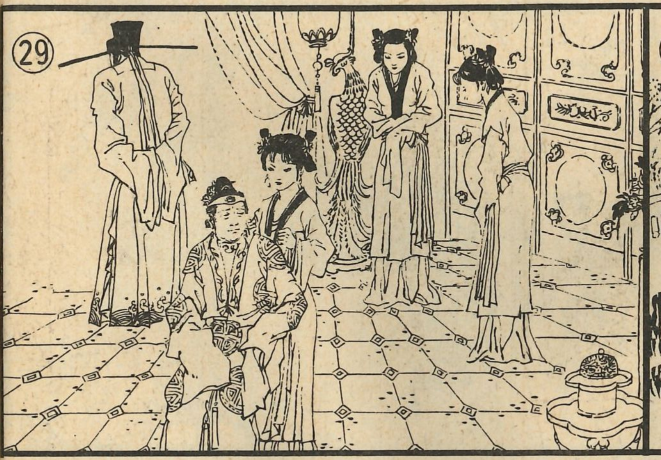


26 待夜深人靜後，主僕二人悄悄下樓，穿過花園，出了後門，走街過巷，直到天已大亮，才找到一家車行，僱了一輛馬車，順大道向貴州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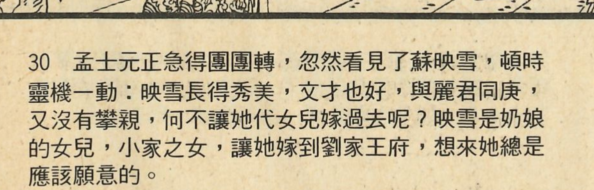
27 却說次日一早，孟府丫環們見已日上三竿，小姐仍不下樓，便上樓來找，誰知床上放着小姐和榮蘭的衣服，却不見人在。上下左右全找遍了，也不見人影，方覺得事情不妙。



28 丫環們跌跌撞撞急奔上房稟報，孟士元夫婦聞言大吃一驚，忙上樓來看，只見桌上放着女兒的畫像，上前仔細一看，方知女兒爲保貞潔，已經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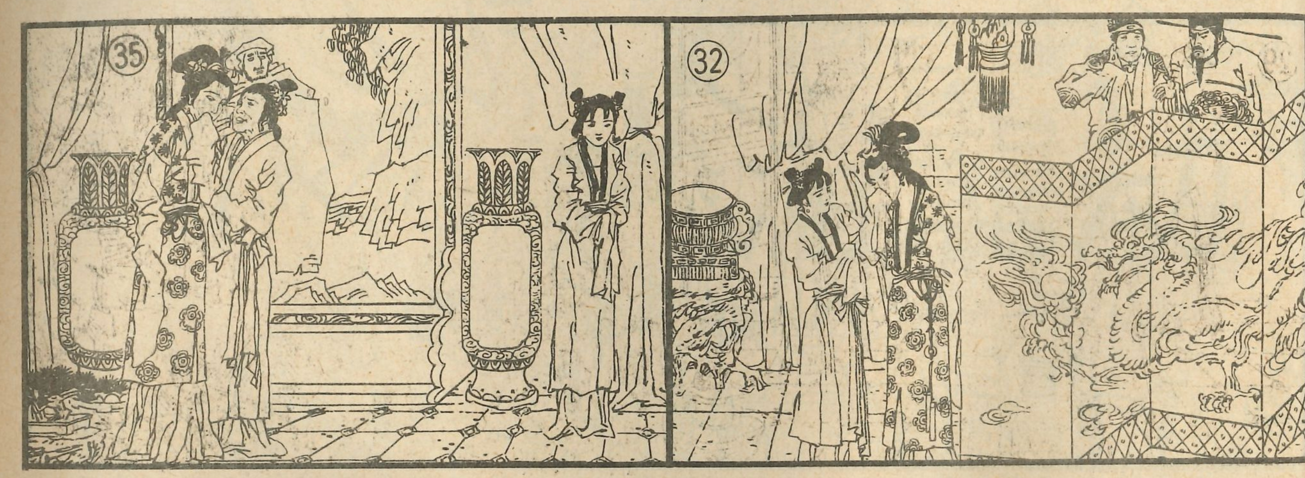
29 老夫婦倆見女兒不辭而別，眞是放心不下，轉而又想到後天就是結婚之日，劉家花轎進門，孟家却丟了新娘，這不是逆旨欺君，舉家有罪的大事嗎？



30 孟士元正急得團團轉，忽然看見了蘇映雪，頓時靈機一動：映雪長得秀美，文才也好，與麗君同庚，又沒有攀親，何不讓她代女兒嫁過去呢？映雪是奶娘的女兒，小家之女，讓她嫁到劉家王府，想來她總是應該願意的。



31 孟士元自以爲很有把握，不料跟映雪一說却遭到了拒絕。映雪平素最恨劉家仗勢欺人，此刻她跪在老爺面前放聲痛哭：「小女子人窮志不窮，豈肯貪圖富貴？如果是要我代嫁，我就唯有以死了此一生。」



32 孟士元夫婦見映雪如此堅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無計可施。



33 這情景驚動了一旁的蘇大娘，蘇大娘想到孟家待她們母女如同親人一般，今日人家大難臨頭，自己怎能袖手旁觀呢？於是匆匆來到堂前。

34 蘇大娘一把拉過女兒，說：「妳父親死得早，咱母女無依無靠，我來孟家當奶娘，是老爺恩准才許將妳帶進門。往日小姐待妳如同姐妹，敎妳讀書識禮，情重如山，妳怎能如此不知輕重！」

35 蘇大娘淚流滿面，苦苦勸說映雪：「眼下老爺有難，求妳代嫁，妳却不肯，這不是恩將仇報嗎？妳如執意不從，以後妳不要再叫我娘了！」

36 映雪看着哭成淚人一般的母親，又看看在一旁求救的孟老夫婦，她想：孟家待我們母女恩情確實不薄，眼下爲了保全老爺一家，只有應允代嫁，等待到了劉家，再拼一死，以保貞潔，於是祇好點頭答應了。

37　孟士元夫婦見映雪答應代嫁，立時轉憂爲喜，並吩咐家人，要嚴守秘密。當下映雪拜孟老夫婦爲爹娘，並搬進了小姐的閨房。



38　當晚，映雪叫丫環們先睡，自己尋了把剪刀，用布條纏好，放在了貼身的短衫口袋裏。



39　三月十八日，劉家迎娶花轎來到孟家大門口。蘇映雪頭戴鳳冠霞帔，由丫環攙扶，拜別孟家夫婦和自己的親娘，雙膝跪地，淚如雨下。

40　外面吹吹打打，連連催促，映雪含淚上了轎。迎親隊伍一路上浩浩蕩蕩，威風凜凜。人們聽說才女嫁給了小王爺，紛紛上街觀看，此事一時轟動全城。

41　花轎抬進劉家大門，直到大廳落轎，劉家是皇親國戚，有權有勢，現在大辦喜事，不是親戚的認親戚，不是朋友的認朋友，狐朋狗友，全來祝賀。

42　劉奎璧更是滿面春風，得意洋洋。

（待續）



湖海恩仇錄／金　戈・文
可　飛・圖

游龍劫

玉女鬥游龍　惡煞傷孟嘗

這一條路上，有不少少數民族出現，由於從大沙漠中闖過來，難免會見到駱駝。

也因此，客棧裡不得不另設個駱駝棧來照顧牠們，別看這些傢伙，走起路來慢吞吞的，如果一催力，發了勁地跑，嘿，那個快，普通的馬也快不過牠。

沙漠中有不少不同種族的語言，那些走向內地的回族、蒙古族、烏茲別克族等等，他們全都懂得漢話。

這些人除了清眞敎門中人，比較有一些忌諱，其他種族，樣貌風俗沒有甚麼大多分別，反之，在回族的團體中，你會時時發現回族少女比中原女子更美，更俏。

此地是酒泉市，本來也是個都會，舊稱肅州。就是因爲你爭我奪，種族之間關係越來越複雜，更是意料中事。

初時，不打仗時，誰也不會歧視誰，打得仗多了，難免有些民族隔閡之感。

今天，在傍晚時分，來了四騎馬，二男二女，說他們是情侶，不像，因爲，漢人比較拘謹，說是朋友，可以看得出，比朋友更親近，反正，與你我無涉，也不必去研究他。

倒是鎭涼樓的店小二紅了眼，他本可做成這一筆小生意的，說不定，還有別的外塊賺。

可惜，他剛奔出去，那爲首的，好像一行之首的少年馬嚼環已讓寃家北興樓的小二一地狗子給扣住了！

鎭涼樓與北興樓明爭暗鬥，也不是一朝半夕之事，那能就此甘休，二個小二倌，先是比賽喉嚨，說自己好，說他人壞，最後是比家當，你有沒有陳年葡萄美酒，你有沒有眞正的夜光杯？誰有，誰是第一流……

他倆爭吵得不可開交，這四個人平白地讓街角的西關大酒樓接了去，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此之所謂也。

失了客人得了彩，甚麼彩？掛了彩，兩個小二打了一場狠的架，結果，兩敗俱傷頭破血又流，這才收手。

「奇怪，莫非他眞是香包，甚麼人也會爲他爭？」

「大姐，妳也想爭一爭？」

「別說笑話，我才不呢！」

「眞的？說了算數！」

「算數就算數！」

「我，那我可得拜托妳，助我一臂之力。」

「甚麼？大妹你……」

「唉！天下，還有誰比他好啊！」

甚麼好？爭甚麼？沒人知道，

可是兩個小二倌却親目所覩，兩個美得不得了的少女，騎着一無雜色毛的白馬，走向西關樓，看得出，這兩個又是樁好買賣，哪！你打我打，算甚麼？唉……

嗨，今天不知鬧甚麼鬼，還有好生意，結果鎭涼樓拉住了四個人客，北興樓也不錯，讓進二女一男，住進了房。

漢客也眞肯花錢，兩間大套房，先放下一錠金果子，並且說：「我們事忙，說走就走，這錠金子，夠開支吧，有多餘的……」說到這兒，這位大漢是親自對店東講：「當作小費算了！」

這一來皆大歡喜，因此，這招待也特別的週到了。

至於西關大酒樓的四位客官，也是租了兩間房，那位丰神俊朗的少年的出手也不差，所以，甚麼樣的菜，全上了枱。

尤其是那個看來醜得可以的少女勸他：「人是鐵，飯是鋼，哪像你飲食無常，睡眠顚倒的？這幾天要好好的吃。唉！後事還可難料哪……總得有個心理準備……」

少年是微微一笑道：「你師父也是人，是人總得有人情，我……沒見過無情之人呢！」

「我師父，不可以一般人看待，尤其在她的鐵蠻坳，方圓十丈，俱豎有警告牌，『女走男不走，女生男不存，特此警示，毋犯吾戒。』好了，這十……大概有十八年了吧！眞的沒半個男人進入禁圈！爲甚麼我要如妹妹來，就是萬一有甚麼不幸，可以讓我求見師父，而讓如妹妹護你出禁圈！」

「那麼我呢？」一個虎頭虎腦，年約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問了一聲，不想，窗外一陣笑聲，「你也配。」

這一聲笑，一句話，眞令四人惱了火，誰敢來老虎頭上捉虱子，還有，憑四人之功力，那會有人偷窺而不知……

其實，他們想偏了，也太自傲了。

須知此地是大衆來往之地，是客棧呀！你能斷定誰是偷窺者嗎？誰是平常人嗎？那少年俊臉變色，並且，作勢想動，哪！到底是那醜女，一直在江湖奔走，雖然年紀也不大，可是藝成後，却是跟師父出外行走，稍能自立，一年一次，往各地奔走，行俠助善，她拖住了少年道：「他要來，終歸要來，從此後，不必太小心，不必自我緊張，看他到底有多少道行……看事行事，豈不比自露行跡强嗎？」

對，少年祇是一時之忿，經心上人——這個醜姑娘是他心上人？一搖頭，他也慢慢的沉下了氣，可是，心中却在盤算，此人是正是邪，該如何對付？

反正已吃飽了，算了，明天還得趕路，是故分房安寢，小虎子是嘟噥了幾句，首先打起呼嚕。少年即使不想睡，可也祇得强安心神，閉目而臥。

「唉，多美啊……」

窗外突的傳來這一句話，少年不由大爲氣惱，人，一樣是人，爲甚麼不理其他，而祇顧外貌，自己怎及得琪兒萬分之一。但是，琪兒受盡了多少的排斥，受盡了多少的侮辱……

黃河邊的胡鄉紳，一千兩銀子要她當衆脫衣……天下有這樣殘忍爲富不仁的畜生……但是，她爲了救人，她肯做，她說過：「祇要不失節操，天大之辱，她也能接受。」她不是普通人，她大可以殺了這個畜生，她大可以盜取金銀，可是，她是多麼的尊師重道，她師父說過：「可以做乞兒，決不能做盜賊，可以爲天下人請命而受辱，決不可得一不義之財而養自身。」

如果不是她說得明白，當夜，他想殺七個：至少那七個最起勁，最哄鬧的畜生。

可是，爲甚麼沒有人說一聲：「她多美啊……」

如果不是有要事在身，他會走出去，看看是那個無恥之女，半夜偷窺男子臥室……

想啊想的，小虎子的鼻鼾聲停了，而遠處却傳來幾聲雄鷄啼聲……嗯，不多時，天該亮了。反正睡不着，起身吧！叫來小二，取來洗面水，盥洗一番，小虎子也醒了，他不理少年起早起遲，三年來，他是過慣了這種生活，毫不稀奇！

本以爲沒有甚麼稀奇，可是，稀奇的事馬上發生。照道理，女的比較醒睡，也早些起身，而且，一直來總是他姊姊或者是醜姑娘來叫醒他們的，今天，翻了個身啦，還不見她們前來喚醒他，難道酒菜方面有問題？少爺不大喜歡飲酒，即使菜餚方面，他也是隨便慣了。

昨晚，他也是情不可却的吃了一二箸，他們因之也不大飲酒，換而言之，她倆決不會比他倆遲起……

先去叫她們一次也好，嗨嗨，拍了半天門，沒有人應，小虎子發了急，他力本大，客棧這種門，那經得起他一推一撞，門倒了下來，祇是房中空空如也，唯有床簾下垂，沒有起身？不對啊！這麼大響聲吵也吵醒過來……小虎子叫了幾聲姊姊，醜姑娘，聽不見回音。

沒法子，一拉床簾，小虎子這個嚇，是眞正嚇得他目瞪口呆。爲甚麼？床上不是沒人，而是有兩個青衣人，盤趺在那裡，一見小虎子，兩人微一笑，口一張，一股香氣

，直鑽小虎子的腦袋，快得異乎尋常，小虎子四肢僵硬，仰天直倒，耳邊可清清晰晰聽得兩句話：「要解葯上沙莊，要人求天朗……」聲寂人杳。

少年龍振宇還在喝茶坐等，發現小虎子在打門撞門，他祇是搖頭，暗自忖道：「我這個跟班可眞不賴，但甚麼事都不會好好的處理，祇會硬來。好，打壞門，待會兒還得要賠，咦！二位姑娘不可能如此貪睡啊！不對啊！小虎子莫非出了事？想到這裡，他飛步而去，進到房內，祇見小虎子已仰天橫臥在地。至於琪兒、如姑娘可不見了。

「發生了甚麼事？二位姑娘是否去追賊……」

你問你的，而小虎子却僵住了，祇是口中唸着二句話：「要解葯上沙莊，要人求天朗……」

甚麼沙莊？甚麼天朗？如此精明靈透的遊龍子，小孟嘗龍振宇，竟然也會給眼前的情況，弄得手足無措，他在無可奈何之情況下，他先將小虎子安臥床上，然後，施展他熟悉的手法，加上本身之潛龍勁，可惜，弄得他汗流浹背，依然無法令小虎子情況有所好轉。

人，來了不少，幾乎擠滿了這一間房，我一聲，你一句，這兒簡直成了個大墟。

龍振宇心情奇壞，將那些看熱鬧的人全都趕了出去，若不是眼快，幾乎給個小偷，順手牽羊將個行李也給偷走了。

小偷嘛，給人抓住了，還有不討饒的，嗨嗨，唯有這個小偷却例外地向龍大爺笑笑，眞不明白他在笑甚麼。

「笑你有眼無珠！」小偷看來挺理直氣壯呢！

龍振宇被這個小偷弄得啼笑皆非，他把小偷從頭看到脚，少爺道：「你算是甚麼東西呀！」

「我是來幫你的！」

「幫我？幫我花錢？」

「嗯！對啊！豈不聞成大事者不拘小錢！」

龍振宇幾乎雙眼發黑，看來這小鬼還挺有些墨水呢！唉！人處極境中，總得抓住稻草救命吧，好，請那個小偷坐下，然後想請教幾個問題……不料，咱們的小偷大爺却蹺起了二郎脚：「唉！從昨夜到現在，大爺還水米不沾牙呢。」

小偷最多只有十三四歲，可是却自稱大爺呢！龍振宇想，有天我可眞能自稱大爺呢！不理他，看樣子，這小鬼眞可能有些資料可得。

「你想吃甚麼呢？」

「還早呢，廚房開火不久，大廚師還未上枱，好吧，先來兩斤酒，二籠小包子，二斤醬牛肉，十個滷鷄蛋，嗯！差不多也可塡塡肚子啦。」

你聽，他還挺清楚這兒內廚的一切，至於能不能吃那麼多東西，管他，算是我招呼江湖朋友……

命令一下，他是闊家，也眞快，酒啊，包子啊，牛肉，滷蛋擺了一桌子。

咱們的小偷大爺雙脚擱在椅子上，有筷，他用不慣，有盃子，他不要，五爪金龍，左手飲酒，右手抓包子，牛肉連鷄蛋，龍振宇不得不佩服，人言風捲殘雲，今日，他算是親眼目睹了。

吃飽了吧！他拍拍肚子，笑瞇瞇的對龍振宇道：「先要人，還是先要解藥？」

啊！他眞的有些門道。解葯是救小虎子的，要人，是要琪兒及如愚。我能爲了女的，讓小虎子如此受苦挨難嗎？當然先要解藥。

小偷伸了伸大拇指，「不愧人稱小輩第一英俠！」

這句稱讚，可令小孟嘗有些面紅！

「你以爲你有本領捉住我？呸，是我故意留個破綻，給你抓住的，否則，別說人多哄雜，當着你的面，我取你的東西，還不是如囊中取物……譬如……」說到這兒，小偷手中却托着一柄碧光泛霞的玉龍尺，可叫龍震宇嚇得幾乎失了魂。

小偷，祇有十三、四歲，而我——龍震宇眞想一頭撞死了。

「別想死，一死，有不少事可沒人替你幹下去的啊……再說，破衣神手，九指神翁，也不輕易露一手……」

「你是破衣神手？」

「你爲什麼不看看我的手？」說到這裡，龍震宇是看清了小偷，雙手祇有九指，左手缺了一小截指頭，事實俱在，破衣神手是前輩五大高手之一，最近這三年，也就是在他最消沉的時候，在西北涼州，冒起個九指神偷，聲威顯赫，可想不到……是個小孩……

「小猴兒，騙了吃又吹足了氣，怎麼樣，哼哼，若還要吹下去，看我不撕你的皮……」

「龍大爺，不好啦，我師父來啦……」

看得出，這小偷可眞的怕他師父，因此，龍震宇一長身，雙手作揖道：「是那位前輩，可否入屋一敘！」

「好啊！我怕你請不起我！」

「我還有馬，還有金嚼環……甚至於我還有幾件值錢的佩玉，我估計，可以招待前輩一個月吧！」

一陣長笑聲中，祇見一個身材高大，身穿破衣，脚登草履的老人穿窗而入。一到就兜頭一個嘴巴打向小偷，可是小偷頭一偏，而第二下又到了，小偷是一沉肩，第三下

，一個翻身……到第七下，小偷還是中了一下重的！

小偷挨了打，可不敢嬉皮笑臉了。「師父，你，到底你還有多少本領啊……這一下是什麼名堂？」

「翻雲覆雨，記住了！」

龍震宇自命不凡，可是，剛才他師徒的出手，避招，那一下不是妙到毫巔。自己若猝然相遇，說實在的，決避不了第三下……

「小孟嘗！」

「老前輩，你別取笑我了！」

「我剛才教訓那小子，祇顧自己吃，根本不理我老頭子，所以，我才打了他一個嘴巴……」

又是個要吃的，開吧！現在，大廚該昇火了，要什麼有什麼，雖說是邊陲地，却也不輸中原地區，老丐祇顧飲酒、吃鷄，可一邊從身邊取出一隻碧玉小葫蘆，這分明是整塊碧玉雕成的，雕工好，葫蘆更形可愛，龍震宇不由一震，他爲何會在這個時候取出這件小玩物，一件價值不菲的小玩物！

「救這個傻小子的。」老化子在笑。「這是『天香五嬌散』的解藥，天下間，中了這種毒藥，也祇有這藥才能解除……」

原來，小虎子中的是天下奇毒十七種的第十五種。天香五嬌散的主人是久不在江湖出現的天香聖母。她非但擅於下毒，武功更別具一格！

龍震宇可眞百思不得其解了，自己與天香聖母根本河水不犯井水，這又是爲了什麼？憑甚麼傷自己的伙伴？

「爲什麼？」那個破衣老人一手抓住隻鷄脚，另一手抓住酒壺，說了三個字後，在對他笑，而且笑得透着三分詭異。

現在，不理這些，先把小虎子解救過來再說其他。

「慢慢慢，你要救人，可以，讓我們先出去一會兒，祇等他大打噴嚏之後，馬上塞緊葫蘆口，然後，再叫我們進來……」說畢，兩個化子各取所需，鷄腿、鴨脯，再加酒，走了，讓龍震宇自己解救小虎子。

龍震宇已經十分小心，將小葫蘆口的塞子拔開……不拔猶可，一拔，哇，空氣中瀰漫着臭味……而小虎子一聞臭味，他似乎毫不在乎的猛嗅……突然，一連幾個大噴嚏，龍震宇馬上塞緊小葫蘆口，很好，來得快，收得不慢。而小虎子已經大叫大嚷要報仇，要用他家傳彎刀法，去殺那兩個青衣……

什麼？是兩個丫頭？龍震宇更難明白，這一股粉紅香味，當然是天香五嬌散。誰……不，我幾時得罪過天香聖母？他按住小虎子道：「報仇，三年不晚，我現在擔心的是琪兒與如姑娘啊……」

小虎子他不聲响了，可是，心中却是不服氣。

「龍大爺！」

啊！兩位恩公來了，現在，他倆既然能取得解藥，想必也會知道兩女的下落。

「請問，我還有兩個同伴，不知現在何處？」

「你問我？」破衣老人笑嘻嘻的說。

大概他是知道的，龍震宇更是誠心的道：「正是請問老前輩！」

「你問我，孩子，你說，我又該去問誰？」

「我不知道！」那小化子說着，可又嘀咕了一句：「省得挨莫名其妙的打！」

龍震宇不禁面色大變，但是，腦海中又浮起了小虎子一直唸的兩句話：「要解藥上沙莊，要人求天朗……」如此說，這天朗，破衣老人該知道吧！

「唉！」

龍震宇還未問，而破衣老人却突然的，也可以說是莫名其妙的「唉」了一聲！

「問我？爲什麼不問你自己？」破衣老人說了這一句話，說實在的，龍震宇無論如何也不會明白的。

「人啊，別太做好事，還有，更不可太大量，最重要的是，人，不能生得太俊俏，太討人喜歡。」

這算是褒獎龍震宇，還是在挖苦他呢？生得太俊朗，太討人喜歡……我幾時要人家來喜歡我？說實在，我守身如玉，我除了畢琪琪，我沒有第二個女子，我從不招惹她們，我決不是狂浪之輩。至於討人喜歡，我自問，自己一無是處，我因爲自己一無是處，所以，我浪蕩，我不理是野廟枯寺，我不理粗餅麥粥，我……有時候，自己已認爲自己像個叫化兒的……我有什麼討人喜歡之理啊！

開玩笑，對……破衣老人喜歡開玩笑，我又何必向他解釋，祇問他天朗是什麼意思。

「問天朗……你眞的要問天朗？唉，你走了那麼多年的江湖，還不知道月朗天清雙天煞……」

龍震宇一聞月朗天清四個字時，他頓時一凜，據說月朗天清雙天煞，自從三十年前，也就是自己還未出世時……在那祁連山天狗峯雙峯誅了玄都七老之後，再也不見她倆出現過，現在，那會找到我的頭上來了呢？

「你怕不怕？」破衣老人問。

「哈哈哈！」龍震宇是一聲朗笑道：「人，所怕者缺情欠理，又或者多行不義。說實在，我龍震宇一生爲人，自問情理兼顧，不敢稍踰禮義，我又有何可怕？」

「你是有情有義了，不見得吧……」

不對，是個女子的聲音。龍震宇一看破衣老人，祇見他低頭縮頸，什麼！江湖如此有名五前輩之一，也會怕這個女子……什麼道理？

「我告訴你，師父逢到要救人，沒抓拿之時，就去找她，她，可有求必應！所以師父不敢得罪她。」是九指神偷的暗語。

「可我不怕！」

「不怕大可跟我走！」

「好！」

龍震宇想走，可讓兩個小偷兒拖住了，破衣老人是十分誠懇對他說：「切忌切忌，不可決裂，一個不對，唉！眞會引出一場大風波來……」

唉！破衣老人的一番話，照理有些效用，再說龍震宇個性又是善良平和，本不該鬧出什麼大事來吧……不想，其實却不然。

龍震宇飛身而出，總以爲人已不見了。哈，前面有輛小車，是用兩匹菊花青的健驢拖着，車輛四週有長衣遮塵，可是，車篷開處，有一顆少女頭露出，一見龍震宇追來，她笑了，還向他招招手，這就是龍震宇有欠思量，應該騎馬追趕，一時氣盛，就此憑仗本身功力，追上那輛驢車，尚幸龍震宇內功紮實，並且，心平氣和，他首先記得，此去是救琪兒與如姑娘，如果火氣大，這件事就越搞越難收科。

何況，破衣老人在臨走之時說的話，一定有他的道理，爲了救人，何必鬧到非決裂不可！

青衣在引路啊，好吧，讓我慢慢的跟她走，龍震宇是個極細心的人，他一邊走，一邊在記路，那料到驢車是七轉轉，八彎彎，越走越不是路……而且，一個不留神，前面依然是蹄聲得得，其實，他已被陷入迷陣之中，龍震宇想走，怕越走越錯，不走，又算那一齣？突然，他一聲冷笑，地上不能走，天上難道也有阻礙？想到這兒，身形一起，身邊突聞一聲嬌語：「好身法！」

龍震宇脚下已找到着脚之處，想着，既然有人答話，何不乘勢而下？「是那位姐姐賜教？」

「龍大俠何必太謙？你可看見前面燈光處……」

「姊姊何不露面，指示一二……」

「我就是請你來此一叙，怎會難爲你呢？」

「敢問姊姊尊姓大名？」

「我先告訴你，此地是沙莊，不是天朗宮。」

龍震宇心中一凜，沙莊，天朗宮，原來是兩個地方。

這樣看來，事情是越來越複雜了。

「看來，我的朋友不在貴莊上？」

「不錯。」

「如此打擾了！」龍震宇一聲招呼是說明了，他不會再在此地逗留了，他想走……

「爲什麼？我就不能留住你？」

聽得出，這女子的語氣，有着埋怨之意，但是，龍震宇却心平氣和地說道：「但願妳我，後會有期。」

「眞的想走？」

龍震宇想：不走又如何？身形動，對不起，龍震宇之面前，突然有一道光亮刺到，這女子的出手，既快又捷，如果不是龍震宇潛龍身法也是快捷萬分，那麼，這一對招子，可得賣給了她。

妳我有什麼了不起的仇恨啊！出手如此兇狠毒辣，尚幸是自己，換了第二個人，又該如何？如再被傷了又引出事來，那不是鬧了個仇怨不可解……

「姑娘出手未免太毒辣，萬一因此引起風波，這不是欲靜反得個亂字！」

「龍震宇，你不必教訓我，我好心請你來一叙，指點些途徑給你，你强硬，你不領情，我本想不用强，我且問你，你想不想找到你心上人？」

嗨嗨，這簡直比什麼天師符咒還要靈，龍震宇他呆住了：「妳知道我的同伴在那裡嗎？」

「天下除了我，再也沒有人能知道她倆的居處。」

「眞的？」

「我如騙你，天雷轟頂，生無好活趣，死無好死法！」

「也不必如此罰重誓。」

「我怕你不信。」

「龍某一生，不怕受騙，實在是救友心切……」

「好！請！」道聲請，四周突然放光明……好個幽雅的佈置，這山莊可謂名副其實，依山而建，而這一大片樹林曲徑，正是護莊所用，甚至於看得出這山莊主人是個極有心計的人，其中還佈置了個陣圖。

龍震宇對五行、八卦、七曜、梅花等陣法，也有研究，不過，他可看不出莊主人所擺的是甚麼陣，突然，又是一暗，祇見前面有紅燈一盞，分明是在前引路，爲了琪兒與如姑娘，他祇能走，所謂：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

雖然，與那小姐祇交了一招，龍震宇已知此女的出手陰柔之至，也陰狠之極，不得不小心從事。所以，他極小心的走，走，走，一剎那，紅燈熄去，而自己已進入一座佈置清雅的大廳堂，當中端端整整擺了一席酒……

「龍哥哥來啦，龍哥哥來啦！」

誰在叫？循聲一看，哈，原來是一隻白羽、紅頂、綠爪、綠嘴的大鸚鵡……

龍震宇心思縝密，不是這白鸚鵡的叫，他可能會上一次大當，白鸚鵡的叫聲，令他猝然警覺，爲甚麼一隻禽鳥會認識我？內中可能別有蹊蹺。身處不知所謂之地，是決不能稍有疏忽的，龍震宇有一個長處，越是處身劍拔弩張之地，越是令他臉不變色。

四個青衣人出現了！對龍震宇是揖禮者揖禮，用塵尾拂塵者拂塵，讓坐者讓坐，斟酒者斟酒，龍震宇眼光多厲害，一見酒席上所擺的八小碟，如羊舌簽、鹿肉脯、風鷄、燻鴨……全是蘇如愚之手式。心中明白，兩女一定在此，至少，此地主人是決不會不知情的……

一陣香風飄來，令人心曠神怡，可是，龍震宇更加收斂心神，嗯！這就是內功正邪，强弱之分，龍震宇之潛龍神炁，一收必斂神，馬上顯出它的辟邪神效，本來，這一陣香風，就可以令一般武林中人心神大亂。現在，再一見來人，若不是龍震宇，那怕是一等一的好漢，也難受此姝之誘惑，因爲來的那位小姐實在是美艷得不可方物，何況，眼神光彩四射，彩黛粉面，除非你不是男人，除非你是太監，否則，焉能不爲此姝之美而低頭！

「龍哥哥……」

龍震宇全身一震，甚麼？小姐，我與妳素未謀面，剛才一見面就交手一次，說實話，交手之時，我祇聞其香而未見其面，現在，妳叫我龍哥哥，從何說起？

「倉猝之間，未能精備珍餚，幾許粗物，伏祈不嫌陋吝，至於這酒，尚可一飲，小妹先飲一盃，中原之禮，所謂先飲爲敬……」

「哈哈哈……」龍震宇一聲長笑，本來是束緊的衣袖、衫襬，他是鬆了一鬆，然後，十分恭敬的對那美麗小姐道：「請問這位姊姊芳姓大名，這話是龍某第二次眞正的請教！」

「不是說過要解藥上沙莊……」

「嗨！姐姐姓沙？」

「不錯，至於我的名字，唉，可以說一聲，不知者不罪，知道的，沒幾個尚活在世上，也就是說，不幸而知道我名字的……」

「殺無赦！」

「龍哥哥，你……知道了！」

「但願我估錯了。不過，沙小姐，爲妳，江湖上已殺了個血流成河啊！」

「龍哥哥，我可沒有叫他們殺呀！至於，對我意圖不良，而被我手下殺死的，這也不能怪我啊！何必談這些大煞風景事，龍哥哥，請飲一杯！」

「沙小姐，或者，妳還不明白我之個性，我不喜歡飲酒，不善飲食，盛宴，龍某人心領了，龍某人之深入貴莊，實在是請教我那兩個同伴下落。」

突然，這位沙小姐眼中淚水盈盈，她苦笑道：「難道連我一杯酒也不肯飲嗎？」

龍震宇一聽這句話，心中更有疑惑，一杯酒，爲甚麼要飲一杯酒，這是甚麼酒……再說，事實上，自己素不喜飲酒，此人對我頗有了解，那會不知？其中，莫非有甚麼機詐不成？突然，他想起酒能亂性，不對，這酒是決不可飲。但是，此來，是求她說出地點，以便找尋琪兒及如姑娘，如今，總不成僵在這兒……

「不是不肯領受，實在是不能領受，還望沙小姐原有則個。」

「爲了那醜姑娘？」

「請沙小姐口上積德！」

「我偏愛說她是個醜姑娘，一個醜姑娘……」

「唉！如此說來，道不同，不相爲謀，龍某人告辭了！」

「你想出去，憑你走得出我沙莊嗎？」

「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闖也得闖出去！」

「祇怕你難闖出一步！」

好個龍震宇，雖說同這位沙小姐祇說了幾句話，可是已看出這位小姐美是美極了，艷是艷極了，但是煞氣隱伏，狠也狠極了，如果稍有拂逆，祇怕她翻臉不認人時，這相報決不會輕鬆，因此，他看來是輕飄飄，無所用心的與她對話，其實，他是無時無刻在留心中，渾身眞炁佈滿，稍有不對，他會立刻扣住這位小姐，用强，也是說不得了，要她引路出莊。

現在，沙小姐此言一出，果然，地下有浮動之跡，這是勝負俄頃之間事，怎能讓妳計謀得逞，龍震宇實在是厲害精靈，潛龍炁又是無聲無息，裝模作樣，說動就動，念動即發，這兒地下才浮動，龍震宇已如一股風般向沙小姐撲到。

沙小姐是一個失算，不過，她也不是個泛泛之輩，龍震宇到，其實，整個地板全往下沉，祇不過她是有所準備，有地可走而已，如今爲龍震宇罩住，小姐可發了兇狠之性，也不知她如何動作，左右雙手，兩道光華，直刺對方，希望借那一阻之力，將龍震宇震開。

龍震宇到此地步，那敢托大，玉龍尺早已出手，而沙小姐手執的這雙出鋒本是武林失傳已久之兵刃，玉龍尺一碰，好快的手法，雙出鋒不作直刺，竟然左右雙圍而上，將龍震宇合圍在中間。

龍震宇出道至今，從未遇到過如此狠辣、迅速，而且變招奇快的招式，尚幸玉龍尺善守善攻，形勢如此，不敢逞强，借玉龍尺之「雙龍會」，錚錚兩聲，果然，點住雙出鋒尖，在已運用的潛龍炁之催動下，脫出雙出鋒之連環七十三手追殺神招。

沙小姐也是一個驚愕……但是，她可心定了，其實，她是一時之火，她那會捨得將龍震宇刺兩個透明的窟窿，所謂勢成騎虎，不得不發而已，再見龍震宇如此身手，心中越發的愛恨交迸……

龍震宇可已看清，這已是另一間廳堂，再不見白鸚鵡與酒席了，而四壁都圍上青布，地下沙石鋪地，心中明白，他是處身人家練武廳上了。

其實，他那裡知道，這兒是莊中最重要之地，青布圍住的，正是武林七絕中之一絕「青陽神鋒解」。

龍震宇爲人正直，他並不在意，祇是對那沙小姐打恭作揖：「我只求出寶莊，上天朗……」

「你是非救那醜姑娘不可？」

龍震宇心想：小姐妳已問過了一遍啦，又問，未免太煩了，他祇點了點頭。

「她有甚麼好，難道我不及她？你說，我有那一點不及她……」姑娘說到這裡，她難免有些羞愧之情……因此，她長嘆了一聲：「想我青鋒玉女，有多少臭男子爲我要生要死，我，我看也不看一眼，而今，卻受你天大的侮辱，我尚有何生趣……」一說到這裡，龍震宇出乎意料的看到沙小姐雙鋒向自己的俏臉龐劃去，怎能將個好好的面孔，劃成大花臉？不能，並且，此事又是爲我而起，龍震宇決不是個冷酷無情之人，祇是情有獨鍾而已，因此，他輕易不發的龍鬚針打出，這針一出勢勁而快，沙小姐雙手剛起，雙肘立覺一麻，好，打中這肘關節穴，雙手自然無力，雙出鋒落地，而龍震宇極快的將雙出鋒拾起在手中。

「好功夫！」一聲蒼老的冷笑聲傳出。龍震宇不由一震，他明白，來的才是眞正的一流高手中的高手，憑自己這點功力，唉！決非其對手，何況自己內傷未復，可是事已至此，又有何法？硬着頭皮，那怕死了，也得對付一陣，能走當然最好，不能走，祇能聽天由命。

八個健婦，抬了一座青布所幪的太師椅，椅上坐着一個身穿黃綢百壽衣，慈眉祥目，左手執一柄龍頭拐杖的老婦，就憑這一坐相，穩似泰山，何況，她，臉無戾氣，龍震宇心安了一半，想必老太太是個講理的人，講理人麼，總不致倚老賣老，以老壓小吧！

龍震宇想得眞如意，那裡想到，卻是位最不講理，最心狠手辣的老前輩。

座椅放下了，八名健婦分立左右，龍震宇看得出，就是連八名健婦，也不是好惹的，自己實在太自恃了，看來，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你姓龍。」老婆婆說話是百分之一百的不客氣。

龍震宇可又是個你以禮來，我以禮往的倔强性格之人，見老太婆如此無禮，好，我可不必尊敬妳：「今年……我二十七年另八個月加十二日，這也就是說，我姓了二十七年有餘的龍了！」

「百變虬龍是你何人？」

「家師的名號豈容妳隨口而出……」

「如此說來，要恭敬些才對……」老太婆的臉面大變了，可是龍震宇他毫不在乎。

「理該恭敬！」

「不恭敬又該如何？」

「妳我不必再談下去！」

「你想與我談，也談不下去了啊！龍震宇吃我一拐！」老太婆說出招，就出招。

龍震宇也是一個大意，他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離老太婆至少有三丈來遠，招來竟然如山般壓到，龍震宇那肯認輸，玉龍尺一揮，本來，天大壓力也得讓他揮出一二尺的空間。

今日，可是眞的碰上了眞正的對手，老太婆是有名的煞星，實在，目下年紀大了，如果三十年前撞着她，一招就能要你命了。

如今，你想架開壓力，根本是空想，何況，身旁又聽得那沙小姐在驚叫：「不可硬架，奶奶，饒命！」

尚幸這一聲叫，也不見老太婆如何用勁，龍震宇如此厲害的人物，竟然會給這股無形炁壓得七竅見血，人，一個觔斗，暈死了過去。

老婆婆臉色微變：「此人實是奇人，唉！可惜，可惜。」說完想走，她的寶貝孫女卻阻了太師椅：

「奶奶，饒命！」

老太婆見了這個孫女，她是有說不出的愛憐，因爲二十年前清理門戶之時，自己和老伴中了衆弟子之毒，全仗兒子盜來解毒藥，可惜，孩子媳婦都死了，死得很慘，那些叛徒後來雖然全部伏誅，可惜，祇剩下這麼個寶貝孫女，試問！她能不寶貝嗎？

老太婆撫了撫沙小姐的頭道：

「婉兒，他不會死。」

「但是，我知道妳是用了都羅天罡煞，將他全身之經脈壓傷了……他成了個殘廢人啦！」

「孩子，他不會喜歡妳的，看那個醜女，醜八怪會不會要他？」

「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情……我老太婆却要看看，天下，有幾個眞正有情?」

沙婉兒再一想，也眞不錯，好，將龍震宇送回去，老實說，龍震宇還有朋友，至於畢琪琪與蘇如愚，根本在師伯婆婆那裡，一放即到，看吧，醜姑娘會不會再要這個廢物……

諸事辦妥，但是，沙婉兒還是不放心，不論睡眠休息，她永不會忘記了龍震宇那俊俏的面孔，矯捷的身手，如此少年奇才，可憐，現在，却變成了個廢人……她既不是後悔，也不是痛惜……實在是有着愛憐之心，龍震宇，不愧爲龍震宇。

至於龍震宇是爲一輛青布小驢車，兩個小丫頭送到西關大客棧，現在，祇有一個小虎子在，一見龍大爺變成這個可憐相，如此剛强的小伙子，竟然哭了，比父母被人圍攻死時，哭得還更凄凉、痛苦。

破衣老人第二個到，一看龍震宇的情形，如此江湖遊俠，視殺人如草芥，也會飲泣失聲，這說明了老人心中苦痛之一斑，「我早就叫你好好的對付，切忌切忌，不可惹出大風波來，現在，你……」

「我不怕！」

「成了個大廢人，還不怕?」

「唉！破衣老人家，我祇求你一件事！」

「甚麼事?我力之所及，一定代你辦到。」

「離開此地，馬上，即速……」

「爲甚麼?」

「我不想琪兒見到我這副模樣……」

「以後呢?我的龍大爺，你永遠不見她了，是不是?」

「看來，以後我是不會再見她了……讓她面對一個廢人，何必呢?大家淚眼相對，用不着這樣吧！」

「可是，沒有人照顧你?」

「我！」小虎子義憤塡膺的說。

「一個臭小子，能服侍個病人，別臭美了，走吧，不過，龍震宇，咱們是丐兒，住沒好住，睡沒好睡，吃沒好吃……你受得了?」

「我會死！」

「甚麼?」

「我，總可以自己餓死自己吧……」

窗口突然飛來一條青影，抱住平臥的龍震宇顫聲道：「我不會讓你餓死，如妹子也說過，要好好服侍你一輩子，要陪你走遍天涯，一定要將你武功復原……龍哥哥，你爲甚麼不看我，嫌我醜了?」

「不！琪兒，我不能累妳！」

「我不會說你累我的，是你自己說的啊！我們永不會嫌你，你不必太多心了，好嗎?再說，本來，我怕師父對你無禮，現在，你自已如此模樣，她還會對你有甚麼酷刑苦罰?不會了……我們起程吧！」

畢琪琪突然向破衣老人叩了一個頭：「說實話，我不願意麻煩你，還有九指神偷……」說到這裡，九指神偷出現了，其實他早在房中角落裡哭，眞的，龍震宇做了多少行俠仗義之事，他是眞想交這個朋友。

破衣老人與老太婆是有些交情的，可惜，這件事他已無能爲力，生龍活虎的人，現在，讓老太婆的都羅天罡煞，毀了個一塌糊塗，也就是說，龍震宇得做個半世殘廢人，凡有血性的人，能忍得住悲傷嗎?

既然你也在此，好了，一併謝了。四人僱了一輛車，走出西關客棧向玉門關去。

現在，不該有甚麼麻煩了吧！現在可以太太平平的趕路了吧！不，突然有二匹一無雜色毛的白馬，不論馬鞍轡頭，單是此馬就値個幾萬兩銀子，何況，馬上坐着兩個美如天仙的少女。

她倆似飛的一般趕來，小虎子已拔出了彎刀，可是被蘇如愚阻止了，「我們誰能比龍哥哥强?」這句話令小虎子臉也紅了。是的，他的本領算哪一流?眞講打，十個小虎子也早就送命了，還等今天……

可是，黑沙滿天，蹄聲似雨，來的是友或是敵?

「來了再說，可能是趕路的。」

小虎子沉着了。

你們不走了，嘿！這兩匹馬來得快，停得更快，當他們發現是一對美貌少女時，小虎子幾乎又要拔彎刀，不料其中一個少女是毫不客氣的撩開布篷，見龍震宇平臥在軟褥上，不禁珠淚滿面。

其中有個背插銀叉的少女道：

「你們可相信我?」

蘇如愚有些茫然之感，畢琪琪到底久歷江湖，她策馬迎前，道：

「這位姊姊，尊姓芳名……」

「我姓高，這是我師姊姓茅！」

「啊，原來是通天曉苗國書前輩的高足！」

「不必說客套話，你們可相信我的話?別趕着上鐵蠻坳，先去看一位先生吧！」

「不知二位姐姐要我們去見那一位先生?」

「五禽先生魯君惡！」

四人倒有三個不相信，小虎子是個糊裡糊塗的人，畢、蘇與臥在車中的龍震宇都不敢相信這句話，誰還不知道，五禽先生魯君惡早已坐化在太白山！

姓高的女子却大聲大氣的說：

「我祇有一個條件，就是……」說到

這兒她面紅了……畢琪琪是個面醜心機靈的女子，那會不知姓高的意思，看一看臥在車中的龍震宇，她不禁黯然，「唉，龍郎，你啊，不知道引起多少少女的遐思……」

龍震宇却大叫道：「快趕路，如姑娘，你的解手金刀還在手中嗎?」

蘇如愚一聽這句話，她的心幾乎跳了出來。她比畢琪琪不遑多讓，那會不明白龍震宇的意思，分明是要自已劃花他的面部……

姓高的女子不禁發火了，誰不知霹靂無情火高金妙的脾氣，說句老實話，祇有人家喜歡她，從來沒有她喜歡人家的，現在，龍震宇寧可毀臉，寧可做殘廢人，也不領她的情，在當時，這簡直是對人一種最大的侮辱，高金妙幾時受過這種侮辱，手一揚，七朵紅火向車中打去，後面她的師姐茅玉瑛大叫不可，如果，師姐一喝能制得住她，那麼，她也不會有霹靂無情火的雅號了。

七朵紅火極快的打進車廂中，尚幸蘇如愚在一邊照料，她的武功不弱，尤其是對攝取暗器，別有心得。

七朵紅光已被她揉在手中，如果換作第二個人，那還不接着向對方回手打出去！可是，蘇如愚是秉性柔順的女子，她祇有厭惡之感，而將接着之暗器，放在一邊，奇怪的是，畢琪琪的馬已阻住了高金妙，向她要解藥。

蘇如愚突的一驚，再看一看接着的暗器，是七朵帶葉的小花時，她也嚇了個魂不附體，她祖父母也是一代梟雄，尤其是魔宮總訣，也令她見聞不少，看清了帶葉小花時，她明白了，這是江湖上暗器祖宗，兼用毒之王的暗器，「七葉一枝花」，別說被它打中，就算沾了它，也得中毒身亡，她那會這大的膽子，莫明其妙的用大震宮魔訣手法接了它，後悔，當然是沒用的，她反而看了龍震宇一眼，心想：我總算死得値得，因爲我是爲龍哥哥而死……

可是，龍震宇急得昏過去了。

畢琪琪的功力，到此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說實話，威震大西北的白馬雙姝，今日，竟然讓個醜姑娘阻了個礙手礙脚。

本來她倆以白馬爲傲，現在，她祇能捨馬而鬥，並且，仗以成名的「七葉一枝花」不斷打出，以助雙叉的威勢，可憐，畢琪琪單憑一支拐杖，將雙姝逼得想走也不能，不過，畢琪琪口氣却十分柔道：「我祇求解藥，我不想結仇，求妳們慈悲……」

「傻娃子，暗器根本沒有毒，若有毒，我怎會傳給她倆，唉！停手吧！」

畢琪琪一聽有人叫停，她不得不停。

實在，她不能闖禍，她不能眞的打傷甚或打死高、茅兩姝。師門之規律極嚴，此去之途徑，將遇何等樣人，如何趨避，如何對付，該殺的，非殺不可，不殺是有犯規律；不該殺的，即使此人犯上十惡不赦之罪，也不能殺，殺了，也是有犯規律，定得回來請示、報告之後，由師父決定。

因此，對高、茅雙姝，她眞是祇能苦纏，而不敢濫用重手。

來人了，那正好，又聽暗器無毒，心中更加一寬，現在，她只守不攻，好，人家守的是守四圍，她的守，可以包括八方，也祇有鐵蠻坳的門下弟子，才有這樣的功夫。

來的那個人，生得神態威猛，白髮紅臉，生就一把赤色鬍鬚，身穿一件大紅八卦道袍，一手執一柄玉如意，一手執一柄馬尾拂塵，一到場，高、茅二女已退下，而老人却在與畢琪琪對打。

蘇如愚因爲聽暗器無毒，現在又看到高、茅二人退下，她心中大定，現在再見這赤衣老人在大戰畢琪琪，她又怔住了。

她多想助她一臂之力，可惜，她們早有約定，守護龍震宇的，決不擅自下車，即使有甚麼變化，祇能叫小虎子催車逃走。

在如此情況之下，試問，她能不能走?老實說，小虎子不是發覺對手太厲害，他眞能再拔彎刀……

突然由車中飛出七朵紅花，誰也知道，這是蘇如愚首先接着的暗器，到現在，才還給她，爲甚麼?蘇姑娘也熟悉這暗器的功用及其如何打法，現在，她可打得眞似模似樣，紅衣老人袍袖一飄一擺，哈哈笑道：「老乞婆收了個好徒弟，可惜太醜，喂！小姑娘，妳不是老乞婆的弟子吧！老夫看妳秉性極佳，怎樣，入我天宰門下如何?」老人一邊說，一邊可走近車輛，一見臥在車褥上的龍震宇，不由大叫一聲，「你不是龍公子嗎?」

龍震宇一見此老者，如果不是老人生具異相，他永不會認出他。早已說過，龍震宇昔年有小孟嘗之稱，在未遇畢琪琪之前，曾經有個紅面老丐求援，並且，半夜而來，老者生就一副高大身材，一進門，要他好好的服侍他，再三關照，不許向外人宣揚。

龍震宇看出此老爲仇家所逼，所以，他奉命唯謹……

老丐住了半個月，化去了龍震宇成百隻雞，四十五條鯉魚，還有熊膽、血竭等……也不知多少，這是療傷治毒，但是，龍震宇從來不去偷看，老丐走時，對他說：「人

言不虛，無以爲報，你我後會有期……」他那裡會想到，今天眞會碰了頭。

老丐仔細的按着龍震宇之四周，不禁老淚縱橫：「龍恩公，老朽是該死了啊，竟然無法拔除這都羅天罡煞氣！」

甚麼？這是都羅天罡煞氣？怪不得啊！

畢琪琪與蘇如愚能回來得一無阻礙，天清，月朗，就是江湖雙煞，月朗天清，龍震宇所碰上的不是月朗，就是天清，都羅天罡煞氣，號爲江湖第一煞手，現在，苦矣……

突然，紅袍老人高叫一聲：「我……我去找，找三個前輩來，祇要五位前輩會合……」

畢琪琪十分冷靜的問：「那五位前輩？」

問住了，實在，五前輩，月朗天清算兩位，還有一個大震宮主人天河丈人……好吧，二個是對頭，一個已坐化多年，找五前輩，簡直是笑話！

高金妙還在提五禽先生，紅袍老人苦笑一聲：「五禽先生已死在太白山。」

「他騙人，他不想有人去煩他，他在此地天狗崖，苦習大貫神經……」

「妳說甚麼？大貫神經？」

「對了，在苦練大貫神經，我倆追殺個小淫賊，經過天狗崖，發現一個老人，簡直像個老叫化子，這老叫化子很狂，叫住我倆，問我玉磬小道姑是我倆的甚麼人……」

試想憑霹靂無情火之爲人，能容得個老化子得罪她師父嗎？還有不打架之理？

首先是高金妙，還算好，她祇因其辱及師門，但是看他年老，出手未免輕了許多，一招神巧八打，照道理，老頭子起碼中四下，唉！天下有這種怪事，老人不見動作，可憐，高金妙首先自己打了自己八下，這還有不拚命的。好，雙叉出手，將個老人團團圍住。

其實，她倆也祇不過要老叫化服氣而已，而老人要借她們這火焰叉擊打他全身穴道，因此，你越可憐他，他越是出言難聽，結果，弄得高、茅兩女發了火。

十三手奇門叉法，着着實實的向老人點到，老人有些大穴入僵之危，必需靠外力打開僵穴，否則，就有走火入魔之危了。

老實說，以他這麼大的年紀，一旦走火入魔，肯定他這輩子算是完了，爲了求兩女不走，繼續打開通身十三大穴，他一邊受叉，怕她們看了可憐，而一走了之，所以越罵越厲害，並且，爬在地上，用屁股啊！前面的氣海穴啊！試問，這種形式，那會好看，而且，又對的是兩個女孩子，這麼一來，引得雙姝無論如何非殺他不可了……

兩個時辰之後，老人滿身是血了，他笑了一笑，他突然一長身，雙姝眼前祇覺人影一閃，一股極強的潛力將雙姝出手格開，並且，一股極大的攝力令雙姝虎口發熱發燙，雙叉同時脫了手。

又是一股柔和之力，將她倆推出丈遠，又聞一聲哈哈大笑中，叫茅玉瑛、高金妙進他的內洞。

本來，高金妙那敢進洞去，但是，茅玉瑛可比一般人冷靜、機靈，而且，事實俱在，雙叉俱失，該怎麼辦，因此，茅玉瑛毫無所懼的先進了老人的內洞。

「始終是妳的成就大……」老人哈哈笑着說道。

茅玉瑛可看見一個血的老人啊！今年年歲不小啊！她能不有些後悔之意？何況，現在看這老人時，她不禁有些傻了，爲甚麼？本來看着怪裡怪氣的，且帶有幾分邪氣的老人，現在，祇見他是滿面正氣，雖然血流滿身，但他並沒有一絲兇狠之意，對茅玉瑛說話時，也充滿着憨厚柔和之色，「不必怕我，如是妖邪之輩，在我手下能走得過三招的，不多，不多。如果我要妳們的性命，能讓妳們刺得渾身流血？妳們可知我是誰？我就是十年前訛傳坐化太白山的煞手五禽先生魯君惡……」

這時高金妙也進來了，老人又笑了笑道：「在無事之時，妳倆決不可將我行踪說出，當然，我欠妳們一個人情，我會還，以後，任何天大災難，妳們可來此求我出手，不過，高金妙，我以爲妳是個生禍胚，少出門爲上……」

爲了這個緣故，高金妙敢這樣大膽提出五禽先生之名，也幾乎令火龍尊者自殺。

當然，就近有這樣閻王對頭在，卻是大可一試。但龍震宇卻劈口發誓不要，老人可弄得莫名其妙，還是蘇如愚，她說出這件情孽牽連，火龍尊者不禁對龍震宇道：「小伙子，我早批你命中犯桃花，尚幸不是咸池，也不是月德桃花，不是煞，而是劫，現在看來，桃花已應，至於這都羅天罡煞氣，方今之世，如果連魯老也不能治得好，那麼，天下再沒有人能治得好……該去一次。」

「我不去。」

「爲甚麼？」

「唉！我寧可死了，我不能受人所制，再說，我有甚麼好，比我好的人不知有多少，至於我心目中，祇有一個琪兒，如此而已！」

「你會成半世廢人！」

「命該如此吧！」

高金妙突然插了一嘴：「長病無孝子，龍哥！你該記着的。」

龍震宇微微一笑：「眞正如此，我是活該。」

畢琪琪冷冷的說道：「我心非蓆，不可捲也，我心非石，不可折也……」

醜姑娘她除了面上有肉疙瘩令她看來難看外，其他，沒有甚麼瑕疵，此時聲音清朗的說着這兩句詩，竟然令在場衆人，個個感動。

「琪兒，我們該走了！」

「是，龍哥哥，我們是該走了……」說到這裡，她向火龍尊者、白馬雙姝，全拜了幾拜道：「青山不老，綠水長流，但願後會有期。」

茅玉瑛是個細心人，她雖然對龍震宇也有好感，因爲師妹搶在前，她不好意思再爭，可是，今日看到龍震宇如此一代人傑，又是因爲因愛成仇，可憐，竟然一個風流倜儻的少年，如今爲了都羅天罡煞氣，竟成了個廢人，說實話，她也想哭出來了。

但到底她是個大姑娘啊，能哭嗎？可是，她已感覺到，這將是個悲劇的開始。

爲甚麼不肯去求五禽先生？都是師妹心急了些。突然，她想出了個辦法，龍震宇不去求五禽先生魯君惡，難道我不會去求五禽先生去看龍震宇嗎？想到此處，她是心有所思，而故意的慢了幾步。

此時火龍尊者正在詢問高金妙之一切，好，仗着胯下神駒，又加上茅玉瑛善故佈迷陣，不多時，她已避開了兩人，自己一人擇路向五禽先生居處而來。

茅玉瑛呀！茅玉瑛！妳是離不開高金妙的呀！因爲，高金妙雖說性格大開大闔，可是功力與妳相差太遠，更且可以互補短缺。

現在，妳是單人一個，難免會落單而吃虧，事實上，爲雙姝所謀殺的武林朋友，着實是不少，妳一落單，剛好湊到了妳的老對頭何不與手上。

天下事，確有許多不可解釋的因果。何不與是佈下圈套，蜈蚣鏢何不與心中明白，自己的蜈蚣鏢連環地網陣，可以對付一個，決不可對付兩個。

現在，打聽得實實在在，祇有茅玉瑛一人時，他才在江楓徑中佈下陣，那想，茅玉瑛身後還有一個人，誰？一直暗戀着茅玉瑛的衡山弟子：九珠連環冉珍。

本來，茅不離高，高不離茅。冉珍實實在在不好意思上前說話。今日，也是個偶然機會，白馬嘶叫，對愛人的任何東西，均是念念在心頭，那會聽不出之理？再一看，果然是一個人，趕路趕得很急，突的想起何不與的地網蜈蚣鏢，這分明是對付茅玉瑛的，他能袖手旁觀？因此，他是故意現踪跡，直往茅玉瑛必經之路江楓徑投去。

茅玉瑛久歷江湖，那會不知前有蹊蹺？因此，故意放慢馬蹄之聲，漸漸的，漸漸的，向前走去。

這江楓徑是條獨徑路，你不走此路，是別無其他路徑可通，何不與手下嘍囉雖然沒用，可是人多，一聽馬蹄聲，大叫大吵，逼馬入徑。

總以爲茅玉瑛不入徑則已，一入徑，必中地下已鋪滿的拋地網陣蜈蚣鏢。這蜈蚣鏢身有毒尚在其次，最厲害的是鏢身似蜈蚣，微長而軟，發難時，更且左右搖擺，準頭難捉，加上地網鏢陣，蜈蚣鏢會如十二月裡烟花般亂竄亂飛，你是無心碰上，牠是有意伏你，兩兩相碰，茅玉瑛已輸了佈置之道。

即使警覺快，反應靈，人不中鏢，馬非吃虧不可。如果不是九珠連環冉珍的暗器更強，更快，暗中用九九八十一枚六角形鋼環，將地上羅網的兩頭總掣破壞，茅玉瑛今日非爲宵小所暗算不可了。

何不與坐等好消息，祇見茅玉瑛白馬快似旋風般入網而安然而去，蜈蚣鏢連個屁影也不見，他不禁發了狠，因爲，茅玉瑛本來不會對付那些小嘍囉、無名之輩。怎料到這般江湖末流，打人沒甚麼本事，罵人的汚穢語無奇不有，茅玉瑛一邊在當心埋伏，一邊也恨極，這些小嘍囉，她輕易不發出的七葉一枝花，一支一支的打在小嘍囉身上，一刹那，叫苦連天之聲大起，將個何不與逼了出來……

鏢陣呢？鏢陣呢……叱責被打的小嘍囉，等於自己招了供，茅玉瑛本已留心，再加一考察，發覺有六角形鋼環將地下之蜈蚣鏢釘死，她明白有人暗中助她，更明白助她者是誰，她不由心一跳，臉一紅，現在，何不與又出現，爲了趕去見五禽先生，她也不在形式上說謝啦，祇是微微一笑，將頭點了幾點，她相信冉珍一定會明白她的意思——要拔去這個釘子——何不與。

人，不可心急，也不可自信太強，人家決心來報仇，他們會一無所備嗎！何不與出面挑戰，而蜈蚣鏢如雨點般打來。

老實說，面對面，實打實的，茅玉瑛那會放在心上？雙叉叉尖本是點、翻、絞、鎖之用，蜈蚣鏢即使厲害，七葉一枝花更是不弱，並且，雙叉之煞着頻使，已將個何不與困得還手無力，被困在雙叉銀虹之中，茅玉瑛恨極了何不與，不料兩條碧影，悄沒聲的向茅玉瑛之左右襲到。一出手就是失傳已久的無

形環，所謂無形環，是掌掌成圈，環環進逼。

茅玉瑛可從來沒碰見過如此厲害的手法，再加上蜈蚣鏢連珠般飛打，茅玉瑛看來不得不下馬……

九珠連環冉珍並沒走遠，其實他也不放心茅玉瑛，不，卻又不願讓茅玉瑛知曉自己得功賣力，現在，風聲傳來別有勁風聲，又加上小嘍囉的鼓噪，心知不妙，立即趕來，一到就發現隱居祁連山藍狗坪的雙妖重出江湖，爲了救人，也爲了保護自己，他是先用六角鋼環分打三人。這就是打得巧，也是打在分寸上，首先何不與以爲必操勝劵，他簡直忘了破壞他地網鏢陣的朋友，正在哈哈大笑，狂言亂發時，不想背後有勁風飛到，早已說過，何不興的武功最弱，僅仗蜈蚣鏢稱雄涼州，這一突然而來的六角鋼環，他首先中了三枚，背後及筋脈全斷，試問：他還能動？跌一跤，跌得他叫苦連天。

其餘兩老怪，功力不弱，本來六角鋼環極難打中兩老妖的，就因爲茅玉瑛恨極痛極，不再客氣，七葉一枝花紅光照耀之下，兩老妖極怕火龍尊者，以爲茅是火龍尊者之傳人，呆得一呆，閃避暗器，怎容得你有時間考慮，這一慢，就算倖免避過了七葉一枝花，背後照樣中了六角鋼環。

這就看出功力高下，而老妖被此厲害的暗器擊中，依然能一聲長嘯，走了個無影無踪。

常言道樹倒猢猻散，何不興手下見此情形，還有不走個鳥獸散，何不興連爬已爬不動，茅玉瑛本想一叉結果了他的性命，見他身受如此重傷，她的傲氣又來了，一催馬，走回何不興身邊，祇不過冷冷一笑，然後，她是催馬飛奔天狗岩，實在，她是救人要緊啊！

這一來，可苦了個冉珍，以爲茅玉瑛看不起他！自己兩次在最危難之中救了她，她連謝也不謝一聲，一催馬就走了……冉珍再沒有火性，也引起了不滿，因愛成仇，幾乎弄得大家落不了台……

再說龍震宇一行人，一出玉門關，就漫天風沙撲人來，最倒霉的該是小虎子，因爲，他是個駕車的，現在變了，駕車的是畢琪琪了，爲甚麼？小虎子幾乎與她吵起架來，在他以爲，男子漢——十五六歲也稱男子漢，該不畏難，更不怕風沙，琪兒祇是笑着說，你認識鐵蠻坳嗎？哦，一句話被問住了，無法再爭。事實如此，在場四人，一個癱在車中，除了畢琪琪，誰又認得鐵蠻坳？

可是，風沙越來越大，琪琪說道：「剛碰上玉龍堆變天！」他們祇有聽她的份，沒到過沙漠，誰知道沙漠變天的可怖，玉龍堆也祇不過是個較大的沙漠灘。可是一年又一年，被它吞沒的城鎮也不知有多少個！

歷史上有不少名城古都，甚至河泊、支流，現在全不見了，哪裡去了？這個問題困擾了不少考古學者，最後，才發現是給沙漠吞掉了！

沙漠中有不少駝鈴聲，沙漠中也有不少人聲燈影。琪琪說：「該找個地方歇歇脚，否則，馬會被沙漠活活的燙死了。」小虎子又想吵架，他可從沒聽說過，沙漠能燙死馬，這樣說，沙漠也能燙熟雞蛋？

事實上，眞有這種事，沙中窩蛋，很快能熟，祇是沒來過的人，少見多怪。應了那句見駱駝而言馬腫背了。

沙漠中起大風，那情景可眞是令人駭怕，有時候，你躲不好，就可能被捲來的沙山，將人畜活活的壓死，尚幸，天色已晚，又找到了個沙漠旅棧，車與馬及駱駝擠在一起。

小虎子初次見到了天空捲起一股沙柱在移動……這是隨風向而移動，一直到了風勢弱而沙柱垂落時，那可眞好看，宛如半天爆散了個大花筒，滿天金星，向四外飛落。

畢琪琪在流淚，龍震宇在低聲問她：「怕有甚麼兇危？」

琪琪搖了搖頭道：「我想起十五年前，我隨家人逃亡至玉龍堆中，碰見了這龍捲風，要不是娘親死命護住我，又仗着恩師不顧一切的救援，早已與家人同歸於盡……以後，凡是遇到龍捲風，我也拚命的搜索……」

「今晚，妳爲何不去拚命搜索救人？爲了我？唉，琪兒，我是不會好的了，還是多救幾個人吧……不必掛慮着我！」

畢琪琪是含淚答應了，人才落車，發覺身後有人，她聽出脚步聲是蘇如愚，她想叫她回去服侍龍震宇，但她堅決要與她一齊去救人。

好，去吧！去到那裡是那裡！

其實，飛沙落地時，最爲危險，這時，太陽熱毒下的沙漠，別說阻，別說壓，稍爲中得多，也能將人燙去了一層皮，如果被灼傷厲害的人，眞能中熱毒而死去的！

畢琪琪是在沙漠中長大的，她懂得東趨西避，並且，天公有兇也有吉，這些沙柱分裂時，一定有不少地方被吹來的風沙積成沙堆，祇要能找到一個，等於找到了臨時避難所。

這次可好，大概是天助善心人，首先爲琪琪發現一個。當時，看清四面八方，前面大概有百來丈遠，金色火沙紛飛中，正有一隊駱駝，再看一看清，叫聲不好，上空還

有一大堆黑雲般的沙柱在盤旋而下，別看百來丈遠，依自己的步法，不須多時就可趕到，但是，若要對駱駝主人說明——駱駝主人等分明窩在駱駝堆中，然後牽了駱駝走開，趕不趕得及脫離險境？實在是個疑問。

不！走！即使死了自己，也得去救人！

可是，妳快，蘇如愚姑娘本不考慮這些，一個箭步，其疾如飛的向前撲去。

琪琪也被牽走啦，其實兩人的心中俱在哭！龍郎，稍有不愼，你祇能癱半世，小虎子是個忠義血性人，但是，你能忍下去嗎？人，反正一歲也是一世，百歲也是一世，妳我俱稱活得於心無愧……

蘇如愚不懂得蒙古語，這一隊是蒙古人，可有個十八九歲的珠瑪日則小姑娘，能說幾句漢語，一見畢琪琪來到，她大叫：「是天使，天使姊姊，我們是……」這一隊人反而以她爲主，這七八個壯漢聽了，非常俐落的排齊駝隊走了。即使如此，在衝風冒沙，走入駝隊時，蘇如愚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衣爛皮破，雖然身具不弱武功，其實，她已熱毒內蘊，不發猶可，一發就不可收拾。

至於畢琪琪，她比較好，好的原因是，她久走風沙，即使一樣的衣爛皮破，憑其獨特的內功，大可抵擋，不幸，大盤沙雲，已在盤旋而下。

駱駝憑其天賦，已知危險，在死命的跑，人有老有少，壯漢當然可以突圍而出，至於孩子、老人又如何？尚幸蘇如愚心靈，一手一個抓起二個孩子，而畢琪琪再不敢怠慢，將對老夫婦扶了就走！待到大家突圍搶了出來，而那片烏雲突如金星流竄般，一股誰也聞得到的硫磺烟味中，駱駝隊是被帶了出來，可惜，走不多遠，還是給這流沙所陷。

不過，陷同壓，大有分別，陷是陷入，還能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出沙堆中，如果是壓，大都得完了，這如天葬一樣，即使有人看見，也決不會去發這個財，也就是說：沙漠中人不會去挖掘這個沙堆，除非風又來了，吹去壓在他們身上的沙……然後，人發人財，鷲食人肉……

沙漠比甚麼都殘酷無情！

現在，這一個駱駝隊是爲人救出了困境，而且是兩個女的，眞替那些沙漠棧房中的男子感到慚愧。嘿！人，眞是分別太大，也分善惡。這些忘八羔子，在沙漠帳中喝酒、飲酪，吃牛、羊肉，沒半個人去救人。因爲背風所在，所以，他們一邊吃喝，一邊看戲。

當蘇如愚牽了駱駝歸來時，有兩個大漢還直呆呆的望着她，口中還在說：「美，如果燒光了衣服，可不是可看大姑娘洗澡。唉！還有一個身材也不錯，可惜蒙古妞兒，身上有味！」

那個粗黑大漢竟然走近蘇如愚姑娘面前：「甚麼一百兩來一夜，啊！」

蘇如愚現在開始火毒攻心，有些頭昏眼花，口渴心躁，她本來是個萬分柔順的姑娘，現在，她心火上頭還能客氣？別看你這個粗黑大漢，即使是個武林高手，她那大震宮中總訣煞手，功訣依然在，粗黑大漢走得又近，吃耳光是最方便不過。

但是，蘇如愚恨極這個黑大漢，一揮手，順手一勒筋，更加以勢借勢。

「好！」多少人在喝采，那個粗黑大漢，給她直摔出丈遠，也眞巧，摔入了那個駝馬圈中。

黑大漢受的那個苦啊，眞是有口說不出，因爲擾亂了畜牲的秩序，你跳我騰足，粗黑大漢不是同伴，眞能給這些畜牲活活的踹死了。

但是，蘇如愚又如何呢？可憐，她是來回奔跑，出沙漩渦更須要花力氣，可以說歷盡了千辛萬苦，才將那些人畜救出，火傷再發，她就算是個女鐵人，也得倒了下去，何況，又在脫力之中摔了一個人，費了這麼多勁，人是給她摔出去了，她自己也已人事不省了。

蒙古少女珠瑪日則幾乎哭了出來，因爲她懂得漢語，所以，她知道蘇如愚姑娘是個好姊姊，她怕她熱暈於火毒，馬上解下駱駝上的佩囊，取出甚麼萬應錠，寧神丸，這是蒙古草原上的寶貝，可爲了姊姊服食，想也想不到，這火毒有這麼快，才一轉眼，蘇如愚的面色已變得如烏金一般。

珠瑪日則這可就慌了手脚！

此時皮帳篷中走出了十來個人，原來是保鏢的，看樣子他們是鎮西鏢局中人，他們可是人多勢衆，而總鏢頭也不是個講道理的人。

畢琪琪看出此事會變成一鍋粥。自己人少，又傷了一個，剩下個小虎子，彎刀神招，不至於抵不上一個鏢頭，自己呢？她能不看護着龍震宇？她眞想哭，尤其是蘇如愚，她是爲救人而陷身於火砂熱毒之中，能抛下不管？

十來個鏢頭氣勢洶洶，要賠禮，要賠酒，要……他們甚麼全要，就是不要廉耻……

也不知甚麼時候，來了個又瘦又小，穿得十分清潔的小老頭，奇怪的是，誰看了這小老頭，誰也有種放心的感覺。

尤其是背後那個大葫蘆，眞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小老頭他人又瘦又小，却任何人也不在他眼中，他先示意珠瑪日則，將蘇如愚半放在地上，然後，他一手捋鬚，一手三指按住蘇如愚之「寸關尺」脈，又點頭，又搖頭，最後，示意珠瑪日則取水，現在，他想取下背上葫蘆，可那些大鏢頭發了火，其中一個用手推了小老頭，還在說：「要你管嗎？」

唉！大鏢頭可慘了，小老頭祇顧取葫蘆，而推小老頭的大鏢頭，莫明其妙的人如支勁箭般的直飛了出去，一頭撞死頭大駱駝！

這一來，賠吧！你們索賠，人，却一個接一個的飛了出去，最後的一個，却被小老頭在教訓：「衞小子，若不看在你師父竹仙子的面上，你也得成殘廢，告訴你們，叫沙漠神鷹的鏢局也可以歇歇了，以免落一個家破人亡……」

這姓衞的小子可眞呆呆的看着小老頭：「前輩貴姓？」

「我這個樣還不稱怪？還不算招牌？走！」一聲走，可以說得聲威凜凜，在場人，遠處的駱駝，除了死的，全嚇了個屁滾尿流……

然後，他對蒙女珠瑪日則道：「這頭雛鷹……極好的雛鷹……」

「不，老爺爺，姊姊是金鷹，金色的鷹！」

小老頭哈哈一笑，對畢琪琪道：「我已看過那小子的傷，不妨事，都羅天罡煞氣雖然厲害，老太婆也不肯背上一個殺害俠義的惡名，還有，她在試試妳師父的能耐，唉！明爭暗鬥，鬥了幾十年，還鬥不厭……孩子，如果，如果妳師父眞的不近人情，不肯用北溟眞氣療傷，妳大可將這小子交給蘇如愚，到天平原，天狗崖找我……記住，切不可提起我！」說畢，祇見小老頭拿下了個大葫蘆，蘇如愚已被灌了葫蘆中的藥。走了，畢琪琪如此眼力，竟然看不出這小老頭用的是甚麼身法，他不必作勢，去得極平常，可是，這平常中，顯示其眞正的功力，你如稍一不在意，他已離開你很遠，才祇三幾句話，蘇如愚醒了，而小老頭也不見了。

本以爲蘇如愚總得休息一陣，或半天……那想到她一醒之後，就想找那些惡人出氣。

別說畢琪琪、珠瑪日則，連小虎子也幾乎笑出聲來，因爲，他們已一個個的癱瘓在地。必須由那衞大鏢頭護送他們歸去，尚幸是回鏢，不是去送鏢，否則，更加難以措置了。

天明了，要走了，珠瑪日則對蘇如愚萬分依戀，原來，這一隊人還是蒙古一個部落，爲了蘇如愚救了她兩個弟弟，她由佩囊中取出四顆又大又渾圓的珍珠，算是每人送一粒。該由蘇如愚作主，蘇如愚一看就知，那是金朝貢獻給鐵木眞成吉思汗的貢物，而爲鐵木眞一怒之下而擲在草原中的遺物……

幾十年來，一直流傳着，有幸的牧羊人，牧牛馬者會在無意中拾取得寶珠……蘇如愚想不到蒙女會如此大方，她無論如何不肯接受，但蒙人已送出之物，是決不會再收回的。

畢琪琪是明白他們族人的個性，所以她示意蘇如愚收下，收了人家禮物，不能一無所示吧，好，蘇如愚將畢生珍藏多年的一柄屠龍刀送給了珠瑪日則。

刀，是寶刀，蒙古又特別珍藏這種東西，又是恩人所賜，他們竟跪滿了一地人。珠瑪日則兩眼含淚道：「姊姊要幾匹駱駝，幾個已……」

蘇如愚可難以應付下去了，畢琪琪笑了笑，撫着蒙女頭道：「天上有猛鷹，地下有好人，好心人到處有朋友啊，希望將來我們還是朋友！」

蒙人哄然在喝，喝些甚麼？除了畢琪琪有些明白之外，誰也不知其中眞意！

其實，他們說：「一有機會，他們會以從命相付！」

分手了……珠瑪日則是站在最高的沙漠丘上，眼中含着淚，看着這一輛破得可憐的馬車在前進……

他們碰見的如斯天變風柱，但是，走了幾天，漸漸的畢琪琪的面色，越來越鄭重，好像前面將會有極可怖之事發生。難道又要變天？咦！此地有流水——沙漠之珍寶，有楊柳樹……啊，不知不覺，已進入一個山坳……蘇如愚首先警覺，是鐵蠻坳到了。

剛想問，一陣駝鈴聲似飛而來，一看有四騎駱駝，爲首一個，生得極美，就是鐵青着臉。不過，頗善打扮，宮髻長髮，雙眉高挑，雙目微微有些碧色，高鼻櫻唇，背後斜插長劍，而斜搭於腰腹之間，有着四個革囊。

這是人頭，連小虎子也看出來了，那會這樣美艷的少女，却有着這樣的兇物。

後面的三人一色白喪裹身，因此，祇能見三人之面容，不算絕色，也不難看……祇是個個臉色冷冷的，畢琪琪一見四人，不禁臉色大變，聽得出，她連說話也不太順利：「四位……姊……姊……好……」

「我們不能不好，不好，總不成氣死師父不成……」

「大師姊奉命……誅邪……又……又……立殊功……辛……苦了……」

「小事一件，何足掛齒，祇不過殺天南四天王而已！」

殺天南四天王還是小事一件？而且是輕描淡寫，蘇如愚不禁心中打個嘀咕，這位姊姊有多大本領？

「以色誘人，乘人不備，用戳神刺殺人，唉，四大天王死在報應中而已……」

這聲音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並且，抖出了這宮妝美女的隱秘，但她毫不在乎，突然，她向以爲揀準了的地方，手微揚，一縷碧光，向東投擲。

霹靂一聲，直炸得天搖地動，可是，語聲又來了，「這碧靈雷風，老太婆教妳隨便使用的嗎？在襄陽，妳幾乎炸毀了天乙神莊，今日，又來這一手，我怕老太婆一生心血，給妳這個敗家精，敗了一乾二淨，唉……」

「是誰，出來見個眞章……」宮妝少女可發了眞火，叫陣了。可是，畢琪琪却在一邊求告：「常姊姊，這位分明是位老前輩，我們也着實該反省一二……」

「別在我面前裝假正經……我在師父面前祇須一句話，就叫妳被逐出門墻……妳就試試看……」

「妳也試試看！」是那老人接的口。

眞所謂人影也不見，這位常姊姊被打了個滿臉花，她還想出殺手，可惜，沒人沒影，她找誰出殺手？她冷笑，畢琪琪就越難過，然後，宮妝少女說聲在此等，好，四匹駱駝，似飛的向前走了。

蘇如愚是從來不受人管的少女，她個性又是外柔內剛，她那會看得慣這樣的聲勢！

「畢姊，妳爲甚麼不據理力爭……」

「唉，如妹妹，在我門中，以長爲師，決不可違犯師姊的訓示……」

「明明是她的錯啊？」

畢琪琪還想解釋，祇見前面一匹駱駝飛來，是那四個人中之一個，手中持着一根三寸來長，一指來寬的紅木條。

畢琪琪一見此條，她已嚇得搖搖欲倒，不是蘇如愚扶住她，她眞不能下車拜伏！

「叛徒畢琪琪聽令……」

「徒兒畢琪琪謹聽師令……」

「殺人者死！」

「不！」畢琪琪幾乎哭出來了。

「妳敢抗命？」

「不是抗命，而是愚徒實在是爲救人而帶至交好友求見，懇請師父救命！」

「我們是甚麼門？」

「誅妖伏魔門！」

「那麼……還不趕快殺除妖魔？」

「他們實在不是妖魔……」

「大震宮中的蘇伯佳呢？」

「這個！」畢琪琪明白，師父本來爲龍震宇之爲人所感動，想成全他倆，可是，不知師姊常文璣說了甚麼，這一來，可能這樣吧，把甚麼都算在她的帳上了……

「這小虎子的彎刀是甚麼敎派的。」

「小虎子是新疆妖敎能手之後，這又該如何？」

「至於龍震宇，他與本敎一無淵源，殺之可也……」

「他救過我！」

「妳大過師父！」

「叭！」一聲響，可憐這一巴打得那麼耀武揚威的女子，眼前金星四冒，並且還轉了幾個圈子才算止住。

她大叫，她還想命令畢琪琪出擊，不想，手一舉，她手上那支本門血木令不見了……這還了得……誅妖伏魔，除了門主，最重要的是：令符、令箭……血木令是令箭，可以說是本門重寶，那能失去？她急得面無人色。

「畢琪琪還不進去，看看老太婆如何對付妳！」

事實上，畢琪琪也想進去，現在有人奪令失令，她是不必等待師命（一失令等於無命）。當然，常文璣之讒言，看來也難令師父一時醒悟。不過，爲了龍郎，能不冒死一求？反正，不求，也是一個死，畢琪琪心中在流淚，祇是沒有人知。

反倒是蘇如愚，現在，她竟莫明其妙的膽大如斗，她以爲天下事，總抬不過個理啊！不講理能成嗎？就算你是太公，我是十八代灰孫子，不講理我也不能忍。

事實上，蘇如愚本來決不是個目無尊長之人，現在，哈！她會莫明其妙的變了，其實是小老人靈丹之效。

這是鐵蠻坳中的鐵蠻宮，宮中主人，正是隱居四十年的鐵蠻祖師，老祖師今年已是七十八歲了。但是她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已威震江湖，後來，莫明其妙的絕跡中原。竟然到關外的白龍堆唯一山坳建立一座鐵蠻宮，她救了幾個孤女，倏然行道關外。希望開創一個純女性的敎派，想不到在十六年前，救了一個清官之後，此女秉賦骨格，全屬一流，可惜因爲面部爲熱沙燙壞，否則她將是個十全十美的女弟子。後來，反過來一想，面貌不美，焉知不是天公作成？無男女之糾葛，學技不是更加用功嗎……

果然，不出所料，畢琪琪的本領越來越强，並且，心地善良，辦事週到，處處能爲人捨己，爲了這樣，老太婆時常當衆讚揚，妳不讚還可，一讚一揚，就此代她引來了不少同門寃家了。

鐵鑾祖師當衆宣示，說再過五年，甚或三年，可能將鐵鑾三寶傳授於畢琪琪，這也就是說，三年、五年之後，畢琪琪就會成爲鐵鑾宮誅妖伏魔之第二代教祖。

其餘各人並不在意，祇有常文璣，她是老太婆開山弟子。試問，她能忍得下這口氣？老太婆自以爲她了不起，聲威所在，能壓服羣下，其實，她不知人心最難料。

常文璣自從老太婆有所顯示之後，表面上她特別恭順，辦事更加賣力，並且，在平時盡力收買同黨，四出探查畢琪琪之行動踪跡。

龍震宇之事，她是最近知道的，她早想加枝添葉的向師父告密，今日一來，還有不說個淋漓痛快之理？

畢琪琪爲蘇如愚所催，小虎子那會聽不見的。一催雙騎，其疾似箭，向鐵鑾宮中直闖。畢琪琪對此事是百分中只抱三十分之希望。不想一聲梟鳴，凌空飛墮一個身型高大、打扮萬分齊整的老太婆。看來面黑如漆，但是輪廓清清楚楚。畢琪琪一見此老，她可祇會叩頭……

「外人擅入鐵鑾宮者，殺無赦……」誰想到，這老太婆說的話是又冷又傲，當然，根本不講道理。

「師父……」畢琪琪見事態太大，不敢說出求救之事來……

「我已沒有妳這個徒弟！你走！」

「洪老太婆，是妳說不要琪琪的，妳不要，我要，如愚，還不快走……」

但是，蘇如愚剛想催馬走，那想到一股無形的勁力，竟然將他們這一輛車，有如有塊大磁石吸住一樣。「沒有我命令，說走就想走，那有這麼易……」

「沒妳命令，我就是要她們走，快走……」這一聲斷喝，竟然將這股勁力斬斷，好，雙馬一脫羈絆，還會等妳再拿之理，於是便直飛而出。

「是誰？」是鐵鑾宮主的怒喝聲。

「是我，老太婆……咱們幾十年不見了吧……哈哈……」一片長笑聲中，可將個鐵鑾宮主驚個目瞪口呆。老實說，當今之世，能斬斷她的大吸鐵手者，寥寥無幾，而大笑之老頭子，就是她唯一的尅星。

不對，畢琪琪是她唯一傳人，她秉賦好，悟性强，如果眞的讓這老魔收了去，這可眞正是個心腹大患，自已那會這樣失策？都是常文璣，她正想斥責常文璣，再一想，不可示弱，算了，以後，可得見事行事了。

再說，這輛小車飛也似的跑出鐵鑾坳。嗨，面前站着個又矮又瘦又小的老頭，背了個火葫蘆，正是療治蘇如愚火毒的那個矮小老頭，他笑瞇瞇的看看蘇如愚，笑道：「不愧是大震宮的後人，好吧，我現在得問妳……」

「我？」畢琪琪突然一凜，回頭就走，可惜，她才走了一步，人已仆倒，又起又仆，連仆七跤，她算是明白了，現在，她是無法走得出此地——知是小老頭在作怪。

「爲何不讓我回去……」

「回去送死，還有，龍震宇又該如何呢？」

宛如一個晴天霹靂，她突然想起龍震宇的傷，看來此老分明能治……

「還有，妳想不想報師門之恩……」

畢琪琪不是痴人，她立時聽出小老頭語中有深意。她不禁拜倒在地，哭着道：「能救恩師，小女子萬死不辭！」

「那就好，現在，妳們四處代我護法，我得運功將龍震宇之都羅天罡煞氣逼出，祇怕有人來搗亂。好，三人分三角站立，如聞異聲遠來，將我所與之物向空擲起……不得有誤！」

說罷，小老頭盤膝而坐，默坐運功，不多時，小老頭全身爲一股青氣罩住，他開始出手點龍震宇之氣海、丹田雙穴，然後……再點全身一百二十六穴道，就在此時，空中果然異聲四起，三人全是武林中可造之材，依計行事。好，祇見三縷青光抖起，一刹那，化成一朶青色雲網，立聞兩聲蒼老婦人叫聲：「原來是五禽先生插手，你我後會有期……」一聲厲嘯，本來由遠而近，現在，由近而遠，來得快時走得更快……

不久，這一朶青網莫明其妙的爲小老頭收去。衆人見龍震宇精神奕奕的站在小老頭身邊，她們想謝，小老頭却哈哈大笑道：「各有前因，不必多謝，我怕以後江湖會有更多事了，再見吧！我老人家功德圓滿了……

（完）

民初俠情倫理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千里追兇

飛鞭俊小子　千里走單騎

晌午，茶舖子裡鬧哄哄的，這裡呼喝倒茶添水，那邊呼叫包子饅頭，掌柜的和伙計們忙個不得了。

突然靜了下來，而且，幾十雙眼睛都集中在進門處，原來有三個帶槍的傢伙出現。

爲首一個身材非常高大健壯，濃眉大眼，滿面油光，這份長相已夠使人心顫膽寒，再看看他腰間烏光油亮的駁壳槍以及耀眼的紅纓絡子，誰還有膽再鬧哄哄。

掌柜的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討生活，吃足了苦頭，受夠教訓，自然是眼力如刄，連忙迎了上去，哈着腰問道：「爺們幾位？」

大個兒沒有開腔，跟着他身後的兩個却走上來，氣勢洶洶地呼喝道：「他媽的，你沒有長眼睛……」

看那份神情，簡直要揮拳揍人似的。

大個兒一伸手臂，將那兩個伙伴攔住了，露出整齊的白牙，算是笑了笑，然後低聲道：「咱們一共三個人，麻煩掌柜的騰個座，咱們喝杯茶，塡塡肚，還要趕路。」

「三位請！」掌柜一面哈腰招呼，一面向小伙計使眼色，示意。

在這兒喝茶打尖的人大都是販夫走卒，那敢和帶槍的爺們頂撞，在小伙計的安排下，靠窗邊，迎有涼風的一副座頭立刻就空了出來。

掌柜的那敢再多口，這三位爺們剛一坐定，各式鹵味，包子饅頭，不熱不涼的香茶，擺滿一桌子。

掌柜的看着侍候完畢，剛要轉身走，突然給一隻手臂攔住。

攔住他的人是那個大個子，只聽他嗓門壓得低低地道：「掌柜的，坐一會兒。」

「嘿嘿……」掌柜的陪着笑：「大爺有何吩咐呢？」

「他媽的！」那兩個急性又開腔了：「給臉不要臉，張爺要你坐，是看得起你。」

「是，是，是！」掌柜的連忙打躬作揖，身子矮了半截，那眞不能算是坐，只不過以臀部挨着了板櫈邊。

「向你打聽個人。」姓張的大個子仍是用低嗓門說道，聲音雖低，却有一股懾人之力。

「張爺！」掌柜的結結巴巴地問道：「是個甚麼樣的人？」

「二十幾三十靠邊，細長個兒，騎一匹『雪裡拖槍』馬兒打南邊來，不知會否路過？」

（註：渾身雪白，唯獨尾巴黑色的馬匹，就謂之『雪裡拖槍』。）

掌柜的翻翻眼，緩緩的搖晃腦袋：「沒有啊！」

另外兩個人異口同聲問道：「掌柜的，你可記準了？」

「這兒前不巴村，後不巴店，

打這兒經過的客人，都得在小舖子裡喝茶打尖，『雪裡拖槍』又是罕見的寶馬，誰不會多看幾眼，我敢說那位爺們還沒有打這裡經過，錯不了。」

姓張的大個兒一擺手道：「你忙你的去吧！」

掌柜連忙打躬作揖的走了開去。

另外那二個似乎要湊個頭去想說甚麼，姓張的大個子一使眼色，他們兩個又閉上了嘴。

就在這時，遠遠地傳來一陣不徐不疾的馬蹄聲。

那兩個傢伙神情一楞，雙雙伸手握住了腰間的槍柄，姓張的大個子猛地一睜眼睛，兩個人連忙又將手縮了回來。

從挑起的竹簾望出去，一匹馬通體雪白，尾巴毛色漆黑的馬兒已經緩緩走出了南面的樹林，竹簾擋住了上半截，只能看見一隻滿是塵土的黑色皮靴套在鐙子上。

姓張的大個兒低聲道：「你們兩個從茶舖子後面溜出去，三虎子上房頂，查老四進北邊的樹林，先窩着，看我令號行事。」

那兩個一溜煙似地離座而起，打從茶舖子的後門溜了出去。

滿座食客都還沒有注意到這些情況，只有那掌柜的心頭雪亮，不由得背脊上出了冷汗。

「雪裡拖槍」的繮繩套上了拴馬樁上，馬上人跳了下來，拍拍身上的塵土，慢條斯理地登上石階，進了茶舖子。

姓張的大個子猛地站起，向進門處迎了過去。

掌柜的連忙閉上了眼，他想：「一拉槍子兒就要打從那單身客的胸膛上穿過了。」

殊不知他剛一閉上眼，就傳來一聲貫耳的笑聲，接着又聽那姓張的大個兒的聲音道：「嗨，趙兄，到底讓我張金海等着了。」

掌柜的吁了口長氣，心裡嘟囔着，他媽的！害得俺窮緊張，原來是朋友。

他們眞是朋友麼？

可有些不像哩！

來人二十多三十靠邊，頭戴一頂闊邊遮陽草帽，身上一套青布褂褲，除了有點灰塵痕跡外，倒還乾乾淨淨，他的相貌不錯，修眉，準鼻，一雙大眼，渾身上下，看不出一絲落拓江湖的味道。

他站在茶舖子進門處，面上有茫然不解神色，將姓張的大個子打量了一陣，才冷冷的道：「姓趙的似乎從未見過你這位朋友。」

張金海嘿嘿笑道：「在下無名小卒，那裡進得了趙兄的貴眼，來這邊坐，這邊坐。」

姓趙的來客皺皺眉頭，竟然跟他走了過去。

張金海連忙吆喝着加筷子、倒茶。姓趙的目光望桌面上一掃，嘴角流露出一絲冷笑，然後安然落坐，毫不客氣的往嘴裡塞進了一個包子。

張金海端起茶壺，爲來客斟上茶，低聲道：「在下在彭督辦手下當差……」

一個包子落下肚，姓趙的正好有空說話，一翻眼，道：「那個彭督辦？」

「直隸糧秣督辦彭昌德，大帥跟前的紅人。」

「哦？就是那個將親生女兒送去給大帥糟塌，才混上一頂烏紗的彭禿子？」

張金海一雙濃眉倏然挑起來，右手捏緊了拳頭猛地一揚，眼看這驚天動地的一擂，桌面上的茶盤就要翻身。

那知他轉變得極快，雙眉垂下，面上滿佈笑容，兩拳一抱，拱了拱手，道：「趙兄眞是快人快語，說句良心話，彭督辦對趙兄可是仰慕得很！」

姓趙的冷冷道：「我趙寄萍打從十六歲多起闖蕩江湖，從未幹過昧良心的事兒，若說江湖好漢，英雄豪傑賞識，姓趙的自然從心眼裡樂起，甘願少活十年，如今被那獻女求榮，不知廉恥的彭禿子看上，不但不覺得光采，反而感到窩囊，張兄別提了，不然這面前的一盤包子也吃不下肚了。」

張金海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豎眉瞪眼，張嘴說不出話，楞了許久，才冷笑道：「趙兄是明白人，該知道如今江湖可不是以前的江湖，不大好混啊！」

「姓趙的良心還是和以前的一樣鮮紅。」

「如此說來，趙兄是不賞臉了？」

趙寄萍的臉上竟然又出現了笑容，抬起頭來，道：「張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金海見有轉機，連忙又陪笑道：「彭督辦想借重趙兄。」

「哦！要我給他幹傷天害理的事？」

「話又不是那麼說……」

「姓趙的心裡有數得很，彭禿子良心黑得像炭，所幹的事，那一件不是傷天害理的？如有願意爲姓彭的去當狗腿的儘管去！可別拉姓趙的下水。」說到這裡，趙寄萍站了起來，向掌柜的一招手：「來，算賬，九個包子，一壺茶！」

「哦！你吃好了啦！」掌柜的雖是問趙寄萍，目光却望着張金海，他得不到任何反應，又連忙接道：「算是小店奉請啦。」

趙寄萍一面掏錢，一面笑道：

「等咱幹了北洋軍的狗腿子，你再請客吧！咱現在跟你一樣是守法良民。一共多少？」

「您……給十個銅兒吧！」

張金海突然站了起來，沉聲道：「咱姓張的好說話，彭督辦可不是好說話的，趙兄如果一意孤行，日後必定後悔莫及！」

「我從來不作後悔的事情，日後要後悔的是你張金海老兄。」趙寄萍一面說話，一面在數銅板，等他話說完，銅板一個個立着嵌進了桌面。

張金海目瞪口呆，掌柜的也傻了眼。

趙寄萍的右掌順着桌面一掃，那十個銅板又到了他的手中，然後輕巧地推到掌柜面前，掉頭向茶舖子外面走去。

食客們想必也看到了這份情景，滿堂鴉雀無聲。

張金海既未出聲，也未拔槍，他只是緊緊地握住了一個茶杯。

趙寄萍的神情很鎮定，他緩緩解開了韁繩，躍上了馬背。

就在這時，張金海猛地將茶杯向地上一擲，嗆郎一聲，清晰可聞。

幾乎在同時，只見趙寄萍甩手向房頂揮出一根長鞭，叭嗟一聲，接着是一聲呼叫，窩在房頂上的是三虎子，立即骨碌碌地滾了下來，摔得四平八穩。

趙寄萍的動作是一連貫的，揮出皮鞭後，他的人已經滑下馬肚，幾乎在同一時間，北邊樹林裡已經連響了三聲，當最後那聲槍響時，他那匹「雪裡拖槍」已然如疾矢般衝到了那樹林。

蹄聲幾乎沒停，馬兒重又衝出，查老四已被趙寄萍手裡的皮鞭纏上頸項，將他拖在馬後。

雖然趙寄萍連續解決了兩個埋伏襲擊的敵人，却是快得像眨眼間事。

張金海還沒有回過神來，趙寄萍已然回到了窗下。

「張兄！」趙寄萍還騎在馬上，歪着身子將腦袋從挑起的竹簾間伸進來，微笑道：「給你一個教訓，下次要打暗樁，可別爲他們在桌面上擺下碗筷，張兄你已經先給我送了信啦！」

張金海似乎想拔槍，手剛一動，一柄雪亮的飛刀如閃電般穿過他的衣袖，硬生生的將他的右手釘在牆壁上。

窗口下的趙寄萍沉下了臉，道：「將小刀帶回去給彭禿子，免得他說你拿錢不辦事。你跟我姓趙的打過照面，也可以交差了，順便再給你一個教訓，下次咱們再碰面，可別再動傢伙！」

得！得！得……蹄聲輕揚，趙寄萍向北邊走了。

那蹄聲聽來是怪寂寞的，然而却敲動了在座每一個人的心，尤其是角落裡一個座位上的那對父女。

女的悄聲道：「爹，姓趙的千里走單騎，一個人到北邊來幹甚麼？」

那五十來歲的男子漢，似乎沒有聽見他女兒的話，目光仍然注在趙寄萍身影消失處，喃喃道：「十年來，聽見不少有關姓趙的傳說，只道以訛傳訛，人云亦云，却想不到這小子的功夫，比起傳說還來得厲害！」

「哼！」女的撇撇嘴：「有甚麼厲害，只是那幾個傢伙太飯桶了。」

她的話聲很高，鄰座已經有人將目光投了過來。

那男的連忙低聲叱道：「玉珍，別胡說，快吃飽了，咱們還要趕路。」

那姑娘家再也不說甚麼了，不過看她將茶盤弄得砰砰碰碰聲響，心眼裡一定是不服氣的。

* * *

古語說得好，山高皇帝遠，省城離大帥的駐紮地少說也有幾百里，因此爲大帥督辦糧秣的彭昌德就成了這兒的霸主。

他的府邸在城南，原是當地某一個紳士的宅第，彭昌德一來就將他霸佔了。

此刻已是上燈時候，寫着「督辦府」三個大字的油紙燈籠早已在朱門前高高的挑起，門前八個腰插駁殼槍、身背大刀的衞士兩排羅列，好不威風。

大廳的燈光明亮，穿着杭綢褂褲的彭昌德正在發脾氣，他頭上沒半根毛，頭皮在燈光映射下光可照人，眼珠暴突，鼻孔翹天，像一個擇人而噬的惡獸。

身材高大的張金海，在彭昌德的面前就好像矮了半截，辦事辦砸了，自然是神氣不了啦。

「你！他媽的！」彭昌德的手指險些戳到張金海的鼻尖上，「早就告訴你，姓趙的吃軟不吃硬，你他媽的動甚麼傢伙？就憑你們三塊料還配跟人家動傢伙？」

張金海仗着膽子辯道：「是督辦大人交代小的，若姓趙的不識抬舉，就在半路中打倒他，別讓他到省城裡來惹事生非，所以……」

「是那個王八蛋這麼說？」眼看張金海要張嘴回答，彭昌德連忙一個耳光摑了過去：「你他媽的聽清楚了沒有？要打都要找機會，還得看看那個小子是不是衝着咱們而來。」

「趙寄萍就是衝着大人而來。」

「哦？」

「他罵大人是不長毛的禿子，

獻女求榮，又是甚麼卑鄙小人……」

「住口！」這一聲喊，彭昌德顯然連吃奶的氣力都使了出來了。只見他額上青筋暴露，滿眼紅絲，雙臂連連揮舞，嘶叫着道：「傳令下去，嚴密搜索各客棧旅店，再派人回來報信，我要親自斃了他！」

「是！」無數的聲音應着，此起彼落。

就在這時，一個衞士匆匆走進來，疾聲道：「稟督辦，孫老爺子從南邊請來的鐵龍山和他的女兒鐵玉珍已經到了。」

「哦？」彭昌德渾身精神一振。「人在哪兒？」

「在門外候傳。」

「還不快請？」那衞士剛一轉身，彭昌德又向兩邊揮揮手：「你們都給我退下去。」

只不過刹那間，大廳內祇剩下彭昌德一個人。

這時，一對衣衫襤褸、遍身風塵的男女走了進來，嗨！原來他們就是在茶舖子裡低聲談論趙寄萍的那一雙父女，任誰也看不出他們竟是堂堂彭督辦下大紅帖子請來的貴客。

彭昌德生就一雙勢利眼，看見來客這番模樣，不免神情一楞，口氣遲疑地道：「兩位是……」

那男的身子向前一蹲，一條腿半屈，抱拳一拱，道：「草民鐵龍山，這是我的女兒鐵玉珍，奉孫老爺子之命，特地從南邊趕來，爲督辦大人效犬馬之勞，草民還帶着孫老爺子的親筆函來。」

說着，打從袖袋中抽出密函，雙手遞了過去。

彭昌德八成不識字，密函接來之後，隨手往桌上一擱，復又皺眉道：「兩位怎麼落到這般模樣？」

鐵龍山道：「臨行之時，孫老爺子一再交代，此番北來，督辦大人將有機密重任交辦，因而不敢鮮衣怒馬，免得惹人注目。」

「啊！辛苦！辛苦！二位先去洗澡更衣……」說到此處，彭昌德揚臂轉身，似乎要召喚從人。

鐵龍山上前二步截口道：「且慢！請問大人，方才草民進來，只見兵士荷槍實彈，正在集合，莫非發生了甚麼大事？」

「嗨……」彭昌德吐出口長長的怨氣，道：「說起來，眞他媽的窩囊，兩位在江湖上混得很久，必聽說過趙寄萍那個王八羔子。」

鐵龍山笑道：「草民中午還在九道灣的茶舖子見過他。」

「哦？」

「大人就是爲午間的事生氣？」

彭昌德跺着脚，道：「這王八羔子今晚一定歇息在城裡，我要派兵去搜查客棧旅店。」

鐵龍山連連搖手，道：「大人，千萬不可如此。」

「怎麼？」彭昌德那一雙眼珠又暴了出來：「他有三頭六臂，銅鑄鐵澆之身嗎？」

「草民是說，姓趙的目下不能殺。」

「哦？」

「他一向在南邊混，從未來過北地，這回千里走單騎，一個人北上，可眞有點奇怪。」

「我管他是甚麼來意，他既然不識好歹，我就要他睡在棺材裡被人抬回南方去。」

鐵龍山諂媚笑道：「大人可能還不明白草民的意思，大人原先不是想用他的嗎？却想不到這小子不識抬擧，如今是正面用不到他了！不妨來個反面用！」

「反面用？」彭昌德顯然給弄糊塗了。「這話怎麼說？」

「待草民深思熟慮後，爲大人獻上一策。」

「唔！」彭昌德嘉許地點點頭，道：「難怪孫老爺子一再向我推荐，說你鐵老哥不但武功好，而且還是個智多星，看來孫老爺子沒有看走眼。」

一直未開口的鐵玉珍，這回兒插口道：「這都是彭大人的抬愛，就請大人收回成命吧！」

「唔！唔！」彭昌德連連點頭，然後拉大了嗓門：「來人！」

那張金海立刻跑進來。

彭昌德道：「別再去搜查趙寄萍那個王八羔子了，就是你和他面對面地遇上了，你也別招惹他。」

「是！」張金海顯然莫名其妙。

* * *

「福祿棧」是省城第一流的旅店了。

趙寄萍用過晚飯，淨過身，躭在東廂上房裡，端着一盞名岩茶，在那兒發楞。

突然，房門呀然而開，一對賣唱的男女在房門口出現。

男的五十來歲，頭髮灰白，一件竹布長衫泛着油光，手裡提着一把胡琴，那女的二十出頭，瓜子臉，挺秀氣。

趙寄萍本想揮退他們，他剛擧起手來，那女的衝着他一笑，這一笑雖未必傾城傾國，但却令趙寄萍改了主意，搖手變成擺手，讓那雙賣唱男女走進房內。

「爺！可要聽那段京戲？」女的開了腔，雖是京話，却不地道，足證她並不是北邊人。

趙寄萍推推茶盤，和氣地說道：「別忙，先喝杯茶，歇會兒。」

「謝趙爺！」女的蹲蹲身子，行了個旗禮。

「姑娘說道我姓趙？」

「水牌上有你的大姓啊！」女的

笑着回了話，然後，倒了一杯茶，遞給那老者「爹！這位趙爺挺和氣的，您不妨坐下來歇歇腿！」

老者接過茶，坐了下來，低聲道：「謝謝趙爺！」

趙寄萍將對方打量了一陣，含笑道：「這位老先生貴姓？」

「我姓蔡，排行第三，人家都叫我蔡三。」

女的接口道：「我叫月娥。」

「哦，月娥姑娘！」趙寄萍緩緩道：「從南邊到北方，我遇見不少賣唱的，大都是唱幾段小曲，能唱京戲的倒還是少見，姑娘學過？」

「都是爹教的。」

「哦！」趙寄萍又將目光望向老者：「蔡老先生以前坐過科？」

蔡三喝着茶，似乎對趙寄萍的探問有些不耐煩，皺皺眉道：「不坐科，那裡談得上……月娥，茶也喝了，咱們該唱啦！」

蔡月娥將一本摺子遞到趙寄萍的手裡，笑道：「趙爺你點一段吧！」

其實，趙寄萍根本就不好這個調調兒，他只覺得這妞兒挺秀氣，那老者也不寒傖，橫看豎看，都不像一對賣唱的父女。

不是賣唱的，又是幹甚麼的呢？趙寄萍也沒有看出來，蔡三已端正胡琴在調弦，趙寄萍也祇得點上一段應應景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突然被推開，一個氣勢汹汹，年約二十餘歲的小伙子出現在房門口。

蔡月娥的神色一變，趙寄萍的眉頭也不禁輕微地一皺，唯獨蔡三沉得住氣，仍在慢條斯理地調弦試音，似乎全然不覺。

小伙子的小褂子敞開了兩粒鈕子，活像一個地痞，一搖三擺踱進了房，冷笑道：「臭婊子，小爺留妳，妳他媽的要走，却往這小子的房裡跑，怎麼啦？這小子拿出來的洋錢比小爺袋裡的洋錢要重些？」

蔡月娥鐵青着臉，回頭望了趙寄萍一眼，似乎在向他求助。

却不想趙寄萍只管低着頭喝茶，一動也沒有動。

小伙子得寸進尺地說道：「小婊子，快些到小爺的房裡去，陪小爺樂樂，萬事皆休，不然，就有妳好看了。」

這個時候蔡三才停止調弦試音，抬起頭來，冷冷道：「說話口裡放乾淨點！」

「嘿！」小伙子一個箭步衝到了蔡三面前，冷笑道：「你他媽的眞是壽星公吊頸，不想活了！」

蔡三竟然沒有些怯弱的表現，依然冷聲道：「咱們賣唱不賣身，你要姑娘陪宿，儘管叫茶房給你叫條子！」

「他媽的，黃熟梅子賣甚麼青，省城裡賣唱的可不止你女兒一個，那個敢說賣唱不賣身？妞兒兩張口，賣上就得賣下，糟老頭子，你他娘的不識字也該用手摸摸招牌，我金小印在省城裡是甚麼字號，彭督辦的衞隊長張金海是我叩頭大哥，只要給你父女倆扣上一頂帽，說你們私通革命黨，準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憑趙寄萍那種血性漢子，那能聽得進這番話？怪！他依然坐在那兒持着茶壺，一動也沒有動。

蔡三可眞是個頑固的老頭子，依然冷冷的道：「隨你怎麼說，咱們是清白人家，賣唱是迫不得已，辱及祖先的事不能幹，月娥，咱們走。」

金小印手撐住門框，冷笑道：「走，那有這麼容易？」

蔡三沉聲道：「這兒難道沒有王法嗎？」

金小印陰陰地笑道：「王法？小爺說的話就是王法，你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來，將這妞兒架走……」

他一歪頭，立刻有兩個惡漢衝進房來，嚇得蔡月娥往帳子後面躲。

眞不知是怎麼回事，趙寄萍竟然沒有動。

蔡三却發起狠來，橫身將那兩惡漢攔住，沉聲道：「你不要逼人太甚！」

金小印叱喝道：「揍他！」

兩個惡漢立刻揮動鐵拳，向蔡三的身上搥去。

趙寄萍此刻總該動手了吧？事實不然，手上那盞茶就好像是他的命，根本就捨不得放下來。

在鐵拳攻擊之下，蔡三祇後退閃躲，只不過眨眼之間，他已背貼牆邊了，似乎在萬般無奈之下，連混飯吃的傢伙也顧不了，竟然用手裡的胡琴向那兩個惡漢揮擊過去。

叭！叭！兩聲，那兩名惡漢各發一聲慘叫，身子一陣急旋，連退了數步，他們那兩雙鐵拳竟成了紅皮蘿蔔，滿是鮮血。

趙寄萍終於放下了茶盞，抬起頭來，目中兩道精光緊緊盯在蔡三身上。

站在門口的金小印也發了慌，但是，只一刹那，他的臉上就滿佈了殺機，左手向後一掏，就摸出了一支紅纓鮮明的駁壳槍。

趙寄萍目光如炬，出手如電，只聽得篤的一響，一把雪亮的飛刀穿過金小印的衣袖，硬生生的將他那隻握槍的左手袖釘在門框上。

蔡三的一雙昏花眼中也突然射出兩道精光，凝視着趙寄萍一絲也沒有眨動。

趙寄萍緩緩向金小印走過去，冷笑道：「張隊長是省城有字號的

人物，你既是他的拜把兄弟，就該給他留些面子，怎麼反爲他丟臉呢？對付一個老人家，動用兩個壯漢已經過分，竟還要動槍，這算那門子好漢？」

金小印雖已亡魂喪膽，嘴上依然逞強道：「你是誰？有種的就留下個字號！」

「將這把飛刀帶回去，我是誰張金海自然會告訴你的。」

趙寄萍將金小印手裡的駁殼拿了過來，熟練的退了彈道，又將槍插回金小印的腰間，冷冷接道：「我要在省城住幾天，爲了眼睛清淨，你少在我面前出現，若再讓我遇到，當心飛刀穿過你的咽喉。」

金小印以右手拔起插在門框上的飛刀，一揮手，和那兩名負創的大漢狼狽而遁，臨走還丟下了一句狠話：「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趙寄萍若無其事的笑笑，關上了房門，衝着蔡三拱拱手，道：「失敬，失敬，原來是聞名江南的『鐵二胡』蔡子敬，蔡三爺。」

蔡三一面收拾胡琴，一面緩緩的說道：「聽說練飛葉子的一個個眼利如刀，想必趙老弟早就將我這把二胡的底細看出來了。」

「不敢！不敢！」

「不過，我有些不明白，你管管閒事，咱父女倆就過了關，何必一定要逼我亮招露相？」

「我是小輩，在蔡三爺面前那敢妄動。」

「客氣。」蔡子敬的目光冷，語氣也突然冷了下來：「我有個不雅之號，叫『穿山甲』，意思是硬得很，你方才那一刀雖然免得我挨洋槍，而我却不會向你道謝。」

「我也不敢在蔡三爺面前邀功。」趙寄萍的語氣一直非常恭謙：「如今江湖路窄，已不像當年那樣容易闖蕩，而且北地兵荒馬亂，眞不知道蔡三爺帶着令嬡到北地來作甚麼？」

蔡子敬却沒有理他，向蔡月娥搖搖頭道：「月娥！咱們走吧！這兒擔待不得啦。」

「爹！」蔡月娥埋怨叫了一聲，然後面對趙寄萍道：「方才多蒙相救，實在感激得很！」

「不敢！」

「爹！」蔡月娥皺着眉頭，道：「趙大哥的爲人您又不是沒聽說過，人家問您話，您怎麼不答理？這樣太不近人情了。」

蔡子敬沉着臉道：「哼，妳懂得甚麼！如今江湖已不是先前的江湖，變得混濁不清，忠奸難分，好人、壞人也沒有在臉上刻字，咱們走吧！」

趙寄萍聽了這番話自然非常之難受，但他却毫不怪蔡子敬。事實的確如此，由於時代變遷，江湖路已經愈來愈窄了。在江湖上闖蕩的人爲了求生，就得依順環境，本質也在自然地變了。

蔡子敬拖着女兒走了，趙寄萍送到房門口，輕輕說了聲保重。

蔡子敬連吭都沒吭一聲，而蔡月娥却回過頭望了他一眼。

那一眼似乎蘊含了千言萬語，一向心腸如鐵，不爲情所牽動的趙寄萍，也不禁爲之私心暗動。

他關上門，熄了燈，悵然地推窗眺望。

夜，已經三更了。

* * *

夜已深沉！

但是彭督辦府邸的接風酒還沒有散。

彭昌德、鐵龍山、鐵玉珍等三個人圍住一張大圓桌，四周連一個侍候的下人都沒有，想必是他們要談甚麼機密大事了。

鐵龍山看上去業已微醉，然而他的目光却比不醉時還要明亮，由此可見，他在武功方面有過人的修爲。

這時，他放下了杯子，手裡剝着一顆枇杷，低聲道：「大人，目下已是酒醉飯飽，此番召草民趕來此地，究竟有何差使，該明示了。」

彭昌德本是坐在鐵龍山對面的，這回兒換了一個座位，來到鐵龍山的身邊，低聲道：「鐵老哥，大帥麾下精兵數十萬，食指浩繁，糧餉的籌措，眞是費煞苦心！就拿我來說吧，總是達不到大帥所交下來的數字，有一天大帥一發火，可是要腦袋的啊，再說，革命軍愈迫愈近，若是糧餉不足，這個仗怎麼打法？大帥保不住江山，咱們都完蛋了，是不是？」

「唔！」鐵龍山隨應了一聲，未接話。

彭昌德又接着道：「我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孫老爺子突然想到一條妙計——鑄造假洋錢。」

「哦？」鐵龍山的目光更亮了。

只顧貪吃的鐵玉珍也不禁將目光凝注在彭昌德那張粗糙的面孔上。

「我立刻將孫老爺子的建議稟告大帥，大帥也同意這個法子，不到半月，咱們就鑄好了五十萬假的現大洋，可是……」

鐵龍山接道：「數目太大，難以出手，對嗎？」

「是啊！」彭昌德點了點頭：「孫老爺子只是稍微動動點子，就有了主意，他說，南邊都是魚米之鄉，較爲富庶，只要將這五十萬大洋運到南邊，化整爲零，可以輕易出手，這不但對咱們籌辦糧餉的事大有幫助，而且還可以擾亂南邊的

民心，那邊是革命軍的地盤，五十萬假的大洋，在市面一流通，可就天下大亂啦！」

鐵龍山微笑道：「好主意。」

彭昌德眉飛色舞地道：「這主意除了孫老爺子，只怕誰也想不出來了。」

「可是……」鐵龍山面上的笑容突然一收，道：「二千塊現大洋裝一箱，三十三塊大洋合一斤，總共是二百五十大箱，約莫一萬五千來斤，怎麼運法？」

「所以孫老爺子才推薦你鐵老哥出山，他說，這事只有你鐵老哥才辦得到。」

「衝着孫老爺子的金面，彭大人的抬舉，咱父女倆自然要一盡全力，不過，這不是兩三個人就能辦的事，開銷也就不少……」

彭昌德截口道：「鐵老哥，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我佩服你這種直話直說的性子，大帥已經吩咐過，咱們只收回四成，也就是說，您能交回二十萬眞的現大洋就算夠數了，而且，大功告成之後，大帥要賞你一個旅長之職位。」

鐵玉珍插口道：「旅長是多大的官？」

彭昌德道：「姑娘，當旅長要指揮上萬的人馬，妳看那官兒有多大？」

鐵玉珍扮個鬼臉，她伸伸舌頭。

鐵龍山笑道：「草民流浪半生，遊蕩慣了，只怕受不了這種拘束，倘若這件大事辦成，倒也想向大帥討個賞。」

「你說，你要甚麼？」

「草民想要二十支最新式的快慢機，每槍二百發子彈。」

「你要槍彈？」

「嗯！」鐵龍山點點頭。

「好！就這麼說定，這事根本不用報告大帥，我也可以作主，鐵老哥打算何日南下？」

「怕要稍待三兩天，還得仔細籌劃一番。」

「這是十萬火急的事，當然是越快越好，不過也催你不得，要人，要車，儘管跟我說，來！」彭昌德端起了酒杯：「乾一杯，預祝鐵老哥馬到功成。」

「多謝大人！」鐵龍山站起來喝乾了杯中的酒。

突然，鐵龍山手中的酒杯向上拋去。

叭噠一聲，桌面上落下一個黑影，放眼一看，原來是一頭血肉模糊的蝙蝠。

* * *

柔軟的被褥，標緻的美人，鐵龍山進入了一個好夢，酒色財氣無所不好，他算得上是一個標準的江湖梟雄。

他今晚喝足了酒，也享過了美色，但他並未沉醉如泥，一點極輕微的響動，他也會從夢中驚醒。

現在，他正是驚醒了過來。

從眼縫中看去，只見一個人影站床前。

那人穿着一身黑衣，左眼蒙上一塊黑布，只露出一隻閃露精芒的右眼。

鐵龍山看清楚了站在床前的人，猛然翻身坐起，低聲道：「孫……」

來人輕噓一聲，制止鐵龍山說話，同時，抬手指指睡在床裡的姑娘。

鐵龍山會意，右手食、中二指雙併，輕輕地在那女人頸項上點了一點，然後下床穿鞋披衣。

黑衣人捻熄了馬燈，低聲道：「跟我來……」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身子輕得如同飄絮。

鐵龍山一些兒也不含糊，緊隨那黑衣人縱出窗外。

院落裡還有荷槍實彈的衞隊在巡邏，二人似乎沒有將那些兵丁放在眼中，貼着牆角，無聲游走，再一翻身，就到了牆外。

領先的黑衣人並未停下，一個勁兒向城外飛奔。

到了城外一個山崗子上，二人才停下來。

只聽得鐵龍山道：「孫老爺子，您是何時到的？」

「跟你差不多時候進城，晌午我還和你一起在九道灣茶鋪子裡打尖哩！」

「孫老爺子眞是高明！」鐵龍山阿諛地笑道：「難怪江湖上封你爲『獨眼神龍』，眞夠得上……神龍見首不見尾！」

「哼！」姓孫的冷笑了一聲：「我孫七就是因爲被鷹兒啄去一眼之後，才變得如此謹愼起來的，神龍兩字聽來都挺受用，獨眼二字可眞叫人恨透了。」

「孫老爺子，過去的事何必再提，那隻啄瞎你眼珠子的母鷹不是已經教您老宰了麼？如今江湖上，誰聽到你孫老爺子的大名都要膽寒三分哩！」

這番話使得孫七神色緩和了許多，他席地坐下，翻眼問道：「你今天晌午見到了趙寄萍了吧！」

「嗯！」

「這小子爲甚麼到北邊來？」

「有些奇怪！」

孫七道：「大有蹊蹺，一來他從來不會到北地來過，二來嘛，他若是改個打扮，悄沒聲摸進省城，就連我孫七也不一定能發現他，這小子却偏偏要大模大樣，還要騎一匹惹人注目的『雪裡拖槍』，這算是甚麼門道？」

「怪！怪！」鐵龍山頻頻的搖頭。

沉吟了一陣，孫七方問道：「你父女倆動時，可曾走漏消息？」

鐵龍山搖搖頭道：「絕不會！」

孫七喃喃道：「看這小子的行跡，分明是存心要別人去找他……」

鐵龍山搶着問道：「孫老爺子，您和姓趙的有樑子麼？」

孫七冷笑道：「我若和他有樑子，豈能容他將萬兒闖得那麼响？更不能容他活到今天了。」

那種口氣，似乎隨時都可以置趙寄萍於死地似的。

「孫老爺子，這小子的飛刀我見識過了，的確厲害，也難怪他的名號能响遍大江南北。」

「怎麼，你的鍊子鎖和流星鎚還不及他嗎？」

「要差那麼一點點。」

「鐵老兄，你的腦袋瓜子比他强。」

「腦袋瓜子？」鐵龍山有些茫然。

「我是說你的腦袋要比姓趙的會轉圈，沒有，兩下裡太平，若是對上了，你可千萬記住，要智取不可力敵。」

「我知道。」鐵龍山點點頭，接着又問道：「孫老爺子，你是彭禿子的上賓，怎麼要潛進督辦府？」

「誰都知道我是彭督辦的軍師，所以我才要掩藏行踪，你的差事，彭督辦交代明白了吧？」

「他已說明白了。」

「這就是我暫時隱身不出的原因，等到你籌劃停妥，動身南下之時，我才突然現身，帶人北上，不管是江湖上翦徑的朋友，或者是革命軍派來臥底的奸細，準會盯住我孫七，而不會留意你，這叫做聲東擊西之法，明白了嗎？」

「受教，受教！」

「咱們就談到這裡爲止，」孫七站了起來。忽然想起一件事。「鐵老弟，還得請你委屈點，明晚起你最好獨宿，我有事找你也方便。」

「遵命！」鐵龍山表現得必恭必敬。

「還有，我來到省城的事，別給彭督辦知道。」

「哦！爲甚麼？」

「彭督辦是個草包，他手下的人也盡是些飯桶，萬一走漏了風聲，反倒不妙。」

「既然如此，我守口如瓶就是。」

孫七擺擺手，道：「你回去吧！凡事都要小心點。」

* * *

冷冷的長街沒有一個人。

這句話形容得不太恰當，冷冷的長街上不但有人，而且還是兩個人，一個是方才和孫七晤面，現在要趕回督辦府的鐵龍山，另一個則是當街攔路的黑衣幪面人。

鐵龍山雖已發覺對方來意不善，却抱着息事寧人的打算。身子一閃，想從街邊走過。

誰知那黑衣幪面人雙臂一張，明顯地企圖再度將他攔住。從對方移動的步法看來，還是一個很有武功根基的高手。

鐵龍山站穩了身子，垂着頭，一動也不動，他深懂相搏之道，以靜制動是絕對佔便宜的。

二人沉默了一陣之後，那蒙面人才低聲問道：「閣下可是『流星追月』鐵龍山？」

鐵龍山的外表看去沉靜如山，而內心却難免吃了一驚，冷冷道：「正是鐵某，閣下又是誰？」

「既然以巾蒙面，自然是爲了掩飾行藏，閣下豈不是多此一問！」

「因何阻道？」

「要向閣下打聽一個人。」

「誰？」

「『獨眼龍』孫瞎子。」

「鐵某認識。」

「我要問他如今身在何處？」

「南邊。」

「哦？」蒙面人緩緩向鐵龍山前跨了兩步：「聽說孫瞎子作了大帥麾下糧秣督辦彭禿子的軍師，而閣下這幾年來和孫瞎子過從甚密，此番北來，又落在彭禿子的府邸。這明明是孫瞎子召閣下前來的，怎麼說孫瞎子尚在南邊？」

鐵龍山鎮靜地道：「想不到閣下知道得這麼詳盡，鐵某人的確是被孫老爺子找來北地，不過他本人則有事還在南邊流連，稍後才來！」

「多久？」

「慢則十天半月，快則三五七天。」

「我能夠等。」蒙面人突地身子一閃，擺擺手，道：「請吧！」

「閣下有何事要找孫老爺子？」

「多此一舉。」蒙面人邊說邊轉身走去。

鐵龍山冷笑一聲，突見一點流星飛向那蒙面人的後腦，另一點流星飛射向那蒙面人的腰際要害。

蒙面人身形電旋，雙臂一分，叭叭兩响，鐵龍山那一對流星鎚已抓在他兩手掌之中。

鐵龍山冷笑一聲，猛地將那根粗若人指的鐵鍊子一抖，嘩啦一聲响，鍊子竟像一條蛇似纏上了蒙面人的頸項，鐵龍山雙手全力一收，眼看那蒙面人的頸項就要被他絞斷了。這正是鐵龍山的詭招，他打着「流星追月」的字號，其實，那對流星鎚却是幌子，厲害的還是那根拴着流星鎚的細鐵鍊子。（未完•二）

上文提要：袁紫烟、寶兒捉到偷襲宮廷的劍客，在審訊之下，確証是虬髯客派來的，供認是七絕道長的部屬，都是道裝打扮，已潛入長安城七八年，正在供出內況，可惜已被殺滅口，二美重新又部署防禦和戰鬥，估計虬髯客的人手不少，另外從黑衣人之死，發現了他身上有蝎子，可能下次偷襲的是再用毒虫爲主，便加强如何防範……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玉瓶傾雨殲毒蜂　坐帳指揮迎劍手

一向花木扶疏、整齊、幽雅的昭陽宮外，此刻變得很怪異，東一個蚊帳，西一頂蚊帳，蚊帳四週，各挑着兩盞宮燈。

昭陽宮百間以上卧室，更是燈火通明，門窗口處全掛了紗帳，有些人手中還拏着扇子，也有些手中拏着竹板木棍，一羣花枝招展的大姑娘，也要動手自保了。

她們無法拒敵，但拍蠅子、打毒蜂，自信還可勝任。手中都拿着木棍、鐵鏟，也有人拿着枕頭……

她們沒見過血蠅、毒蜂，想像中和蒼蠅、蜜蜂一樣，所以，大家都有勇氣，拿起東西打。

袁寶兒繞着昭陽宮走一轉，目睹宮娥、綵女們的怪異形狀，很想大笑一場，但却忍下了沒有笑。

她心中很明白，只要她發下一道安全保障的承諾，情況就立刻大變，深宮恢復舊顏色，綵女宮娥捧酒忙。

但袁寶兒沒有講話，她喜歡看這份混亂，也討厭看綵女宮娥們，平日裏幫着主子爭寵的那副嘴臉。

蕭雨、田當、凌雲也看到了，看到了宮女們那份狼狽相，胭脂零落，花粉褪，已非美麗俏佳人。

昭陽宮院相當大，但一下子擠了十二院夫人的宮娥、綵女，就顯得小一些了。

十二院夫人陪着皇后和皇上在皇后寢宮飲酒，在數十位太監保護防守之下，很少宮娥能進得去皇后的寢宮、庭院，就只好擠在各處宮女住的偏房中了，原本住兩個宮女的地方，擠了十幾個，別說睡覺了，坐也感覺到地方小了一些。

但却沒有人敢到門外站，怕毒蜂啊！

守在昭陽宮外的宮衞、武士們也看到了，後宮粉黛都是選出來的美女，南國佳麗，北地胭脂，個個都有幾分姿色，再加上華麗的衣着俏打扮，每個人都有可看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迷人之處。

但現在，看上去，全不是那麼回事了，殘妝污人，原本清秀的臉上，一片紅、一片白，不但沒有一點美感，看久了還有些嚇人，嬌生慣養的宮女們，如何禁受得這一夜折騰，天近黎明時，全倒在地上睡着了，妳躺我腿上，我倒妳懷中，衣裙折皺，睡姿怪異，簡直像大戰敗退，疲臥沙場的殘軍。

蕭雨看了好一陣，搖搖頭，笑道：「三分姿色，七分妝扮，殘脂剩粉，簡直不能看哪！」

「更難看的是她們手中拿的東西，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田當道：「橫陳一地，觸目驚心。」

「如果，現在有一批殺手衝入宮來，」凌雲道：「這番零亂的情景，就變得慘不忍睹了。」

目光轉動，四下張望。

田當、蕭雨三個人沒有再交談，但三人心中却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希望看到袁寶兒——人間絕色的袁貴妃，是不是一樣脂粉零落，顏色殘。

沒有看到袁貴妃，但六道目光却轉動時交注在一起，忍不住會心的一笑。

「天亮了，」田當道：「今夜，大概可以平安渡過了。」

「田將軍，太樂觀了，危險總在疲累時。」一個嬌甜的聲音，傳入了三人耳際。

回頭看去，不知何時，袁寶兒已站在三人身後。

她仍然容光煥發，嬌艷依舊，人間的絕色美女，果然和一般的美女不同。

她臉色依然是粉紅如花，以蕭雨、凌雲、田當等三人的目力，也無法辨識出是天生麗質色自成，還是花粉胭脂調合的人工組合。

「黑夜將逝，天色黎明，」蕭雨道：「寶貴妃的意思是，敵人會來一次拂曉偷襲？」

「不是意思，是事實，」袁寶兒道：「三位凝神傾聽一下，也該下令部署，準備迎敵了。」

田當、蕭雨、凌雲，早已在凝神傾聽，因爲未曾聞得異聲，蕭雨才向袁寶兒質疑。

這一次，袁寶兒說得十分肯定，三人不得不凝聚全神地聽。

果然聽到了，一縷柔細的樂聲，遙遙飄來。

「是簫聲。」田當道：「其聲似逐漸增强。」

「不錯，是玉簫聲，」袁寶兒道：「這一次，可能是大舉來犯，但不知宇文將軍是否也聽到了？」

「宇文總統領，武功强過我們甚多，」凌雲道：「應該早有警覺才對。」

「希望能阻敵於宮牆之外，如若被他們殺入宮中，」袁寶兒道：「這些如花似玉的宮娥綵女，就要經歷一番浩劫了，一場殺戮下來，很難想像她們還有多少能活得下來。」

蕭雨吃了一驚，道：「貴妃眞的沒有把握能保衞她們的安全？」

「我！不敢保証……」

「貴妃娘娘，國師似是對袁貴妃充滿信心，」蕭雨道：「國師言出如山，我們都十分敬服。」

硬把保衞內宮的成敗責任，向袁寶兒的頭上套去，還眞正歪打正着，硬把袁寶兒套進去了。

袁寶兒心頭充滿悲忿之氣，想袖手旁觀，讓這皇宮內苑中殺一個血濺宮牆，到了不可開交，再出手收拾殘局，只要能對袁紫烟交代就好。

但蕭雨硬把她拖向前面站，當守宮中第一關。

「紫烟姐姐講過這句話麼？」袁寶兒皺起了眉頭，道：「我怎麼記不得了？」

論江湖閱歷，袁寶兒再聰明，也鬥不過蕭雨，一聽回答，就知道袁寶兒無意出全力保護內宮，心頭瞭解，立刻接道：「絕對不錯，袁國師付託貴妃，貴妃也一肩承擔，要國師安心退敵，我遵奉宇文總統領之令入宮，只是貴妃的助手，一切聽憑吩咐，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既是如此，我們合力退敵就是！」袁寶兒道：「去通知宇文將軍一聲，要他小心毒蜂……」

蕭雨應了一聲，飛身而去。

應該是田當或凌雲去的，但蕭雨却爭先而往。

原來，他要向宇文成都覆命，這是兩人早就商量好的計謀，要蕭雨利用袁紫烟的氣勢，套住袁寶兒，要她擔負起保衞宮廷的大責。

宇文成都擔心袁寶兒餘恨積心，放手不管，就別說重要時刻，反戈一擊了。

由於袁紫烟數度提示袁寶兒的術法高强，宇文成都印象深刻，心中已不敢稍存輕視。

蕭雨回來得很快，而且還和宇文成都同來。

袁寶兒已下令叫醒隨地而卧的宮娥綵女，一聽說有毒物侵襲，瞌睡的神態被嚇走，趕緊撿起傢伙，有的理妝打扮，重新化粧一番，大部份洗去殘胭餘粉，恢復本來面目。

她們是各地的出色美女，年紀又輕，倒也個個秀麗，只是和那身華麗的美服不搭配，看起來有點怪異。

但比殘脂剩粉污容色，那又好看多了。

宇文成都非常恭謹，對着袁寶兒一個長揖，撩袍就要跪，準備大禮參拜了。

「將軍，不可如此，大禮參拜，妾妃可當受不起。」袁寶兒道：「可有紫烟姐拒敵的消息？」

「沒有，但探馬回報，敵軍也未向京師推進的消息。」宇文成都道：「想是被國師擋在那裏了，唉！眞叫人想不明，國師只帶了蓮兒、巧兒兩個助手，如何拒敵數萬大軍？那是一批精銳無匹的部隊，有些身手之高，可列武林高手，在下苦思長慮，希望能抽調一批人馬趕往相助。」

「不必了，」袁寶兒道：「紫烟姐如無獨退數萬强敵之力，絕對不會請命出戰。」

「貴妃對國師充滿信心，國師對貴妃也相許得很。」宇文成都打

蛇隨棍上，道：「他吩咐成都，一切聽從貴妃的令諭行事。」

又一頂壓死人的高帽子扣了下來，袁寶兒如何招架得住，苦笑一下，道：「將軍集中了多少人防守宮廷？」

「人數不少，千名以上，但眞正列入高手的，只有十分之一。」

「你的十大副統領呢？」袁寶兒道：「他們都是當世的英雄豪傑。」

「十大副統領，算得上一流高手，田當、凌雲和蕭雨，就在貴妃的身側聽命，」宇文成都道：「另外，由成都分守在宮牆門外，我們的計劃是血戰宮牆外，不許他們衝入宮中，驚擾聖駕。」

「很好啊！」袁寶兒道：「聖上對你們寄望甚深，你也赤膽忠貞，一心保國，你們若相知相許，實也是一場千古佳話。」

「成都心有餘，唯恐力不足，他們以毒蜂穿隙而入，阻擋的能力，就非常的小了，何況，初度和這樣毒物對陣，全無戰陣經驗，也不能坐視勇士們死在毒針之下，讓他們各憑機智的避一避，敵人乘虛而入的機會，就大大的增加了。」

袁寶兒有些明白了，但却故作不知，道：「將軍的意思是……」

「那些劍手，在毒蜂開道下，衝入宮中，驚擾到聖駕，恐有所難免，成都無能，這些要依靠貴妃對付了。」

說了半天，是要把保衞宮廷的大任，全交到袁寶兒的手上。

袁寶兒暗暗歎息一聲，忖道：「看來，全都被他們套着了，不知是袁紫烟的意思呢？還是宇文成都等詭計多端，站在山前觀虎鬥？自己不理！恐怕行不通了！」

心中念轉，笑一笑，道：「宇文將軍，要我如何合作呢？」

這一下袁寶兒展現嬌媚，巧笑倩兮，動人心弦。

果然，宇文成都心弦震動了一下，道：「成都怎敢吩咐貴妃，一切聽憑貴妃吩咐。」

「如果我全力對付毒物，你們是否有把握阻擋住敵人入宮呢？」

袁寶兒問得莊嚴，但宇文成都却回答得婉轉有緻，道：「我們盡力殺敵，血染宮牆，死而後已，但却不敢在貴妃面前，提出任何保証，成都追隨國師北征之後，才發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昔年坐井觀天的自負、豪氣，已不復在了。」

「對我寄望如此之大，只怕我一介女流，」袁寶兒道：「擔負不起呀！」

「國師再三推崇寶貴妃，絕對不會錯了的，成都等唯命是從。」

「是紫烟姐的意思？」

事到關鍵所在，宇文成都暗裏一咬牙，道：「是，國師這樣吩咐的。」

袁寶兒嗤的一聲，笑了，這一笑固然是嬌媚橫生，看得宇文成都、蕭雨等呆了一呆，但個中的含意，更是充滿着神秘，宇文成都和蕭雨都無法明瞭她爲甚麼如此高興？

「宇文成都將軍，」袁寶兒笑容如花的道：「對毒物的攻襲，將軍是否有防範之法呢？」

「沒有，」宇文成都歎息一聲，道：「祇有憑藉武功和牠們抗拒了！」

「要不要我助你一力呢？」袁寶兒嬌聲道。

「寶貴妃，可已有了對付毒物的方法？」宇文成都受寵若驚的道：「那眞是在下和全部武士之幸了。」

「幫忙嘛！」袁寶兒道：「我擔心的是不願殺生，一旦要開殺戒，少殺和多殺，也就一樣了。」

「寶貴妃，那些毒物，死之何惜，爲人間除害，」蕭雨道：「也算是開殺戒嗎？」

「牠們有毒，但也有生命，」袁寶兒道：「牠們迎風飛舞，活得很快樂，我却要牠們無聲無息的化作春泥，唉！這一殺呀，就是千百萬隻！」

宇文成都突然抱拳一揖，道：「多謝貴妃，只要能排除毒物，成都相信，他們衝入宮中的機會，就不大了。」

「快去準備迎敵吧！他們的攻勢，即將展開，」袁寶兒道：「如果我救援不及，就想辦法通知我一聲。」

轉身子，步步生蓮消失不見了。

看上去袁寶兒走得很慢，其實十分快速，只見她柳腰擺動了兩下，人就不見了。

蕭雨看不出那是甚麼武功，宇文成都也看不出來。

「不是武功，」宇文成都歎息一聲，道：「武功沒有那麼一個快法。」

「統領的意思，那是術法了，」蕭雨道：「是隱身術？」

「就是看不懂啊！不知是隱身術，還是潛踪術？」宇文成都道：「以她行走的速度計算，她舉步，我們出刀，大概刀將近身，人就不見了。」

「蓮步頻頻，搖曳生姿，誰又能在背後出刀呢？」蕭雨笑道：「這一戰由袁國師和寶貴妃出馬相助，總統領對勝負的看法如何呢？」

「這一戰勝利可期，」宇文成都道：「虬髯客如不能見機行事，可能要鬧到全軍盡墨，不過，李世民少了虬髯客這一股制衡力量，將會迅速壯大。」

「總統領！無毒不丈夫，擊潰

了虬髯客之後，立刻征伐太原。」蕭雨道：「乘勝克敵，一鼓蕩平。」

「那有征伐的軍力？袁紫烟可以用術法退敵，只怕未必肯以術法征伐太原，」宇文成都道：「寶貴妃更絕不可能了，她不反戈一擊，已算皇恩浩盪了，何況，太原還有李淳風、袁天罡兩位精通術法的奇人，此番虬髯客攻打長安，不見李靖統兵，很可能李靖也爲李世民收爲己用了。」

「這麼說來，李世民眞的十分可怕了？」

「沒有袁紫烟阻擋虬髯客這番攻勢，大隋朝能否過這一關，就很難預料。」宇文成都道：「我們沒有可用之兵，那裏有征伐敵人的能力？」

「總統領，六十萬大軍分剿各處嘯聚的暴民。」蕭雨道：「他們都是精銳之師，要不要召他們回師長安，整裝再發。」

宇文成都淡淡一笑，道：「困難很多，還得仔細研究，寶貴妃臨去留言，是要我們求她，這件事，我不便作主意，你們看着辦吧！應付不了，就不用太勉强，至少，我們都沒有應付千百隻以上毒物的能力。」

「多謝總統領指教，我明白了。」蕭雨道：「宮牆外，如無法抗拒毒物的攻襲，也可以向寶貴妃求援，總統領不便開口，何妨請一位副統領求救。」

宇文成都目光抖動，發覺只有他和蕭雨兩人，微微一笑，道：「我不會拏着兄弟們性命開玩笑，也很想見識一下寶貴妃的本領，所以，我自己會向她求援，當然，要經過一番鏖戰之後。」

蕭雨點點頭道：「屬下去和田當、凌雲磋商一下拒敵之策，也會向寶貴妃請教對敵之法。」

宇文成都點點頭，蕭雨退入宮中。

但蕭雨還來不及施展盤算好的計劃，耳際間，已响起吵人嗡嗡之聲，大批毒蜂攻了進來。

這顯然是武士們無法阻止的事，因爲，未聞得宮牆外喝止呼叫之聲，毒蜂已飛入宮牆。

蕭雨大聲喝道：「毒蜂來襲，諸位要小心應付了。」

這一叫，形勢立刻大變，宮娥、綵女們抄起了傢伙，準備拍打毒蜂。

防守在昭陽宮院外的武士們，刀劍雖已出鞘，人却躲在了帳篷之中。

這時天色，是大亮前的一段黑暗，除了昭陽宮院燈火如晝，其他地方，一片黑暗。

事實上，整個皇宮中的妃子、宮女，大都集中到昭陽宮院中來，宮中的防衞，也以此爲重點。

這裏脂粉香濃，這裏人氣茂盛。

成羣結隊的毒蜂，也因聞到人身散發出濃重的氣息而來。

蕭雨號稱飄花劍，以劍勢快速著稱江湖，心中有點不信邪，劍如閃光流轉，舞成了一團光影白芒，迎向蜂羣。

飛來的果然是毒蜂，是一種極少見的毒蜂，長逾小指，雙翼展開，寬逾三寸，全身淡黑，一看就知道是一種奇毒之蜂，螫一下，不死也要你半條老命。

蕭雨的劍法果然快速，劍光如輪，毒蜂紛紛墜落，片刻間，蜂屍逾百。

田當、凌雲人已躲入了紗帳之中，但見蕭雨獨劍殲蜂，低聲道：「凌兄，請留在帳中指揮，我去助蕭兄一臂之力，接他回來。」

蕭雨也確然被百蜂困住了，這些毒蜂，體型巨大，而且悍不畏死，蕭雨劍勢稍有空隙，牠們就拚命衝入，蕭雨心中有點慌了，忖道：「大丈夫不死於戰陣刀劍之下，被幾隻毒蜂螫死，那可死不瞑目了啊！」

心念轉動，一個閃神，一隻毒蜂乘虛而入。

蕭雨感覺一陣奇痛刺心，左肩被螫了一下。

這一下，也把蕭雨痛醒了。

使他驚覺到，正處在生死關鍵時刻，只要劍招再一緩慢，毒蜂攻入，再被一隻毒蜂螫中，會即時中毒而亡。

所以，不能大意。

一面運氣止痛，一面全力揮劍，左手運氣，一把抓了下去，把爬向頸間的毒蜂揑死。

田當雙刀運轉如飛，化成一片刀芒，滾了過去，一面大聲喝道：「蕭兄，靠過來，回入篷帳之中，咱們還要留下氣力，對付敵人劍手。」

蕭雨沒有回答，但劍光移動，緩緩向田當靠去。

他不能回答，他要運氣止痛。

田當刀芒擴展，替蕭雨開了一條路，讓蕭雨向後退去。

但田當本身，立刻面對了毒蜂的壓力。

蕭雨擋在前面時，還不覺得，但蕭雨一退下去，田當忽然發覺成千上萬的毒蜂，直撞過來，黑濛濛的，像一片壓下來烏雲，氣勢十分駭人。

不知有多少毒蜂衝入了昭陽宮院中，耳際響起了兩聲尖厲的慘叫。

想是毒蜂找到一個空隙，進入室中，螫傷了兩個宮女。

蕭雨人已接近篷帳，但田當却

無法退了，毒蜂雖然被田當雙刀殺得屍如落雨，但也把田當包圍了起來。

頭和四週的空間，全是毒蜂，整個人被毒蜂隔絕了。

這一陣，湧入的毒蜂之多，似已到遮天蔽日的境界。

日未升起，但數百盞宮燈上，全部爬滿了毒蜂，燈光也被擋住了。

篷帳外，門窗上，也都被毒蜂爬滿了。

天哪，整個的昭陽宮，被毒蜂圍困了。

如此衆多的巨型毒蜂，看得蕭雨心頭生出了寒意。

他應該和田當刀劍聯手拒擋毒蜂的，但他不敢再向前移動了。

事實上，大批毒蜂飛行穿梭，蕭雨也無法移動，左肩的巨痛，也影响了他的勇氣、信心。蕭雨不敢向前移動了，因爲，田當的刀光，擋住了七成以上的毒蜂。

但蕭雨心中明白，在那種巨大的壓力之下，田當是無法持久的，自己無法救援，凌雲和衆武士，也難施救。

這不是拚命就能辦到的事。

蕭雨暗暗嘆息一聲，忖道：

「爲了救田當，求求寶貴妃吧！」

她可能就在附近，但如不開口求她，看樣子，她是不會現身出手了。

心中念轉，大聲叫道：「寶貴妃，蕭雨、田當困於毒蜂，身陷危境，請賜援手。」

只聽寶貴妃嬌甜的聲音應道：「蕭將軍，毒蜂可惡，我已決心除牠們，請再多撐片刻。」

蕭雨長劍急舞，把一些近身的毒蜂斬落於地。

突聞田當大聲叫道：「我已被毒蜂所傷，就要支撐不住了，蕭兄，快請躲入篷帳，兄弟拚盡最後一口眞氣，爲你阻擋蜂羣。」

「田兄，要死，就死在一起，田兄爲救我而傷，蕭某如何能看着你獨死於毒蜂之下！」

「兩位都不會死，只要多忍耐片刻痛苦。」袁寶兒出現了。

只見她凌空而來，飛穿於毒蜂羣中。

不知何故，毒蜂紛紛避開，行近蕭雨，脚着實地，雙袖一揮，一陣似雲似霧的烟氣，擴展開去。

帶着一股寒意，和雨絲般的雨粒，毒蜂紛紛落地。

好像一種極微小的暗器，但它却不傷人。

蕭雨、田當都感受到一陣冷風由身側吹過，冷冷雨粒，打在臉上，週圍的毒蜂，却如雪下滾湯，化作烏有。

千隻毒蜂，泰山壓頂的氣勢，忽然消失了，蜂屍墜地，厚積數寸之高，也許有些僥倖未死的，但已逃之夭夭，飛得無影無踪了。

蕭雨呆呆望着小美人袁寶兒，只見她左手托着一個玉瓶，大有救世救難的觀音菩薩氣勢，不禁躬身下拜。

「將軍請起，」袁寶兒嫣然一笑，道：「這裏有丹丸兩顆，不知道是否對症，兩位請服下試試吧？」

她伸出了白玉般纖巧右手，掌心中托着兩粒白色丹丸。

蕭雨十分恭敬的取過丹丸，自己吞下一顆，另一粒投入了田當的口中。

話說得雖然客氣，但葯可是靈丹妙葯，兩個人一吞下去，疼痛立止。

「多謝貴妃救援。」田當、蕭雨齊齊躬身行禮。

「天已大亮，如果我的推想不錯，大批殺手，即將湧入宮廷。」袁寶兒道：「宇文將軍能夠阻於宮牆之外的，最多半數，昭陽宮院中數百位綵女宮娥、才人、妃子、皇后、皇上，還要諸位保護，還有片刻的時間，兩位可以調息一陣。」

蕭雨吃了一驚，道：「宇文將軍統帥的，是宮衛七成以上的實力，如果，他們只能阻止半數殺手，這昭陽宮院就十分危急了，屬下等和衆宮衛戰死事小，驚動了皇上、皇后，那就罪該萬死了。」

「將軍，別忘了，還有我呀！」袁寶兒嬌媚橫生的笑道：「我會助幾位一臂之力。」

「有貴妃這句話吩咐，屬下就安心多了，」蕭雨道。

「將軍，放手對付來人，我會在暗中相助。」

「貴妃……」蕭雨叫出了貴妃兩個字，突然苦笑一下，住口不言了。

但袁寶兒却不放過，追着問道：「蕭將軍想說甚麼？但請出口，我不會怪你，也不會告訴皇上。」

這話就曲折有緻了。

蕭雨心頭震動極了，那裏敢立刻回答，沉吟了一陣，道：「屬下的意思是，我等是否要身陷危境時，再向貴妃求助？」

「你說呢？」袁寶兒伸出了嫩葱似的右手食指，指着蕭雨的鼻尖，低聲道：「我會幫你，但我喜歡你叫我，明白嗎？」

蕭雨點點頭。

事實上，蕭雨一點也不明白，只感覺貴妃在誘惑他，讓他心中興奮，想去犯罪。

指就指吧！但指尖兒碰在了鼻子上，就有點濃重的挑逗意味了。

袁寶兒確在施展媚力，大局變化，地動天搖，袁寶兒希望收羅幾個心腹，建立起通達內外消息的管

道，這自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但最快的辦法，就是施展她天賦的媚力，讓男人爲她陶醉，爲她效命。

她選上了第一個下手的對象——蕭雨。

人不能學奇術、邪法，一學會，就會動邪念，走邪道，而邪道往往又是通達目的捷徑。

像袁紫烟、袁寶兒，這等天人之間一等美女，也因爲學會邪法等術，而不能安份下來。

袁紫烟半眞半假的控制宇文成都，袁寶兒也想效法，選擇了蕭雨。

如若兩人都是幼讀詩書，庭訓森嚴的名門閨秀，絕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自甘落花逐流水，輕擺羅衣暗送香。

袁寶兒回頭走了，蕭雨却呆呆的望着遠去的背影出神。

「蕭兄，她似是有意的挑逗你呀？」田當低聲道：「寶貴妃心裏在打算甚麼呢？」

「是啊！觸犯王妃！可是殺頭的大罪！」蕭雨道：「她究竟是甚麼用心哪？」

「眞正能一親芳澤，你就安心去死吧！」田當笑一笑，道：「死得瞑目啊！怕的是羊肉沒吃到，沾了一身羊騷味，落個腦袋搬家，那就劃不來了！」

蕭雨一拍腦袋，道：「說得對呀！我已經被她搞得糊塗了！」

「這件事，要小心應付了。」田當道：「冷宮歲月，渡日如年，名雖妃子、才人，但十年八年，也難見皇上一面，她們結交外人，值得同情，但寶貴妃不一樣啊！她帝眷正隆，怎會……」

「對，是別有目的了！」蕭雨接道：「目的何在呢？」

田當微微一笑，道：「她要征服你，不是你的人，是你的心，要你全心全意的效忠她，心無二志。」

蕭雨閱歷豐富，立刻明白了田當言中之意，笑一笑道：「隋宮中，兩個袁貴妃，各具絕色，袁紫烟貴妃身兼國師，使咱們頭兒動心，情甘效命，對紫烟貴妃的忠誠，恐不在皇上之下。」

「寶貴妃想拉攏你，」田當道：「我擔心有一天，國師和寶貴妃起了衝突，你和頭兒，各爲一人，怎麼相處下去呢？」

蕭雨呆了一呆，突然笑道：「多慮了，多慮了，寶貴妃不敢抗拒國師，我也不敢不聽頭兒的命令。」

「蕭兄，只聽你這句話，已經心定了。」田當道：「這檔事不好玩！」突然住口不言，目光轉向東南方位。轉過話題，道：「頭兒來了。」

蕭雨確實有點心亂了，耳目失靈，急急轉頭看去，只見宇文成都左手執劍，右手握刀，全身衣袍濺滿血跡，顯然是經過一番非常激烈的惡戰。

多少年來，十大副統領都知道，宇文成都劍法精湛，能用各種兵器，馬上兵器，是一件重達一百六十斤的流金鎲，力大勢猛，衝鋒陷陣，勇不可擋，鳳翅飛刀，神出鬼沒，白光一閃，就取人首級，却不知道，他步戰迎敵時，能刀劍並用。

那把握在右手的刀，看血跡，是剛剛用過了。

「總統領，外面情形如何？」蕭雨迎了上去，道：「昭陽院中，一夜春色，宮女們橫躺豎倒，看得令人心酸，但天亮前敵人這場毒蜂攻勢，更是十分可怕，田兄和我都受了螫傷，人和毒蜂之戰，無法以命相拚，幸得寶貴妃及時出手，消滅了毒蜂。」

宇文成都點點頭，道：「毒蜂威力驚人，不少宮衛傷在了毒蜂之下，如非寶貴妃出手相救，毒蜂配合着黑衣劍手的行動，很可能擊潰我們，也逼得我大開了一次殺戒，我希望能把那些黑衣劍手攔在宮牆之外的，但仍被他們突入不少。」

「被埋伏的弓箭手射殺了。」蕭雨道：「如被毒蜂引導着他們進入了昭陽院中，蜂螫人殺，狂風暴雨打梨花，悲慘的境況，就讓人觸目驚心了，屬下勢必已畏罪自殺……」

「蕭兄弟，」宇文成都充滿着感情的說：「未阻來敵入宮牆，其罪在我，夕陽落山，江河日下，大勢所趨，非我等微末之力能夠力挽狂瀾，盡其在我吧！我進入宮來，一是向皇上請罪，二向皇后問安，三向寶貴妃致謝，非她之能，這一夜，我們就防守不住。」

「不用了，將軍。」袁寶兒突然出現，蓮步姍姍的走過來，道：「皇上在一座篷帳中，目睹了毒蜂之威，也看到衝入昭陽院中的劍手和蕭將軍迎戰情形，對宇文將軍的信任，更爲堅定，此事完了，要加封將軍爲天下都招討，把國家興亡大事，全付托於將軍身上。」

「這……這樣的重大責任，成都如何擔當得起呢？」

「還有餘緒呀！皇上付於將軍治亂大權後，他就不再過問政事。」袁寶兒道：「將軍要調軍滅寇，也要治國理民……」

「這就更加使不得了，成都爲皇上可以赴湯蹈火，統軍戰死，絕不推辭，以國事相托，不敢承受，我要去面君申述。」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江青嵐、白玫、聶小紅被唐天生派人誘至毒宮，唐和大師兄吳贊廷都出來迎接，三小對他們有莫測高深之感，不知玩弄甚麼把戲，後來才知道他們被紅線搗毀了石獅子離去，自己三人在峽上殺死殺傷了他們的人，現在誘至毒宮過毒關，以達降服自己三人之意。三小因懷有辟毒珠，順利通過，最後一關是思維之路，又將洪福救醒……

思維之路
到此爲止

八劍揚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中埋伏老僕喪生　持寶珠闖破毒陣

只聽洪福說道：「說起這隻『辟雷鐲』，原是咱們老主母傳家之寶，據說不但能夠辟雷，還能辟火，只要帶在身上，即使身入火窟，可以毫髮無損，老主母和江南大俠周天驥成婚之後，『辟雷鐲』也成了周家之物。

「可是咱們老主人，俠名滿江湖，成婚之日，有這麼一件至寶隨嫁而來，自然立刻傳出武林，這中間雖然引起不少宵小覬覦，但以咱們老主人當年的威名，江湖上有誰敢輕捋虎鬚，不過被大家當作一種美談罷了！」

洪福說到這裡，又深深歎了口氣道：「不管咱們老主人功力如何精深，在江湖上人緣如何好法，但古人『懷璧其罪』這句話，始終不會有錯，就是爲了這隻『辟雷鐲』，終至家破人亡……」

他說到這裡，不由又老眼濕潤起來。

白玫哦道：「老人家，你是說後來有惡人搶走『辟雷鐲』，還傷了江南大俠？」

洪福慘然的搖了搖頭，又點頭道：「那是二十年前，唉！二十年前的那天，是中午時分，小老兒記得十分清楚，突然來了一個姓祝的人，登門求見咱們老主人，聲言爲了『辟雷鐲』，堅要試試他的武力……」

洪福唏噓而言，老淚又在他滿佈皺紋的臉上，滾滾而下。

白玫急道：「老人家，後來呢？」

洪福拭淚續道：「因爲那時正當日直午時啊！『辟雷鐲』又不在咱們老主人身上，這就中了那斷的邪門功夫，被他一掌劈成焦炭！」

白玫情不自禁的驚啊出聲：「甚麼功夫，有這麼厲害？」

洪福激動的道：「當日大家也不知那斷使的是甚麼邪門功夫，他大笑聲中揚長而去，但經小老兒多年探查，終於查出眉目，唉！這是江湖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因爲發生了這事情，才使一個門派，落得烟消雲散……」

江青嵐等三人全聽得十分入神，因爲從這件事，居然會使得一個門派，烟消雲散，這自然是一件武林中非常重大之事，是以大家全都沒有作聲。

白玫姑娘却因爲姓祝的出手一掌，能夠把人劈成焦炭，更是迫不及待的問道：「老人家，你還沒說出那是甚麼功夫呢？」

「太陽神功！」

洪福答了一句，繼續說道：「這是小老兒後來才知道的。」

白玫又道：「太陽神功，又是那一門派的功夫？哦！那人是誰呢，你也知道了？」

洪福點頭道：「那斷是烈火門天雷叟的唯一傳人神行無影祝士愕。」

「神行無影祝士愕！」

聶小紅又是一聲驚叫！

「祝士愕！祝……」

江青嵐突然想起離火眞人的大師兄，不是就叫祝士愕？那個背叛父親，殘害同門，妄想劫奪「烈火旗」的高大人影，廣頰、凹目、聳顴、鷹鼻、白鬚黑衫，骨瘦如柴的老頭。

不錯！烈火門！離火眞人不就是烈火門的嗎？他練的也是「太陽神功」。

白玫又好奇的問道：「老人家，你方才不是說有一個門派，落得烟消雲散，是不是烈火門？」

洪福道：「姑娘說得不錯！小老兒也是事後才聽說的，那烈火門雖收弟子，但代代相傳，掌門一職，照例是由兒子繼任，因爲他們唯一鎮山之寶的『烈火旗』，威力强大不傳外人。神行無影祝士愕，就是天雷叟的獨生兒子，因爲他們既叫烈火門，練的功夫，自然是以火爲主，那也是合當有事，天雷叟無意之中，說起他們烈火門有一件唯一的尅星，叫做『辟雷鐲』，同時也連帶提起老主人的名字。

「這叫做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祝士愕隱然以烈火門未來的掌門人自居，一旦聽說世上還有專門尅制本門的東西，那還忍得，只得偸偸趕到江南來。其實那時的祝士愕，功力和老主人也只在伯仲之間，如果不是日值午時，咱們老主人也不致遽遭毒手。」

白玫不懂的道：「老人家，功夫和時間，又有甚麼關連？」

洪福歎了口氣道：「據說『太陽神功』是吸收太陽眞氣而成，在沒練到火候之時，只不過比普通功夫稍爲灼熱而已，那斷利用正當中午的太陽火力，才能出手傷人。」

白玫似乎明白的啊了一聲，問道：「後來呢？」

洪福續道：「天雷叟爲人十分正派，門規素嚴，他聽到咱們老主人死在『天雷掌太陽神功』之下，大爲震怒，當下就把那斷逐出門牆，還把他們鎭山之寶的『烈火旗』，傳給了門下一個姓耿的弟子，同時也宣佈解散烈火門，使得烈火門從此在江湖上除名。」

「哦！」江青嵐聽得恍然大悟，那天自己親眼目覩，神行無影祝士愕和離火眞人耿修元，師兄弟勢成冰炭，原來也是爲了「辟雷鐲」引起的原因。

白玫粉臉微側，又道：「老人家，那你又爲甚麼會失去武功的呢？」

洪福歎息道：「那斷自從被天雷叟逐出門牆，他不但不思反省，卻又遷怒到咱們老主人身上，再次找到江南。可憐咱們老主人死後，只遺下兩個尚在襁褓中的千金，老主母因國家多難，避亂他出，才沒遭那斷毒手，但一家二十三口，卻全死在那斷『天雷掌』下。差幸小老兒也有事在外，沒被他發現，可是等到兵禍之後，老主母和兩個姑娘都沒了音訊。後來經小老兒再三打聽，終無下落，但仇人祝士愕，卻被小老兒探聽到消息，原來那斷卻投到了和天雷叟素不相容的北海玄靈叟門下。」

「啊！」聶小紅第三次驚啊出聲，當然，她本來不知其中許多曲折的，現在她已經全盤瞭解，但江青嵐、白玫和洪福却因一個在說，兩個在聽，是以並沒注意到她的啊聲。

白玫從沒聽過許多武林人物的名字，依然問道：「玄靈叟很厲害，是不是？」

洪福道：「玄靈叟傳說年齡已在百齡之上，武功通玄，自成一家，江湖上大家只有傳聞，從沒人見過，不過那斷投到玄靈門，那是千眞萬確之事。小老兒因咱們老主人生前和長恨谷的奇人大有淵源，小老兒在別無他法之下，只好找到長恨谷去，碰碰運氣。

「不料那奇人因江湖上人不斷的找上門去，感到不勝其煩，才規定偸入谷中，就得廢去一身武功，小老兒命舛多乖，一身武功就這樣被閉住了。」

江青嵐一直用心聆聽，始終沒有開口，但他心中却在不斷的轉動，他想憑着洪福口中所說，和自己心中的揣測，連綴成一片。因此，洪福話聲一停，他立即抬頭問道：「不知江南大俠的夫人，系出何門？」

洪福忙道：「老主母娘家姓洪，小老兒原是……」

「洪！」江青嵐陡覺眼前一亮，沒等他說完，急急問道：「老丈可記得洪老夫人膝下兩個姑娘，叫甚乳名，如今有多大了？」

洪福忽然目露詫異，臉上泛起一絲笑意，打量了白玫、聶小紅一眼，答道：「小老兒自然記得，那兩位姑娘，原是孿生姐妹，長的叫做輕雲，小的叫做綠雲，如今正好二十歲了。」

他說到這裡，只覺站在自己面前的兩位姑娘，依然毫不動容，心中不由微感失望，頓了一頓，問道：「江公子問起洪夫人和兩位姑娘，不知可曾見過？」

江青嵐微微搖頭，道：「小生只是問問罷了，但吉人天相，將來總有尋獲之日，老丈也不用過份憂慮。」

洪福昔年追隨江南大俠，闖蕩江湖，經驗何等老到，雖然覺得眼前這位少年公子人品端正，但方才詢問自己之時，分明有指而發。他略一沉吟，忽然凄然跪下，道：「公子爺，請恕小老兒冒昧，公子手上的『辟雷鐲』，不知從何得來？可否乞道其詳……」

江青嵐心頭一怔，暗想此人心懷故主，莫非對自己腕上鐵鐲起了疑心？這就趕忙一把拉住，正容道：「老丈不可如此，小生此鐲，乃是析城山一位姓石的老婆婆所賜，當日小生確實不知這就是『辟……』」

洪福突然雙目一睜，激動的道：「石夫人，你……公子爺遇上了石夫人？」

江青嵐愕然的道：「石夫人？不錯！那老婆婆叫做石嬤，原來老丈認識……」

洪福喜得流下淚來，唏噓的道：「石夫人，她……她就是咱們老主母的胞妹……啊！她在析城山？天哪！咱們老主母，一定也在那兒。」

白玫心地善良，她瞧洪福如此義氣，不由幽幽的道：「老人家，你別性急，咱們出陣，你就好去找她們咯！」

洪福老臉一紅，笑道：「江公子，請恕小老兒失態，小老兒實在……實在高興極了。」

江青嵐忙道：「老丈心忠故主，義薄雲天，小生無限欽佩……」

「好啦！嵐哥哥，我們快走罷！人家老丈要趕上析城山去，我們也要救蘭兒姐姐去呢！」

白玫姑娘故事聽完了，就嚷着要走。江青嵐給她一提，也想起蘭兒身中「五毒掌」，急需「雄黃珠」療毒，也許冰魄夫人正在山下等候自己。

心念一轉，立即笑着應好，舉步往前走去！因為這甬道十分狹窄，僅容一人通行，是以這一起步，仍由江青嵐領先，洪福、白玫、聶小紅三人，相繼跟在後頭。

剛一走到盡頭，只見迎面轉彎之處的壁上，裝置一盞油燈，慘綠燈光，閃爍不停。離燈下不遠，果然吊着一個銀環，下面又有兩行白字，江青嵐目能夜視，自然毋須燈光也可看得清楚，那是：「思維之路，到此為止，願意投效本門者，可扯動銀環，靜待接應，轉過此牆，即是敵人，一入毒陣，無望生還。」

江青嵐微微一哼，暗想：以碧目蟾蜍唐天生的為人，對入陣敵人，焉會如此諄諄告誡，那麼除了另有詭計之外，此陣定然十分厲害，才有如此自信。

另一作用，也許是故意先聲奪人，讓入陣之人，在心理上先造成緊張氣氛，自亂步驟，墮入他的圈套。話雖如此，但自己身臨斯境，危機四伏，對唐天生壁上留警，卻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心念轉動，不由回頭叫道：「前面就要入陣了，我們得小心戒備！」

話聲才落，嗆的一聲，眼前青虹乍亮，已把七星劍掣到手上。同時只聽身後也「嗆」「嗆」兩聲，白玫、聶小紅也長劍出鞘。

江青嵐長劍斜舉，立即往前跨去，那知左腳才一跨出，便覺踏了個空！不！只覺腳下一沉，也不！因為他踏到的不是實地，只微微活動一下，最多也不過低下三四分而已。

但以江青嵐此時的身手，感覺何等敏銳，腳下微沉，心中驀吃一驚，急忙定住身形，低頭瞧去，又覺得地上毫無可疑。正當此時，陡覺數縷尖風，由下而上，往身前襲到。

這尖風想係由三尺之內的地上發出，不帶半點聲息，而且還是「絕情針」一類細小之物，換了旁人，根本無法發覺。江青嵐雖已驚覺，但這細小暗器發射既近，來勢又快，等到發現，已射上身來。

他右手七星劍，原本斜護心胸，可是碰上了這蓬暗器，極為歹毒，由下往上射來，手中長劍就毫無用處，一時竟然連躲避的時間都嫌不及。

他身臨危境，卻毫不慌張，就在暗器及身之際，忽然微微吸氣，使出遲老殘「兩儀真解」中所載的「先天真氣」，全身輕顫了一下。

果然大方真人遲老殘的絕世之學，神妙已極，才一使出，全身真氣立時暴漲，一大蓬細小暗器，碰上衣褲，輕輕一震，便彈落地下。

這一無心使出的真氣，居然有此奇效，心中大喜，他方才踏出左腳，身形已向前傾，雖然後來發覺腳下一沉，立即收起，身子暫時停住，但腳可沒收回，如果不向後退，那麼只有往前縱去，他震落暗器之後，那還再停，足尖一點，人便向前掠出。

從江青嵐起步跨出，發現腳下一沉，到震落暗器，飛掠出去，說來話長，其實也只不過一瞬間事，他身才一飛出，陡聽身後響起一聲淒厲慘呼，緊接着有人咕咚倒地，中間還夾雜着兩聲驚叫。

江青嵐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身形還未落地，陡的吸氣點足，一個身子硬生生地往後急轉，倒飛回去。只覺一陣強烈的怪味和奇臭無比的屍腐之氣，直鑽鼻孔。心頭一懍，趕緊舉目瞧去，只見緊跟自己身後的老洪福，此時滾在地上，一動不動！

不！他焦頭爛額，血肉模糊，離他身前不遠還有一隻倒翻的油燈，和滿地黑水，看來業已氣絕多時，死相之慘，令人不忍目覩！

白玫姑娘早已嚇得花容失色，站得遠遠的，一手高舉火筒，一手緊抓着聶小紅，連頭也不敢回一下。

江青嵐這一打量，只覺熱血沸騰，暗暗切齒，俊目之中，射出仇怒之火！這情形，任誰也可瞧得出來，敢情壁上那盞油燈和銀環，乃是特製消息。

唐天生把歹毒無比的烈性毒藥，煉入油中，只要你走盡九折思維之路，並無投效唐門之心，不去扯動銀環，轉身往前跨出一步，踩到那塊活板之上，油燈中的毒油，立即往下潑來，把你活生生的灼斃。

萬一來人身手輕快，能夠避過毒油，也斷難逃得過一大蓬由下打上的細小暗器，這等設計，當真狠毒已極！他瞧着洪福那具焦黑腐爛的屍體，心中一陣難過。

同時知道這毒油，千萬不能用手去碰，那麼只好讓他留在陣中了，心念轉動，連忙朝着洪福拜了兩拜，默默祝告道：「老丈英靈有知，小生誓把唐天生碎屍萬段，報仇雪恨，天涯海角，務必替你找到洪老夫人和兩位姑娘下落，竟你未了之願！」

說畢，往後退了兩步，一面喊道：「玫妹，聶姑娘，妳們快過來罷，千萬不可沾到地上毒油！」

白玫方才被嚇得說不出話來，這一聽到嵐哥哥叫聲，立時拉聶小紅一把，道：「我們快過去。」「颯」的縱起，往江青嵐身邊撲近。

江青嵐恐她縱得過猛，毒陣之中，到處都是機關埋伏，防不勝防。當下一手把她輕輕擋住，等聶小紅縱到之後，正待往陣中走去。

忽聽白玫叫道：「嵐哥哥，那老人家的屍體，怎麼辦呢？唉！他……他真可憐！」

聶小紅沒等江青嵐開口，接着說道：「那毒油十分强烈，恐怕再過一個半個時候，老人家的屍骨全會化了。」

白玫驚慌的道：「這又是甚麼毒藥，恁地厲害？」

她忽然想起方才自己跟在洪福身後，那油燈突然潑下，洪福驚叫出聲之際，自己已趕緊一拂衣袖，往後躍退，不知是否被毒油濺到，當下立即低頭檢視。

聶小紅答道：「這是化骨丹一類的毒藥，江湖上殺人滅跡，只要在屍體上洒上一點，就會化成一灘黃水，據說這種毒藥，只有西川唐家才有，江湖的人全是向唐門買的。」

「啊！聶姐姐，妳瞧！」

白玫右手袖角被燈油濺上之處，此時已灼成了幾個焦黑小洞！

江青嵐憤憤的道：「唐天生作惡多端，實在容他不得。」

說話之際，縱目一掠，只見眼前景物大變，自己三人似乎落在一處山陵起伏的幽谷之中，視線模糊，方向莫辨。

對了！自己三人適才從狹窄甬道中躍出，敢情已落入陣圖之中，那麼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唐天生擺下這座「毒陣圖」，原來也是以九宮八卦為主。心念轉動，只聽白玫已在身邊叫道：「嵐哥哥，你察覺不？這地方有點古怪呢！」

江青嵐微微哂道：「這不過是九宮八卦陣罷了。」

白玫對劍門山九宮八卦陣的記憶猶新，當時要不是劍山居士柳清河趕來，自己三人左轉右轉，那想走出陣去。這時聽說毒陣圖是九宮八卦陣，心頭不由慌張起來，急急的道：「嵐哥哥，這可怎麼辦？」

江青嵐笑道：「我自有通行之法，妳們跟我走就是。」

白玫奇道：「咦！你從那裡學來的？」

聶小紅拉了白玫一把道：「我們跟着他走就是咯。」

白玫更加驚奇，不信的道：「聶姐姐，妳知道嵐哥哥走得出去？」

聶小紅抿咀笑道：「妳別問，決錯不了。」

江青嵐微微一笑，澄心清慮，運目四顧。果然心神一定，幻象頓滅，眼前這座毒陣圖，乃是由人工堆砌而成，狀如假山，其中山陵起伏，門戶重疊，甚是曲折。

當下照着柳清河解釋的九宮八卦變化，長劍護胸，小心翼翼的舉步往前走去。白玫、聶小紅兩人那敢怠慢，緊跟在嵐哥哥身後。只覺他忽左忽右，忽三忽七的走着，果然穿門越戶，曲折而行，絲毫沒有阻礙。

白玫心頭一喜，輕聲說道：「嵐哥哥，你當真學會了九宮八卦陣？哦！那一定是柳老丈教的，真好玩，你幾時教我好不？」

說話之間，業已轉入另一個門戶之中。這是一條黝黑無比的夾道，兩邊亂石嶙峋，凸凹不平，腳下也高高低低，十分難行，而且轉折極多，使人無法走快。

江青嵐走出幾步，立即感到這夾道之中，定有埋伏，他雖然沒有出聲，却早已氣運周天，劍護前胸，全神戒備，但走了一陣，覺得毫無異樣，心頭不由泛起一陣疑惑。

唐天生仗着精擅九宮八卦和各種奇毒，佈下這座毒陣，在這彎曲逼仄的小徑之中，決不會輕易放過

，任人順利穿行之理。那末這中間又暗藏了些甚麼呢？

他疑念一生，頓時倍加警惕，往四外細心察看，但見這條曲折黝黑的夾道，除了地下高低不平，兩旁怪石凹凸之外，實在找不出可疑之處。

江青嵐越是找不出答案，越發感覺不妥，偶一抬頭，陡覺離頭頂不遠，似乎有一絲冷氣慢慢移動，往下降，定睛一瞧，那是一片濃密如墨的毒霧，正緩緩下降，離三人頭頂，已經不到兩尺！

江青嵐這一發現，心頭大震，立時喝了聲：「毒霧，我們快走。」

喝聲未落，人已倏然往前掠去，白玫、聶小紅兩人，還沒瞧清毒霧究在那裡，她們眼看嵐哥哥匆促急掠，也立即跟踪掠起。

三人身法原極迅速，但這條夾道實在太轉折了。頭頂毒霧，雖說下降之勢較爲緩慢，可是經三人這一迅疾閃動，帶動夾道空氣，使得毒霧降落也隨着加速。絲絲霧氣，宛如瓔珞下垂，將及頭頂！江青嵐心中一急，右手七星劍猛的往上揮去。

七星劍古代神器，自然不畏劇毒，何況這一下，又是他運足全身功力，劍尖一震，眞氣拂拂！但見一道青濛濛的光華揮過，頭上黑霧，立即往上縮退。

白玫眼看嵐哥哥揮劍生效，也立即玉腕一振，白虹劍使了一招「盤古開天」，往上洒出。

她這柄短劍也非凡品，劍光起處，銀花乍湧，果然也把黑霧逼了上去。

頭上毒霧，此時雖被兩支長劍逼退，但正因毒霧被兩人往上一逼，中間一段受到震動，却加速了兩邊的降落速度。

江青嵐目光一瞥，只見除了自己三人立足之處以外，前面夾道之中，毒霧差不多已降到胸口，離地只有三尺光景，這一段空隙，如果全被封閉，極難衝出，急忙叫道：「玫妹，聶姑娘，妳們快衝出去。」

說着一側身讓白玫，聶小紅走在前面。白玫知道時機緊急，心中一慌，急急問道：「嵐哥哥你呢？」

江青嵐道：「妳們快走，哦，快閉住呼吸，快！」

白玫不敢多說，依言拉着聶小紅，白虹劍揮處，矮身從毒霧底下鑽了出去。

幸好一個轉彎，已到了夾道盡頭，前面地形，豁然開朗。兩人縱出毒霧，回頭一瞧，那層黝黑濃密的毒霧，已經降及地面，把夾道出口完全封閉！

白玫瞧得芳心大震，失聲叫道：「嵐哥哥，你快來呀！」

她一領手上白虹劍，又待返身奔去，却被聶小紅一把拉住急道：「白妹妹，不可造次，嵐哥哥不妨事的！」

話聲未落，只見一道青濛濛的劍光，從垂地如簾的毒霧中破壁而出！

「啊！嵐哥……」

白玫歡呼聲中，陡覺微風拂鬢，耳邊聽到一陣嗡嗡之聲，她到底自幼由千里孤行客傳授武功，身懷絕學，雖在驚喜之中，依然十分警覺，聞風辨位，趁着火光，側目瞧去，只見無數隻金色小蜂，蜂螫如針，往自己飛撲而來，她連第二個「哥」字還沒出口，突然驚呼出聲：「毒蜂！毒蜂！」

嬌軀隨即連連後退！這一大羣金色小蜂發現敵人，那會放鬆，漫空飛舞，紛紛追撲。白玫心慌意亂，百忙之中，左手火筒向上一撩，右手白虹劍也立即揮出，護住全身！

此時聶小紅也聞聲警覺，趕緊一閃身讓過白玫，左手迅速往腰間按去。

只聽一陣細微的錚錚輕響，從她身邊飛起一大蓬銀砂，往四外散開，寒氣凜凜，向蜂羣中激射而去。

「北極寒星」何等威力，銀砂一閃，金色小蜂立即紛紛墮地！白玫驚魂甫定，手中火筒往地上一照，那知不照倒也罷了，這一照，不由又驚叫起來。

原來身前地上，不知何時，爬出無數灰蝎，正好金色小蜂紛紛墮地，牠們爭先恐後的搶着美食，才沒向三人襲來。

這原是一瞬間之事，聶小紅敢情也已發現，左手連按，「北極寒星」再次往地上射去，心中也暗暗吃驚，唐天生既以用毒馳名江湖，豢養的毒蟲毒物，自然不在少數，尤其陣中四面黝黑，實在令人防不勝防，她心念疾轉，驀地想起「雄黃珠」正是這類毒物的尅星，連忙道：「嵐哥哥，你快取出『雄黃珠』來，陣中毒物多着呢！」

江青嵐堪堪飛落，被她一語提醒，立即探手入懷，掏出「雄黃珠」！果然天下之大，物有所制，聶小紅的「北極寒星」雖然把地面上的灰蝎消滅大半，可是四面許多壁洞之間，依然有不少灰蝎蠕蠕而動，迅速對着火光爬來。

但等到的「雄黃珠」出盒，這枚黃澄澄的珠子，散發出一陣强烈雄黃氣味，堪堪爬近三人身前的蝎子似乎知道不妙，全身蜷伏，一動不動，遠處壁上的也紛紛跌落。

白玫瞧得奇怪，用劍尖一挑，原來伏着不動的，早已死去！她這一發現，不由高興得咭的笑道：「這才是寶貝咯！嵐哥哥，早知這

樣，這場虛驚，眞是冤枉！」

江青嵐一見「雄黃珠」果然能夠尅制百毒，心下大定，隨手把珠囊掛到胸前，一面笑道：「想不到小小一粒珠子，竟有如此妙用！」

聶小紅插口道：「這才叫唐天生大出意料呢！他滿以爲我們本領再大，也無法穿行他的毒陣哩！」

說話之間，仍由江青嵐領先帶路，順着九宮八卦變化，曲折而行。果然「雄黃珠」照到之處，毒蟲毒物全遭了大劫，牠們一經聞到「雄黃珠」散發出來的濃馥氣味，可說無一倖免。

「毒陣圖」除了堆砌的假山，門戶井然，九宮八卦的變化依然存在之外，以毒名陣的「毒」，却因「雄黃珠」而名存實亡。

但九宮八卦，如今可難不倒江青嵐了，他穿門越戶，如履舊地，一會工夫，業已穿過全陣，到了盡頭之處，迎面是一堵黑色牆壁，中間却有一扇髹着白漆的小門，是以雖在黑暗之中，望去還是極爲明顯。

三人走近小門，只見門上又有幾行黑色字跡！白玫湊近身去，擧起火筒，唸道：「予設置此陣，數十年來，能順利抵達此地者，尚無一人……」

聶小紅沒有聽完，已忍不住瑤鼻輕哼了一聲，道：「這老賊口氣當眞不小！」

白玫道：「下面還有呢！」

接着又唸下去道：「然予豈敢小覷天下之士……」

聶小紅道：「這還像話。」

白玫繼續唸道：「惟揆諸實情，能通行全陣，雖不能謂之絕無，亦係僅有，果能安然抵達，當屬武林一流高手無疑，手推此門，即爲出口矣！」

白玫唸完之後，回頭笑道：「嵐哥哥，我們到了出口啦！」

江青嵐微微點頭道：「唐天生倒確實沒有誇口，我們如果沒有這粒『雄黃珠』，眞不知還要遇上多少驚險呢！」說着，正待用手去推。

聶小紅冷哼道：「老賊這些鬼話，誰能相信？他留下字跡，焉知不是他認爲能夠到達這裡的人，毒陣已難不住人家了，才另藏詭計，叫人上當……」

江青嵐聽得心中一動，推出的左手，立即縮了回來，改用七星劍往門上點去！敢情那扇白色小門，只是虛掩着，劍尖才一點上，便「呀」的一聲，立即開啓！可是就在這開門的同時，三人全都聽到身後「絲絲」連響！

果然又是碧目蟾蜍唐天生的毒計，身後地上，突然噴出十數股毒水環成半圓形的向三人飛濺激射而來，除非你向小門中躍去，否則就沒有後退之路。

這自然是人家早有的安排，小門之內，也許另有埋伏，但這時三人已無暇再作考慮，拚着中計，也非得往門內躍去不可！

白色小門之內，是兩丈來寬，三丈來長的長方形小屋，空蕩蕩的一無所有，根本不是毒陣出口。三人堪堪縱起，身在空中，只聽屋內又是一陣「絲絲」輕響，地面上也立時噴出十數股毒泉，半圓形的迎面射來！

門外毒水和門內毒泉，先後之差，配合得恰到好處，正好把敵人包圍在一個圓形水球之中，使你無從躲避！

三人身在半空，倉猝之間，不覺大驚失色，但目光一瞥，迎面飛來的十數股毒水，敢情中間有一股噴水管，發生了障礙，沒有噴出水來，是以當中還有一段空隙。

三人懷着同樣心思，身形一縮，立即往那段空隙中落去，脚尖堪堪沾到地面，身子還未全落，三人同覺脚下一沉，那塊地板突然往下翻落，露出一個黑黝黝的窟窿。一股腥羶之氣，中人欲嘔，敢情下面是一個豢養着毒物的深阱。

翻板一落，噴射的毒水毒泉，想是任務已了，同時停止，那扇白色小門，也自動砰然關閉。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江青嵐等三人，輕功全臻上乘，翻板未落，他們早已察覺有異，立即提氣上縱。其中江青嵐和白玫，一個「雲龍三折」，一個「龍飛九天」，全能在空中盤旋轉折，尚無大礙。

吃虧的却是聶小紅，她輕功雖佳，這一提氣上縱之後，就須落地換力，但她心思較細，適才誤中機關，有了教訓，這時身形才起，百忙中右手長劍迅速往地上點去。

那知這間小屋，就是專爲對付頂尖高手而設，任你輕功再佳，也須換力騰身，是以鋪在地上的，竟然全是翻板，劍尖點到，又往下翻去！

這一着聶小紅雖然不算意外，也大吃一驚，借着劍尖一點之勢，不再停留，猛吸一口眞氣，身形直向對面牆上飛去。只聽「察」的一聲，劍尖已點上牆壁。敢情這堵牆壁，全是用大石築成，石質極爲堅硬，她玉腕一送，劍尖插入石中，身子暫時就掛在劍上，一面嬌喘吁吁的道：「嵐哥哥，地下全鋪着翻板，我們是不是要衝出屋去？」

江青嵐在空中轉了兩折，落到她身邊，也依樣葫蘆用劍在牆上插定，方待開口，只聽白玫在頭頂上接口說道：「不！我方才試啦，這屋頂雖是鐵板鋪成，但只有三寸來厚，我們還是從屋頂上出去的好。」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蛇娘子、方振遠通過小高的傳遞信息，終於互相見面，談判鏢貨內容，蛇娘子急於解開紅緞封面，嗅入了毒香被制服，方振遠還想將小高殺害滅口，小高拿皮箱鏢貨脅持交換人質，索解葯給蛇娘子解毒，一場生死決鬥平安渡過，蛇娘子見小高偸學的武藝大進……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感恩傳授絕技　化名別有圖謀

而既然那黃衣老者沒有再來追逼，最好是坐視其變，暫時先置身事外。

蜈蚣道：「既是不再插手九江鏢局的事，何必留在濟南，不如早些離開。」

郭蠍子冷冷地看了小高一眼，道：「我贊成離開濟南。咱們三大毒人一向不見容於江湖各大門派，三人同行不但增强了自衛實力，也多了不少生活情趣。帶着小高這個人，反成了一個很大的負擔，倒不如給他一筆錢，讓他自謀生活去。」

蠍子、蜈蚣一向是意見不合，但對小高這件事，倒難得地意見一致。但孟小月堅持要留下小高，她的理由是，小高爲了幫她的忙才被逐出九江鏢局，總不能棄他不顧。要他離開可以，但要傳他武功，使他能對付九江鏢局的追殺才行。

蠍子、蜈蚣一合計，把小高長留在蛇娘子的身邊不是辦法，但又不敢太激怒蛇娘子，使她生氣。

於是兩人商量出一個辦法，便是輪流傳授他武功，使他沒有時間和蛇娘子在一起。

兩人越商量越覺得這個辦法不錯，立刻開始傳授小高武功，而且認眞、嚴厲，逼得小高沒有一點休息時間。

孟小月心中暗笑，但卻裝作不知。

她爲使小高能專心學習，竟在濟南郊外選了一座隱僻的茅舍住下來。

她誠心造就，還親自下厨，安排三人的食宿生活。

小高開始學習二人的武功之後，立刻感到勾魂掌、奪命脚眞的是絕世奇技，也就集中了精神苦練。

孟小月冷眼旁觀，發覺了小高的驚人才華。蠍子、蜈蚣畢生精研的武功，小高竟然很快就能領悟。

不到半個月已能盡得要訣，學得十分神似。

但郭蠍子、周蜈蚣卻是別有用心，希望小高越聰明越好，最好能在三五天內學得他們全部的眞傳，也好早些走路。

上午練掌，下午練脚，晚上還加上夜課，儘管小高天賦過人，也被逼得精疲力竭，除了練工夫就是睡覺，連和孟小月談話的時間都沒有。

但蠍子、蜈蚣卻暗暗得意，自認計劃不錯。

小高學習到第十二天，郭蠍子、周蜈蚣忽然發覺已沒有再可傳授的了。小高的掌法、脚法都已練得純熟異常。

於是二人相視一笑，拉着小高一起去見孟小月。

郭蠍子理直氣壯地道：「這小子笨得很，練得這麼久才學會我的勾魂掌，可以讓他走了。」

蜈蚣道：「對！我那奪命脚只不過二十四式，他竟然學了十幾天才學會，對付方振遠大概可以了，這下妳不必擔心九江鏢局的人會追殺他了。」

孟小月心中暗笑，口裏卻冷冷地道：「他學這麼久才學會你們的掌、脚功夫，當眞是笨得可以，只不知道練我的金蛇指，要多少時間？」

郭蠍子一怔，道：「怎麼？妳也要傳他武功？」

「是啊！」孟小月道：「總不成只讓你們教他武功，我卻撒手不管。」

蜈蚣道：「妳金蛇指變化繁雜，只怕這小子又要學十幾天才能學會了。」

孟小月道：「唉！這小子當眞是笨得厲害！咱們練了許多年的武功，他要十幾天才能學會。」

郭、周聽得頓時一怔，才想到小高確實是個天才，十幾天的工夫竟學得了二人大半生苦練的精華。

孟小月微微一笑，道：「好了，我伺候了你們十二天，現在該你們換班了。蠍子負責籌辦食物，蜈蚣負責巡視警戒，不許讓人接近咱們，以免把咱們的武功洩露出去。」

二人面面相覷，卻又無法爭辯，只好聽命行事。

孟小月開始傳授小高的金蛇指法及擅長的輕身功夫。

她不似郭、周二人的急迫，且細微詳盡，又讓小高有着充份的休息時間。

這對小高的幫助很大，使他有時間去思索學習中的疏漏。

也使小高對已學習的勾魂掌和奪命脚有更多的體會和了解。

小高不是一代武學大師，但他見識過武林中幾位最有名氣之人的武功，他表面敦厚、老實，底子裏卻有股嗜武的狂熱。

這就是一種潛在的動力，使小高甘願屈身爲奴、爲僕，只是希望見識一下那些人的高明武功，縱然是一招一式也好。

也許小高還不太明白，他內心中渴望在武功上有所成就的意念已超過了他性格上具有的韌性。

他不喜歡孟小月，更不喜歡郭蠍子和周蜈蚣，但他却愛上了勾魂掌和奪命脚。這份狂嗜使他忘了他們身上的毒物。

忘了那些毒物是那麼令人嫌惡，而能夠和他們正常地相處。

十幾日的急迫練武生活，蠍子、蜈蚣二人求他學成的壓力，使小高全神凝聚，沒有一點時間去想些什麼。

蛇娘子的從容、寬大，使小高在習練金蛇指之外，又想到很多的事情。

但潛在渴求武功的意念仍然佔據了他大部份的思想。

他想到了勾魂掌和奪命脚，奇怪的招式變化完全脫離了武學常規。

那是種充滿着創意的新奇武功。

事實上，郭蠍子和周蜈蚣的掌法、脚法都是他們在常年役用的毒物研創而成的。

勾魂掌如蠍之毒物，力聚掌指，中人後才發出內勁傷人。但精妙處却在它以虛掩實，使人無可捉摸它的攻擊所在。

奪命脚有如蜈蚣爬樹，羣足並用，各有着力之處。演用在人的雙腿之上，就變得虛實難測。

一脚踢出，幻起了無數的脚影，它的精妙處就在一脚踢出之前的彈動變化，撩得人眼花頭暈，無從防備。

奇怪的是，周蜈蚣、郭蠍子創出了這麼一套精妙的武功，但卻從未在對敵之時使用。

因爲他們善於役毒傷人，既輕鬆又容易，也就懶得和人眞正動武了。

蛇娘子孟小月的金蛇指，亦是由毒蛇攻敵中變化而來。天下百餘種不同之蛇，每一種毒蛇在攻擊敵人之時，都有牠們不同的姿勢、勁道。

孟小月久觀蛇性，創出了這套金蛇指法，再加上她的天賦才智，把蘭花拂穴手的變化也溶入了這套指法之中，使得這套金蛇指的變化就更詭異難測了。

小高很用心學，孟小月也在全心傳授，仍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小高才完全學會。

直到完全學會了十八招金蛇指，小高才體會出這是一套繁雜、深博的武功，名雖爲指，其實拳掌皆要應用。

＊　＊　＊

郭蠍子和周蜈蚣雖然並沒有違背孟小月的令諭，但小高已感到二人對他是越來越厭惡了，眼中的怨恨也愈來愈深。

蛇娘子孟小月也感覺到這種壓力，等到小高完全學會了金蛇指之後，立刻對小高說：「你幫助了我們一場，我們傳授了你武功，咱們之間彼此的恩怨兩消，從此之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們過我們的獨木橋，彼此形同陌路，誰也不欠誰的情了。」

小高道：「這個在下不能答應，一日授業，終身爲師。」

郭蠍子怒道：「咱們又沒有收

你作徒弟，怎麼是你師父？少拉關係套交情，你走得越遠越好，老夫這一輩子都不想再見到你。」

小高道：「郭前輩，我……」

周蜈蚣冷冷接道：「少囉嗦，既是蛇姑娘叫你走了，你還在牽扯什麼？老實說，我們傳你武功，都是看在蛇姑娘的份上。

「誰稀罕你這個又討厭又臭的臭小子做徒弟。」

郭蠍子十分得意地說：「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日夜逼你練武功嗎？」

小高道：「晚輩不知道。」

郭蠍子道：「我和周蜈蚣早就商量好了，早些把你教會，好叫你早些滾蛋，免得你留在身邊，看了就討厭。」

這句話說得太露骨了，小高若有所悟，道：「既是如此，晚輩這就拜別了！」

說着雙膝跪下，對周蜈蚣、郭蠍子拜了三拜。

孟小月並沒有阻止，二人把畢生心血研創出來的武功，傳授給小高，受他三拜，也是受之無愧了。

但周蜈蚣和郭蠍子卻是轉過了身去，連望也未望小高一眼。

二個人心中所想的是小高早些離開，走得越快越好。

拜過郭、周二人，小高又轉向孟小月，但卻被孟小月伸手拉起，道：「不必拜我，你可以走了。」

一面說話，一面眨動眼睛。

小高實在不明白孟小月眨動眼睛的意思，認爲是要早些離去的意思，只好一拱手，道：「小弟告辭了！」

孟小月突然間湧出兩行淚水，道：「兄弟，你承認我這個大姊姊嗎？」

小高點點頭，道：「大姊造就之恩，小弟終身不忘。」

孟小月道：「那就好，你快些去吧！」

小高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直待小高離去，郭蠍子、周蜈蚣才轉過身來，哈哈大笑起來。

孟小月拭去眼中淚水，奇道：「你們笑什麼？」

郭蠍子道：「這個討人厭的臭小子終於走了！」

周蜈蚣道：「其實，妳如早些告訴我們，他是妳的兄弟，我們也不會那樣討厭他了。」

意在言外，孟小月聽懂亦裝作聽不懂，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周蜈蚣道：「這個，這個……」

郭蠍子道：「我明白了！」

蛇娘子道：「周蜈蚣不敢說，你明白你就說吧！」

郭蠍子道：「周蜈蚣的意思是說，姊夫怎能討厭小舅子。小高是妳小兄弟，就不能對他無禮了。」

周蜈蚣罵道：「你還不是一樣的心思。」

郭蠍子道：「但我沒有說出來呀！」

周蜈蚣道：「擺在心裏，還不是一樣。」

孟小月笑道：「不要吵了，你們跟我相隨不離，原來都是別有用心？」

郭蠍子道：「眞是馬不知臉長！」

周蜈蚣道：「郭蠍子，我要是馬知臉長，那你呢？你是什麼？」

郭蠍子道：「我……我……我只想終此一生，追隨在蛇姑娘的身邊，爲奴爲僕，得以常見玉人，心願已足了。」

周蜈蚣嘆口氣，道：「其實，老夫也是這個意思，我如眞要娶到蛇娘子，你老不和我拚命才怪！咱們兩個不死去一個，此事永難有了解。」

聽二人之言，看二人神情，完全出於一片虔誠，孟小月有些感動，二人爲她美色所迷，生死相隨。一片愚誠，這份情意，足可使人感動得掉下眼淚。

但孟小月心中明白，她對郭蠍子、周蜈蚣卻是全無一點情意，而且對二人的緊追不捨，常隨身側還有點厭惡。

偏是二人武功高强，又極忠誠，各具奇技，役毒之能天下無雙，蛇娘子有二人相助，不但實力大增，運用起來也十分方便。

雖然，孟小月心中早已明白二人心意，但二人一旦表明出來，孟小月卻也有份淡淡的愧咎。

想到歸宿黯然神傷，不禁長長一嘆。

對蛇娘子的一擧一動，郭蠍子和周蜈蚣都有很敏感的反應，兩個人相互望了一眼，同時說道：「妳嘆什麼氣？」

「可惜呀可惜……」

突然心有所悟，住口不言。

原來，她想說：「可惜我一點也不喜歡你們。」但想此言一出，定然會大大的傷了二人的心，說了一半，又忍了下去。

郭蠍子道：「可惜什麼？」

「可惜，可惜……」蛇娘子望了二人一眼，又忍下不說。

周蜈蚣道：「妳有什麼事只管說出來，我和郭蠍子也有自知之明，我們也希望能了解一下姑娘心中之意。」

孟小月沉吟了一陣，道：「二位一定要我說嗎？」

郭蠍子慘笑道：「是！早一些說明也好。」

孟小月道：「可惜！我只有一個人，無法一分爲二嫁給你們兩個。」說完媚然一笑，轉身離去。

她本想明說出來，以斷二人癡念，但想到這個說法，也是一樣的死結，何不替二人留點面子。

郭蠍子、周蜈蚣呆了一呆，突然相擁一處哈哈大笑了起來。

良久之後，郭蠍子才停下，道：「周老兄，你比兄弟大幾歲？」

周蜈蚣微微一怔，道：「咱們早已叙過年齡，不是同年生的嗎？」

郭蠍子道：「噢！好像你大我一點吧？」

「我是七月十一，你是十月初八……」周蜈蚣一面思索，一面說道：「一定要算清楚，我也只大你兩個月又三天吧！」

郭蠍子道：「大一天也算大呀！你是老兄，我是小弟。」

周蜈蚣道：「平常你一直計較，說我報的月日不對，你應該是大哥，今天怎麼忽然謙虛起來了？」

郭蠍子哈哈一笑，道：「小弟年幼，少不更事，如有得罪大哥之處，還求大哥多多原諒才是。」

周蜈蚣也忍不住笑道：「你郭老弟早一些如此懂事，咱們也不會一天到晚抬槓了。」

「對對對，此後小弟一切聽大哥吩咐就是了。」

周蜈蚣心中一動，道：「不對不對，你這小子可是從來不會如此謙虛過，你有什麼話，乾脆明說吧！」

郭蠍子道：「只怕說出來，你周大哥不會答應，小弟豈不是大失顏面？」

周蜈蚣道：「不必客氣！你只管說，我老周能辦到的，絕不推辭。」

郭蠍子道：「說的也是，做大哥的總得讓我這做兄弟的幾分，周大哥，你大過小弟，爲小弟和蛇姑娘想，你都該退出這場競爭。」

周蜈蚣明白了，心中暗暗罵道：「好小子啊！你轉彎抹角的套我，原來是爲了這件事。」

不禁心頭火起，冷笑一聲，道：「郭老弟，長兄如父，我既長你兩月，身爲兄長自然該優先。再說長兄未娶，你做弟弟的如何能娶？這麼辦吧！你退出競爭，讓蛇姑娘先嫁給我，我保証給你找一個絕色美女做妻子如何？」

郭蠍子道：「蛇娘子的事難辦得很，周大哥既是心急娶妻，何不先找一個嫂子，做兄弟的願意全力效命。何況小弟年輕一些，再等些時候，也不要緊啊！」

周蜈蚣道：「你年輕個屁啊！今年我都五十九歲了，難道你還三十歲不成！」

「就算我少你一個時辰也算小啊，你怎麼不認這個賬？」

周蜈蚣冷笑道：「郭蠍子，別打這種如意算盤，什麼事我都可以讓你一步，唯獨這件事是不會讓你的。」

郭蠍子怒道：「我尊稱你一聲大哥，想不到你如此不知好歹，看來咱們這兄弟的交情，只怕是維持不下去了。」

周蜈蚣道：「割袍斷義，劃地絕交，或是大家拚個你死我活，悉聽尊便！」

郭蠍子似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大事一般，高聲道：「蛇娘子呢？別讓她一氣之下，悄然離去了。」

周蜈蚣道：「她爲什麼要悄然離去？」

郭蠍子道：「也許是……」他本想說也許是追那姓高的小子去了，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來。

周蜈蚣道：「我明白了！」

郭蠍子奇道：「你明白？那就說說看。」

周蜈蚣道：「她對咱倆一般情意，難分上下。咱們這一爭吵，使她十分爲難，只有一走了之。」

郭蠍子道：「但願如此！」

周蜈蚣道：「還不快去追她！」

兩人同時飛躍而起，追向蛇娘子的去向。

* * *

小高又回到大明客棧，他無意再重回九江鏢局，但他卻懷念着柯福、陳三那份眞情意，他希望能再見二人一面。

但九江鏢局的人早已離開了大明客棧。

近一個月的時光中，小高全力投入練習武功中，雖然蛇娘子不像周蜈蚣、郭蠍子那樣緊迫地逼他。

但蛇娘子的武功卻是繁雜精深的，他縱然在休息時刻，腦際中也在思索着那些複雜的變化。

他的血液中流着嗜武的狂熱，任何一種武功，只要落在他的眼中，他就生出欲窺全豹的衝動。

他混入形意門和中州大俠的府中，甘爲奴僕，又托身於九江鏢局求得一個趟子手的職位，皆是那種嗜武的狂熱在鞭策、推動。

小高雖未晋身形意門和中州大俠的門下，但卻見到了他們成名於江湖的絕技。終由偸窺、竊學，也記下了兩大門派中不少武功。

他不肯進一步謀求拜列門牆，原因是他發覺兩大門派的技藝，並非如傳言中那樣高明，心中有些失望。

深恐一旦拜列門牆，就得爲門規所束，限制了日後的發展。

他要追尋，追尋到一個可以使自己心中眞正佩服的高人，再設法求拜門下。

所以，他投入了九江鏢局。

他沒有見識到子母金刀的絕技，但他見到了眞正高明的人物——

那位黃衣老人。

那種變化莫測，化腐朽爲神奇的招數，才是小高內心追尋的目標。

但那黃衣老人行踪神秘，他無法想出追隨在他身側的辦法，於是一直留在九江鏢局等待機會。

使小高失望的是，他看到了那種不顧信諾的權謀詭計，當眞是圈套連環，步步殺機。

這一趟行鏢的經驗，勝過他數年來的江湖經歷。

大出意料的是，江湖上三大毒人，他們兇名素著，但眞正接近了他們，反而發現他們另一面的樸拙。

蛇娘子對他的關愛，眞有如同胞姊弟，而郭蠍子、周蜈蚣雖對他深惡痛絕，卻一心一意把武功傳給他。

讓他早些離開，卻未曾想到暗中將他殺害，以絕後患。

這也是僞君子和眞小人之不同之處，認眞比較起來，僞君子比眞小人還更可怕。

小高學會了勾魂掌和奪命脚之後，感到那確是種當得奇技之稱的武功，至少和一般掌法腿法有着極大的不同。

這不但引起了他的興趣，也激起了他潛在的天賦，竟在短短半個月內，盡得二人半生絕學。

如果郭蠍子和周蜈蚣留心一些，以他們江湖上閱歷之豐，立刻就會發覺他們遇上了世上罕見的習武天才。

可惜他們別有所屬，竟未留意，而且是傾囊相授。

蛇娘子孟小月倒是發覺了，她冷眼旁觀，十分訝異於小高的進步神速。

以她個人的武功基礎，强過小高何止十倍，又是自負極有天資的人，但比起小高來卻差異極大。

她感到一個武林奇葩已在開始成長，可笑的是啓蒙自江湖中人稱三大毒人的手中。

一縷被驀然觸動的情愫，使一向心狠手辣、處事明朗的孟小月，忽然間變得嬌柔溫婉起來。

意亂情迷中竟決定把一套金蛇指法悉心傳授。

這是蛇娘子在江湖中歷練融滙百家之長，演化創出的武功。其精深博大，又非「勾魂掌」和「奪命脚」能比擬的了。

小高狂熱的追求，一個月苦學下來，緊繃的心弦幾乎是沒有鬆弛過，他要抓住每一個機會。

現在，小高正在大明客棧的一個房間中休息着。他感到很累很累，和衣躺在床上，希望小睡片刻。

卻不料這一覺竟睡得十分沉熟，醒來時天色已入夜。

不知何時，鞋子已被人脫去，身上也蓋着棉被，錦帳低垂。

小高頓生警覺，暗中運氣一試，感覺血脈暢通，眞氣流暢，才挺身坐了起來。

火光閃動，一角木案上紅燭亮了起來。

孟小月一身玄裝，坐在木案旁，嫣然一笑，道：「高兄弟，醒過來了？」

看看衣着完整，小高才翻身下床，穿上靴子，道：「大姊幾時來的？」

「有一會兒了，我擔心你一旦鬆弛下來，恐怕會有一場好睡，果然沒有料錯，幸好跟了來。」

「小弟慚愧！」

「不能怪你，換了我累積了近月的精神疲累，這一覺至少要睡它個一天一夜。」孟小月撥撥額上的散髮道：「也幸好我趕來了。」

這個話中有話，小高怔了一怔，道：「大姊，出了什麼事？」

孟小月笑道：「出了事，你怎能睡得如此之熟？」

小高點點頭，道：「我知道，大姊又救了我一次。」

「方振遠明去暗留，現仍在大明客棧。」孟小月道。

小高吃驚道：「爲什麼？他們走了二十天了！」

孟小月嘆息道：「兄弟，江湖上詭異難測，方振遠改裝化名，仍留此地，恐怕是別有圖謀，他很留心住進客棧的人。」

小高道：「他發現了我？」

「沒有，姊姊來得正是時候，彼此玩了一場遊戲。」孟小月笑道：「他沒有發覺是你，但卻知道這裏住了一個客人。他暗中來此查看，正好趕上姊姊我更換衣服。他看到一個女人衣衫，就悄然走了。」

小高臉上一熱，道：「多謝了！大姊。」

孟小月道：「以後，我就再不敢離開了，又不忍驚醒你的好夢，祇好坐在這裏守着你到現在。」

小高道：「大姊對我如此照顧，叫小弟好生感激。」

孟小月笑笑道：「餓了吧？」

「是有些餓了，走！大姊，咱們吃東西去。」

孟小月道：「你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小高搖搖頭。

孟小月道：「三更多了，客棧厨房已經封火了，街上小店祇怕也已經休息了。」

她伸手拿過木案上一個紙包，一股濃濃的香味，直撲入鼻。

原來那紙包中是五香味的滷味、牛肉、燒雞和四個芝麻燒餅。

「有點涼了，」她溫柔地道：「將就着吃一點，我還替你泡了壺

好茶，祇怕也涼了。」

滷味香氣使小高倍覺飢餓，他立刻動手吃了起來。

一口氣吃完了四個燒餅和一包滷味。

孟小月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臉上一直展露着笑容，似乎心中十分高興。

小高吃完了餅，孟小月的手已伸了過來，手中捧了一杯茶。

他自幼沒有父母，從未受過一個女人如此的照顧，一股暖流，通過心田。

這是一種很複雜的感情，有男女之愛，也有慈母情懷。

小高接過茶，喝了一口，道：「大姊，再謝謝妳！」

「不用謝了。」孟小月溫柔得就像新婚燕爾的小娘子，道：「再睡一會兒，天未亮，咱們就離開這裏。」

小高微微一怔，道：「離開這裏，到哪裏去呀？」

孟小月道：「你是習武的天才，我知道你已學會『勾魂掌』、『奪命脚』和『金蛇指』，不過任何武功皆需充沛的內力，才能發揮出它的威力。你雖學會了招式變化，但如內力不繼，也難望爭雄江湖，所以我想利用三個月的時間，增强你的內力。」

小高道：「內力修爲，多則十年八載，至少也要三五年才能有成，三個月成嗎？」

孟小月微微一嘆，道：「大姊要成全你，自會全力以赴。我有一個得自西域的秘方，用藥物助長內力增進，三個月可能就有一定的成就，日後，你再勤加練習，以你的才資，一二年之內，應該就可以登堂入室了。」

小高沉吟一陣。「不瞞大姊說，小弟浪蕩江湖，到過不少地方，雖然都是身爲人家奴僕，但也看到不少隱秘，我到過塞外龍家堡，在那裏做洗馬童子，幹了三年，學得了龍家堡的混元一氣功，這幾年暗中練習，起初內力進步甚速，祇可惜近年卻停滯不前，不知是否方法錯了？」

孟小月笑道：「難得啊！兄弟，龍家的混元一氣功，在江湖上很有名氣，聽說是龍家的絕技之一，除了龍家的子女之外，祇傳首徒，你怎麼學到的？」

小高道：「因爲我祇是洗馬的童子，沒有人會注意我，使我得到了不少方便。龍公泰把混元一氣功偷偷地傳給一個外姓的少年，那人每個月來一次，二更偷偷進來，五更才離去。他們習武的地方，就在馬棚後一個小茅屋內，第一次是無意得之，以後就有心偷學了。」

孟小月笑道：「這是奇遇，但最重要的是你肯下這種工夫。我相信，就算龍公泰沒有偷傳武功，你也一樣會學到，因爲你肯在龍家堡做洗馬童子，兄弟，那日子很辛苦吧？」

小高道：「冰天雪地中要燒水洗馬，日子自然不太好過。龍家養了百匹駿馬，我們三個洗馬人照顧，每人三四十匹，當然累啦！」

孟小月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兄弟，還有什麼能告訴我的？」

「小弟既然說了，就不會再有保留。我在一所私塾中作打雜三年，讀到左傳、春秋，也學過寫字。」

「噢！兄弟還是文武全才呀！」

「大姊別取笑。我幼失父母，六歲就一個人在外流浪，討飯過日子。爲了吃飯，我什麼都幹。

「但我最醉心的事，還是學習武功。祇是我出身寒微，武林大家又有誰肯收一個來歷不明的童子做爲門下弟子呢？

「以後，我讀了一些書，有了一點才智，知道了『曲徑通幽』這句話的意義，要想學得名家武技，祇有混入下人中才有希望，所以，我離開龍家堡之後，就投入中州大俠雷方雨的門下。」

孟小月嫣然一笑，道：「又是做洗馬童子？」

小高道：「也是照顧馬匹，雷家馬匹不多，祇不過十幾匹而已，小弟在那裏做飼馬的童子。」

孟小月道：「你學到雷方雨的什麼武功？」

小高道：「大姊可知道雷方雨以什麼武功威震江湖？」

孟小月道：「十二連環劍式。」

小高道：「對！小弟在雷家養了一年多的馬，才看到雷方雨傳授弟子十二連環劍式，小弟依然記在心中。

「初時，確然如獲至寶，但三月之後，小弟已熟記十二連環劍式，忽然感到所謂『十二連環劍式』，祇是一種快速取勝的劍法。心中微感失望，想到當今江湖上用劍大家，以終南形意門一劍千鋒董百藥的名頭最大。」

「所以，你又投入了形意門下，去做馬童？」

小高道：「這一次不是做馬童，而是做個趕車的車伕，還不是正式的車把式，祇是作幫忙的助手。」

孟小月道：「你在形意門中住了多久？」

小高道：「半年多些吧，我看到了董百藥那招『一劍千鋒』之後，就離開了董家。」

孟小月道：「那招劍法如何？」

小高道：「正中有奇，奇中蘊

正，算得上是一招奇學，可惜的是祇有那一招是形意門的精華。

「小弟見識過之後，就離開了終南山，想到方振遠的子母金刀號稱一絕，就投入了九江鏢局，這一次，不但未能見識到子母金刀，反而差一點丟了性命。」

孟小月道：「那你也學過龍家堡的拐中刀了？」

小高道：「見識過。但終非龍家人的指點、傳授。對於個中的精奇變化，尚無法完全明白。

「事實上，對於雷方雨的十二連環劍及董百藥的一劍千鋒，我也無法學得全部不漏。我已了解這些武功的精華所在，卻無法把它們串連起來。」

孟小月道：「武功一道，千變同源，任何一種奇招變化都非一成不變，等你武功到了一定基礎，這些絕學就會自然地運用出來，說不定會另有變化，自創奇招也不一定。」

小高意氣風發，笑道：「大姊言之有理，小弟學『勾魂掌』、『奪命脚』時，祇覺這二種掌法、脚法變化莫測，但也祇限這一面的成就。」

孟小月淡然一笑，道：「蠍子、蜈蚣創出這等武功，卻未在江湖對敵中施用過，他們視做救命的絕學，非到萬不得已，不肯施展，他們竟然全部傳授給你。」

「這也是拜大姊之賜！」小高臉上是一片感激之色，道：「不論他們的用心如何，這份恩情，我會永遠銘感於心，日後，有機會我會報答，但最使小弟獲益的，還是大姊的金蛇指法。」

孟小月笑道：「怎麼說？」

小高道：「大姊的金蛇指法，包羅甚廣，對小弟的啓發有很大的作用。」

孟小月道：「那就好，大姊的心血也就沒有白費了。」

小高道：「唉！祇是小高承受如此大恩，不知要如何報答了。」

孟小月眨動一下大眼睛，臉上一片驚喜之色，緩緩說道：「不必報答，以後少耍點性子，大姊就很高興了。」

語聲一頓，又道：「你是不是不肯走了？」

小高道：「我得留下來，看看方振遠究竟在搞什麼名堂？」

孟小月沉思了一會，道：「兄弟，你是人在曹營，心存漢室，只怕不是爲了方振遠吧？」

小高只覺臉上一熱，笑道：「大姊猜猜看，小弟爲了什麼？」

孟小月道：「那位黃衣老人，是嗎？」

小高無限嚮往地道：「我看過了他的手法，當時還感覺不出什麼。但自從學習了大姊的金蛇指法後，小高對武功的認識突然開闊了不少，現在想來，他舉手投足之間，都是化腐朽爲神奇的奇技。」

孟小月道：「這個……只怕是很難的事了。」

小高道：「大姊有什麼話，只管當面指教。我的見識不多，有些事，難免異想天開。」

孟小月道：「你眞的不生氣，不怪我？」

「小弟受教，感激不盡，怎會怪大姊呢？」

孟小月又沉思了一陣道：「你知道他是誰嗎？」

「正要請教。」小高道：「大姊江湖上閱歷豐富，看來知道他的底細了？」

孟小月搖搖頭，道：「你猜錯了，以他的武功之高，對付方振遠，還不是手到擒來，但他却不肯出手。」

「說的是，想一想也實在奇怪。」小高皺眉道：「本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他却把它變得十分複雜。

「他可以出手，輕易地取得他要的東西，卻偏要花更大的工夫，找了火雲頭陀、雷方雨還有大姊等三人。」

「我想他要你們爲他效力之事，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孟小月道：「我不知道那黃袍人用的什麼方法使雷方雨、火雲頭陀爲他效命，但他對付我們三人的方法卻是很絕。」

「什麼很絕？是威迫還是利誘？」

「算是威迫吧？」孟小月望着高燒的火燭，臉上猶有餘悸地道：「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當我們見到他時，已被他下了禁制。」

小高道：「什麼禁制？」

孟小月苦笑道：「不能吃東西，縱然是一口水也不能喝。」

小高忍不住笑了出來，道：「天下怎會有這樣的禁制？」

「是眞的。蠍子不相信，喝了一口水，立時腹痛如絞，雖然他全力運功抵抗，仍然痛得滿頭大汗，並且在地上滾動。」孟小月恐懼地道：「直到我們答應了他的條件，他才出手救了蠍子。」

小高道：「當眞有立刻解去痛苦的靈丹嗎？」

孟小月道：「不是服用解藥，所以才叫人害怕。他只是揮手在郭蠍子身上拂了一掌，疼痛立消。」

小高聽了不禁打了個寒顫。

孟小月道：「我們如何受制，何時受制，竟然全不知曉。這手法是何等可怕，大姊在江湖上行走，見識過不少奇人高手，但卻從未見過這等事情，於是只好任他吩咐了，以後的事你都見到了。」

小高道：「他要你們幫他向方振遠討取那些箱子？」

孟小月道：「不錯！雷方雨、火雲頭陀只怕也非心甘情願受他主使，而是受逼無奈。」

小高道：「現在呢？」

孟小月微微一笑，道：「如果我們還不能吃東西，豈不早餓死了？那黃袍人很守信用，當我們把箱子交給他後，就解去我們身上的禁制。」

「那箱子是假的啊？」

孟小月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他只要取到那一種形式的箱子，我們交給他，他雖然知道是方振遠僞造的，仍然很守信用。」

「不對！不對！這件事大有古怪。」

「小聲一點！」孟小月低聲道：「難道你要驚動方振遠再來瞧瞧？」

小高道：「我只是覺得很奇怪……」

「奇怪什麼？」

小高道：「那黃袍人對付你們、雷方雨、火雲頭陀所花費的力氣，要比他親自取得那些木箱子還要大，他爲什麼要捨近求遠呢？」

孟小月道：「我相信我們和方振遠一舉一動，都在他的監視之下。」

小高道：「沒有取到眞品，他又爲什麼放了你們？江湖三大毒人、中州大豪雷方雨等合於一處，實力之强，豈是九江鏢局所能抵抗的。」

孟小月道：「這件事不能想，越想越不懂！」

「既然咱們想到了，就該想個道理出來。」

孟小月道：「你已經胸有成竹了？」

小高笑道：「只是不知想的對不對？」

「說出來聽聽吧！」

小高道：「大姊看過那小皮箱中的絹册，那究竟是什麼名堂？」

孟小月道：「只可惜我沒看清楚。」

小高道：「大姊，三清寶籙的事是妳逼我說的，其實我什麼也不知道。」

孟小月微微一笑，道：「如果不是三清寶籙，那就更難猜測了。大姊想不通的是，天下還有什麼東西值得那黃袍人出手？而且，在我們身上下了禁制，又輕易地放了你們，這算什麼？簡直如兒童遊戲一般。」

小高一怔，道：「對呀！這麼說來，他志不在取得方振遠手中的東西，只不過想把這件事宣揚出去。」

「有道理！雷方雨等是所謂白道人物，我們三大毒人算是黑道中人。至於雷方雨應該是游俠之類的人。把我們這些人集中一處，一定早已轟動江湖了。天亮之後，我得去打聽一下。」

小高突然嘆口氣道：「果眞如此，那黃袍人目的已達，只怕早已離開濟南了。」

孟小月突然警覺，小高對武功的狂熱超過了任何事物，綿綿柔情繫不住他的心，金銀財寶、華厦玉食也關不住他對武學的嚮往。

任何人都無法阻止他追尋……

她是久歷滄桑的人，明白了這個事實之後，苦笑不已，道：「兄弟，大姊也有一種看法。」

小高道：「請教！」

孟小月道：「江湖上有些事，就算有絕世武功，也一樣無法解決，必須要仰仗才智謀略，以那黃袍人武功之高，殺方振遠只不過舉手之勞，但如他志在取得一樣事物，那就不是殺人那麼簡單了。」

小高道：「大姊的意思是說，方振遠把東西藏了起來？」

「對！黃袍人殺他容易，但要他說出藏東西的地方，就沒那麼簡單了。當他連續取得幾個假箱子之後，才發覺這件事不是用武力可以解決的了。所以才放了我們，由明轉暗。」

小高道：「大姊的意思是，他們在暗中盯着方振遠？」

「對！」孟小月道：「如果那是件寶物，方振遠把它藏起來，自然也要把它取出來，以方振遠的心機之深，必然了解，一旦東西在手，不是招來殺身之禍，就可能被搶走，以黃袍人之武功，搶物取命，眞如翻掌之易。」

「還是大姊的推斷高明！」小高欽佩地道：「照大姊的說法，那黃袍人還留在濟南了？」

孟小月嘆道：「應該是如此了，不過，就算他留在濟南，你又有什麼辦法能接近他呢？」

小高沉吟一陣，道：「大姊，我想不出用什麼方法接近他，但我覺得他的武功才是眞正的神奇之學，能學得一招二式，那就終生享用不盡了。」

孟小月苦笑道：「這個機會不大。江湖上黑白兩道從未聽過這麼一個人物，以雷方雨見識之廣，也完全不知對方來歷。

「這說明了他們不是常在江湖上出現之人，唯一知曉內情的人，可能是方振遠了。」

小高道：「大姊的意思是方振遠知道他們的來歷？」

「不是！大姊的意思是至少他知道黃袍人要搶什麼東西。」

小高點頭道：「對！大姊高見。」

（未完・七）

上文提要：宋小飛、吳小雲跟踪雙煞來至一座森林核心地帶，林內別有天地，原來是陰陽老怪的神仙居，除雙煞之外還有三鬼，都是老怪的部屬，浪子和張夢月已被誘至此處，老怪的化身燕雙雙把浪子迷住；又化身想姦汚夢月，兩小手上有神珠，可以襲擊老怪，闖入東、西廂廝殺，先將迎戰的討債鬼用神珠誅殺，果然得心應手……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老怪三位一體　獵艷一分爲二

水無情話甫出口，門外便響起兩聲暴喝。

「本俠敢！」

「本公主敢！」

兩條人影，兩聲吼，宋小飛與吳小雲應聲破門而入。

水無情先是一驚，但很快便鎮靜下來，一面蓄勢待發，一面沉聲道：「本公子正愁找不到你們，兩位可來得巧。」

宋小飛愕然一楞，道：「姓水的，你找本俠何事？」

「找兩位來喝喜酒。」

「喝誰的喜酒？」

水無情故意將張夢月摟得緊緊的，冷傲而又得意的道：「自然是喝我倆的喜酒。」

吳小雲冷哼一聲，道：「別往自己臉上貼金，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了，張家妹子也不會嫁你爲妻。」

「事實恰恰相反，此刻我們已是一對恩愛夫妻。」

「哼，休將無恥當有趣，這並非張姑娘的本意，純粹是你施展邪術的結果。」

「別管本公子用甚麼方法，只要是她自願脫褲子，別人就無權過問。」

扭頭，又對張夢月道：「好妹妹，告訴他們，咱們要睡覺了，別在這裡礙手礙腳惹人厭。」

宋小飛不待張夢月開口，搶先道：「夢月，快過來，離開他，跟這種人在一起很危險。」

好心沒好報，張夢月非但不聽，而故意偎到水無情懷裡，大唱反調：「無情哥哥是我的丈夫，今夜是我們的洞房花燭夜，請勿打攪。」

「妳昏頭了，他是一頭大色狼呀。」

「就算是狼我也願與狼共舞！」

「妳……妳……」

豆腐大俠目瞪口呆，氣得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心知張夢月鬼迷心竅，不可理喻，亦未再多言，右手微揚，亮出了魔戒神珠，準備動武。

水無情看在眼中，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道：「你們好大的狗膽，竟敢潛入神仙居，偷盜本公子的寶物。」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好啊，你終於承認你與燕雙雙本是同一人。」

「這是妳一廂情願的想法，水無情可沒有這樣說。」

「少狡辯，魔戒本是燕雙雙的東西，你不打自招。」

「本公主是燕雙雙又怎樣？」

「我懷疑水無情這三個字也是假的。」

「此話怎講？」

「連你也是別人的化身。」

「誰的化身？」

「陰陽老怪陰亦陽。」

「哼！」

水無情故意打馬虎眼，不肯正面作答。

宋小飛追根究底道：「姓水的，少裝蒜，你到底是不是陰陽老怪的化身？」

水無情拍打一下自己豐實而又富有彈性的臉皮，以譏誚的語氣道：「本公子像嗎？」

「本俠在問你。」

「水某也想請教，陰陽老怪若在世，今年高壽多少？」

「大約百歲左右。」

「一個百歲老人會有一張這麼年輕的臉？」

「相傳陰陽老怪駐顏有術，又精於易容、採補，這事並非不可能。」

「可不可能，姑且不談，反正本公子絕非陰亦陽。」

「那你究竟是誰？」

「水無情或者燕雙雙。」

「一個地地道道的陰陽人？」

「這種說法並不正確。」

「怎樣才對？」

「說是兩性人方與事實相符。」

「兩性人？不男不女，可男可女？」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雌雄同體，亦男亦女。」

「不管你是男是女，也不論你是否陰陽老怪，總而言之一句話，像你這種怪物絕不能存留於世，本俠今天要替天行道，拔掉你這一株毒草。」

宋小飛蓄勢已久，草字未出，神光已發，一縷寒芒閃電般疾取水無情的咽喉要害。

水無情又豈是省油的燈，早有應變準備，寒光未到已先行閃開半步，矮下尺許，剛猛如刀的暗力從旁一閃而過，毫髮未損。

身後的粉牆作了替死鬼，轟出一個拳頭大小的洞孔，一時石粉翻飛，塵埃四揚，威力好不嚇人。

一擊未中，宋小飛正待再度出手，水無情已將張夢月攔腰抱住，擋在自己前面，陰惻惻的冷笑道：「宋小飛，如果你家水爺爺沒有記錯，張人龍生前曾將張夢月許配給你，不怕你的未婚妻香消玉殞就出手吧。」

這一着夠狠夠毒，宋小飛投鼠忌器，空有神珠在手，却不敢輕舉妄動，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吳小雲心思細密，急切間被她想出一個應敵良策，嬌軀一擰，橫移丈許，繞到水無情側面去，揚手打出三朵帶刺的玫瑰花。

水無情果非浪得虛名，確有眞才實學，第一朵被他矮身避開，第二朵被他舉腳踢飛，第三朵更妙，張夢月助紂爲虐，接在手中。

毫釐之差，雖未得手，却也功不可沒，混亂中水無情方位已變，面向宋小飛這一邊爲之空門大開。

「殺！」豆腐大俠毫不容情，魔戒再發神威，强光挾着銳嘯以電閃雷奔之勢攻向大衆情人。

好厲害的水無情，就在神光將至，生死一髮的那一瞬間，當機立斷，撇下張夢月，猛地來了個「元寶翻身」，骨碌碌地從床下翻滾到床後去。

彭！牙床四分五裂。

彭！盆景應聲而碎。

彭！彭！豆腐大俠連環出手，眨眼工夫便在地上轟出好幾個大坑來。

木屑翻飛，羅帳飄舞，黃土滾滾中一時間竟弄不清水無情身在何處。

宋小飛不敢輕敵，一面繼續發招，朝混沌不明處猛打豆腐，一面吼道：「水無情，有種就別躲躲藏藏，站出來！」

只聞得水無情其聲，未見其人。「水爺爺在此，是你有眼無珠，視而不見，大概死期已近，昏了頭，哈哈……」

言畢發出一長串狂笑，人也從壁邊的一道帷幕中躥出。

這一串狂笑有玄機，魔鬼之音應聲而發。

似刀割！

如針刺！

裂人心肺！

攝人魂魄！

彷彿千軍萬馬，更若天羅地網，從四面八方襲來，霎時間二俠便頭昏腦脹，神馳目眩，意亂心悸，搖搖欲墜，有如醉酒一般，隨時都有倒下去的可能。

極度危急中，宋小飛振臂高呼道：「封住他的口！」

吳小雲亦有此同感。「對，叫他沒開口的機會！」

「看打！」

「看打！」

喝聲中，豆腐與鮮花齊飛，一塊接一塊一朵接一朵的猛攻大衆情人水無情的嘴。

詎料，水無情有先見之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鮮花豆腐未到，他已先一步破窗而出，逃到窗外去了。

人雖然沒打到，收穫還是有的，魔音戛然而止。

豆腐大俠得理不饒人，連環出手，在窗戶附近接連轟出來好幾個洞。

洞外空無一物，那還有水無情的影子。

空際，却突然傳來了大衆情人陰冷無比的笑。「閻王要你三更死

，絕不留命到五更，兩位該上路了。」

話完，又是一陣狂笑，魔音再發。

更兇猛！

更凌厲！

如利箭！

似鋼刀！

宋小飛臨危不退，招發如雨，眼前的那一面牆幾乎已經轟平，依然沒見水無情的一影半踪。

魔音則變本加厲，若長河奔流，像怒海狂濤，洶湧澎湃，連綿不絕，二俠頭脹欲裂，胸中血氣翻騰，不得已只好退至屋外。

捂住耳朵還是阻擋不住魔音肆虐，僅一忽兒工夫便無法支撐，一屁股栽坐下去。

魔音倏止，魔踪復現，大衆情人拉着張夢月來至東廂門口。

宋小飛用力猛搖一下腦袋，藉以清醒一下混沌的頭腦，强打起精神，聲軟氣弱地道：「水無情，你終於現出了原形。」

水無情挑眉瞪眼的道：「臭豆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本俠所料不差，你果然是神秘人。」

「宋朋友這話可有根據？」

「魔音就是最好的憑証。」

「你是說神秘人也精於此道？」

「這是不爭的事實。」

「就算是事實，又與本公子何干？」

「你們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錯矣，他是他，我是我，請勿混爲一談。」

百花公主吳小雲玉面一寒，接口道：「你是神秘人的徒弟？」

大衆情人搖頭道：「芳駕的想像力很豐富，但事實並非如此。」

「既非師徒，你的魔鬼之音從何處學來？」

「水爺爺另有師。」

「是那一個混世魔王？」

「對不起，無可奉告。」

「你究竟是何許人？」

「本公子早已說過，妳可以叫我水無情，或者燕雙雙。」

水無情不肯吐實，早在吳小雲意料之中，之所以跟他胡謅八扯，主要是想給宋小飛一個喘息的機會。

豆腐大俠運了三口氣，果然功力稍復，當即氣提丹田，功行右臂，做好了反擊的準備。

然而，事與願違，還沒有來得及出招，便被水無情看出破綻，魔鬼之音隨着一聲獅子吼發出，二俠再度受創，欲振乏力，神珠的威力根本發揮不出來。

＊　＊　＊

水無情劍眉一揚，忽然大聲呼喝道：「來人呀。」

「有！」

「把這兩個傢伙給我幹掉。」

「是！」

雙煞、二鬼應聲而入，神仙居四週的崗哨也一齊蜂擁而至。

不論是白毛、黑炭，或是馬艮、牛魁，都曾經吃過宋小飛的虧，何況金山就陳屍在眼前，四人報仇心切，早已亮出兵刃，從四個不同方向大踏步的衝上去。

張夢月却在這個時候插嘴道：「請無情哥哥把劍借小妹一用。」

水無情一楞，愕然道：「妳要寶劍幹甚麼？」

張夢月含情脈脈而又正經八百的道：「對我的丈夫不敬，就是對小妹不敬，這種朋友不要也罷。」

「所以，妳要親手殺了他們？」

「非如此不足以表達對水無情哥哥的忠貞不二。」

「好極了，妳眞是我的好老婆。」

「你答應了？」

「完全同意。」

「那就……」

不待夢月話完，已將佩劍拔出交給她。

同時，喝令雙煞、二鬼退下，要張夢月下手殺人。

張夢月握劍的方式很怪，虎口向上，劍尖朝下，水無情發覺有異，糾正道：「好妹妹，妳握錯了。」

「沒錯呀，他們跌坐在地，這樣才可以貫頂而下，一劍畢命。」

「對對對，一高一矮，非如此不足以奏奇功。」

「水哥哥，要不要陪小妹過去一起幹掉他們？」

「不了，由妳動手更快我心。」

話是這樣說，實則是怕二俠使詐，猝然發難，横遭意外。

同時，如讓宋小飛死在情人手中，在水無情來說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事實却大謬不然，張夢月只向前走了半步，乍然手腕疾轉，劍身貼肘，劍尖向後，衝着水無情的腹部猛刺過去。

事出突然，距離又近，長劍出手就到，大衆情人根本無暇應變，噗赤一聲，刺入小腹。

這小子不簡單，重創之下依然反應敏銳，倏地身軀後移，暴退丈五，寶劍僅刺入三寸而已。

三寸也不淺，血流如注，痛得水無情汗下如雨，捂着傷口嚷嚷道：「張夢月，水某是妳的丈夫呀，怎可手刃親夫？」

張夢月咬牙切齒的道：「放屁，誰是你的妻子，做夢！」

「妳不是答應與本公子雙宿雙飛嗎？」

「那是上了你的惡當，中了你招魂扇的邪術。」

「難道現在已恢復正常？」

「不正常怎會要你的性命？」

「妳是如何恢復的？」

「這要歸功你的魔音。」

「甚麼？魔音可以解除掉招魂扇的魔力？」

「以毒攻毒，以魔制魔，許是天意安排，老天爺決定要你粉身碎骨！」

骨字出口，人已縱出，挺劍衝着水無情的心口刺過去。

水無情見勢不妙，立以魔音還擊。

儘管有重創在身，魔音威力大減，張夢月還是心頭爲之一震，未敢輕敵冒進，瞄準大衆情人的頭顱，將寶劍全力擲出。

水無情是何等樣人，一把飛劍豈能奈何得了他，被他輕而易舉的避開去。

張夢月看得一呆，衡情度勢，未再採取任何行動，一陣風似的衝至豆腐大俠面前，張口就說：「小飛哥，你不要緊吧？」

宋小飛道：「此刻已經好多了。」

「能否使用神珠？」

「仍力有未逮。」

「小雲姐呢？」

「大概也差不多。」

「那就借我一用吧，此魔不除難消我心頭之恨。」

「本俠正有此意。」

「飛哥快說怎麼用？」

「以內力激發即可。」

取過魔戒，戴在手上，張夢月提足一口眞氣，貫注右掌，正準備將大衆情人擊斃，二鬼、雙煞偏偏横插一手，率衆攻上來。

「該死的丫頭，竟敢對我家主人不忠。」

「該殺的賤人，妳他媽的大概活膩了。」

「殺了她！」

「幹掉她！」

「送他們結伴上西天！」

大家七嘴八舌，羣魔刀劍齊舞，喊殺聲中從四面殺過來。

張夢月睹狀大驚，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神珠啼聲初試，環攻十二招。

神靈之珠果眞無堅不摧。

招無虛發，百發百中。

十二招快攻。

十二條人命。

來不及反抗。

來不及呼喊。

二鬼、雙煞等人一見大駭，嚇得魂不附體，立作鳥獸散，比漏網之魚更急，比喪家之犬更狠狽，轉眼間便奔走一空。

張夢月並未追趕，一縷强光電也似的射進東廂。

出手後方才惡狠狠的嬌叱道：「水無情，你今天是死定了，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

話夠狠，動作也夠快，可就是沒能要了水無情的命，被他巧妙避開，躲到陰暗雜亂之處去了。

張夢月再發三招，東廂已近於半毁，現場益形混亂，大衆情人依舊去向成謎。

本想衝進東廂去一看究竟，被宋小飛及時阻止道：「夢月，別莽撞。」

張夢月愕然道：「姓水的已剩下半條人命，怕甚麼？」

吳小雲字斟句酌的道：「魔音威力太大，無孔不入，不得不謹愼行事。」

豆腐大俠補充道：「小雲之言甚是，魔音追魂攝魄，小心爲妙。」

「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當然不。」

「那該如何收拾他？」

「讓本俠來。」

「小飛哥內傷不輕，這……」

「剛才運氣調息一陣後已無大礙。」

「能使用魔戒神珠？」

「應該沒問題。」

張夢月沒有多言，立將神珠還給宋小飛。

豆腐大俠一躍而起，大踏步的行向東廂。

吳小雲、張夢月緊隨在後，成犄角之勢。

那知，才走了三步，浪子包天從西廂慌慌張張的跑了出來，劈面就說：「這裡發生了甚麼事了？」

百花公主指着一地的死屍，冷言冷語道：「你不會自己看。」

包大胆道：「包某已經看見了，是誰幹的？」

張夢月冷傲而得意的道：「是姑娘我的傑作。」

包打聽一楞，道：「咦，妳不是被水無情迷住了，怎麼還有閑工夫出手殺人？」

張夢月更火更怒：「哼，誰像你，一見到女人就把祖宗八代給忘了，一件正事都沒辦。」

罵得包天欲辯無詞，啞口無言。

宋小飛滿臉不悅道：「外面鬧出了人命，你居然一無所知，在幹甚麼？」

包大胆苦笑道：「好像睡着了。」

「媽的，你眞是個天才，外面鬧得天翻地覆，也睡得着？」

「主要是太累了。」

「累甚麼累？」

「燕雙雙是條母大蟲，不賣力如何降服？」

吳小雲玉面一寒，語帶譏諷道：「沒有出息，滿腦子的風花雪月

，放着正經事不辦，單挑卑鄙齷齪的事來幹。」

包打聽辯解道：「冤枉、冤枉，奪回神珠的重責大任包某並未忘懷。」

「沒忘懷為何未採取行動？」

「跟她興雲作雨就是行動的一部份。」

「怎麼說？」

「等她累倒後再下手，乃上上之策。」

「哼，想得倒美，沒累倒燕雙雙，自己反而累個半死。」

「這娘們是個怪胎，精力充沛，異乎常人。」

「包大胆，你想不到的怪事還多着哩。」

「還有甚麼怪事？」

豆腐大俠道：「燕雙雙她後來變成了水無情。」

浪子包天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這事可是宋兄親眼目睹？」

「不錯。」

「莫非當眞是一個雌雄同體的怪物？」

「你曾與她顚龍倒鳳，應該比本俠更清楚。」

「慚愧，慚愧，包某只顧辦事，未及其他。」

「哼，你根本不是一塊辦事的材料。」

「那個怪物現在何處？」

問及水無情的去處，宋小飛這才想到尙有大事未辦，當即雙目暴睜，瞥向東廂。

說巧眞巧，就在這個時候，大衆情人也有了動靜，從一堆雜物中站了起來，取出一塊黑布，蒙在臉上，變成了神秘人，沿牆邊踱至門旁。

張夢月明知故問道：「你是那一個？」

水無情加上一塊蒙面巾，聲音也隨之而改變，顯得蒼勁有力，吐出來五個字：「老夫神秘人！」

「放屁，姑奶奶親眼見你蒙上遮羞布，是水無情。」

「既知眞相，又何必多此一問。」

「本姑娘是想查問你的眞實身份。」

「水無情、燕雙雙、或者神秘人，都可以。」

宋小飛道：「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吧？」

神秘人搖頭否認道：「沒有了。」

「本俠說有。」

「那就說出來聽聽。」

「陰陽老怪陰亦陽。」

「這個老怪物早已骨化飛灰，魂遊地府去了。」

「最低限度，神秘人總該有個名和姓吧？」

「神秘人就是神秘人，何必一定要名和姓？」

「取下你的遮羞布，讓本俠瞧瞧你的廬山眞面目。」

「既是神秘人，就當神秘，露出眞面目還有甚麼神秘可言？」

百花公主吳小雲勃然大怒道：「哼，這可由不得你，本公主非要取下不可！」

話說同時，雙手齊揚，數不出的鮮花接二連三的打出去。

宋小飛不肯坐視，立以豆腐助威，豆腐雨配以鮮花陣，舖天蓋地而來，只要打中環扣，蒙面巾必會脫落。

可惜甚麼也沒打到，神秘人橫移數步，已躲至門後。

「老賊，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躲不開，避不過，今天就認命吧。」

豆腐大俠怒氣沖天，話未落，招已發，神光去勢如電，東廂門窗全毀，果見神秘人立身五尺以外。

大家精神一振，不給他絲毫喘息的機會，鮮花、豆腐、暗器、神光全部總動員，羣起而攻。

神秘人確非庸手，身形飄忽，彷若幽靈鬼魅，倏東乍西，時隱時現，始終無法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非但制他不住，神秘人忙裡偸閑，又發出魔鬼之音。

更銳利！

更剛猛！

似傾盆大雨！

如塞外狂風！

大家彷彿置身風雨飄搖中，魂兒在飛，魄兒在散，渾身發軟，使不上勁，攻勢為之一頓。

宋小飛當然不甘心俯首就戮，振臂高呼道：「大家拚出最後一口氣，用盡最後一點力，撕爛他的嘴，打掉他的牙，叫他開不了口，發不出聲！」

「對，叫他有口難言！」

「對，叫他變成啞巴！」

「毀掉他的魔鬼之音！」

吳小雲、張夢月、包大胆齊聲響應的同時，豆腐、鮮花、暗器，神光再一次大集合，全力反擊。

目標只有一點——神秘人的嘴。

雖然功力受損，威力依然不可小覷。

前此，二俠就曾以鮮花、豆腐逼走了神秘人。

此刻，四人聯手合擊，聲威倍增，神秘人不禁心頭一震，急忙踢翻一張長桌，橫在前面，恰巧將他全身遮蓋起來。

準！所有的暗器全部打在一點，在長桌上戳出一個拳頭大的洞。

神光穿洞而過，快如電光石火，神秘人不死也會重傷。

然而，事出意外，令人費解，

不知何時，神秘人已移形換位，到了長桌左後方一堵半倒的牆下。

神秘人好不得意，陰陽怪氣的冷笑道：「宋小飛、吳小雲，還有張夢月、包大胆，你們已是強弩之末，死在眼前，識相的最好自行了斷，免得我老人家再……」

話至此處，便無下文，不是他沒再說下去，而是被人打斷了。

「住口！」

「住口！」

兩聲暴喝，沒見人影，接聞一陣怪異的呼嘯之聲過後，神秘人的腦袋竟莫名其妙的被一條繩子捆了三四圈。

可不是普通繩子，晶瑩剔透，刀劍不入。

另一頭則握在一位身穿紅衣，頭上留着一撮朝天辮的娃兒手中，就傲然卓立在神秘人的側後三丈開外。

繩乃困仙索。

人乃萬喜兒。

紅娃身旁另有一人，是西萬穿雲堡的老管家翁駝子翁九如。

神秘人很識貨，一見是困仙索，不禁大吃一驚，奮力一震無功，忙若螺旋般打起轉來。

這一着很靈光，方法雖笨，效果奇佳，反方向連轉三、四圈，困仙索立告脫落。

可是，百密一疏，被紅娃突發的一陣繩浪，將幪面巾掃落，露出了他的廬山眞面目。

不是水無情。

亦非燕雙雙。

而是一張一邊紅、一邊白、一邊粗、一邊細，陰陽不分，雌雄莫辨的怪臉。

場中响起一片驚呼，如非親目所見，誰也無法相信世上竟有如此怪異而又醜陋的怪物。

更難以想像，水無情、燕雙雙那樣的俊男美女是如何變出來的。

全場一片沉寂，大家都為這突發的變故驚愕不已。

沉默半晌後，宋小飛方始開口說道：「老賊，你大概就是惡名滿天下的那個陰陽老怪陰亦陽吧？」

發話同時，已率衆衝至東廂門口。

神秘人可不願腹背受敵，暴退數步，立在一面未倒的牆下，這才含糊其詞的道：「娃兒乳臭未乾，老夫稱霸江湖時你還沒出娘胎呢，憑你還不配查問我老人家的來龍去脈。」

翁駝子朗聲道：「宋大俠，錯不了，他就是陰陽老怪陰亦陽，四十年前小老兒曾陪伴我家老主人，在北天山跟他打過一次照面，這一張醜惡的嘴臉我翁九如一輩子也忘不了。」

陰陽老怪陰亦陽嘿嘿冷笑道：「翁駝子，你的這條狗命還眞不短，早該埋骨大雪山穿雲堡，陪萬年青、萬百齡父子去了。」

翁九如白眉一挑，道：「只要你還活在世上，老夫就不想死，不將你碎屍萬段如何見萬家父子於九泉之下。」

陰陽老怪冷言冷語道：「翁駝子，我看你這一片愚忠是白費了，今生今世休想如願以償。」

最後一個償字特別响亮，魔音隨聲而發。

紅娃反應好快，長索一揮，照準陰亦陽的嘴巴打過去，逼得陰陽老怪左閃右避，魔音被迫停止。

萬喜兒的口氣好大。「老怪物，我警告你，再鬼叫就把你的嘴封住。」

朝宋小飛這一邊瞄了一眼，紅娃接着又道：「就算翁爺爺難以得償宿願，還有本堡主呢。」

陰陽老怪眼一瞪，道：「娃兒小小年紀，竟敢口出狂言，如果老夫沒有記錯，好像是叫萬喜兒，別號紅娃？」

「老傢伙，你的記性還不錯嘛，本堡主正是西萬萬喜兒。」

「萬百齡是你爹？」

「對！」

「萬年青是你爺爺？」

「也對！」

「還記得我老人家以前說過的一句話吧？」

「那一句屁話？」

「拜在老夫門下為徒。」

紅娃萬喜兒暴跳如雷的道：「閉上你的烏鴉嘴，你我仇深似海，恨高如山，本堡主恨不得喝你的血，剝你的皮，豈會拜你為師，滾進棺材去做你的鬼夢吧！」

陰亦陽似乎很喜歡紅娃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繼續鼓吹道：「歸順老夫也成，可以携手共創一番頂天立地的大事業。」

紅娃越聽越火，吼聲如雷。

「放你的狗臭屁，毀家滅門之仇不共戴天，誰跟你携手合作，別做白日夢，該去見閻王了！」

萬喜兒報仇心切，不想再浪費唇舌，困仙索舞得呼呼作响，虎虎生威，如靈蛇出洞，似鷹鷲騰空，展開一輪猛攻，招招皆不離陰陽老怪致命要害之處。

這小娃兒到處找人挑戰，實戰經驗豐富，功力也大有精進，困仙索迭出奇招，神鬼莫測，陰亦陽不得不另眼相看，全力以赴，由於忙於躲閃，根本無暇施展魔鬼之音，待紅娃一輪快攻完畢，已累出一頭汗水。

正好給了宋小飛一個喘息的機會，這時說道：「老怪物，在你臨死之前，本俠還有幾句話要問清楚。」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金娘子想起該是討回親生女兒小玉兒的時候了，毅然獨自上峨嵋山尋找脫凡師太，相見下，金娘子說明來意，脫凡師太竟然答應，但需下山找丁香對証後才交還玉兒。脫凡師太與金娘子、小玉兒三人下山，路經劍閣三清觀，原來脫凡師太每三年必來此與呂不愚和尚比鬥一次，兩人愛恨糾纏三十餘年，此次由小玉兒手下，只好認輸……



一女成名萬骨枯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可飛・圖

千迴百轉歷萬難　一對母女得團聚

脫凡師太並不高興。

她冷冷的叱責小玉兒，道：「小玉兒，妳什麼時候學會以髮辮傷人？」

小玉兒道：「師父，妳不高興呀。」

脫凡師太道：「爲師的屠龍三絕招對付他們已足夠了，妳却加上以辮傷人。」

小玉兒的小嘴嘟起來了。

她斜目看過去，只見兩個中年道士面頰之上有了血痕，這倒令她也吃一驚，因爲她實在並未用力氣。

她怎知如今她雖然只十二歲，但她習的功夫均爲絕技，自然的帶動她的力道也產生了驚人威力，否則她又怎能以一支劍去對付四支呢！

脫凡師太叱着小玉兒，她却看向三清子道：「呂不愚，你可要同我這徒兒過招？」

青石階上的三清子沉聲道：「想不到呀，眞令人想不到，這幾年你關門收了個絕頂聰明的徒弟，沒別話可說，老道這裡先爲妳道賀了。」

脫凡師太大爲高興，她得意的道：「比之我那兩個徒弟又如何？」

呂不愚冷冷道：「妳的心緣了緣二人嗎？她二人再加二十個，也比不過她一個。」

脫凡師太道：「這麼說來，你願同她過幾招了吧？呂不愚，你也別婆婆媽媽了。」

呂不愚邁步走下台階，他站在小玉兒面前，道：「妳叫什麼……呀。」

「小玉兒。」

「多大了？」

「不清楚，也許十一二，也許十二三……也許……」

一邊的金娘子道：「十二歲三個月零七天。」

眞清楚，說得呂不愚轉頭看向金娘子。

呂不愚想說什麼，但他再看着脫凡的時候，便也不再問了。

他心中明白，知道姑娘年紀如此清楚的，除了她的生身之母以外，別人又怎能如此清楚。

既然知道，何必再問。

呂不愚淡淡一笑，道：「小友，妳學了脫凡的絕技，果然令人敬佩。」

小玉兒尚未回答，脫凡師太已重重的道：「要打就出招，囉嗦什麼！」

呂不愚突然暴吼忿怒的道：「梅上香，妳住口。」

他叫出脫凡師太的俗家之名，令脫凡師太全身一震，她的面色也變了。

「你叫我俗名？」

「妳原本就叫梅上香，我們住在成都一條大街上，妳的脾氣過份暴躁，又懷疑我對妳不夠誠心，妳的一念之差，害得我離家出走，我倆不約而同的拋棄紅塵不問俗事，不料妳把心中忿怒仍然套牢我身上，三年一次找痲煩，妳這冷面之人，妳欺人太甚了。」

脫凡師太也火了。

「你仍沒忘記我叫梅上香呀！」

「因爲梅上香是個心胸窄狹偏激的女子。」

「也是你激出來的。」

「誰激妳了，妳當年到我家去，見我同表姐在後院說話，妳面色一變，回頭就走，我怎麼解釋妳也不聽，妳還出手打我……妳這女子誰敢要。」

脫凡師太道：「你爲什麼拉住你表姐之手？」

「我們自小到大在一起，拉手已成習慣，有什麼大不了的，令妳調頭而去？」

脫凡師太道：「臭男人我不稀罕。」

「所以我也出家。」

這二人算老帳，老帳記得眞清楚。

其實他們每三年交手一次，交手之前算老帳，老帳仍然是這幾句平常話。

那脫凡師太一直不叫呂不愚爲三清子，便是認定三清子未出家之前的樣子。

她冷冷的道：「話早說完了，呂不愚，你同我徒兒過幾招，看你是不是有長進。」

這是什麼話，拿人家呂不愚當成什麼了。

呂不愚不拔劍，他雙手一錯，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會打敗我三清子，妳的名兒將天下揚了。」

小玉兒道：「原來你是我師父的情人呀。」

「不是情人，是未婚夫。」

他此言一出，大伙更是一怔。

脫凡師太叱道：「小玉兒，出招了。」

小玉兒道：「師父，就在拳掌上動幾手吧。」

脫凡道：「客不壓主，由他選吧。」

小玉兒這才轉而對呂不愚道：「我不要名揚天下，我也不想傷你，出掌吧。」

她這話，前一句可愛，後一句可惡，因爲她未想到她能否傷得了呂不愚，就說這種話。

呂不愚也在心中冒火，就算妳自娘胎練武，也差上那麼一大截呀。

呂不愚嘿然，道：「小姑娘，大不欺小，還是由妳先攻過來吧。」

小玉兒道：「我就不客氣了。」

她說打便打，雙掌交錯反往後退，看上去頂多是守勢，倒令呂不愚一怔。

就在這時候，小玉兒突然斜肩推出右掌。

雙方距離尚有一丈遠，呂不愚已覺一股勁氣逼過來，他不及細想，倏然一拍迎上去。

呂不愚的掌宛似擊向無底深淵了無聲息，而小玉兒的掌力已壓在呂不愚的左肩上。

她的人並未跟進，却口中大吼：「打！」

緊接着，呂不愚的身子直往後退。

他一共退了七大步才能拿樁穩住身子。

小玉兒這隔空一掌，打得呂不愚大叫道：「大羅掌！」是的，小玉兒用的正是大羅掌。

當年敖杰行走江湖，少有人是他對手，敖杰與白樹人同歸於盡的時候，如果敖杰不是半身不遂，白樹人再加幾個也不敵他一掌劈。

小玉兒三歲多的時候，敖杰已迫不及待的傳了她大羅掌招式，由於小玉兒內力差，她也只會招而無威力，如今她却在這無意間的一掌，相距一丈她已打得呂不愚往後連退不迭。

這一招，不但呂不愚吃驚，一邊觀看的花正剛也心神大震，如果把這小姑娘請去，可能比脫凡更厲害。

果然，脫凡師太又不高興了。

「小玉兒，妳用了大羅掌？誰教妳的？」

小玉兒道：「師父，我……只是不由自主呀。」

脫凡師太看着金娘子，她心中明白，這小玉兒果然是金娘子與敖杰二人所生，看來……

「唉！」

她這一聲嘆息，轉而對吃驚的呂不愚道：「你不算吃敗仗。」

呂不愚道：「敗就是敗，沒什麼算不算的。」

脫凡師太道：「不，她沒用我傳她的功夫，那就不算是我把你打敗。」

呂不愚叱道：「妳這老尼，妳到底有完沒完？」

脫凡師太突對小玉兒道：「小玉兒，閉關教妳的那一套掌法，妳快快用出來。」

小玉兒立刻明白，原來師父要以小玉佛上的掌法對付敵人吶，也好，那套掌法可以倒打。

她只是以大羅掌推得呂不愚往後退，並未傷了對方，小玉兒根本不打算傷及對方。

她走過去，對呂不愚笑笑，道

：「道長，我不用什麼大羅掌了，我用我師父教我的。」

呂不愚咬咬牙，道：「小友，妳師父的那幾招我太瞭解了。」

笑笑，小玉兒道：「我明白，你們打了幾十年了，你當然知道，不過我用出來的威力就大了。」

呂不愚笑道：「妳比妳那頑固師父可愛多了。」

小玉兒道：「何必這麼說呢，你若順從一些，我師父必定不會再找你痲煩了。」

脫凡師太高聲道：「活了六十整，還不及我的小徒呀，哈……」

呂不愚怒道：「少得意，如用你那幾手，敗的必然是小玉兒。」

他橫身撩掌、運氣、吐納之中似有「沙沙」聲，低頭看，地上有石子被他雙足踩碎了。

這呂不愚不敢大意了。

小玉兒的表現令他吃驚，他眞丟不起這個臉。

小玉兒雙掌舉在頭上，好像等什麼人把她提上半天空似的。

她還單足獨立，臉上一片祥和之色。

這光景看得呂不愚吃一驚。

「這是什麼起手式？」

脫凡師太得意的道：「老雜毛，你等着挨打吧。」

呂不愚大怒，道：「好啊，妳竟然罵我老雜毛呀。」

脫凡師太道：「拚了幾十年的命，我還同你客氣什麼，早就該罵你了。」

呂不愚火大了。

「一個不正常的老尼姑，妳太可惡了！」

脫凡師太道：「別發火，尤其是對敵之前要平心靜氣，何況你面對的是我小徒呀。」

她這是有意氣呂不愚，便四個中年道士也火了。

但四個人沒有呂不愚的吩咐，只好氣得臉煞白，可一招半式也使不上。

這時候呂不愚往小玉兒走近了。

雙目閃動着異樣的光芒，他右掌虛實兼而有之的在小玉兒面門閃晃間，左掌已自下方往前推過去了。

他以爲他的手臂要比小玉兒長，一面封一面打，他這是佔盡便宜的招式。

呂不愚的念頭可錯了。

小玉兒一聲輕笑，她像一條泥鰍似的從對方的掌影之中滑入呂不愚的懷中。

她這是投懷送抱，看上去她是要呂不愚抱她了。

呂不愚的雙掌至少十幾個掌影，却都是虛無飄緲自小玉兒的身上滑過去。

小玉兒已貼上呂不愚的身子了。

呂不愚一見，就如同什麼毒物沾上身一般，急急忙忙的雙掌疾揮。

「啪啪！」

也只是兩聲響，小玉兒的身子已貼在呂不愚的背上了。

她如影隨形，還兩掌打在呂不愚的手臂上。

呂不愚未叫出聲，說不痛那是假的，只見他忽然拔身而起三丈高，半空中直往前撲過去。

他一落地回頭看，那小姑娘呢？

小玉兒不見了。

只有呂不愚一人未看到小玉兒，因爲小玉兒仍然緊跟在呂不愚的身後面。

「嘻……」

呂不愚大吃一驚。

脫凡師太更吃驚，因爲小玉兒這一手，她也未曾想到過，如果自己同小玉兒打一架，自己怕也難取勝。

她心中如此想，臉上可就十足的笑了。

呂不愚聽得身後的笑聲，猛回頭，他身不動，果然小玉兒在身後。

如果動上刀，這還得了？

呂不愚吃驚之中，大吼了。

「老尼姑，妳這是什麼掌法？」

「太白掌。」

她此言一出，花正剛情不自禁的把手按在口袋上。

他的口袋之中裝了個玉佛，他知道那玉佛是個寶，上面刻的乃是太白掌，想不到人家已練成功了。

呂不愚吃驚的道：「好哇，武林傳言，失落百年的絕世掌太白遺風震九州，原來在峨嵋山上呀，哈……」

脫凡師太大刺刺的道：「你服氣了嗎？」

「不服！」

「怎麼說？」

呂不愚指着小玉兒，道：「這姑娘一身武學繁雜高絕，妳用她來對付貧道，有什麼光彩呀！」

脫凡師太面色一寒，道：「小玉兒，妳退下。」

小玉兒道：「是，師父。」

只見脫凡師太躍下馬來，她拋去手上絲韁，緩緩走向呂不愚，道：「還是咱們動手過幾招，必叫你心服口服。」

呂不愚抖着雙袖，他側身運氣，道：「那得看妳的絕招是不是令人服氣了。」

他移動着，且又注意脫凡師太的步法。

脫凡師太也與小玉兒的架式一樣。

她也像要人提她上空中一般。

於是，呂不愚發動了。

「接掌。」

蓬，這二人刹時間交上手，那呂不愚果然名家，他不再騰空也不轉身，他不要脫凡像小玉兒般跟着他走了。

別以爲脫凡師太是小玉兒師父，這一上手才明白，小玉兒果然是天才。

這兩個老的對上手，刹時間便是十招過去了。

也僅十招，緊接着「啪啪」之聲起處，便見兩人分往後退不迭。

兩個老的對上眼，脫凡師太嘿嘿一笑，道：「上一次我被你的綿掌震退七步，你今却退九步之多，哈……」

呂不愚反手又把青銅劍拔在手上了，他已鬚髮怒張，出氣有聲。

脫凡師太長劍一抖，這就要動傢伙了。

忽聞「梅花槍」花正剛連聲大叫：「不可，不可！」

他躍到二人之間直搖雙手。

「二位前輩，切莫動劍，聽二位前輩之言，只不過小小誤會，二位已經犧牲太大了，一生原本幸福之人，落得今日走向方外，今又何苦定要動刀呀！」

他看着呂不愚，再看着脫凡師太，又道：「二位已是方外高人，還有什麼你爭我奪，大家都要講個忍字，二位，快收起傢伙，四大皆空呀，嗔字已害二位一生了，請看在我花某薄面上，算了吧！」

呂不愚冷冷的收回長劍，道：「今天算我輸了。」

脫凡師太道：「不是算了，你根本就已經輸了，你還要嘴硬。」

呂不愚嘆口氣，道：「好吧，對妳梅上香而言，我此生認栽，咱們從此各自閉門，少來煩我。」

脫凡師太道：「呂不愚，你若不服，隨時上峨嵋來找我，我一定奉陪。」

呂不愚只不過重重的哼了一聲，便握劍往台階上走，他的四個徒弟隨之而去。

脫凡師太有着掃興之感。

「花捕頭，你什麼意思？」

一驚，花正剛道：「師太，二虎相鬥必有一傷，我實在不忍見你們任何一方有傷呀！」

脫凡師太道：「我們已打了十多次。」

花正剛道：「每次必是妳來挑戰？」

脫凡師太猛一厲聲道：「花捕頭，你如何知道？」

花正剛哈哈笑了。

「師太呀，這光景誰也瞧得明白。」

「你說，什麼明白？」

花正剛道：「三清道長早在山坡候駕呀！」

脫凡師太道：「那也不表示我每次來找他較技。」

笑笑，花正剛道：「師太，從妳的言行之中，妳仍然不把他當出家人，妳仍然呼叫他的俗名呂不愚，那就表示妳仍然忘不了他，也可以說妳心中仍然有他。」

「你胡扯。」

「不，我看得出來，師太，我可以再告訴妳，那三清道長也是一樣，他心中也仍有妳呀！」

脫凡師太雙目一亮，道：「你怎麼知道？」

花正剛道：「咱們是旁觀者清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三清道長站在山坡遙望，他不是在看風景，這兒的風景他早已看膩了，他在等一個人，那個人便是妳師太，師太若不來，三清道長必然很失望，但是你們碰上面……唉……」

脫凡師太重重的哼了一聲。

花正剛却又接道：「你們之間如果有一個肯退讓一步，向對方稍稍表示一些關懷，我保証你二位必大笑三天不停止，差的就是抹不下臉來。」

脫凡師太再一次沉哼，道：「他休想我與他和好。」

躍上馬，立刻往大道上馳去。

四人已經走了三里遠，但脫凡師太仍再回頭看望三清道觀。

山坡的林子裡站着一個人，花正剛與金娘子也忍不住回過頭，不錯，呂不愚還眞的站在一道石樑上。

他那種瀟洒的飄逸，令脫凡師太也搖頭了。

花正剛心中明白，這是兩個脾氣彆扭的老人，是的，他們已鬧了一輩子的彆扭。

這世上有許多這樣的人物。

這世上更有不少這類事情發生。

小玉兒就不懂這種事，她以爲師父有一天還會再找上這裡的。

小玉兒爲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因爲她太清楚師父的這種脾氣了。

* * *

騎馬走得快，脫凡師太心中有疙瘩，她便也快馬加鞭緊趕路。

兩天之後，這四人已到了寶雞。

金娘子最是高興不過，她先把脫凡師太、小玉兒和花正剛領到半坡街上的大元堂，只見從大元堂中奔出一個六歲大小的娃兒。

這娃兒一個勁的往金娘子的身上撲去。

「娘，娘，妳去那裡了，我好想妳喲。」

便在這時，大元堂內走出史水

樂。

史水樂哈哈笑，金娘子已對他介紹了。

「水樂呀，我爲你介紹。」

她指着脫凡師太，道：「峨嵋住持脫凡師太。」

史水樂雙眼一亮，笑道：「蓬華生輝呀，前輩。」

脫凡師太却冷冷的道：「大夫，我聽說你善用毒？」

史水樂一笑，道：「有時毒也救人命，哈……」

金娘子忙又拉過史水樂，對花正剛道：「花捕爺，他叫史水樂。」

笑笑，花正剛道：「打擾了。」

史水樂忙笑迎上來，道：「捕爺，稀客稀客呀！」

金娘子又拉過史水樂到了小玉兒身側。

金娘子幾乎忍不住要掉下眼淚了。

她拉近了小玉兒，激動得有些哽咽，說不出話來，母女之情難以控制，人之天性啊！

史水樂開口了。

「就是她嗎？」

小玉兒道：「我……怎麼呀？」

忽聽脫凡師太道：「進去吃杯茶，咱們立刻去河邊找那女人去。」

這句話令金娘子十分興奮不過，她對史水樂道：「快，快叫一桌最上等的素齋，招待老師太。」

史水樂忙點頭，道：「當然，當然，也是應該的。」

金娘子已走到了脫凡師太面前，道：「師太，不急在一時，我們進去吧！」

這老尼姑的脾氣眞古怪，她話出口從不打折扣。

「吃杯茶就走，不必備什麼齋了。」

花正剛道：「對，對，咱們要趕往長安呀。」

金娘子道：「何不命人把河邊住的丁香找來，一問便明白了。」

其實這也只能算是手續而已，因爲脫凡師太早看出這金娘子必是小玉兒的生母，只不過小玉兒太伶俐了，她有些心不甘也捨不得。

當初如果小玉兒落髮，那有今天這種事，她可以告訴金娘子，小玉兒是佛門中人，然而……

脫凡師太在心中暗後悔，表面上她是冷漠的，後悔加冷漠，這個人還有什麼胃口吃東西。

* * *

大元堂內客廂中，花正剛與脫凡師太坐在一張圓桌邊吃着茶，金娘子小心的拉着他的史天生陪坐一邊，那小玉兒却十分好奇的看着院子裡堆放的各種葯草。

小玉兒也認識幾樣葯草，那是她在峨嵋山上與野山猴子在一起的時候，見山猴取草葯療傷才知道的。

猴子天生是大夫，眞是一些也不假。

* * *

脫凡師太喝着茶，却直嘆氣。

金娘子心中很着急，不知這老尼又有什麼怪點子。

脫凡師太放下茶杯，道：「小玉兒乃武林奇葩，萬一跟了你們，她便庸俗不堪了。」

金娘子道：「不會的，俺會盡力培養她。」

脫凡師太道：「就憑你們那點功夫？」

她突然站起來，道：「走，去見那女人。」

說着，便大步往外走去，果然沒有胃口吃東西。

脫凡師太大步走到大元堂的葯舖門口，小玉兒立刻追出去：「師父，咱們要走？」

脫凡師太一把扣住小玉兒，道：「去找一個人！」

小玉兒道：「找人？誰？」

脫凡師太沉聲道：「不許多問，跟我走。」

小玉兒不敢再問，但見金娘子拉住史水樂，急急的問：「水樂，河邊住的那個妙手幫的丁香……她……」

「在坐月子。」

「我們去見她，叫她說實話。」

「那是當然。」

這二人一路緊跟上，只有花正剛……

花正剛拉着馬在後面，他算準了，說不定事情証實之後，脫凡師太會立刻往長安。

花正剛一共拉了三匹馬在後面跟，他希望小玉兒也能同師太一起去。

別以爲小玉兒是個半大姑娘家，那一身功夫早令花正剛另眼相看了。

花正剛心中琢磨，如果小玉兒眞的前去幫忙，那比邀請十個武林高手助陣還要强。

* * *

往渭河岸的道路脫凡師太知道。

她曾在丁香住的小屋中等丁香與白樹人回來，她來過不只一回了。

遠遠的，只見河岸附近張着灯結起彩來了。

這是什麼節日呀，爲什麼這兒會有慶祝？

如果仔細看，妙手幫的人幾乎到齊了。

門裡門外忙碌的，那是鑽天鼠胡嘯與偸天鼠蕭音二人，在場上指揮佈置的正是厲長風。

幾個女子在房內叫，大概是陶

愛與周桃花二人了。

還有那幾個伙計模樣的，由一個中年紅面漢指揮着，一應使用的往桌上擺，這人……喲，是咸陽的三光客棧老板王老十是也。

如果仔細數一數，小地方一共聚集了二三十個男女在歡叫。

他們爲什麼歡叫？

原來明天就是丁香滿月之期。

什麼滿月之期？丁香與「飛天鼠」張展二人生的娃兒，明日正好滿月，這是先行熱鬧。

妙手幫打算熱鬧之天，高潮還在後面啊。

* * *

丁香，江湖上的「空空兒」，她還眞的對白樹人一往情深常掛念。

有時候張展睡到半夜裡，還聽到丁香呼喚樹人哥。

最令張展無奈何的，乃是丁香快一個月了，一直趕他睡外間。

丁香怕再生娃兒，痛苦啊！

然而，就在丁香快滿月的前三天，半夜裡丁香走到張展睡的長椅邊。

半夜裡丁香拉醒張展了。

張展一看坐起來了。

「妳，出了什麼事？」

丁香道：「沒出什麼事。」

「咱們兒子……」

「他睡得好酣呀。」

「那妳來拉我幹什麼？」

「回我屋裡去睡呀。」

張展哈哈一笑，道：「妳不怕痛不怕死了嗎？」

丁香也回笑，道：「痛就痛，死就死吧！」

張展早抱起丁香大踏步的回內室，兩個人立刻滾在大床上，再看一邊的娃兒，睡着還在笑。

* * *

丁香把娃兒起個名字張樹人，同名不同姓，對張、白二家子，兼而有意思。

小娃兒就叫張樹人了。

* * *

脫凡師太幾人一路到了屋外面，倒把這些人楞住了。

只不過這其中有了史水樂，大伙立刻迎過來。

史水樂不說話，金娘子却開口了。

「丁香姐呢？」

她加以一個「姐」字，表示他們來此無惡意，但見後面跟來個花正剛，一大半人變了臉色。

花正剛在咸陽當過七年多捕頭，妙手幫的人對他不陌生，最近兩年又在長安巡撫衙門幹，想也知道不少人見了他心不悅。

只不過花正剛並不表示什麼，他站在場邊拉着三匹馬，二十多個男女注視着他，他也只冷冷的一笑。

花正剛是幹哪行的，這些人只一抬頭，他便知道不是善類好東西，他如今是來搬請脫凡師太的，他不是來辦案，少惹閒氣。

* * *

丁香聽說有人來看她，其中還有爲她接生的史水樂夫妻二人，她還以爲是來爲她慶賀的，高興之餘拉着張展二人迎出來了。

丁香剛到門口，迎面却發現來了脫凡師太。

丁香永遠也忘不了這老尼姑，因爲老尼姑自她與白樹人的手中搶去了小玉兒。

丁香一瞪眼，因爲她不但看到脫凡師太，更看到了脫凡師太手中拉着半大小姑娘。

丁香仔細看，她幾乎眼睛突出眼眶外。

「妳……小玉兒呀……幾年了，妳長大了吔。」

小玉兒怔怔的道「妳是……妳是……」

丁香忙解釋，道：「妳忘了？我是妳娘呀，我們曾在一起三年多，我同妳爹帶着妳乘小船追踪大官船，送妳上官船去還拿了……」

她這麼一高興，忍不住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可也惹來一聲怒吼。

誰在怒吼？

當然是拉着馬匹的花正剛。

花正剛大怒，吼道：「妳這賊婆子，原來是妳夫妻帶着這小娃兒下的手呀？」

丁香抬頭看，她直叫糟了，因爲她也認識花正剛。

花正剛幹的是捕頭，專門與妙手幫人作對，當年她與白樹人向莫少白百寶箱下手，後由脫凡師太索去，脫凡師太答應過不把這事向官家明言，如今……

如今丁香自己說出口，便怪不了脫凡師太了。

丁香聽花正剛怒叱，她立刻笑笑，道：「誤會誤會！咱們已把東西交給脫凡師太了。」

脫凡師太却突然向小玉兒道：「她是妳什麼人？」

小玉兒笑笑，道：「我想起來了，我叫她娘。」

小玉兒叫丁香娘，立刻震住花正剛，丁香他不怕，但小玉兒他惹不起。

幹捕頭的眼睛亮，他立刻見風轉舵，道：「今天看在小玉兒的面子上，那件事不提了。」

丁香一聽可樂了，她伸手拉過小玉兒。

便在這時候，金娘子走上前來了。

「丁香，我才是小玉兒的親娘，今天是咱們剖腹講眞話的時候了。」

史水樂道：「實話實說。」

丁香仔細端詳小玉兒，她似乎忍不住還要落淚了。

脫凡師太道：「丁香，當着你們妙手幫這麼多的人說，妳生過小玉兒嗎？」

脫凡師太逼丁香說實話，因爲丁香生不出小玉兒，大伙全知道。白樹人與她在一起，根本沒生什麼小玉兒。

丁香狠狠的咬牙根，她把小玉兒的長辮理了一下，道：「小玉兒是我樹人哥自大喇嘛敖杰那裡奪來的，當時還有沙家堡的二小姐沙巧巧在洞中。」

她頓了一下，又道：「這娃兒……」

脫凡師太道：「是沙巧巧的？」

金娘子緊張的道：「丁香，白樹人必對妳說得清楚，此時妳還不快說出實情來？」

金娘子不把關帝廟被白樹人搶去女兒之事說出來，她要丁香說，這樣才更爲有力証明。

丁香至此，她嘆氣了。

「是的，沙巧巧是被敖杰擄去的，沙巧巧未爲敖杰生女，小玉兒是我樹人哥受託，潛入玉門鎮附近的關帝廟半偷半搶自金娘子的手上奪去的，樹人哥隔墻拋出三歲不到的小玉兒，敖杰在墻外接個正着，只不過……」

她拍拍小玉兒，又道：「敖杰答應付一千兩銀子，但敖杰施詐，他在銀票上抹劇毒，差點兒把我樹人哥毒死，他……太可惡了。」

下面的脫凡師太不注意了，她只聽小玉兒的身世。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妳過來。」

小玉兒靦覥的道：「師父。」

脫凡師太道：「妳一直不肯讓人我爲妳落髮？」

小玉兒木然的點點頭。

脫凡師太又道：「樹有根泉有源，輪迴是自然，今天也該妳回到妳生根的地方了，雖然我早已知道金娘子是妳親生母，而且她也千辛萬苦在尋找妳，但我要的是証明，如今已得到証明了。」

她把小玉兒推向金娘子，又道：「金娘子，那可惡的大喇嘛早已不在人間，妳失去女兒這麼多年，現今妳終於獨自一人擁有她，願妳多加調教，好生栽培。」

金娘子一把摟緊了小玉兒，母女二人相擁在一起，那眼淚就別提有多少了。

金娘子一疊聲的道：「謝謝，謝謝大師！」

脫凡師太轉身就走，她接過花正剛遞給她的絲韁便挾馬而去。

小玉兒大叫：「師父，帶我去吧，我替師父幫忙。」

但聲音雖大，人已遠去，小玉兒多少帶着辛酸味。

＊　＊　＊

史水樂走到丁香面前，他淡淡的道：「妳着個弟兄去葯舖，我開幾味葯給妳補身子，免費。」

丁香拭淚，却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以後叫我張阿姨，別叫我娘，她才是妳眞正的娘。」

這時候，三鼠、陶愛、厲長風、周桃花都圍住小玉兒，因爲他們曾與小玉兒在附近的高原上韓家大祠堂裡在一起住幾個月。

大伙兒見小玉兒長高了，又漂亮，都喜得拍巴掌，他們還不知道，小玉兒的武功已是秦川第一了。

小玉兒也高興，她毫不攷慮的對金娘子道：「那個官爺說是請我師父護送他們大人去南陽府，官家力量不能大隊護送，師父怎不叫我也去，我去一定沒問題。」

金娘子看着妙手幫的人，對小玉兒道：「我親愛的玉兒，別多事，咱們回去吧。」

史水樂也拉住小玉兒，金娘子對小玉兒道：「叫，叫他爹。」

小玉兒道：「我爹不是早死了？」

金娘子道：「娘已是他的人了，妳應該叫他爹。」

小玉兒木然的道：「好吧，我就叫你爹。」

史水樂一聽笑開懷了。

他二人拉住小玉兒便往半山坡那條街上走去。

＊　＊　＊

丁香楞然的站在門口沒動彈，她的雙目看向天，一邊的人還以爲她中邪。

丁香當然沒中了邪。

她抬頭看天，口中喃喃：「樹人哥……樹人哥……你聽到小玉兒的話了嗎？」

站在丁香一邊的張展吃一驚，道：「阿香，阿香，妳在說些什麼呀？」

立刻間，所有的人全都圍上來了。

大伙吃驚的看着丁香，誰也沒說話。

三光客棧的王老十急忙道：「當家的，妳是怎麼了，小玉兒找到她親娘也不至令妳如此呀！」

猛古丁，丁香哈哈笑了。

「好吔，妙吔，哈……」

王老十驚道：「莫非中邪了？」

丁香叱道：「誰中邪呀？王老十，你馬上回咸陽，要快，就近派人去打探，看一看那個當了兩年巡撫老爺的莫少白，他何時起程下南陽。」

於是，妙手幫的人都笑了。

王老十道：「原來小玉兒的幾句話，帶給當家的靈感來了，好，我這就上路。」

三鼠齊聲說道：「咱們這裡也準備。」

他們忘不了當年弄了不少莫少白的銀子，如今又有機會來了，每個人忍不住又蠢蠢欲動了。

＊　＊　＊

小玉兒被金娘子帶回大元堂葯舖，日子過得就如同小公主似的舒服，只不過太舒服的日子她過不慣，但可不能說她賤。

金娘子沒忘當年敖杰臨死之前交給她的那本小冊子，那小冊子乃是西域至高無上權威絕學——「混元一氣通天功」。

金娘子帶着小玉兒，她把六歲大的男孩子拉向小玉兒，道：「他是妳兄弟，他叫天生，妳叫生玉，你們以後是兄妹。」

小玉兒笑了。

「我有兄弟呀，太好了。」

她指指後客房，問道：「床上躺了個半死不活的人，他是誰呀？」

金娘子道：「她叫李兆元，乃是妳的姨父呀！」

「他怎麼了？」

「他練功走火入魔了。」

小玉兒臉上一緊，道：「走火入魔呀，那是會死的。」

金娘子把小冊子取出來，交在小玉兒手中，道：「這是妳的生父留給妳的，妳看得懂嗎？」

小玉兒道：「我師父教我認識字的。」

她取過小冊子翻來只一看，笑了。

「娘，這上面畫得眞好看。」

金娘子道：「這是一部武功秘笈，妳生父在世時特別爲妳留下的，只有妳才能練。」

小玉兒笑笑，道：「眞的呀！」

「娘怎會騙妳？」

小玉兒道：「好，我拿去自己琢磨。」

她拿了小冊子往她的小房中走，她還關上門。

金娘子沒有攔住她，金娘子只有高興的份兒。

＊　＊　＊

金娘子奔入另一客廂中，只見金蟬姐還在爲李兆元全身作按摩，李兆元的面色眞難看，好像死人般。

金蟬見大妹子走進來，停下手來，道：「大妹子，聽說找回妳的玉兒了，恭喜妳呀！」

金娘子不看李兆元，她關心的是一邊熟睡的娃兒。

那娃兒也是她生的，李兆元爲娃兒起個名字叫李強生，接李兆元的香火。

金娘子愉快的笑笑，道：「姐，此刻是我一生之中最快樂也最安慰的時刻。」

金蟬道：「大妹子，所以我恭喜妳呀！」

金娘子道：「我生的三個兒女都已經在我身邊了，姐，妳說我多麼高興呀！」

金蟬嘆口氣，道：「妳姐夫他……」

金娘子道：「姐夫應無遺憾，他已有後了。」

李兆元心中不舒服，他十分痛苦的道：「金娘子，我的這條老命快完了，我的娃兒才這麼小……」

金娘子道：「姐夫呀，你也不多用腦筋想一想，那小冊子上的武功，如果任何人都可以練，當年大喇嘛敖杰他自己爲何不練？偏要我個娃兒練？」

李兆元道：「我如果想到這一點，王八蛋才會下手去練這勞什子的神功。」

金蟬嘆口氣，道：「現在說來已晚了。」

她又開始爲李兆元按摩起來。

那李兆元痛苦的齜牙咧嘴，只差未大聲叫出來。

金娘子看得搖搖頭。

她頓了一下，又道：「小冊子我交給小玉兒了，且看小玉兒能不能練出成果來。」

金蟬吃驚道：「妹子，妳別害了小玉兒呀，也想叫小玉兒走火入魔？」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湯將魚擄走交給師門，夏侯心追查金礦地址，知魚確實不知，便故意將他放走，率衆尾隨魚找到徐查詢，見他們夫婦有準備，知無法查出金礦之地，便自動離去。至於鄺眞知道的金礦資源，據說不想交給明廷，引起四小不滿，鄺眞還將小郭打傷，四小懷疑他們夫婦另有居心。魚得水率領三小離去，在一賭坊豪賭，贏了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遺書恨毀名節　索圖另有陰謀

魚得水一震道：「尊駕是……」

「『賽華佗』常再生！」

魚得水自然也是以「蟻語蝶音」交談的。

他信得過此人，以此人的醫術來治李悔恢復功力未竟之功，是綽綽有餘的，道：「贏的銀子全給你。」

「不是，我不要銀子。」

「你……你不要銀子要甚麼？」

「你先和他賭，他輸光了之後自然會賭別的。」

「你就要那東西？」

「對！」

「能不能透露一點是甚麼東西？」

「很貴重，也很多，誰有了都會暴富的。」

魚得水道：「一言爲定。」

這工夫莊家再次增賭資到三百萬兩。

魚得水先小輸兩次。

然後連贏三次，就是一百八十多萬了。

這位「金刀客」反而十分篤定，而且不斷地增資，直到最後一次，枱面約七百萬兩左右。

魚得水就押了七百萬兩。

顯然，莊上是個女人，只是易容術十分了得。

她爲何會冒充「金刀客」？這就很難說了。

莊上把骰子一搓，撒了出去。

絕對未想到，魚得水一把揪住了莊上的左手。

莊上當然不是庸手，收手竟然不及。

她的左手腕被扣住。

衆人大驚，就在這時，莊上拇指縫中「叭嗒」一聲掉下一枚骰子，於是衆人大嘩，有人甚至吼叫「打死他」！

魚得水立刻就鬆了手。

因爲他揭穿了對方弄假，目的已達。

不管打出的骰子是甚麼，都不算數。

這時「出門」的「賽華佗」道：「魚得水，機會來了！」

「甚麼機會？」

「和他賭金礦！」

魚得水心頭猛震道：「她……她有金礦？」

「不錯！」

「怎知她有金礦？」

「這你就不必管了！」

魚得水心中一動，這金礦若是徐世芳和夏侯心所找到的純金金礦，乖乖，那可眞是一下子就成了天下第一富人了。

即使貴爲天子，國庫中的黃金也不過幾萬或幾十萬兩，一個大而純的金礦，它的蘊藏量可能有幾兆億兩，甚至幾兆億斤。

這賭打得太久考慮了。

這金礦應歸國家所有才對。

當他知道徐世芳夫婦知道那金礦之後，就認爲該是國家的，也就是明廷的，因明廷尚未亡。

因此魚得水有點後悔。

如果「賽華佗」常再生附敵，落入滿人之手，那眞是太不幸了。魚得水以「蟻語蝶音」道：「常大國手，你要金礦幹甚麼？」

「魚得水，咱們訂約在先，對不？」

「對，但這關係太大了！」

「那是我的事。」

「如果得到金礦用之於邪途，我就是罪人了。」

「甚麼叫邪途？」

「比喩說，以大量的資金從事壞勾當，甚至於獻給敵人滿清來對抗搖搖欲墮的明朝殘局。」

「不會！」

「常大國手，這件事……」

「你如失信，李悔的病就免談。」

「免談也沒有辦法。」

「我要告訴你，除了常某，無人能治她的沉疴！」

「不過是恢復了功力留下了一個尾巴，怎稱沉疴？」

「魚得水，以後你會知道他們的動機！」

「你要金礦能開採嗎？那是無法永久保持秘密的。」

「我知道！這都與你無干。」

魚得水道：「莊上這女人是誰？」

「你難道還認不出來？」

「認不出來，也想不出是誰，女人竟用金刀。」

「金刀可以作作樣子，亂人耳目，告訴你，她就是『菊夫子』之女徐小珠……」

魚得水心頭大震，回頭望去，果然隱隱看出，小巧的身材和那清澈的眸子以及白晰的肌膚。

不錯，除了徐世芳之女，誰知金礦的秘密，看來武林中一些高人，昔年所發生的恩怨，十之八九都是爲了金礦。正是：青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

金礦，尤其是純金金礦，那有不想的！

魚得水以「蟻語蝶音」對莊上道：「你是湯夫人徐小珠徐女士？」

對方一怔，也以「蟻語蝶音」道：「正是！」

「女士爲何到這地方來？」

「心情苦悶……」

「這我就不明白，令尊令堂重現武林，閤家團圓了，而且令尊又發現了金礦，妳有甚麼心事？」

「心事太多也太大了。」

「在下能不能與聞？」

她猶豫了一下，道：「可以，但要打發走常再生。」

「徐女士，此人以治好李悔的經脈爲條件，他要金礦！如不答應，他說別人絕對無法根治！」

「你答應他。」

「這……萬一他用之於邪道，我們豈不變成惡人了？」

「不妨，還是治李悔的病要緊。」

「不，如果爲李悔而導致國家的重大損失，魚某寧願犧牲小我，絕不會答應他的要求。」

「你答應他，就說我再輸了就把金礦的詳圖交給他，絕不食言。」看看她的表情，魚得水心有所感。

魚得水仍不由一楞，道：「徐女士，請三思！」

徐小珠道：「我已經三思過了！」

魚得水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不能食言！」

徐小珠道：「我當然不能使你食言的！」

魚得水對常再生道：「在下勉爲其難。」

「怎麼說？」

「如果徐小珠再輸一次，就把金礦詳圖交出來。」

「她會那麼好說話？」

「她是這麼說的，而且可能情緒有點不平衡。」

「你知道爲甚麼嗎？」

「我以爲和她的丈夫與其師門同流合汚有關！」

「其實並非如此！」

「爲甚麼？」

「可能是爲了她的父母之故。」

「她與父母團圓了，對她也不錯呀！」

「你不懂，好，反正此事你不久自知。」

「不久自知，甚麼意思？」

「徐小珠可能會告訴你。」

徐小珠打出了骰子，這一次魚得水並不運用玄奧的功力來左右骰子的點數，完全任其自然。

「七對門」，分了牌之後，徐小珠把兩張牌往桌上一放，是個「雜七」。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

衆人一陣竊竊私語。

因爲這是上百萬兩的贏輸賭局。

「出門」常再生是六點，正好輸給莊上。

「天門」是「板凳」一對，但他只押了八千五百兩。

魚得水「叭」地一聲把牌揭了開來，竟是「雜八」。

剛剛吃定莊上的「雜七」。

徐小珠抓起牌往桌上一摔，道：「邪門！」

魚得水道：「怎麼！輸不起？」

「甚麼話？」

「那就請履行諾言！」

「我覺得，這牌局可能有人弄假！」

魚得水故作發怒道：「聽口音妳是一位女士，若非如此，在下一定要妳負責剛才那句話！」

「本來如此，那有這麼巧，我有一副『雜七』你就拿一副『雜八』，剛剛吃定我……」

魚得水道：「這有甚麼稀奇，同樣的點數，莊家就可以吃三門。」這工夫場主忽然出現了。

此人塊頭大，雙目如電，內家功夫已有相當火候，道：「朋友們，有甚麼不對嗎？」

魚得水道：「沒有甚麼！」

徐小珠道：「貴賭場有假賭！」

場主道：「女士抓到了沒有？」

「差不多！」

「既然沒有當場抓到，請不要信口胡說……」

徐小珠忿然離座，走出了賭場後門。

魚、常二人跟着，一直出了此鎮。

常再生道：「不必走了！」

魚得水道：「對，徐女士，就在此交接吧！」

徐小珠道：「請問這位貴姓？」

魚得水道：「在下姓張。」

「你以爲能自我的手中拿走這東西嗎？」

「怎麼？妳要賴皮？」

「不妨，」常再生道：「如她失信，我收拾她！」

徐小珠道：「你是何人？管得了這閑事嗎？」

常再生道：「當然管得了！」

徐小珠出了手，常再生爲名醫，也是高手，立刻接下。但徐小珠目前是頂尖高手，攻勢淩厲無比。

常再生在三十招後就守多攻少了。

魚得水道：「女士出來交際，欺人太甚，在下不能坐視，兄台，我來幫你……」

兩人雙戰徐小珠，她自然不行。

就算她獨戰魚得水也未必成。只是魚得水和她有某種默契，打得逼眞卻無殺機。這工夫魚得水把她震退了三步。

「好好！我拿出來。」

魚得水道：「這還差不多。」

「但我有個條件。」

魚得水道：「甚麼條件？」

「此圖給你，我沒有話說，誰叫我技不如人呢！但絕對不能落入滿人之手，那就等於資助他們侵明了。」

魚得水道：「這一點請放心！在下的身手不能算高，但女士剛剛試過，却也不便妄自菲薄……」

「還有一點，你贏的銀票要退還我一半。」

「這……」魚得水看看常再生，常微微點頭。

魚得水道：「就這麼辦！」立刻退還了一半的銀票。

* * *

李悔和小熊、小郭在附近偷聽。

小郭道：「魚老大這是幹甚麼？」

李悔道：「一定有他的道理。」

小熊道：「那是徐小珠呀！湯堯的老婆。」

李悔道：「對！是她！」

小郭道：「他們在交接甚麼？」

李悔道：「八成和金礦有關……」

徐小珠自袖內取出一個布包，包內有一張褪了色的羊皮，羊皮上用火針刺成一個圖案，交給魚得水。

魚得水瞇着眼道：「女士，是眞的嗎？」

徐小珠伸手要搶回去，魚得水閃開。

徐小珠用蟻語蝶音道：「是假的。」接又大聲道：「對！你還給我！」

魚得水道：「好好，我信了就是，女士請便吧！」

徐小珠道：「你說你姓張，名字呢？」

「我們賭錢是各憑本領，賭友之間還要通名道姓，報出身份，或者門派家譜嗎？」

「我是怕你保不住它！」

「女士放心！在下有把握。」

「他是你的甚麼人？」指指常再生。

魚得水道：「朋友。」

「原來你們是自己人却裝着不識的樣子。」

魚得水道：「還不是爲免誤會……」

徐小珠一字字地道：「如此圖落入歹人之手，我不會放過你的！」說畢，扭身疾馳而去。

常再生聳肩笑笑，道：「小子，你挺會演戲。」

魚得水道：「前輩也不差！」

常再生手一伸，道：「拿來！」

「且慢！」魚得水道：「你眞能治李悔的經脈餘傷？這可能僅是動動嘴皮子耍人的事。」

「憑我常再生會耍人？」

「治好再交給你如何？」

常再生道：「會不會事後反悔？」

魚得水道：「魚某不是那種人！」

「好，我信任你，找個地方吧！」

「我們返回客棧再治療。不過我仍希望知道，你要此圖的目的是爲了暴富，還是另有其他目的。」

「這一點恕難奉告！」

返回客棧，叫小熊及小郭把風護法，魚得水協助，常再生不愧爲「賽華佗」，不到一個時辰就大功告成。

常再生走後，魚得水道：「小熊、小郭跟踪一下。」

小熊道：「是不是要把圖搶回來？」

「對，能搶則搶，不成就算了！」

「這是甚麼話？要搶一定要搶回來才行！」

李悔道：「你們二人能搶回來嗎？」

小熊道：「既知我們不大可能搶回來，爲何派我們去？」

李悔道：「這你們還不懂嗎？」

兩小拍拍前額道：「懂……懂了……」

兩人立刻追了出去。

李悔道：「哥，我沒猜錯吧？」

「沒有！」

「是假圖？」

「對！」

「你和徐小珠串通好騙他的，武林名醫可不能得罪呀！」

「阿悔，常再生雖爲武林名醫，風評却很差。」

「他會以金礦作不正當的用途？」

「可能！所以這人不可信！」他抱起她，她摟得也很緊。此刻兩人在親熱着。

李悔的美自不必說，而使他忍不住的是她那動人心魄的胴體。她的胴體在顫抖，震動，有如跳躍的火苗。

他們已陷入了狂熱而不可遏止的境界中。

就在這時，院中咳了一聲。

這咳聲分明是個女子。

二人立刻分了開來，都以爲對方來得不是時候。

魚得水道：「是徐女士嗎？」

「正是。」

「請進來！」

「方便嗎？」

「沒有甚麼不方便的。」

徐小珠入內，已恢復了原來的面貌。

她是個小巧玲瓏，楚楚動人的女人，尤其一雙蓮足，爲偏愛此道者心目中的瑰寶，整整三寸，不會多出一分。

李悔嬌靨上的紅暈未褪，去泡了兩杯茶。

她自己却去洗了一把臉。

「魚大哥，常再生終于上了當。」

「那是一張假圖？」

「對。」

「全部假抑是部份是假的？」

「全部是假。比喻說眞礦在西康黨河流域，假的在雲南與安南(越南)的交界處……」

魚得水道：「這老小子白忙了一場。」

徐小珠道：「我是特來送眞圖的。」

「徐女士要交給我？這……」

「你一定會說，爲甚麼不交給湯堯，對不？」

「對！是不是由於他太偏袒師門？」

「不是，事實上夏侯心不能算是很壞的人。」

「他不壞？」

「至少在金礦這事上他也是個被害者。」

「妳是說，昔年他眞的被襲，失去記憶被送回中原？此後再也記不清金礦地址了？」

「大概如此，只是他被襲是在發現了金礦但未進金礦之前那段時間。」

「是誰？」

「我爹！」

「這……」魚得水以爲，徐小珠太忠實了，簡直忠實得過了火。世上確有大義滅親的人，但畢竟是太少太少了。

「眞的是令尊？」

「一般人以爲如此。」

「這話怎麼說？」

「你以爲小童眞的是家父轉世投胎嗎？」

「怎麼？難道不是？」

徐小珠道：「很玄！但在有道基的人來說，又不算甚麼，只不過家父已死在夏侯心被襲之先。」

「這……我就不明白了！」

「家父先被人施襲不治，然後那人又襲夏侯心。」

「那小童到底是誰？」

「他只是一個武功極有根基，但模仿家父嗓音十分相似的童子，他並非八九歲，而是三十九歲。」

「他是個侏儒？」

「對！」

「那令堂呢？連她也認不出那是假的？」

「很絕，那侏儒仿家父仿得很徹底。以前家母完全相信，因爲家母是個頭腦比較簡單的人。」

魚得水道：「小童有此功力，必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爲甚麼衆人都認不出他本來的身份？」

「因爲他本就藉藉無名，他只是一個陰謀份子的心腹，這侏儒在未冒充家父之前未離過深山的。」

「幕後陰謀份子又是誰？」

「魚大哥，在未十分清楚之前，不便說得太早。」

「聽徐女士的口氣，妳似乎知道一點！」

「是的，只是一點。」

「幕後主持人的企圖是甚麼？」

「金礦！」

「這不是矛盾了，使小童冒充令尊，又向夏侯心施襲的人如是那幕後人，他應該知道金礦地址才對！」

「他似乎並不知道。」

「那麼徐女士這眞圖自何而來？」

「家母給我的。」

「如此說來，目前鄺前輩已經知道小童非令尊了？」

「是的。」

「而她却又裝着仍然相信他是令尊？」

「對！」

「現在妳們母女一條心，想自他口中套出那幕後人是誰？」

「對了！魚大哥，這眞圖給你，也不要馬上交給明廷，如果所交非人，後患無窮。」

「這一點我也知道。只是我還是不明白幕後主持人能向令尊施襲，又向夏侯心施襲，他怎會沒有金礦的詳圖，甚至該說他去過金礦才對。」

「我也是這麼想，似乎去過金礦的人，事後都會忘記那地方。比喻說，我娘去過，而且在那礦中住了近十年，如今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那麼眞圖是何處來的？」

「在我娘背上的皮膚上，那是刺着的。」

「這，是誰刺上的？」

「八成是我爹，我把圖印下來，就把我娘背上的刺青以葯力除去了。」

*　*　*

此刻「賽華佗」奔出七八里路，突然奔入山谷。

然後，他藏在樹叢中窺伺。

當他看到兩小向谷內打量時，他笑了。

常再生也不是等閑之輩，他以爲，金礦圖非同小可，魚得水給了他，固是由於他治好了李悔的病，但如此重要的東西交給他，絕不會不跟踪他。

至少也要跟踪看看他有了此圖以後的動向。

兩小向谷內打量了一陣，小熊道：「這老小子比兔子還快，好像一眨眼就不見了！眞是老奸巨猾！」

小郭道：「咱們回去如何向魚老大交代？」

小熊道：「我以爲，憑常再生的身份，就算他不是甚麼正人君子，總不會把這金礦圖送給滿狗吧？」

「當然，該不會這麼離譜的。」

「咱們總要設法把圖搶回來才成。」

「來，你往左，我往右，包抄……」

常再生一樂，由此看來，圖果然是眞的了。

如果是假的，就不會派人跟踪，俟機搶奪。

於是他溜了，兩小也虛應故事猛找了一番。

最後會心地一笑，回去交差。

兩小返回客棧，徐小珠已經走了。

小熊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魚得水道：「圖是假的，不能不作作樣子。」

「這箇我們也知道。」

李悔道：「那莊家是徐小珠，她把眞圖送給了我們！」

小郭道：「這可眞出人意料呀！會不會也是假的？」

魚得水道：「當然，目前也不能武斷，但一件事之發生，必須看它發生的原因是甚麼。」

小熊道：「是甚麼？」

李悔道：「如果徐小珠的父母不可靠，而丈夫又和夏侯心極近，在無法太信賴之下，把圖交給我們是否可信？」

小熊道：「怎麼？連她的父母也不可信賴了？」

魚得水道：「那小童並不是徐世芳，只不過是個嗓音像她的父親而已，母親鄺眞直至現在才看得出。」

兩小大爲驚奇，道：「這的確是件大事，只不過，鄺眞早該看出那小童是假貨了。」

「的確應該早就看出的。」魚得水道：「可是人類往往都會產生這種錯覺的……」

「既然母親不是假的，她也沒有必要交給我們吧！」

「交給我們是對我們的一種信賴！」李悔說了此圖原來是刺在鄺眞背上的，如今才印下，背上的已毀去了。

小熊道：「我們是不是可以去開採黃金？」

「對，但一定要十分秘密。」魚得水道：「武林中有一股暗潮，似乎知道此金礦的人，不僅僅是徐世芳夫婦，夏侯心師徒以及我們等人……」

李悔道：「還有誰？」

魚得水默然。

李悔道：「這兒沒有外人哪！」

「……」魚得水很不想說。

李悔道：「是不是剛才徐小珠以『蟻語蝶音』對你說的。」

魚得水點點頭，慨然道：「世上最難測的是甚麼？」

李悔道：「人心！」

「那就對了。」

李悔道：「別吞吞吐吐地成不

成？」

魚得水一字字地道：「據徐小珠透露，那侏儒背後的主使人，八成是『叟』白雨亭……」

不但兩小，連李悔也傳來一聲驚呼。

李悔道：「這不太對吧！白雨亭早已死在南宮遠師叔姪的猝然施襲之下，似乎一臂被擊碎而亡。」

「對，當時的情況確是如此的。」

「怎麼，又是死而投胎，起死回生了？」

「當然不是。」

「莫非白芝出家作尼姑，法名了意，這也是假的？」

「這一點還弄不清，至少我們可以懷疑，這史無前例的純金金礦之事，牽涉之人，包括了『四絕』所有的人，以及『四絕』之外的一些絕世高手。」

李悔吶吶道：「莫非連令師也包括在內？」

「當然，所謂『四絕』怎能沒有家師？」

「這麼說令師還健在囉？」

「大概是的。」

「你以前爲甚麼一直不提令師？」

魚得水道：「就是要造成家師已經仙逝的印象。」

「天哪！知道的人這麼多，又都是絕世高手，咱們能保得住嗎？如果保不住，就等於沒有用了。」

魚得水道：「東西在我們手中，如果我們能不招搖，守口如瓶，也許能保密一陣子，直到常再生發現是假圖爲止。」

「那時咱們就罩不住了。」

「那也未必，常再生敢張揚嗎？他也只能偷偷地找我們，到時候我們也只好自稱也是受騙者了！」

「可是，他會去找徐小珠的。」

小熊道：「我們傳出消息，說是眞圖在常再生身上。」

李悔道：「咱們不能那麼缺德，他畢竟治好了我。」

魚得水道：「是的，這恩是不能忘的。」

小熊道：「常再生得了假圖，如獲至寶，必然到邊陲去找金礦，最快也要半年後才回來。」

李悔道：「問題是，任何人得了圖，也不能開採，因爲那不是一百兩百斤重，或十噸二十噸的黃金，那要用炸葯轟轟地猛炸，又怎能掩人耳目秘密進行？」

魚得水道：「在邊陲不遠之地，集中大量人手開採，四下嚴密戒備，凡是看到者即予以扣留或使其採礦，也不無可能，當然，最可靠的途徑是由國家開採，才能投注龐大的人力物力。」

「清廷有此力量。」

「明廷也有，但是……」魚得水道：「自史可法開府揚州，清豫王多鐸就率師渡河，史大人飛檄各鎭，令師防禦，但各鎭多擁兵觀望，只有總兵高傑進兵徐州，並和睢州總兵許定國互相聯絡，作爲犄角。怎知許定國已暗降清廷，反誘高傑至營中把高傑灌醉，把他殺了，許定國立刻向清軍報功，清軍進拔徐州，總兵劉澤清遁走，史大人飛書告急，南都反促可法入援。原來南寧侯左艮玉，以入清君側爲名，自九江入犯，列舟三百餘里，馬士英大恐，直到揚州城破，史大人死節，戎馬蹂躪，屍骸腐變，次年家人才用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外梅花嶺……」

眾人不由唏噓淚下。

魚得水道：「這是過去的事了，可惡的是，弘光帝（即以前的太子福王）還整天擁着宮女，飲酒作樂，一聞不幸消息，就收拾行李逃命，那還像個皇帝，後來馬士英和阮大鋮降清，唐王被擄，自盡福州，馬阮兩賊也被清軍殺死……」

李悔道：「明朝的下場，幾乎和北宋時差不多，悽慘極了，現在還有甚麼希望嗎？」

魚得水嘆口氣道：「明知大勢如此，總還要盡人事而聽天命，現在神宗子常瀛的次子被奉擁監國，病歿後，他的兒子由榔稱帝於肇慶府，改元永曆，與清兵纏鬥。」

李悔道：「似乎永曆是弘光之後坐龍椅最久的一個小皇帝，不知他能坐多久？」

魚得水沒有出聲。

這工夫隔壁院中有女人連咳了三聲，小郭出屋而去。小熊不久也跑了出去，而且越牆到了隔壁院中。

只有小熊知道小郭的秘密。此刻他在後窗外看戲，這二人眞是乾柴烈火，整個屋子好像都在微微顫抖，小熊看得忘形，大聲道：「能不能來兩手花式摔跤？」

屋內二人立刻分開，小郭罵道：「小熊，你渾蛋！」

小熊道：「你們知不知道這是饞人？」

原來那女的是馬琳。

她一直不離小郭左右，但又不願現身。

她的年齡比小郭大了一倍，怕魚得水及李悔笑話，才暗暗跟着他們，以三聲咳嗽爲暗號，小郭聽到會立刻去報到。

馬琳已無家可歸，更是欣賞小郭的「功夫」。

就這樣，她像個游魂，也像一根浮萍。

小熊道：「我不要作討人嫌的角色，你們繼續摔吧！」

小熊走了，二人眞的再接再勵，如火如荼。

小熊在街上漫步，腦中想着馬琳的火熱勁頭，目光忽然自一個熟面孔身上掃過，小熊一震。

那不是李雙喜嗎！

看到李雙喜就不免想到，即使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設若李闖不攻陷北京，也許崇禎帝不會死。

崇禎帝不死，清兵再銳利，明軍的士氣也不會壞。

明軍士氣大挫，和崇禎縊死煤山使全國大震有關。

寫史的人都以爲，崇禎死，明已亡。

其他如魯、唐、桂三王負隅頑抗，都不足與清軍對抗，小熊見了李雙喜，以爲這小子能活到現在，他的命眞大。

小熊的目光再往前一掃，不由又是心頭一震。

原來李雙喜站在一家飯館門外，門內迎門桌邊大剌剌地坐着一人，居然是「白袍老祖」麥高。

這工夫李雙喜已坐在麥高對面。

麥高一抬頭，臉色立變，道：

「小賊，你還有臉來見我？」

「爲甚麼不敢！」李雙喜道：「至少是我助你恢復功力的。」

「可是你在吳三桂面前說甚麼來？」

「事實如此，你屁股上有沒有刀疤和紅痣，如果咱們二人沒有那種關係我怎會知道，我說的是實話呀！」

麥高盛怒，離座向李雙喜攻上。

李雙喜目前仍非麥高的敵手，只好逃出飯館。

小熊看到了這一幕，不由心中一噱。

這兩個人之間，居然發生了這種事。

小熊最初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

以麥高的身手，怎麼會和李雙喜玩這一套？

聽李雙喜的口氣，似乎麥高扮演的是雌伏的角色。

小熊感到噁心，可是他回去並未說出這件事。

＊　＊　＊

徐小珠被小童（侏儒）迎面攔住。

侏儒道：「小珠，爹要和妳談談！」

徐小珠既知他是個假貨，但她要暫時故作不知。

「談什麼呀？」

「妳娘似乎在金礦中躭過，她該知道礦址！」

「我娘在金礦中躭過？爲什麼我不知道？」

「妳娘沒有對妳說過？」

「沒有啊！她只說以前的事都記不清楚了。」

「不可能前事盡忘的。」

「我娘說，只隱隱記得去過一個荒山，有野獸，她還殺過五匹狼，一頭豹子和十來條大蛇。」

侏儒道：「她有否談及金礦圖的事？」

「金礦圖？我娘有金礦圖？」

「怎麼？妳從未聽說過？」

「是的，我以爲這想法很可笑。」

「怎見得？」

「我知道娘的爲人，她是一個頭腦不太精靈的人，如果有人發現了金礦，繪出了圖，絕不會交給她的。」

「這箇……」

「再說，能把金礦圖交給她的人，也只有你了。」

「這……」侏儒的口才和反應都不如小珠。

「你想想看，如果我娘有金礦圖，不是你給她的還會是誰？」

侏儒道：「湯堯呢？」

「不知道，他和夏侯心很近，連妻子也疏遠了。」

「湯堯知不知道金礦圖的事？」

「大概不知道。」

「魚得水呢？」

「魚得水？他怎會知道？」

侏儒冷冷地道：「我却以爲妳沒有可能……」

「可能什麼？」

「不知道金礦圖的下落。」

徐小珠心頭一緊，笑笑道：「太離譜了……」

侏儒突然一滑而至。

其實雙方都已挑明了，因爲二人見面，小珠沒有叫他一聲「爹」，侏儒也該心知肚明，知道不妙了。

因而，他就不需再費唇舌了。

徐小珠全力施爲，仍然不是侏儒的敵手。

「妳說不說實話？」

「說什麼實話？」

「金礦圖在何人手中？」

「你怎麼會以爲我知道金礦圖的事？」

「因爲妳母親已招供。」

「招什麼供？」

「金礦圖本是刺在她的背上，抄下之後毀去了。」

徐小珠以爲，若不除去此人，永無寧日。

只不過却又不是她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及之事，甚至百招之後，她可能被擒或被殺死。

本來徐小珠和魚得水密議，打算到終南山去掘「菊夫子」的墓看看，甚至也去掘白雨亭的墓看看。

現在，「菊夫子」的墓是不必掘了。

已可証明，「菊夫子」徐世芳確已故去，侏儒編了一套神話，說是再世爲人，靈魂附在小童身上。

如果侏儒背後的人確是白雨亭，這人太會藏拙了。

白雨亭未死之前，先是敗給魚得水。

以後出現，也常常栽在別人手中。

他所予人的印象是，雖名列「四絕」之一，却未必了得。

想不到這些人都心懷鬼胎，另有圖謀，也正因爲他們另有圖謀，就連身份和名望也不計了。

甚至一個比一個可怕。

像南宮遠等人，不也很會藏拙。

他們都是爲了金礦在勾心鬥角，在表面上却像是爲了點私仇或者爲了各保其主而衝突。

這些人一會倚靠明朝佞臣馬士英和阮大鋮。

一會又靠上吳三桂，甚至巨寇李闖，乃至清廷。

眞正是沒有一點操守。

他們的行爲是不是有人說的「寧愛生前一壺酒，不要身後萬世名」呢？這比喻似乎還不太恰當吧。可悲！

「怎麼樣，妳不說實話，可能要很悲慘的！」

「怎麼個悲慘法？」

「有人對小脚女人很欣賞，當然不是我……」

徐小珠一輪狂攻，但五招後又變攻爲守，而且已被陷入雲霧之中，在雲中動手，她更不成。

甚至她已挨了一掌。

就在這時，忽然雲霧中又多了一人。

侏儒一試，就知道非同小可，甚至不低於小珠。

當他發現是魚得水時，立刻就打算抽身。

他有自知之明，他絕非這二人之敵。

甚至他單獨對付魚得水，也未必穩贏。

他要走，魚得水却不讓他輕易脫身。

最後挨了魚得水一掌、小珠一拳才狠狠而去。

雲散去之後，魚得水道：「徐女士，妳目前很危險。」

「我也知道！」

「令堂呢？」

「在一個秘密的地點，你要不要見見？」

「理應如此，遠不遠？」

「不遠，大約在二十里以內……」二人立刻向東北方向奔去。

魚得水道：「令堂有何打算？」

「她很頹喪……」

「那又何必！」

「你可以想像，剛才那侏儒賊子，爲了表示他們確是夫婦，必然在一起過生活，我娘總以爲是老來失節。」

「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這不是她的錯。」

小珠道：「有所謂：娼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礙，貞婦白頭失節，平生清苦俱非。」

魚得水道：「妳要多多開導她……」

到了地頭，兩人叫門無人應門，這是鎭上一幢民房，破門而入，鄺眞已縊死樑上，死狀頗慘。

桌上留下遺書，是給徐小珠的。

遺書主要是憤世，恨侏儒毀了她的名節，無法苟活人世。另外，侏儒背後之人，似已知金礦秘密，也不會放過她。

她希望小珠能把她的遺體與其夫徐世芳合葬於終南山。

小珠悲絕，曾昏過去一次，由魚得水救醒。

就在這時，湯堯出現在房門外。

此刻小珠躺在床上，魚得水坐在床邊。

此情此景落入湯堯眼中，總是不免誤會的。

「湯兄，千萬別誤會，小珠悲痛過度昏厥了，在下把她救醒，如此而已……」

湯堯曖昧地笑笑，道：「我的老婆不能算是美人，只不過她也有一些長處，例如三寸金蓮……」

「湯堯，以我們的交情，你應該能瞭解我的爲人。」

湯堯好像沒有聽到的道：「她小巧玲瓏，甚至不穿衣服時也很耐看，愛好此道的人，一定有胃口。」

「湯堯，你不可以侮蔑你的妻子和我！」

「侮辱你，你少來，你以爲你是什麼？正人君子？呸！你過去和白芝不是打得火熱，現在呢？和誰？」

「湯堯，且不談我，小珠對你不夠好嗎？」

「夠，只可惜她和一匹狼在一起……」

「住口！」魚得水一字字地道：「我要教訓你。」

「你當然會出手，因爲你要在她面前顯示你的威風，其實你大可不必老羞成怒，我們雖是夫妻，由於立場不同，而她又未生育，她另找戶頭，我也不太反對！」

「你混蛋！」

「我再混蛋也不會動友妻的念頭……」

（未完・廿七）